

送更司選集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雙城記

駝駝書店發行

羅稷南譯

07
35



集 選 司 更 迭

A TALE OF
TWO CITIES

雙 城 記

譯 南 櫻 羅 著 司 更 迭

1948. 11





雙 城 記

著 者 迭 更 司
譯 者 羅 稷 南
出 版 者 駱 駝 書 店
定 價 十 七 元 正

◇ 有 版 權 ◇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再版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第一
部
復
活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時代

牠是最好的時候，牠是最壞的時候；牠是智慧的年代，牠是愚蠢的年代；牠是信仰的時期，牠是懷疑的時期；牠是光明的季節，牠是黑暗的季節；牠是希望之春，牠是失望之冬，人們前面有着各樣事物，人們前面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總之，那時和現代是這樣相像，以至那時聲名最響底某些作家對於牠的批評，說好說壞，都固執地祇用最高級底比較之詞。

那時在英格蘭皇座上的是一个大下巴的國王和一個容貌平常的皇后；在法蘭西皇座上的是一个大下巴的國王和一個面目姣好的皇后，在這兩個國家裏那些坐享利祿的爵爺們，比水晶還更明澈地覺得天下大勢永遠安定了。

牠是我主耶穌紀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這天佑底年代，像在現代一樣，聖靈啓示是為英國所信奉的。蘇斯可特夫人剛纔過了二十五歲壽辰，據親衛軍中一個先知底兵士宣言，她的出世是顯示倫敦和威斯敏士特的陷落已經佈置就緒了的。甚至公鷄巷的鬼，以巫祝為媒，扣擊示意，已經被滅除了十二年之後，在這一年中聖靈（異常缺乏創造力）又在用同樣方法宣洩天機。祇有一個塵世消息從美洲的不列顛臣民的代表大會傳達到英國國王和人民，說也奇怪，這消息對於人類已經證明是更為重要的，比之公鷄巷所辨出的任何小鷄還在接到的任何啓示。

① (Southcott) 嘗自言彼即新約默示錄所載流于荒野之女子，能知未來禍福，自成一教派。

② 以魔術騙人者，設「靈桌」于倫敦公鷄巷。

③ 美國獨立運動，開始于一七七五年。

法蘭西，以全體而論，並不像她底矛盾的姊妹。那樣偏愛上天神靈，異常滑溜地滾下山坡，正在製造錢紙，化費錢紙。她在基督敎牧師指導之下，自求多福，而且有了這樣成績：判令斬斷一個青年底雙手，用鉗子拔掉他底舌頭，然後燒毀他底活軀體，因為他看見在離他五六十碼之處有一隊修道士在泥路上遊行不會在雨中下跪致敬。生長在法蘭西和挪威的森林裏的樹木好像是早經伐木者命運之神，註定要砍下來，鋸為木板，連同一隻袋和一把刀造成一架活動機械。歷史上可怕東西來，殺死受難者似的。巴黎近郊瘠地的耕種者的簡陋底外屋裏為避風雨而停留着的粗縫底大車——沾滿污泥，豬在那裏喘息，鷄在那裏歇宿——好像是早經死神農人預備為革命時期運送貴族到刑場去的囚車。但是那伐木人和那農人，雖然不停地工作着，默默地工作着，却誰也聽不見他倆躡足往來的步聲，尤其因為倘若懷疑他倆並未睡着便是大逆不道。

在英國，並沒有值得國民那麼誇耀的安寧秩序。持械打劫，和攔路擄搶，每夜都發生在首都之內；家家戶戶，非把家具移送堆棧裏去保存着，簡直就不敢離開城市。而黑夜的強盜往往是白天的商人，倘若被同行商人認出來，加以盤詰，他就不再冒稱「隊長」，公然打破同行底頭顱，逃掉了；七個強盜襲擊郵車，被衛兵鎗殺了三個，「因為子彈不足」，衛兵也被那四個打死，於是郵車平靜地被劫了；倫敦市長，赫赫權貴，在騰罕格林被一個強盜迫令站住，交出財物，強盜當着他底全部僕從之前剝光了這通身漂亮底生物；倫敦監獄裏的囚犯和看守們開戰，司法長官在他們中間放射了好些大口徑短鎗子彈，竊賊在宮庭客廳裏剪去了王公頸上的金剛鑽十字架；武裝兵士到聖格爾區去搜查違禁物品，暴民就射擊兵士，兵士也射擊暴民，而誰也不以為這些事故是很出乎常軌的。在這種種事故之中，絞刑手已經忙碌和更加惡劣，而且還是不斷地被徵求着。有時絞殺一長串各色刑事犯；有時在星期六吊死一個在星期二捉住的打家劫舍者；有時在新門監獄之前燒死十多個被捕的人，有時在威士敏士特大廈門前焚毀小冊子；今天處決一個兇殘底謀殺犯，明天處決一個搶去農民小孩六辨士的慘慘小賊。

這些事情，以及類似底許多事情，全都發現在和隱藏在這親愛底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之中。包圍在這一切之中，那兩個大

下巴的男人，和那兩個容貌平常底和面目姣好底女人，以足夠底警覺緩步而進，用一種高壓手段執行他們底神聖權力，同時那伐木人和那農人也在不被注意之中工作着。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這樣遂行着牠底偉大性，而億兆渺小衆生——包含這本歷史記錄裏的那些生物——就在其中各自沿着橫在他們前面的道路前進。

第二章 郵車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間，杜佛公路橫在本書所要敘述的第一個人物之前。當杜佛郵車緩緩爬上削特山坡的時候，他覺得杜佛公路似乎奮力超過郵車前面似的，他和別底旅客一樣，跟在郵車旁邊，走上泥濘底山坡。這並不因為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步行有什麼體育底趣味，而是因為山坡，馬具，泥坑，郵件已經使馬們困苦到停止了三次，況且牠們剛把車子拉上公路，就有過要奔回布里克哈去的反叛企圖。幸而韁繩，皮鞭，車夫和衛兵聯合起來，宣讀了一篇禁止主張獸類也具有理性的論戰文章，這一隊畜生纔遵命繼續服務。

牠們低着頭，抖動着尾巴，在深泥中開拓去路，隨時顛頭撲撲，好像牠們底關節就要折斷似的。每當車夫勒住牠們，小心說道「哦呵，哦呵」，叫牠們停一停的時候，那領導馬就激烈地搖搖頭和頭上的各種東西——好像異常頑固似的，否認車子能够被拉上山去。祇要這領導者這樣一騷動，旅客就大吃一驚，神經過敏似的心慌起來。

各處山谷裏全瀰漫着悠悠底昏霧，霧悄然獨步上山，好像一個惡靈，尋找安息之處而不可得似的。粘濕而冷酷底寒霧緩緩飄來，顯然可見，浪潮起伏，互相追逐，好像險惡底海面上的波濤。霧的密度封閉了車上的燈光，除了幾碼之內的霧自己底搖動而外，什麼也看不見，疲勞底馬們所呼出的濁汽混進霧裏，好像這一切都是由牠們造成的。

除了這人而外，別底兩個旅客也跟在郵車旁邊，艱苦地爬着山坡。三個人全都包裹在衣帽之中，掩蓋着下巴和耳朵，穿着長靴。三個人都不能從各自所見的情形中來判明別底兩個之一的相貌；各自隱藏在這麼些包皮之中，幾乎完全蒙蔽了兩個同伴的肉眼，以及心眼。在這種時代，旅客們是很怯于一見面就相信的，因為路上的任何人都許是強盜或強盜的連手。說到連手，那是最可疑慮底東西，因為每個驛站和小酒店，從店主以至最低級底馬房裏的沒有名目底人物，都可能是「隊長」雇

用的角色。所以，杜佛郵車，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個星期五的夜間，慢慢爬上削特山的時候，那衛兵暗中留心，站在車後部的他自己底特殊高位上，頓着脚，看着和按着他面前的軍械箱，箱底層是彎刀，和六寸枝實彈騎兵手鎗，上層是一枝實彈大口徑短鎗。

杜佛郵車自己照常是坦然自得的樣子，而衛兵却懷疑旅客，旅客又懷疑衛兵和別底旅客，他們全都懷疑自己以外的每一個人，至于車夫，除了那幾匹馬而外他什麼也不相信；至于這些畜生，他憑清白底良心可以對着新舊聖約發誓：牠們是不合宜于這次旅行的。

「哦呵！」車夫說。「走呀！再拉一拉就到山頂上了，你該死，我跟你已經够麻煩了——詹！」

「哈嚶！」衛兵回答。

「你看幾點鐘了，詹？」

「好，十一點十分。」

「要我底命了？」煩惱底車夫失聲急叫，「還不到削特山頂吃走呀！走呀！走呀！」

那頑固底馬，突然被抽了最爲堅決否定底一鞭，纔斷然用力往上爬行，別底三匹馬也仿效着牠。杜佛郵車，連同跟在牠旁邊的旅客們的濺起泥水的長靴，又在掙扎前進。倘若這三個人之中的任何一個人膽敢向別人提議要在濃霧和黑暗中走上前去一點，他就簡直是要使他自己被看作強盜而立刻被鎗殺。

這一番掙扎終於把郵車拖到山頂上。馬們又停着喘氣。衛兵下來裝置制輪具，準備下山，而且打開車門讓旅客們進去。

「吃詹！」車夫用警告底聲調叫喊，從他底車座上往下看看。

「你說什麼，托木？」

他倆都聽了聽。

「我說有一匹馬慢慢地跑上來了，詹。」

「我說有一匹馬快快地跑上來了，托木。」衛兵回答，放下拿着車門的手，輕快地爬上他底座位。「先生們！憑了國王廟名

義，你們大家一致！」

說了這急促底誓詞之後，他扳起短鎗底機鈕，準備攻擊。

這本書所敘述的那旅客正在車子的踏台上，想要進去；別底兩個旅客緊跟在他後面，也想要進去。他停留在踏台上，一半在車裏，一半在車外，那兩個却停在他下面的路上，他們全都從車夫看到衛兵，又從衛兵看到車夫，而且傾聽着。車夫往後看，衛兵也往後看，甚至那頑固底馬也豎起耳朵往後看，毫無差。

由于轆轤輪聲的中斷而來的寂靜，加上夜的寂靜，造成了一片真實底寂靜。馬們的喘息暗示車子的顫動，好像牠也在一種緊張狀態之中似的。旅客們的心跳動到或許可以聽得見的程度，但是，無論如何，在這默默躊躇之中顯然可以聽見人們急促呼吸和忍住呼吸，以及由于有所期待而心搏加快。

有一匹馬急奔的聲音劇烈地傳上山來。

「誰——呀！」衛兵靈力高呼，「你在那裏！站住！我要開鎗！」

蹄聲忽然停止，帶着一陣泥水噉拍，有人從霧裏叫道：「這是杜佛郵車麼？」

「你不用管牠是什麼！」衛兵反駁，「你是什麼東西？」

「這是杜佛郵車麼？」

「你爲什麼要知道？」

「倘若不是牠，我要找一位客人。」

「什麼客人？」

「桀爾維勞雷先生。」

我們底書中人立刻表示這就是他底名字。衛兵、車夫和別底兩個旅客都猜疑地看着他。

「你不要動，」衛兵對着霧裏的聲音叫喊，「因爲，倘若我一弄錯，你這一生就無法改正了。叫作勞雷先生的來直接答話吧。」

「什麼事？」這旅客溫和地顫聲詢問。「誰找我？你是裘利麼？」

（「倘若這是裘利，我不喜歡裘利底聲音。」衛兵暗自呵斥。「我受不了這裘利的粗暴。」）

「是的，勞雷先生。」

「什麼事？」

「那邊送給你一個快信。『公司。』」

「衛兵，我認識這送信人。」勞雷先生說，下來到大路上——別底兩個旅客從後面加以幫助，以禮貌而論，未免太用勁了一點，然後立刻爬進車裏，關了車門，拉起窗子——「他可以走過來不會錯的。」

「我希望不會，但是我不能全信。」衛兵苛刻地獨白。「哈嘍，你！」

「唔哈嘍，你！」裘利說，聲音比以前更粗。

「好好地走過來吧！聽見麼？倘若你底鞍上有手鎗皮袋，不要讓我看見你底手摸着牠。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弄錯的鬼，一錯就鑄定了。現在讓我看看你吧。」

一匹馬和一個騎馬人的形影緩緩地從旋流底霧裏走來，走到站在郵車旁的那旅客面前。騎馬人鞠躬，抬頭望望衛兵，把摺好底一小片紙交給那旅客。馬是棕色的，人和馬都沾滿污泥，從馬蹄以至那人底帽子。

「衛兵！」那旅客說，用莊重而自信的聲調。

那謹慎底衛兵，右手持着鎗托，左手舉着鎗管，眼睛望着騎士，冷冷地答道：「先生。」

「不必担心。我是台爾生銀行的。你一定知道倫敦台爾生銀行的。我為業務上的事到巴黎去。拿這一克龍，喝酒去。我可以看信麼？」

「要是這樣，就快一點看吧，先生。」

他在那一面的車燈的亮光之中把信打開看——當初是默讀，後來高聲讀道：「在杜佛等待小姐。」衛兵，你看，信並不長。裘利回去說我底答覆是「復活了。」

裘利在馬鞍上「驚」這也是一個古怪透頂底答覆，他用最粗魯底聲音說。

「把這句話帶回去，和我親筆寫的一樣，他們會知道我已經接到這封信了的。路上小心。晚安。」

那旅客說了就爬進車裏兩個同伴並未加以幫助，他們曾經急忙把他們底錶和錢包秘藏在他們底靴子裏面，而現在是正在假裝睡覺。這除了避免意外底危險而外並無其他用意。

車子又顛頓地走着，越是往下走霧環越是濃密地包圍着牠。衛兵立刻把短鎗放回軍械箱裏，看看箱裏的別底東西，看看掛在腰帶上的手鎗，看看他底坐位下面的一隻更小底箱子，那裏面有幾件鐵匠用具，一對火鎚和一匣火絨。他是準備測到的，倘若車燈被風吹滅，這是偶然有過的事，他只消把自己關閉在車裏面，用火鎚火石打燃草絨（倘若幸運的話）在五分鐘之內他就可以安然點起燈來。

「托木」輕輕越過車頂。

「哈嘍。」

「你聽見那封信了麼？」

「聽見了，詹。」

「你懂得那是什麼意思嗎？」

「一點不懂，詹。」

「這也是一種巧合，」衛兵默想，「因為我自己也同樣不懂。」

裘利，獨自被遺留在濃霧和黑暗之中，這時下了馬，不但是要使勞乏底馬得到休息，也想要揩掉臉上的泥漿，搖掉帽邊上的積水，那上面大約可以裝載半加侖的。把韁繩搭在濕淋淋底手臂上，他站着，一直到聽不見郵車的輪聲，夜又十分寂靜之後，纔轉身走下山去。

「從聖堂門口一直奔到平地之後，我就不放心你底前脚，老太太。」送信人看着他底母馬說。「復活了。」真是奇怪透頂底消息。這不會對你裘利有多大關係的吧？我說，裘利倘若復活變爲平常事，那麼你就真倒霉了，裘利！」

第三章 夜影

仔細一想，這真是奇怪底事：每個人對於每個別人都成爲這樣深奧底神祕。當我們在夜間走進一個大城市的時候，嚴肅地一想，那些集聚在黑暗中的屋宇都各自包藏着牠自己底祕密；每個屋宇中的每個房間都包藏着牠自己底祕密；其中千百個胸腔裏的跳動底心，正在某種幻想之中，甚至對於最親近牠的心也是一種神祕！這可以推究到某些可怕底事，甚至於死神自己。我們並不可以一下子跳過我們所愛的這書的許多篇幅，祇求即時明白一切，我們也並不能一眼看透莫測底深淵，不過，當刺時底閃光照明牠裏面的時候，我們可以偶然瞥見其中埋藏着的珍寶和沉渣而已。這本書定規永遠永遠是由一條彈簧鎖閉着的，當我們纔不過讀了一頁的時候，那深淵定規是永遠封閉在堅冰之下的，同時有一道閃光照耀在牠底表面上，當我茫然站在岸上的時候。我底朋友死了，我底鄰人死了，我底愛人，我底靈魂的親愛者，死了；那人底個性中常有永遠凝結不可解的神祕，而我將要懷抱着這神祕在我底祕密之中一直到我生存底終了。在我所經過的城市的任何墓地上，有比那些忙碌底居民對於我或我對於他們（在內心底性格上）更不可測度的長眠者麼？

說到那騎在馬上的送信人，也正如國王，首相，或倫敦最富底人一樣，自然具有這種不可移易底遺傳性。而偏促在一輛顛頓底舊郵車裏的三個旅客也是如此的。他們彼此互相成爲神祕，完全好像各自在各自底車裏，各自在他自己底車裏，或六輛或六十輛車裏，他和他旁邊的人相距有一個州縣之遠似的。

送信人以一種從容底步調騎馬回去，屢屢停在路邊小酒店裏喝酒，但是顯出一種深思熟慮的神氣，而且把帽子歪戴在眼睛上。很配合于這種裝扮的兩隻眼睛，是近于暗淡的，眼睛的顏色和式樣都沒有深度，而且太過挨近在一處——好像牠們害怕倘若離得太遠就會洩露什麼事情似的。牠們有一種陰險底表情，處于一頂好像三角形痰盂似的舊捲邊帽之下，和一條

包着下巴和喉嚨而又幾乎拖到膝頭的圍巾之上。祇是在停下來喝酒的時候，他纔用右手倒酒，用左手移開這圍巾，一完畢立刻又包紮起來。

「不，裘利，不！」送信人說，正在馬上反覆思索着一個問題。「這不會和你有什麼關係的，裘利，你是一個正經底生意人，他底話和你底行業不會有關係復活！——他要不是喝醉了那纔怪咧！」

他帶來的消息使他迷感到發昏的程度，好幾次脫下帽子抓抓頭。除了禿塊暴露的頭頂而外，他有硬硬底黑髮，參差不齊地挺立在頭上，蔓延而下，幾乎達到他底肥大底鼻子。這頭好像是鐵匠的作品，與其說是一隻毛頭，倒不如說是佈滿尖端向上的釘子的障壁，就是最善于玩跳蛙戲的人也不敢把自己當作世界上最冒險底人跳過去的。

當他帶着這消息——他將要報告給聖堂旁邊的台爾生銀行裏門房的值夜人，再由值夜人報告給那裏面權力更大底負責人——緩緩馳來的時候，他覺得種種夜影好像都是從這消息發生出來的，而那壯馬却覺得牠們都是從她底不舒服的私人問題發生出來。夜影似乎很多，因為她在路上每一遇見暗影就一跳。

同時那郵車，帶着牠裏面的三個互相猜疑的人，正在討厭底路上顛頓着，搖擺着，推撞着。夜影也按照着他們底睡底眼睛和胡亂底思想所指示的格式而顯現為各種形相。

台爾生銀行曾經在這郵車裏跑了一趟。當屬於這銀行的旅客——一手挽着皮帶，這是掛在車裏使旅客在車身特別震動時候不至于撞着別人，而且把他繫牢在他底座位上的——半閉着眼睛，點着頭的時候，那小小底車窗和從牠裏面透進來的朦朧底車燈，以及對面旅客的大包行李變成一座銀行了，正在作着發財的大買賣，駕具的憂憂便是銀錢的叮噹，而且在五分鐘之內支付的國內外匯票比台爾生銀行所支付的更多，甚至多到三倍。然後台爾生銀行地下保險庫，以及這旅客所知道的（他知道的真不少）其中的寶藏，展開在他面前，而且他帶着一些大鑰匙和一枝光焰微弱底燭走進去，發見牠們平穩，牢固，完全而且安靜，正和上次看見牠們一樣。

但是，雖然銀行幾乎時常跟着他，雖然車子也時常跟着他（在一種擾亂底情形之中，像服了鎮痛劑之後所感覺的疼痛似的），另外還有一列心象源源而來，終夜不停。他正在要去從墳墓裏掘出一個人來的路途。

現在，夜影並不會指示那些自行顯現在他眼前的許多面貌之中到底哪一個是那被埋底人的真實面貌；然而，牠們總是一個四十五歲的男人的面貌，因為表情各異而大不相同，而全都在陰森森的枯槁狀態之中驕傲、輕蔑、決徹、頑強、忍從、悲傷的表情一個跟一個接續而來；陷下底腮，死灰底面色，殘廢底肢體的種種變動也一個跟一個接續而來。但是那臉在大體上總是一個人底臉，而且頭上總是過早底白髮。這瞞睡底旅客曾經訊問過那幻象一百次——

「埋了多久了？」

而回答總是同一句話：「差不多十八年。」

「你已經放棄了一切被掘出的希望了嗎？」

「早就放棄了。」

「你知道你現在復活了嗎？」

「他們對我說過。」

「我希望你留心生活唔？」

「我不能說。」

「要我帶她來見你嗎？你想要見她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各式各樣而且互相矛盾的。有時那斷續底回答是：「等一等，等一等，一下子看見她，太快就會害死我的。」有時是在一陣溫和底淚雨之後說道：「帶我去見她。」有時是大睜着眼睛發呆發昏然後說道：「我不認識她，我一點也不明白。」

在這樣想像底交談之後，這旅客在他底幻境中掘呀，掘呀又掘呀——有時用一把錘子。有時用一個大鑰匙。有時用他底雙手——要掘出那可憐底生物終於掘出來了，這人底臉上和髮上粘滿了泥土，忽然倒地化為煙塵。這旅客一驚醒來而且放下車窗，臉皮上感觸着雨和霧的真實。

甚至當他睜眼看肴雨和霧，和車燈的游動底光斑，以及路邊向後引退底籬圍的時候，車外夜影也會加入車內夜影的行

列裏面。真底聖堂門口旁邊的銀行，真底昨日的交易，真底保險庫，真底送給他的快信，和真底他的回信，全都攪混在那裏面。陰森底臉相出現在牠們之中，于是他他又問牠。

「埋了多久了？」

「差不多十八年。」

「我希望你留心生活，唔？」

「我不能說。」

掘呀——掘呀——掘呀——一直到兩個旅客之一不耐煩地一動，算是勸告他拉起窗子，他纔穩穩地拉住皮帶，看着那兩個睡臉，看着看着，他底心又茫然滑進銀行和墳墓裏去了。

「埋了多久了？」

「差不多十八年。」

「你已經放棄一切被掘出來的希望了嗎？」

「早就放棄了。」

當這疲乏底旅客驚覺白天的光輝，發見夜已消逝了的時候，這些話也還留在他底聽覺中，好像剛說過似的——分明得好像在現實生活中說過的話殘留在聽覺中一樣。

他放下車窗，窺看着上升底太陽。外面有一片耕過的地，地上遺留着昨晚從馬上卸下來的鞞頭；再過去是一個幽靜底矮樹林，其中有許多火紅底和金黃底葉子還停留在樹上。雖然地面是寒冷而潮濕的，天是清朗的，而且太陽輝煌地，平靜地，美麗地上升着。

「十八年！」這旅客望着太陽說。「創造白天的榮耀底神呀！被活埋了十八年！」

第四章 準 備

當郵車在那天午前平安達到杜佛的時候，喬治飯店的接客頭目循例打開車門。他作得禮儀隆重，因為在冬天從倫敦乘郵車來到這裏是值得慶賀的冒險底旅客的一種成功。

這時，單祇剩下一位冒險底旅客受賀；因為那兩個已經在路邊各自底目的地上下去了。車裏污煙瘴氣，連帶着潮濕而醜陋的草褥，很像是一個較大底狗窩。旅客勞雷先生，滿身碎草，一團毛茸茸底衣服，戴着護耳帽，搖搖身體，從牠裏面爬出來，儼然像是一匹較大底狗。

「接客的，明天有郵船開到加萊麼？」

「有的，先生，倘若天氣不變而且風順。先生，午後兩點鐘的潮水是大有幫助的。要床麼，先生？」

「我要到夜裏纔睡；但是我要一間寢室，還要一個理髮匠。」

「那麼早餐呢，先生？是的，先生，好先生，只要你喜歡。開協和。把這位先生底皮包和熱水送到協和去。給先生脫靴子。（先生，你就要有好底外國煤的火爐。）叫一個理髮匠到協和。快去收拾協和。」

協和寢室是常常指定給郵車旅客的，而這些旅客常常是從頭到腳重重包裹着的。這房間對於喬治飯店特別有趣：雖然看着走進去的總不過是這一類人，出來的時候却是各式各樣的人，所以當着這一位六十歲的紳士，整飭地穿着一套很舊而保存很好的棕色衣服，大底方袖口和大底袋罩，走去早餐的時候，另一個接客的，和兩個茶房，和幾個女侍以及女店主全都

① (Concord) 當時旅館房間皆各有雅號。

約而同地，留連在協和與餐室之間的道路的各據點上。

這一天早上，餐室裏除了這位棕色紳士而外並沒有別底食客。他底餐棹接近火爐，爐火照在他身上；他坐着等菜，坐得穩安定，可以說是坐着給畫師替他畫像似的。

他顯得很整潔而端正，兩隻手平擺在兩個膝頭上，而且他底胸襟下面的一隻響錶發出一種悠揚底說教聲調，好像要用牠的莊重綿長，對抗爐火的飄忽輕佻似的。他有一雙好腳，而且因此有一小點得意，因為他底棕色細麻紗襪是合式而緊俏的，他底鞋子和鞋帶雖然平常，也是光滑整齊的。他戴着一副異樣小巧底彎曲底亞麻色假髮，緊貼在頭皮上。假髮大概是髮製的，但是看來更像是絲或草織成的。他底襯衫，雖然不如襪子那樣精緻，白得好像沖破在隣近海灘上的浪頭，或遠海中日光所照明的帆布似的。一張慣于抑制而鎮靜的臉上還有一對亮晶晶底眼睛，輝耀在那奇特底假髮之下，這種眼睛一定使他底所有者在過去歲月中因為要操練台爾生銀行的持重風度而吃過一些苦頭。他底雙頰上有康健底顏色，臉皮雖然是黧底，很少焦慮的跡象。但是，或許這台爾生銀行的忠實底獨身行員所關切的大半是別人的心事吧；或許二等角色的操心，正如二道手的衣服一樣，穿上脫下都比較隨便的吧。

為要完全相像坐着給畫師畫相，勞雷先生昏昏睡着了。他底早餐的到來驚醒了他。當他移動椅子的時候，他對侍者說道：

「我要替一位年輕小姐定一個房間，她今天總會到這裏的。她或許要問起桀爾維·勞雷先生，或者她祇說台爾生銀行的一位紳士。請你通知我。」

「是，先生。倫敦台爾生銀行麼，先生？」

「是的。」

「是，先生。我們時常有招待你們銀行的紳士們的榮幸，當他們來往于倫敦和巴黎之間的時候，先生。台爾生銀行的往來很多呀，先生。」

「是的。我們在法國的業務正如在英國一樣。」

「是，先生。我看你自己不常來往吧，先生？」

「好幾年沒有來過。十五年了，自從我們——自從我——上次從法國回來。」

「是嗎，先生？那時我還不在這裏呀，先生。我們這些人都還不在這裏的，先生。那時，喬治飯店是在另一批人手上的，先生。」

「我相信是這樣的。」

「但是，我敢打賭，像台爾生這樣銀行，不要說十五年前，簡直是五十年來就發達着了，是嗎，先生？」

「你可以再加三倍就說一百五十年來也不會錯的。」

「真的嗎，先生？」

侍者，圓張着嘴而且圓睜着眼睛，倒退了幾步，把他底餐巾從右臂上轉移到左臂上，忽然現出悠閑姿態，站着觀察這位客人吃喝，好像在觀象台上或瞭望塔上似的。遵照着任何時代的侍者們都要遵照的不知起于何時的古習慣。

勞雷先生吃完早餐之後，出去到海灘上散步。狹小而彎曲的杜佛市把牠底身體躲藏在海灘之後，像一隻海駝似的把頭伸進鉛色底崖石之中。海灘是海水和砂石發狂打滾的一片沙漠；海為所欲為，而牠所欲為的是毀滅。牠大聲恐嚇城市，轟擊峻崖，而且瘋狂地打倒堤岸，房屋裏的空氣中有一種這樣強烈底魚腥，可以使人想到病魚奔上來投在牠裏面，好像病人走下去投海那樣。在碼頭上有少數人捕魚，而夜間却有很多人閒逛，看海景，尤其是潮漲近汛的時候。小商人們，並無任何正經職業，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大富起來，所以這附近的人們顯然沒有一個不怕燃燈者的。

當白天消退到午後，空氣——有時清爽到足以讓人看見法國海岸——又變為霧汽瀾漫的時候，勞雷先生底思想也似乎暗澹起來。天黑了，他坐在餐室火爐前面，像等待早餐那樣坐着等待晚餐，他底心忙碌地在燒紅底煤炭裏掘呀，掘呀，掘呀。

晚餐後的一瓶好紅酒對於這種發掘者是無害的，除了牠有一種使他工作不願工作的傾向而外。勞雷先生閒坐了許久，纔倒出最後一杯酒，顯出一種年老紳士欣然達到喝完一瓶的十分滿足的樣子，這時窄街上車輪響動，而且響進旅店前庭裏來了。他悄然輕輕放下杯子。「這是小姐！」他說。

幾分鐘之內侍者就來通知說梅尼特小姐從倫敦教來了，想要見台爾生銀行的紳士。

「這樣快！」

梅尼特小姐已經在路上吃過點心，現在什麼也不要，祇是急于立刻要見台爾生銀行的紳士，倘着他喜歡和方便。

台爾生銀行的紳士對於這事毫不猶豫，却以一種不顧性命的堅毅神氣，喝完酒杯，按穩耳朵上面的奇特底假髮，就跟着侍者到梅尼特小姐的房裏去了。但是一個黑沈沈的大房間，佈置成喪家禮堂的形式，而且擺着一些笨重底黑桌子，牠們都是漆了又漆的，以至房間中央桌上的兩枝高燭的光焰昏暗地反映在各方面；好像那些反光都被深深埋葬在黑檀木裏面，非到被掘出來的時候就不能希望牠們發亮似的。

那幽暗是這樣難于穿過，以至勞雷先生在很舊底土耳其地氈上摸索道路的時候，他以為梅尼特小姐是在隣近的另一間房裏的，一直到經過那兩枝燭前面，他纔看見燭和火爐之間的棹子旁邊站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姑娘，穿着騎裝外衣，手裏還捏着她底旅行草帽的織帶。他底眼光停留在那輕盈苗條的形體上，在那豐富的金髮上，然後遇見一雙帶着審察神氣的藍眼睛，那前額（何等嬌嫩光滑）有一種特異底能力，一弛一張就化為不全是困惑，或好奇，或驚懼，或專心注意，而是四者俱全的一種表情——這時和這容貌活活相像的一個幼孩的容貌忽然閃現在他前面，他曾經抱着那幼孩，在寒冷的時候，在風狂浪湧之中，通過當前的海峽。這相像好像一股氣似地消失在她後邊的猙獰底穿衣鏡的表面，在那鏡子的框上雕刻着黑種人底丘比得們的款待行列，他們有幾個是沒有頭的全都是肢體殘缺的，正在用黑籃子把死海之果獻給黑女神——然後他對着梅尼特小姐鄭重鞠躬。

「請坐，先生，」一種很清脆悅耳的年輕聲音，略帶一小點外國語調，但是真是很小底一點。

「小姐，我吻你底手，」勞雷先生說，作出一種過時底禮節，又鄭重鞠躬，然後就坐。

「先生，昨天我接到銀行的一封信，通知我一個消息——或是一種發見——」

（Chapin）愛神之子，其像為裸體美少年，有雙翼，手抹弓矢。（羅馬神話）

● 相傳猶太死海中有蘋果一種，外觀甚美，中悉灰燼。

「字眼是無關重要的；這兩個名詞都可以用的。」

「——關於我底可憐底父親的一小點財產，我從來不會見過他——他死了很久了——」

勞雷先生在椅子裏一動，慌張地向那黑種人底丘比得們的欸待行列看了一眼。好像他們的荒謬底籃子裏的東西對於任何人也會有所幫助似的。」

「因此我必須到巴黎去，去和銀行派到巴黎辦這件事的一位好紳士接洽。」

「我自己。」

「先生，我準備聽候指教。」

她對他行了一個屈膝禮，懇切表明她覺得他比她更老練更智慧得遠呀。他又對她鞠躬。

「先生，我曾經向銀行說明，我和熱心指教我的人們都認為我有到法國去的必要而又因為我是一個孤女，並無可以陪送我去的親友，倘若能容許我在這旅行中處於那位高貴紳士的照顧之下，我是十分榮幸的。但是這位紳士已經離開倫敦，所以我請求銀行派人送一個快信給他，請他賞光在這裏等我。」

「我欣喜，」勞雷先生說，「能得這樣信賴，我更欣喜勞。」

「先生，我真感謝你。我很感激你。據銀行告訴我說，那位紳士將要把這事的詳情解釋給我，而且我自己必須準備發見其中有一種驚人的性質。我已經盡力準備，而且我自然很迫切地想要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勞雷先生說，「是的——我——」

沉默了一下，又按總耳朵上的那小巧底亞麻色假髮，他加添——

「這是很難開始的。」

他並不開始，但是在遲疑之中，他遇見她底眼光。那嬌嫩底前額緊張成一種特異底表情——除了特異之外，那是美麗的。而且她舉起一隻手，好像她不由自主地要抓住，或留住某種就要消失的心影。

「先生，你對於我完全是陌生的麼？」

「可不是嗎？」勞雷先生張開雙手，向外伸着，帶着一種想要有所聲辯底微笑。

在雙眉之間，恰在那嬌小底鼻樑上——這鼻樑是盡優雅的極致的——那種表情逐漸加深，同時她深思默想地坐下在一直站在旁邊的那椅子上。他注視着她正在默想，一直到她又抬起眼睛的時候，他繼續說：

「在你寄住的國家裏，我想，頂好把你當作英國少女，稱你爲密絲梅尼特，好嗎？」

「先生，隨你喜歡。」

「密絲梅尼特，我是一個生意人。我有一個必須盡到我底責任的業務。當你接洽業務的時候，不要把我看作一架說話機器以上的什麼——真的，我並不是別的什麼。密絲，請原諒，我就要講給你我們底主顧之一的故事。」

「故事！」

他似乎有意弄錯她重說了一遍的這兩個字，倉促答道：「是的，主顧；在銀行業務上我們常常稱呼和我們往來的人爲我們底主顧。他是一位法國紳士，一個科學家，一個有大學識的人——一個醫師。」

「不是波伐人麼？」

「當然，是的，波伐人。像你底父親梅尼特先生一樣，這位紳士是波伐人。像你底父親梅尼特先生一樣，這位紳士在巴黎是有名的。在巴黎我有認識他的榮幸。我們底關係是業務底關係，但是親密。那時我在我們底法國分行裏，啊呀，已經二十年了。」

「在那時——我可以問那是什麼時候麼，先生？」

「密絲，我說的是二十年前。他娶了——一位英國太太——而我是一個財產保管者。他底銀錢事務：像許多別底法國紳士的銀錢事務一樣，完全交托給台爾生銀行辦理。因此，我現在是，或向來是，我們底許多主顧的這樣那樣財產的保管者。這些純粹是業務底關係，密絲，其中沒有友誼，沒有特殊意味，沒有感情那一類的事。在我底職業生活中我從這件事轉移到那件事，正如在我營業的時候從這位主顧轉移到那位主顧一樣。總之，我沒有感情；我純然是一架機器。再說——」

「但是，這是我底父親底故事，先生；而且我開始想到——那異樣皺着的前額很有深意地對着他——我父親死後我母親不過多活了兩年，我被遺下成爲孤兒的時候，把我帶到英國來的是你。我幾乎可以相信那是你。」

勞雷先生接住毅然向他伸來而又有些遲疑底小手，鄭重地把牠放在他底嘴唇上。然後他引導這位年輕姑娘再坐在她底椅子上，左手扶着那椅背，右手一會摸摸臉，一會按按耳朵上的假髮，或許是標點他所說的話吧，站着俯視她的坐着仰視的臉。

「密絲梅尼特，那是我。當你以為我從來不會見過你的時候，我剛纔說過我自己沒有感情，我和人們的一切關係都純然是業務底關係，你會明白我底話是何等真實的，不從那時候起你是台爾生銀行所監護的孤兒，從那時候起我是一直忙着辦理台爾生銀行的別種業務。感情，我沒有時間，沒有機會。我把我底全部生涯，密絲，都消磨在轉動一部巨大底賺錢機器裏。」

用這些古怪話說明了他底日常例行公事之後，勞雷先生用雙手去壓平他底頭上的亞麻色假髮（這是最不必要的，因為牠底表面光滑是無以復加的），然後恢復原來態度。

「密斯（如你所說）這就是你底可悲底父親的故事。現在情形不同了。倘若當你父親死的時候並未死掉——不要害怕你為什麼吃驚！」

她的確驚動了一下，而且她雙手抓住他底手腕。

「請你」勞雷先生說，用撫慰底聲調，把左手從椅背上收回來放在那樣猛烈地抖顫着抓住他的懇求底手指上面：「請你控制你底激動——一件業務。如我所說——」

她底面容使他驚惶失措，他停了一下，纔又說道：

「如我所說，倘若梅尼特先生並未死掉，倘若他是突然失踪，倘若他是飄然遠去，倘若並不難猜想他是在什麼可怕底地方，雖然沒有法子找到他，倘若在他底本國中他有一個可以使用一種特權的敵人，我知道當時海對面最勇敢底人也都不敢說一句私話，例如有特權的人填寫一張空白諭旨就可以把任何人埋沒在監獄裏若干年，倘若他底妻曾經向國王，皇后，朝廷，教士叩問他底消息，全都枉然徒勞——那麼你父親的歷史或許就是這不幸底紳士，遺波伐醫師的歷史。」

「我請求你多告訴我一點先生。」

「我要告訴。我正在告訴。你能忍耐嗎？」

「除了此刻你把我弄得猜疑不安而外，我能忍耐一切。」

「你說得對，你是對的。這是好的。」（雖然他底態度並不如他底言詞那樣滿意。）「一件業務。把牠看作一件業務——必須作的業務。倘若那醫師底妻，雖是一位強毅底太太，因此受了那樣酷烈底痛苦，在生產那小孩之前——」

「那小孩是一個女兒先生。」

「是一個女兒。——一件——業務——不要難過。密絲，倘若這位太太在生產那小孩之前受了那樣酷烈底痛苦，以至決定不把那慘痛的任何部份遺傳給那可憐底小孩，設法要那女兒相信她底父親是死了的——不要下跪天呀，你爲什麼對我下跪呢？」

「爲真理；噢，親愛底，慈悲底先生，爲真理呀！」

「——一件業務。你攪亂我，倘若我被攪亂，我怎樣能够辦事呢？讓我們冷靜頭腦。倘若此刻你肯算一算，例如，九個九辨士是多少，二十個吉尼有幾先零，這會很有益處的。那麼我對於你底心理狀況就要更多放心了。」

並不直接回答這請求；當他很溫柔地抱起她的時候，她安穩地坐着，那一雙不斷地抓着他底手腕的手比以前更加堅定，以至使桀爾維·勞雷先生更增強了某種自信。

「對了，對了，勇敢事務！目前你有事務要辦；有益底事務。密絲梅尼特，你底母親帶着你辦過這件事。她一直到死——我相信是傷心過度——都不會放鬆過尋找你父親的枉然徒勞底努力，她遺留下你，那時纔兩歲，要使你長成康健，美麗，幸福，沒有黑雲罩着你底生活；不使你憂慮你父親快要抑鬱而死在牢裏，或在綿長底歲月中殘廢在牢裏。」

他說的時候，他以一種愛惜之情照顧着那流雲似底金髮，好像在他底想像中牠或許已經染上灰白色似的。

「你知道你底雙親沒有多大財產，你也知道他們所有的都已經保留給你母親和你，並沒有新發見的錢幣或任何其他財產；但是——」

他覺得他底手腕被捏得更緊，以至他停頓了。那曾經引起他特別注意而現在一絲不動的前額上的表情已經加深爲痛苦和恐怖的表情。

「但是他已經——已經找到了。他活着。大改變了吧，這是太可能的；幾乎殘廢了吧，這是可能的；雖然我要從頂好底方面去想。還——活着。你底父親已經被搬到巴黎的他底從前底僕人的家裏，所以我們就要到那裏去。我去認明他，倘若我能够你去使他恢復到生活，愛情，義務，休息安樂。」

一陣戰慄通過她底全身，而且傳達到他底全身。她用一種低微底，分明底，恐懼底聲音，好像說夢話似地說道：——

「我去看他底鬼呀！那或許是他底鬼——不是他！」

勞雷先生要措掉什麼似地悄然摸了一下抓住他底手臂的那隻手。「這，這！你看，你看！現在，最好的和最壞的你都知道。你現在是在安然去看那位不幸底可憐底紳士的途中，經過一段平安底海程和一段平安底陸程之後，你就要在他底親愛底旁邊了。」

她又用同樣音調低聲說道，「我向來是自由的，我向來是幸福的，他底鬼並不會纏擾過我呀！」

「不過還有一點，」勞雷先生強調地說，設法迫使她傾聽：「找到他的時候他是在另一個名字之下的；他原來底名字是久已被遺忘或久已被隱藏了的。現在，要是去察問他底真名字，那是有害無益的；要是想要知道這幾年以來他是被忽略了底囚犯或是隨時被注意着底囚犯，那是有害無益的。現在，要去察問任何事都是有害無益的，因為一問就有危險。頂好是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形之下都一字不提，祇要把他搬到法國之外——一勞永逸。甚至我，安全底英國人，甚至台爾生銀行，法國存款的重要機關，都避免說出這件事。我並未攜帶公然涉及牠的片紙隻字。這完全是一種祕密任務，關於這件事的文書，帳簿，記錄全都隱藏在一復活了——這一句話裏面；這是無論怎樣解釋都可以的。但是你怎麼樣了！你一點也不注意密絲梅尼特呀！」

完全寂然不動，甚至並不向後靠下，她坐在他底手下，完全失去了知覺；她底眼睛圓睜着看定了他，那最後底表情好像是雕刻或烙印在她底前額上似的。她底手把他底手臂抓得這樣緊，以至他恐怕要是解脫他自己他就會傷害着她了；他不敢移動，大聲求援了。

一個相貌粗野底女人——甚至在驚慌之中勞雷先生也看見她全身紅色，紅頭髮，穿着異常緊小底衣服，戴着一頂最奇特底帽子，好像英國近衛軍所戴的特大號熊皮高帽或一大塊斯提頓乾牛酪似的——率領着旅店僕役們跑進房裏來，一下

子就解決了他怎樣解脫這可憐底小姐的問題。方法是把一隻強健底手放在他底前胸上，一推就使他飛奔似地倒退，背撞在最近底牆上。

（「我真以為這必定是一個男子漢！是勞雷先生在吞聲忍氣中的思想，纔一想到他也就到了牆上了。」）

「喂，看你們！」那角色對僕役們咆哮。「你們爲什麼不去拿東西來，祇是站着呆看我呢？我有什麼好看爲什麼不去拿東西？我要你們知道——倘若你們不快去拿鹽，冷水，醋來，我就要——」

僕役們立刻分散出去拿這些興奮劑。她輕輕地把病人放在沙發上，很熟練而又溫柔地安撫她。叫她「我底寶貝！」「我底小鳥！」而且很矜驕而又鄭重地把她底金髮披在她底肩頭上。

「棕色衣服的你呀！」她說，憤憤地轉向勞雷先生。「非把她駭死你就不能告訴她你所要告訴她的話嗎？看她，小臉發白，手也冷了。你說這種人是銀行家嗎？」

勞雷先生被這難以回答的問題弄得非常之窘，以至祇能在遠處越更謙卑馴服地觀望着，同時那強壯底女人用「我要你們知道」這說不出的神祕處罰（倘若他們站着呆看）驅除了那些僕役之後，循序漸進地執行了使她復甦的醫療職務，然後愛撫地使她底低垂底頭伏在她底肩上。

「我希望她就會好起來，」勞雷先生說。

「她好起來也不感謝棕色衣服的你呀。我底親愛底小美人啲！」

「我希望，」勞雷先生說，又謙恭馴服地沉默了一會之後，「你陪送梅尼特小姐到法國去，好嗎？」

「這是可以的！」那強壯底女人回答。「倘若我打算過海我就過海，你以爲天意鑄定我一生都住在一個島上麼？」這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桀爾維·勞雷先生退下去研究牠去了。

第五章 酒舖

一隻大酒桶跌破在街心裏。這意外事件發生在把牠從車裏搬出來的時候；桶子猛然翻倒，桶箍破裂，就跌落在酒舖門前的石路上，破碎得好像爛胡桃殼似的。

附近的人們全都停住他們底工作或他們底懶惰，奔到出事地點來喝酒。街上的不規則底粗石頭，露出各式各樣尖角，可以說是公然有意要傷害接近牠們的一切生物，此刻把酒分隔爲一些小潭；這些小潭都各自被擁擠底人羣包圍着，依照着牠底形勢大小。有些男人跪着，把雙手合成犀斗，吸飲，或盡力幫助着爬在他們底肩上的女人吸飲，在酒還未從他們底手縫裏流出去之前。另一些男女却用破陶器的碎片在泥潭裏汲取，甚或用女人的頭巾去汲取，然後把頭中扭乾在小孩底嘴裏；另一些人正在築泥壩，防止酒的逃跑；另一些人，受了高踞在窗上的旁觀者的指揮，跑到這裏那裏，去攔截那將要向新方向奔去的酒的細流；另一些人專心致力於桶子的濡濕底碎片，舐舐，甚至津津有味地咬嚼着牠們。這裏並無排出這酒的陰溝，而這酒不但全被吸乾，甚至泥土也連帶着被吸去那麼多。這街上或許有吃腐穢的動物吧，祇要見過這種情形，無論何人都會相信有這樣一種怪物的。

這飲酒遊戲歷久不衰，一陣哈哈大笑和歡呼——男人，女人和兒童的聲音——轟動街市。在這種競技之中有些粗鄙，可也是很好玩。其中有一種特別底同志之情，一種顯然使各人互相聯合的傾向，這傾向使各人，尤其是那些幸運者或快活底人，欣然互相擁抱，舉杯祝賀康健，握手，甚至十多個人拉着手跳舞起來。酒完了的時候，那些酒最多的地方都已被手指刮成鐵耙底模型，種種表演忽然停止，牠們的停止和牠們的開始同樣是突如其來的。曾經放下正在鋸柴的鋸子的男人又回去拉鋸子；曾經把牠想要借以緩和她自己或她底孩子的饑餓之苦的煮着一點東西的熱小鍋放棄在門前台階上的婦人，又回去到小

鍋面前會從地窖裏鑽出來在，冬，季底陽光之中的那些衣不蔽體，髮結成團，面無人色底男人們又走下地窖去，窖裏凝結着的一片陰慘，對於這些人似乎比陽光更覺得自然些。

酒是紅酒，已經沾污了巴黎聖安東尼區附近的地面——牠潑出來的地方，牠也會沾污了許多手，許多臉，許多赤腳，許多木鞋，鋸柴人的手留下紅印在那些小木片上，領孩子的婦人的前額被她又包在頭上的破布上的污漬所沾污，那些貪舐過破桶薄板的人們底嘴上已經沾染着血腥，受了這樣沾染的一個高大底戲謔家，他底頭大半露在一頂像長袋似的髒夜帽之外，用手指醜起酒浸底污泥在牆上亂塗了一個大字——血。

有一天血也會流在街心的石頭上，染紅許多地方的。

停留在聖安東尼上面的暗雲，被利時底歡笑所驅散而離開這聖人的尊容，現在又是黑沉沉的了——冷，髒，病，無知，和貧乏，是伺候聖駕的五位大人——他們全是權力廣大的貴族，而尤以第五位為最，曾經在磨石（當然不是神話中使人反老還童的磨石）之下受了可怕的磨了又磨的標準小民，瑟縮在每個角落裏，出入于每個門道裏，伸頭在每個窗洞裏，抖顫在被風飄搖着的各種算是衣服的衣服之中。那壓倒他們的磨石是使人早老的磨石；孩童們已經有古老底相貌，莊嚴底聲音；在孩童和成人的臉上都深刻着新鮮底和陳舊底饑餓的標記；饑餓到處橫行，饑餓被推出高房子之外，懸在晒在竿上或繩上的破衣衫之中；饑餓用破布，爛紙，木頭和草屑補綴着門窗戶壁；饑餓也出現在人所鑄出的小小柴片上；饑餓從無煙底煙囪上往下看，從垃圾堆裏並無一點食物的污穢底街道上往上看。饑餓刻在麵包師底櫥上，寫在他底稀少存貨的每一小塊壞麵包上；在香腸舖裏，在準備出售的各種死狗肉之中，饑餓在旋轉底圓筒裏的炒乾果之中搖響；牠底枯骨；饑餓在每碗薄粥之中化為用半點油炒過的馬鈴薯碎末。

饑餓居住在適合于牠的一切事物之中。一條彎曲而狹窄底街道，充滿了惡臭，交叉着另一些狹窄而彎曲底街道，全是衣冠破舊的人，全是破舊衣冠的臭味，全是醞釀疾病的光景。在把人民當作畜生似的獵捕着的獸園中，還是有些野獸想到窮樞翻身的可能性。他們雖然憔悴憂鬱，眼睛裏並不缺乏怒火，緊閉底嘴皮並非不因爲抑壓而發白；他們皺緊額上的紋繩似底皺紋並非不是在默想隱忍或報復。商標（幾平和商店一樣多）全是表示貧乏的悽慘圖畫。肉舖所畫的是最薄底幾片肉，麵包

店的是幾個最粗劣底小麵包。酒舖所畫的是幾個酒客埋怨酒的微薄，交頭接耳地密談着，沒有表示繁榮的任何事物，除了刑具和武器而外；刀斧匠底刀斧是鋒利而光亮的，鐵匠底鐵錘是沉重的，造餉匠底存貨是殺氣騰騰的。街道上的傷脚底石頭連帶牠們所蓄積的泥水，並不能走路，但是牠們會突然跑到人家門前。陰溝要求修治，會跑到街道中央——當牠亂跑的時候，祇要大雨之後牠就幾次發狂，衝入家宅。在街上，在相距很遠的地方，纔有一盞粗陋底街燈掛在繩上或滑車上；在夜間，燃燈夫把牠們放下來點燃，又吊起的時候，朦朧底燈光就在那上面衰弱地飄搖着，好像牠們是在大海裏面似的。真的，牠們是在大海裏，而且那船和水手都在暴風的危難之中。

有一天這一區的猙獰憔悴底人們，在懶惰和饑餓之中，必然會注意到街燈所照明的他們底處境的黑暗，因而想要改良他們底生活，用那些繩子和滑車來吊起仇敵的。但是時候還沒有到，吹過法蘭西的每一陣風都枉然飄動着那些猙獰，憔悴底人們的破衣衫，因為那些善于歌唱而羽毛美好的鳥兒們並不接受警告。

這酒舖是一個冷僻底小店，在外表上比較大多數別底小店更好一點。酒舖主人已經站在門外，穿着黃短衫和綠長褲，正在觀看這一場競飲失酒的鬥爭。「這不關我底事，」他說，堅決地聳了一下肩頭。「這是從市場裏來的人們幹的，讓他們再送一桶來吧。」

他底眼睛偶然看見那把他底謔語塗寫在牆上的高大底戲謔家，就隔着街道招呼他：——

「喂，我底加斯柏，你在那裏幹什麼呀？」

那傢伙大有深意地指指他所寫的字，這是對於同志常有的表示。而牠被同志所誤解，以至完全失敗，也是常有的事。

「這算什麼？你要進瘋人院麼？」酒舖老板說，走過街去，特意為取消那謔語而拾起一把污泥，把牠塗掉。「你為什麼把牠寫在大街上，告訴我，沒有別底地方好寫這個字嗎？」

當他訓誡的時候，他把他底那一隻乾淨底手（或許有意，或許無意）放在那戲謔家底心口上。戲謔家用自己底手拍拍牠，敏捷地向上一跳，落下來作了一個奇異底跳舞姿勢，從腳上扯脫一隻沾汚底鞋子，把牠舉在手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顯得是一個極其——不說厲害底吧——苛刻底戲謔家。

「穿起來，穿起來。」酒舖老板說。「喝酒，喝酒；到那邊去喝酒。」這樣說了，他把他底髒手搵在戲謔家底衣服上揩了揩。這完全是故意地，因為那手是爲他底緣故弄髒了的，然後他又回去，走進酒舖。

老板是一個三十歲前後的魁糾糾底男人，有着公牛頸子，而且體溫一定很高，因爲天氣雖冷，他並不穿上衣，祇在肩上繫着一條吊帶，他底襯衣袖子也捲起來，露出棕色手肘。頭上並不戴什麼，除了他自己底有波紋底黑髮而外。他完全是黑色底；有一雙好眼睛，眼與眼之間很開闊。看樣子，總算好脾氣，但是也毫不遷就。顯然是有一定底主意而決心堅強的人；在一面是懸岩，一面是深淵的狹路上，誰也不願意遇見這種人，因爲無法使他回轉。

得伐石太太，他底妻，坐在舖子裏的櫃台後面，當他走進來的時候，得伐石太太是一個年齡和他相當的矮胖婦人，有一雙似乎什麼也不看而什麼都留意的眼睛，手上帶了一些環和鐳，面容莊嚴，體格強壯，而且態度非常鎮靜。得伐石太太有一種性格，憑着這種性格人可以預言她所主持的算帳事務是不大會有什麼錯誤的。得伐石太太對於冷是敏感的，被包裹在皮衣服裏面，而且頭頸上還圍着一大條顏色鮮明底披肩，雖然不會掩住她底大耳環。她底編織物放在她面前，但是她並不編織，正在用一枝牙籤剔牙齒。當她底家主公進來的時候，她仍然用左手捧着右手肘剔牙齒，並不說話，祇是輕輕地咳嗽了一聲。這一聲咳嗽，連帶着在牙籤之上的那修過底黑眉毛的微微一揚，暗示給她底丈夫，在他走過的時候，他必須留心向週圍看看舖子裏的顧客們，因爲其中有一些突如其來的新客人。

酒舖老板因此轉動他底兩隻眼睛，一直到牠們停留在一個年老紳士和一個年輕姑娘上。老人和少女同坐在一隻角落裏。另外還有一些人：兩個玩紙牌的，兩個玩骨牌的，三個站在櫃台旁邊慢慢地喝着薄酒。當他踱到櫃台後面的時候，他看見那年老紳士望着那年輕姑娘說：「這是我們底人。」

「你到這裏來搗什麼鬼呀？」得伐石先生對他自己說：「我並不認識你們。」

但是，假裝不會注意到這兩個陌生底人，他和站在櫃台旁邊的三個酒客談起來了。

「好嗎，甲克？」三個之中的一個對得伐石先生說。「潑出去底酒都喝完了嗎？」

「每一滴都喝了，甲克。」得伐石先生回答。

當這樣互相叫喚教名的時候，得伐石太太仍然在剔牙齒，又輕輕咳嗽了一聲，而且又微微揚起眉毛。

三個之中的第二個對得伐石先生說，「這許多可憐底畜生真不容易嘗到酒味，或什麼味，除了黑麵包和死而外。是不是，甲克？」

「是的，甲克，」得伐石先生回答。

在這第二次互相叫喚教名的時候，得伐石太太還是十分鎮靜地剔着牙齒，又輕輕地咳嗽了一聲，而且又微微揚起眉毛。三個之中的最後一個，放下他底空杯子，嘩嘩嘴皮說了他底話。

「啊！越來越壞了！這些可憐底畜生底嘴上總是一種苦味，過的是苦生活，甲克。對嗎，甲克？」

「對的，甲克，」是得伐石先生的答覆。

當第三次互相叫喚教名完了的時候，得伐石太太放下她底牙籤，一直揚着她底眉毛，而且在她底坐位上一動。

「得了真的，」她底丈夫含糊地說。「先生們——（這是）我底妻！」

三個顧客向得伐石太太脫帽，把帽子搖了三下。她點頭還禮，尖銳地看了他們一眼。然後她裝出沒事人底樣子，向酒舖週圍看了看，大為心平氣和地拿起她底編織物，專心一志在牠上了。

「先生們，」她底丈夫說，他底亮眼睛仍然在觀察着他底妻，「日安。那單身房間——我出去的時候你們來問過，想要去看看——是在第五層樓上。樓梯就在靠近這裏左邊的小院子裏，」用手指一指，「靠近我底舖子的窗子。但是，現在我想起來了，你們中的一個曾經去過那裏，他可以領路。先生們，再見！」

他們付過酒錢，出去了。得伐石先生底眼睛研究着正在編織的他底妻的時候，那位老紳士從角落裏走來，請求指教。

「可以的，先生，」得伐石先生說，安詳地和他走到門外。

他倆底會談是很短促底，但是很有決定。幾乎纔說出第一個字，得伐石先生就一驚，大為注意。不到一分鐘，他就點點頭，走出去。老紳士示意給那年輕姑娘，他們都跟他出去了。得伐石太太，用靈敏底手指編織着，穩住眉毛，什麼也不看。

柴爾維·勞雷先生和梅尼特小姐，就這樣離開酒舖，跟隨得伐石走進他剛纔指導別人們進去的門道裏。這門道開在一

個又髒又臭的小院子裏，是通到住着一大堆人的一大堆房屋去的大路。在陰暗底磚砌底樓梯口的陰暗底磚砌底過道裏，得伐石先生向他底老主人底女兒彎了一隻膝頭，而且把她底手拉到他底嘴唇上。這是禮貌，然而作得一點都不禮貌；在幾秒鐘之間一種很明顯底變化已經出現在他身上。他沒有高興底臉相，也不留開談話的餘地，而是變為一個隱祕底，惱怒底，危險底人了。

「牠很高；有些困難。頂好慢慢地走上去。」得伐石先生用嚴峻底聲調對勞雷先生說，當他們開始走上樓梯的時候。

「他是單獨的麼？」勞雷先生小聲問。

「單獨的！上帝保佑他！」得伐石用同樣小聲回答。

「那麼，他自來是單獨的麼？」

「是的。」

「出于自願麼？」

「出于必要。當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們就已偵察我，想要知道我是否要把他弄走，這是我底危險，小心些——他從前和現在都是這樣。」

「他大改變了嗎？」

「改變了！」

酒舖老板停住，用手拍打着牆，咕嚕了一通罵人底呢罵。任何直接回答都不能及這些呢罵的一半有力。勞雷先生底心情低沉而又低沉，當他和他底兩個同伴往上爬得高而又高的時候。

在巴黎的更為古舊底和更為擁擠底這些地區裏，這樣底樓梯，及其附屬物，要是在現在，那是够壞的；但是，在那時，確也就使人感覺不方便和不穩固了。在這建築很高的醜陋底大窠裏的每個住處——就是說，開在這公用樓梯上的每一道門之內的房間——都把牠自己底垃圾棄置在牠自己底樓梯口上，除了從牠自己底窗子裏拋出去的別底廢物而外。這樣積聚起來的無法控制底和毫無希望底垃圾堆已經够使空氣惡濁的了，即使貧窮和剝削不會把牠們底難堪底污穢散佈在牠裏面；再

加上這兩種環境因素，這就使人幾乎不能忍耐了。道路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每一步都要受髓髓和惡毒的襲擊。抵擋不住他自
己內心的擾亂和他底年輕底同伴的越來越大的激動，傑爾維·勞雷先生停着休息了兩次。每次都在一個慘淡底鐵格窗子
前面還未腐化的一點微弱底好空氣似乎都由此逃出去，而一切惡毒底氣氛似乎都由此爬進來。從這鏽格子裏望出去，並無
一點光明，只有隣近的一片污煙瘴氣，在看得見的地方之內，在比聖母院的兩座高塔頂的頂尖更低更近的各處並沒有健康生
活和高尚志趣的任何蹟像。

終於達到樓梯口，他們第三次停住。要達到那頂樓，還須要爬上一架狹窄而陡峭的梯子。酒舖老板總是走在前頭一點，而
且總是靠近勞雷先生這一面，好像恐怕那年輕姑娘要問他任何問題似的。到了這裏，他回轉身子，小心地摸索着擱在他底肩
上的他底上衣的口袋，取出一隻鑰匙。

「他底門是鎖着的嗎，我底朋友？」勞雷先生吃驚地問。

「啊，是的，」是得伐石先生的冷酷底回答。

「你以為這樣關住一個不幸底紳士是必要的嗎？」

「我以為用鑰匙是必要的，」得伐石湊近他底耳朵小聲說，而且嚴重地皺起眉頭。

「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他被鎖閉了那麼長久，倘若他底門開着，他是會受驚，發狂——駭死的——我說不清什麼禍害。」

「這是可能的麼？」勞雷先生叫喊。

「這是可能的麼！」得伐石悽然重複。「是的。我們住在一個美麗底世界裏，這是可能的，而且許多別底同樣事體也是可
能的，不但可能，而且已經有了——有了，你看——在那邊天底下，每天魔鬼萬歲，讓我們走罷。」

這些問答是聲音很低的一陣私語，以至一個字也不會傳到那年輕姑娘底耳朵裏。但是，這時她抖顫在這樣強烈底情緒
之下，她底臉顯出這般深刻底焦急，總之，這樣惶惑和恐怖，以至勞雷先生覺得非說幾句安撫底話不可了。

「勇敢，親愛底小姐！勇敢！辦事務！壞事情一會兒就要過去；一進了門，壞事情就會過去。那時，你帶給她的一切好事，一切解

救，一切幸福就開始了。讓我們底這位好朋友在那面幫助你。對了，得伐石好朋友來吧，就來。辦事務，辦事務！」

他們緩慢而又小心地爬上去。梯子是很短的，一下就到了頂上。頂上突然有一個轉角，他們忽然看見三個人，這些人底頭都緊貼在門邊上，正在從牆壁的縫隙裏仔細觀看門裏面的房間。聽見脚步走到面前，這三個人都轉身豎直，顯出他們自己就是剛纔在酒舖裏喝酒的都叫作甲克的那三個人。

「想不到驚動各位，」得伐石先生解釋。「去吧，好孩子們；我們在這裏有點事情。」

那三個人退開，默默走下去了。

這頂樓上顯然沒有別底門，那些人走了之後，酒舖老板就一直走向那唯一底門去。勞雷先生有些惱怒，低聲問他——

「你把梅尼特先生當作展覽品麼？」

「在你所見的這種情形之下，我把他給選擇過底少數人看。」

「有好處麼？」

「我想有好處。」

「少數人是些什麼人？你怎樣選擇的？」

「我選擇真實底人，憑了我底名字——甲克是我底名字——認為這種光景對於這些人有某種益處。够了；你是英國人，

這是另一回事。請你在這裏等一會兒。」

用一種警告底手勢使他們站在後面，他拱着腰，從牆縫裏向內面窺看。立刻又抬起頭，他敲了門兩三下——除了造成聲響而外顯然沒有別底用意。由于同樣用意，他又用鑰匙在門上劃了三四下，然後纔魯莽地把他放進鎖孔裏面，盡力轉動牠。

門在他底手下慢慢地向裏面開了，他向房間裏看看，說了幾句。一種微弱底聲音回答了幾句。兩方所說的都不過是一些單音字。

他回頭看看，招呼他們進去。勞雷先生用手摸着那女兒底腰，抱住她；因為他覺得她就要倒下了。

「辦——辦——辦事務，事務！」他督促，他底面頰上閃出與事務無關的淚水。「進去，進去！」

「我害怕牠。」她回答，戰慄着。

「牠什麼？」

「我說他。我底父親。」

由于她底狀態和由于他們底引導者的暗示，勞雷作了一個拚命底姿勢，用靈從肩膀就抖顫起來的手臂之力，把她舉起了一小點，推她進了房間。一進門他就把她放下，扶持着俯伏在他上的她。

得伐石拿出鑰匙，關上門，從裏面把門鎖起，又從鎖上取出鑰匙，捏在手裏。這一切他作得很嚴正，而且連帶着又響又粗的聲音。最後，他用一種端莊底步伐走過去到窗子所在的地方。他停在那裏，轉動着他底臉。

這頂樓，原來是堆集柴炭之類的儲藏室，是昏黑的；因為，那凸形底窗子其實是屋頂上的一道門，門上有一個小小底起重機，可以從街上拉東西上來，並未裝置玻璃，由兩扇木板關閉着，就像法國建築的其他一切門一樣，爲了排出寒氣，一扇是緊閉着的，另一扇祇開着很小底一條縫。由于這種佈置放一點光明進來，在初進去的時候，要看任何事物都是困難的；無論何人，祇有在長久習慣之後，纔能慢慢養成在這種昏黑中作任何精細工作所必需的眼力。然而，在這頂樓上那種工作還是正在作着的；因爲，有一個白髮底人，背對着門，面向着酒舖老闆站着，觀着他的那窗子，坐在一隻矮櫈上，向前拱着腰，正在很忙碌地作鞋子。

第六章 鞋匠

「日安」得伐石先生說，俯視着那彎曲着鞋子的白頭。
牠抬起了下，而且一種很微弱底聲音回答了這問候，好像這聲音是從遠方傳來的——

「日安」

「我看，你還是在努力工作呀？」

長久沈默之後，那頭又抬了一下，那聲音答道，「是的，我在工作。」這時，一雙陷下底眼睛望着那問話者，然後那臉又落下去了。

那聲音的微弱是可憐而且可怕的。牠並不是生理底微弱，雖然和拘禁及缺少飲食一定大有關係。這微弱的使人寒心底特點是牠是由于孤寂和廢退而成的。那聲音好像是許久許久以前的聲音所遺留下的細微底回響。牠是這樣完全失掉人類聲音的生趣和韻味，以至牠對於感官的影響好像一種美麗底色彩褪化為黯淡底污跡似的。牠是這樣低沉而咽塞，好像是地底底聲音。牠是一個絕望底迷惘底生物的代表，好像一個孑然流落在荒野之中的飢餓底旅客在倒斃之前記念他底朋友和家人所發出的聲音。

默默工作了幾分鐘之後，那陷下底眼睛又抬起來：並沒有好奇或任何意味，不過是機械地覺得眼睛所感知的那一個訪客所站的地點還不會空虛而已。

「我要」得伐石說，並不改動對於鞋匠的凝視，「再放一點光進來。你能够忍耐更多一點光亮嗎？」
鞋匠停止工作，毫無所聞似地看着他側面的一邊的地板；然後，又同樣看着他的另一面的地板；然後，纔仰看那發音人。

「你說什麼？」

「你能够忍耐更多一點光亮嗎？」

「我必須忍耐，倘若你要再放一點進來。」（在第二句上有着最慘淡底音調。）

那開着一點的窗門又大開了一點，這時現出一個三角形。一條寬大底光線下降在這頂樓裏，顯出這工人底膝頭上放着。一隻還未作完的鞋子，正在作着他底勞作。他底幾件平常工具和幾片子皮子放置在他底腳旁邊和他底襪子上。他有一部白鬍子，亂蓬蓬的，但是不很長，一張凹陷底臉，和一雙異常明亮底眼睛。臉底凹陷和瘦削使那兩隻眼睛顯得大了，在那還是黑色底眉毛和雜亂底白髮之下，雖然原來牠們確不是這樣的，但是，牠們自然定大的，現在却顯出這樣不自然，從他底黃色破襯衣裏露出他底喉結，顯示他底身體已經乾癟而且衰朽。他底舊帆布外衣，他底爛襪子，以及他底一切可憐底破布片，長久不接觸陽光和新鮮空氣，已經褪色為黃羊皮紙似的不成形的東西，難于辨認出什麼是什麼了。

他舉起一隻手在他底眼前去遮避光亮，那手裏的骨髒好像是透明的。他這樣坐着，停住工作，祇是呆呆地發楞。他並不看他面前的形體，不過看看他自己的這邊，又看看那邊，好像他已經失掉把地點和聲音聯繫起來的習慣；他並不說話，不過有要說話的可疑態度，却又忘記說話。

「你想要在今天作完這雙鞋子麼？」得伐石問，把勞雷先生推向前去。

「你說什麼？」

「你想要在今天作完這雙鞋子麼？」

「我不能說我要說的。大概是的，我不知道。」

但是，這問題提醒了他底工作，于是他又低下頭去。

勞雷先生悄悄地向前去，把那女兒留在門邊。當他在得伐石旁邊站了兩三分鐘的時候，鞋匠仰起頭看看。他看見另一個形體的時候，他並不驚異，不過把一隻手的濕疑底手指游移到他底嘴唇上（嘴唇和指甲同樣是蒼白底鉛色的。）然後那手落在他底工作上，他又低頭作鞋子。這些表情和動作不過佔了片刻時間。

「你看，有人來看你了，」得伐石先生說。

「你說什麼？」

「有人來看你。」

鞋匠又抬起頭看看，但是他底手並不離開他底工作。

「來」得伐石說。「這一位先生，他知道一種好鞋楦。把你作的給他看看。先生，拿起牠。」

「告訴先生這是哪一種鞋子，以及工匠底名字。」

過了比較更長底停頓之後，鞋匠回答：

「我忘記了你問我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你不能告訴先生這是哪一種鞋子麼？」

「這是女鞋。這是一位年輕小姐底跑鞋。這是時髦的。我沒有見過時髦。我有一個模型在這裏。」他一看那鞋子，帶着一小點「現即逝的得意之色。」

「工匠底名字呢？」得伐石說。

現在他底手裏已經沒有事作，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心裏，又把左手掌放在右手心裏，然後摸摸他底鬍子下巴，這樣循序交替着，沒有片刻間斷。當他說話的時候他時常陷于茫然罔覺之中，要把他叫醒起來的困難正如要把一個很虛弱底人從昏迷中叫醒起來一樣，或正如希望發見某種秘密而設法挽留臨死底人的精神一樣。

「你問我底名字麼？」

「是的，我問你底名字。」

「北塔，一百另五號。」

「就是這個嗎？」

「北塔，一百另五號。」

發出一種既不是嘆息也不是呻吟的疲乏聲音，他又低頭工作，一直到沉默又被打破之後。

「你原來不是職業的鞋匠吧？」勞雷先生問，固執地看著他。

他底凹陷底眼睛轉向得伐石，好像要把這問題轉交給他的似的；但是從這方面得不到反應，牠們纔轉向問話人，當牠們找到那地方的時候。

「我不是職業的鞋匠嗎？不是，我不是職業的鞋匠。我在這裏學會的。我教我自己。我請求——」

他迷惑了，甚至有幾分鐘之久，祇是循序交替着他底手的動作。他底眼睛終于轉回來向着牠們曾經看過的那面孔；當牠們停在牠上的時候，他一驚，立刻又恢復原狀，好像睡人偶一驚醒，想起昨夜的事似的。

「我請求學習，經過長久時間和許多困難纔得到允許，從那時起我已經作了一些鞋子。」

當他伸手來拿曾經從他取去的那鞋子的時候，勞雷先生還是固執地看著他底臉，說道——

「梅尼特先生，你一點也不記得我了麼？」

鞋子墜落在地上，鞋匠坐着呆看那問話的人。

「梅尼特先生，」勞雷先生說，把他底手放在得伐石底臂上，「你一點也不記得這人了嗎？看看他。看看我。你心裏一點也不想不起從前底銀行家，從前底交易，從前底僕人，從前底事情了嗎，梅尼特先生？」

當這多年被禁的囚徒坐着呆看勞雷先生，又看看得伐石的時候，他底前額中央的某些久已消失的靈智的徵象逐漸透過籠罩着他的黑霧而自行顯現。這些徵象又被朦朧，逐漸微弱，以至消去；但是牠們確曾有過這種表情確乎也會重複顯現在她底年輕姣好底臉上，這時她已經沿着牆爬到可以看見他的地方，站在那裏看他。當初她底手的舉起祇是由于惶恐底哀憐，即使不是由于推拒他和不願看他，但是現在正在伸向他，由于急於想要把這怪異底臉色抱在她底溫柔底年輕底胸懷裏，想用愛來使他回到生活與希望而抖擻着了——這種表情是這樣確實地重複顯現在她底姣好底臉上（雖然情形更強烈），以至牠好像一道流光似的從他通達到她似的。

暗黑已經降落在她所在的暗黑地方。他對於那兩個人逐漸減少注意，他底眼睛在一種憂鬱底玄想中察看著地面，照舊

看看他的周圍。他終於長嘆一聲，拾起那鞋子，繼續他底工作。

「你已經認明他了麼，先生？」得伐石低聲問勞雷。

「是的，有過一剎時間。當初我以為完全沒有認明的希望，但是，在那一剎時間，我毫無疑問地看見了從前我很熟悉的面貌。不要作聲！我們再退後一點。不要作聲！」

她已經從牆邊走過來，很接近他所坐的矮櫈。他低頭工作，並不覺得有人會伸出手來撫摸他，這其間是有些可怖的。沒有言語，沒有聲音。她像一個幽靈似的站在他旁邊，而他祇是低頭工作。

終於他偶然交換手裏的工具，去拿皮匠底小刀。刀在他的旁邊，並不在她所站的那一邊。他拾起刀，却又停止工作，因為他底眼睛遇見她底裙子。他抬起眼睛，看看她底臉。那兩個旁觀者驚惶地向前一動，但是她揮手阻止他們。她並不怕他會用刀來截她，雖然他們害怕。

他用一種可怕底神氣呆看着她，一會之後，他底嘴唇開始吞吐着幾個字，雖然並無聲音。

在急促而艱難的呼吸中，他到底說出——

「這是怎麼回事？」

淚水奔流在她底臉上，她把她底雙手放在她底嘴上，吻牠們，送給他；然後雙手抱住她底胸部，好像抱着他底殘廢底頭似的。

「你不是那看守底女兒麼？」

她喘息說「不是。」

「你是誰？」

並不信賴她自己底聲調，她挨着他坐下在那櫈子上。他退讓，但是她已經把她底手放在他底肩上。於是，一種驚異底戰慄襲擊着他，顯然通過他底全身。他小心地放下刀子，坐着呆看她。

她底金髮，原是捲成長捲盤在頭上的，已經急促地被分解開，落在她底頸子上。他用手慢慢地拿起牠，觀看牠。在這種動作

之中他陷于迷惘，長嘆了一聲，終于又作他底製鞋工作。

但是只作了一小會兒。她拉開他底手臂，而且把她底一隻手擱在他底肩上。他遲疑地看了牠兩三次，好像在認明這是否真實的似的，然後放下工作，用手去摸摸他底頸子，摸出一條黑線，線上繫着一個褶疊着底小布包。他小心地在他底膝上打開牠，牠裏面有些頭髮，不過一兩絲長底金髮——在從前，他時常把牠纏在他底手指上。

他又把她底頭髮放在他底手心裏，仔細考察牠。「這是相同的。怎樣能夠有這樣底事呢！那是在什麼時候！那是怎麼回事！」

當那靈智底表情又回到他底前額上的時候，他似乎意識到她底前額上也有這種表情。他使她完全轉移到光亮之下，仔細看她。

「當我被傳訊的那一夜，她曾經把她底頭靠在我底肩上——她害怕我出去，雖然我並不怕——而且當我被帶到北塔的時候，他們發見這些頭髮在我底袖子上。」請你們把牠留給我吧？牠並不會幫助我底身體逃走，雖在精神上牠或許會的。」這是那時我對他們說的。我記得很清楚。」

他底嘴唇蠕動了好幾次之後，他纔能說出這番話來。但是他一找到要說的話，也就一貫地說下去了，雖然緩慢。

「這是怎麼回事——那是你嗎？」

兩個旁觀者又驚動了，因為他有一種可怕底急促轉身向她。但是她十分安靜地坐在他底懷抱中，不過低聲說道，「好先生們，我請求你們不要來接近我們，不要說話，不要動！」

「啊！他叫喊。」這是誰底聲音？」

當他叫喊的時候，他底雙手放開了，她，摸着他底白髮，發狂地撕扯着牠。喊聲消滅，同時他底一切也歸于幻滅，除了他底製鞋工作而外，于是他重新包好那小布包，留心把牠藏在牠底胸懷裏，但是他還在看着她，然後悽慘地搖搖頭。

「不，不，你太年輕，太嬌嫩，不能夠還懂得不得囚犯是什麼。這手並不是她所知道的手，這臉並不是她所知道的臉。這聲音並不是她所聽過的聲音。不，那時她是——而他是——在北塔裏的悠長底歲月之前——久遠了。你叫什麼名字，我底溫柔

「底天使？」

因為歡迎他底柔和底聲調和態度，他底女兒下跪在他前面，把懇求底雙手放在他底胸上。

「噢，親長，將來你一定會知道我底名字，我底母親是誰，我底父親是誰，以及爲什麼我不知道他們底艱苦底，艱苦底歷史的。儘是現在我不能告訴你，我不能在這裏告訴你。現在，在這裏我可以告訴你的不過是請求你撫摸我，爲我祝福。吻我，吻我，我底親愛的，我底親愛的。」

他底髮脰底白髮混合着她底燦爛底金髮，後者使前者溫暖而光華，好像是照耀在他上的自由的光輝。

「倘若你聽出我底聲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但我希望如此——倘若你在我底聲音中聽出有些類似從前在你底耳朵裏像是甜美底音樂似的那聲音，爲牠哭泣吧，爲牠哭泣吧！倘若你接觸我底頭髮，就使你回想到你年輕而自由的時候躺在你底懷裏的那寵愛底頭，爲牠哭泣吧，爲牠哭泣吧！倘若當我說我們將來要有一個家，在這家裏我將要對你盡忠于我底一切義務的時候，我會使你記起那久已毀壞的家，使你傷心，爲牠哭泣吧，爲牠哭泣吧！」

她加緊抱住那頸子，把牠當作小孩似的在她底懷裏搖幌着。

「倘若當我告訴你最親愛的，你底苦難就要過去，我已經來接你去，我們將要到英國去休息的時候，我使你想起你的被摧毀的有益底生活想起這樣虐待你的我們底祖國法蘭西，爲牠哭泣吧，爲牠哭泣吧！倘若當我告訴我底名字，我底活着的底父親名字，我底已死底母親底名字的時候，你知道我必須跪在我底光榮底父親之前，請求他饒恕我不會爲他終日奮發，終夜哭泣，因爲我底可憐的母親的愛不使我知道他底困苦，爲牠哭泣吧，爲牠哭泣吧！好先生們，謝謝上帝！我覺得他底聖潔底眼淚流在我底臉上，他底咽嗚打動我底肺腑。噢，看呀！爲我們謝謝上帝，謝謝上帝！」

他已經沉入她底懷抱，把頭靠在她底胸上，這種光景是這樣動人，而又這樣可怕（使人戰慄于過去的虐待和痛苦），以至那兩個觀者都用手掩住他們底臉。

頂樓裏的寂靜已經長久不被擾動，他底喘喘底胸臆和震搖底身體曾經久已歸于一切暴風之後必然隨來的平靜——鼓動生命的暴風必然終于消歇在寧靜和寂默之中——這時他倆走來把這父親和女兒從地上高舉起。他逐漸臥倒在地板

上，躺在那裏在一種曖昧底，疲乏底狀態之中。她也跟着順勢臥下，使他底頭可以靠在她底手臂上，而且她底頭髮拖在他底臉上遮住光亮。

「倘若不攪擾他，」她說，舉起一隻手對着勞雷先生，後者站在他們旁邊，屢次擰他底鼻子，「可以準備立刻離開這一道門，離開巴黎了吧，他就可以解脫——」

「但是，想想看，他適宜于旅行嗎？」勞雷先生問。

「我想與其留在這城裏，對於他這樣可怕，離開更為適宜。」

「這是真的，」得伐石說，跪着看看而且聽聽，「更為適宜，無論怎樣，梅尼特先生最好是離開法蘭西。那麼，我去僱一輛車和幾匹馬吧。」

「這是事務，」勞雷先生說，立刻恢復了一本正經底常態；「而要辦事務，我也必須去的。」

「好的，」梅尼特小姐催促，「請放心去吧。你看他已經變為何等沉靜，現在讓我陪着，你們不要害怕。你們為什麼遲疑呢？祇要你們把門鎖好，使我們不受攪擾，我就絕不懷疑你們回來的時候你們會看見他安靜得像你們離開他的時候一樣。無論如何，我可以照看他到你們回來的時候，然後我們立刻就搬他走。」

勞雷先生和得伐石都不贊成這種說法，想要留下他們的一個在那裏。但是，要辦的事不但是僱車馬，而且也要辦旅行護照；况且時機緊迫，白天就要完了，他們終於急忙分配必要底事務，急忙分頭去辦。

這時，黑暗漸漸逼近，女兒把她底頭靠在挨近父親旁邊的僵硬底地上，看守着他。黑暗加深而又加深，他倆靜靜地躺着，一直到一線燈光從牆壁縫裏射進來的時候。

勞雷先生和得伐石先生已經準備好一切旅行手續，而且帶來了旅行底衣服和被褥，以及麵包，酒，肉和熱咖啡。得伐石先生把這些需用品，和他所提着的燈，都放在那鞋匠底櫥上（在這頂樓裏除此而外祇有一張草床），然後他和勞雷先生抬起囚犯，扶助他站着。

人類底靈智並不能從他底臉上的茫然驚愕之中理解他底心裏的神秘。他知道曾經發生的什麼事故了麼？他記得他們

曾經對他說過的話麼？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了麼？這些問題都不是人智所能解決的。他們努力對他說明；但是，他是這樣胡塗，這樣遲緩地回答，以至他們害怕他底昏迷狀態，一致不再妄想試探。他偶然有一種雙手抱頭的茫然自失底怪模樣。這是前此所沒有的；但是，他一聽到他底女兒底聲音就有某種喜悅，必定轉向她說話的方面。

以一種長久習于壓迫之下的服從姿態，他吃和喝他們給他吃喝的東西，穿和戴他們給他穿戴的東西。他敏捷地順應他底女兒挽着他的手臂，而且雙手拉着——不放——她底手。

他們開始下樓；得伐石先生提燈走在最先，勞雷先生殿後。他們在那長大底樓梯上走了不多幾級他就站住了，呆看着屋頂和周圍牆壁。

「你記得這地方嗎，我底父親？你記得從這裏上來嗎？」
「你說什麼？」

但是，在她能够重複這問題之前，他就好像聽見她已經重複了似的，含糊答道：

「記得，我不記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他顯然全不記得他是怎樣被人從監獄帶到這房子裏來的。他們聽見他說，「北塔，一百另五」；而且當他觀看周圍的時候，他顯然把這裏當作曾經長久禁錮着他的那堡壘。他們走到庭院裏的時候，他本底地改變步態，好像正在等待吊橋似的；看見並無吊橋，却有一輛馬車停在大街上。這時他放下他底女兒底手，又用雙手抱住他底頭。

門道附近並無羣衆；許多窗戶裏也沒有分明底人影；街上甚至沒有偶然走過的人。一種不自然底沉寂和荒涼籠罩住那裏。祇出現了一個活人，那就是得伐石太太——她靠在門柱上，編織，什麼也不看。

囚犯已經坐在馬車裏，他底女兒也跟進去了，勞雷先生纔一踏入車門就被弄得進退兩難，因為囚犯要他底製鞋底襪子和未完工底鞋子。得伐石太太立刻告訴他底丈夫她去把牠們拿來，就通過庭院走出燈光之外去了。她迅速地把它們拿下來，交給他們——立刻又靠在門柱上，編織，什麼也不看。

得伐石爬到車夫座位上，命令「到邊界去！」車夫啪地揮動鞭子，他們就格格嗒嗒地奔馳在搖蕩不定底燈光之下。

在搖蕩底燈光之下——在較好底街上更亮些，在較壞底街上更暗些——經過明亮底商店，歡樂底人羣，輝煌底咖啡館，和戲院門前，到了一個城門口。兵士們提燈站在守衛處。「護照，客人！」「就來，官長，」得伐石說，跳下車，莊嚴地直立着，「這些就是車裏面那白頭髮先生的護照。我受委託送他到——」他底聲音低落了，那些軍用提燈之中有一種急動，然後一個提燈由一隻穿制服的手送進車裏，與這隻手關聯着的兩隻眼睛用一種異乎尋常底看法看了看白頭髮先生。「好的。去吧！」穿制服的說。「再見，」得伐石說。于是，在微弱而又微弱底搖動不定底一些燈光的短促底照臨之下，出去到星星的廣遠底照臨之下。

在萬古不易底星光的蒼穹之下；有些星距離這渺小底地球是那樣遼遠，據科學家說牠們底光線是否已經達到地球是很可疑的。在無限空間的這一點上，任何事物都在受苦或毀滅；夜的暗影是廣大而深黑的。在忽斷忽續的寒冷而不安底時間之中，一直到黎明，萊爾維·勞雷先生——坐在那已經掘出來的埋過底人的對面，猜疑着這人會永遠失去了什麼靈妙底能力麼，能够恢復麼——又聽見那老問題在耳朵裏悄悄地響着——

「我希望你留心復活！」

和那老答案——

「我不能說。」

第二部 金線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五年之後

聖堂門口的台爾生銀行是一個守舊底地方，即使是在一千七百八十年，牠是很小，很暗，很醜，很不方便的。在精神上，牠更是一個守舊底地方，因為這銀行的股東們得意于牠底小，得意于牠底暗，得意于牠底醜，得意于牠底不方便，他們甚至誇耀這些特色為牠底優點，熱心到公然確信：倘若他少可反對，牠就少可尊重了。這並不是消極底信念，而是他們對付營業更方便底地方所揮耀着的一種積極底武器。他們說台爾生不需要寬敞，台爾生不需要光明，台爾生不需要美觀。諾克斯公司需要，或斯諾克兄弟公司需要，但是台爾生不需要謝謝上帝！

爲了台爾生銀行的改造問題，那些股東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取消他底兒子的繼承權的。在這一點上這銀行很配合于這國家；這國家常常爲了敢于建議改革那些久已很可反對却偏要更加尊重的法律和風俗而取消了牠底子民的繼承權。

因爲適合國情，台爾生得到了不方便的完全勝利。一道白癡底頑固的門在一種衰弱底咳嗽聲中打開，你就會失足落下台爾生銀行底兩級台階，然後你醒過來，發見你在一個悽慘底小店裏，其中有兩隻小櫃台，頂老底老人把你底支票搖了又搖，發出被風刮着似的聲音，同時把牠拿到最陰暗底窗子前面去審察簽字；那些窗子時常在艦隊街的泥水濺淋之下，並且由于牠自己底鐵窗格和聖堂門口的濃厚暗影而更加陰慘。倘若你底業務必須你深入「大廈」裏面，你就會被放進一種拘留所裏，在那裏你儘可以獻想你虛度了底一生，一直到這銀行把牠底手伸入牠底錢袋——在那陰慘之中你幾乎不能看見牠。你底錢進出于那些蟲蛀底木抽屜之中，當牠們開關的時候，牠們底塵埃就飛進你底鼻孔或落入你底咽喉。你底鈔票有一股霉氣，好像牠們快要化爲原來底破布爛紙似的。你底盤子碟子被收藏在隣近底臭水溝裏，種種烏煙瘴氣在一兩天之內就損壞了牠們底光澤。你底文書契紙進了那些由腐架和碗櫃之類所構成的保險庫裏，牠們底羊皮紙的油味腐化了這銀行的空

氣。你底家族文書的輕便箱匣進了樓上的一個巴米西得。房間裏，這裏有一張大餐桌，但是從來沒有誰在這裏進餐，甚至在一千七百八十年中，這裏還藏着你底愛人，或你底小孩所寫給你的最初幾封信，這樣藏起來纔可以不必怕人從窗裏偷看，因為偷看所受的懲罰的野蠻殘暴，是值得非洲的阿比西尼亞國或阿山地國效法的。把人頭懸在聖堂門口示衆。

真的，在那時，處死是很通行于一切行業的一種方劑，台爾生銀行也並非不樂于採用。死是自然對於萬物的一種救濟，爲什麼不是立法機關的救濟辦法呢？於是，造假錢者死；混用偽鈔者死；違法拆閱書信者死；盜竊四十先零六辨士者死；在台爾生銀行門前劫馬圖逃者死；私鑄劣質錢幣者死；凡鑿言紙幣價格祇值四分之三者死。

這種防止方法並沒有一點效果——幾乎可以說是事實恰恰相反——但是，牠了結了（對於這人間世）各種特殊案件的麻煩，不留一點後顧之憂。當時台爾生銀行和同時代更大底那些營業機關一樣，曾經了結過這麼許多生命。倘若殺了底人頭，不私自處置掉而統統排列在聖堂門口，那就或許會成爲一種壯觀，遮住銀行地板上所有的一點光亮。

擠軋在各種朦朧底櫥櫃籃筐之中，那些頂老底老人們正在嚴肅地執行業務。當牠們把一個年輕人收進倫敦總行裏的時候，牠們就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一直到老，牠們把他當作一塊乾酪似的放在黑暗處所，一直到他有充分底台爾生氣味，身上發霉的時候。這時他纔被允許出面見人，帶着眼鏡細看那些巨大底帳簿，而且使他底短褲和套鞋都變爲這銀行的一般重量。

在台爾生銀行門外的——不傳喚就不能進去——是一個臨時雇工，有時作門房，有時作脚夫，算是這銀行的活招牌。在營業時間他絕不會不到的，除非另有差使，而在出差時間來代理他的是他底兒子，一個十二歲的可怕底頑童，那模樣正是他父親底分明底肖像。人們都諒解台爾生公然容納這種流浪人時勢使然，這銀行時常給這種人一點事作，他底姓是克郎邱，因爲青年時代他曾經託人在洪次底奇教區東頭的教堂裏聲明放棄黑暗工作，他接受了裘利。這綽號。

地點是倫敦懷特費爾區懸劍巷的克郎邱先生底寓所；時間是「安諾多米尼」一千七百八十年三月有風底一天早

● (Barnecide) 富蒙巴米西得設宴款客，並不置酒食，僅作請客專用珍饈之手勢。（見天方夜談。）

● (Jerry) 英國俚語，便壺，溺器。

晨七點半點。克郎邱先生自己常常把「安諾多米尼」讀爲安娜·多米諾，他顯然以爲耶穌紀元是由叫作這樣名字的一位太太所發明的一種通行底遊戲而開始的。）

克郎邱先生底寓所並不在清潔地段，而且，甚至連裝着一方玻璃窗的那廁所計算在內，也祇有兩個房間。但是房裏收拾得很整潔。在吹風底日子，時間這麼早，他還在睡着的那房間已經洗刷乾淨了，而且一張厚重底木板桌上已經鋪好了一方很潔白底台布，以及早餐用的杯碟。

克郎邱先生泰然躺在一張全是補綻底被蓋之下，好像哈里庚在家裏似的。當初他熟睡着，但是，逐漸輾轉不寧，以至直豎起來，露出他底尖釘似底頭髮，鋒利得好像一定可以把那被蓋劃得稀濫似的。在這當間，他用暴怒底聲音叫道——

「砍掉我底頭，要是她又不在幹那個！」

一個樣子動謹底女人在一隻角落裏由跪着而站起來了，以足夠底慌忙和惶恐表明她就是所謂幹那個的人。

「什麼！」克郎邱先生說，坐在牀上尋找一隻靴子。「你又在幹那個，是不是？」

用這第二句話當作敬祝早安之後，第三個動作是把一隻靴子拋在那女人身上。靴子上有許多泥污，這可以推想到與克郎邱先生底家庭經濟有關的某種特別情形，因爲，在銀行辦公之後，他總是穿着乾淨靴子回來的，而第二早晨起來的時候，他總是發見這同一隻靴子上沾着泥土。

「什麼！」克郎邱先生說，在拋不中之後改變語氣——「你一直在幹什麼，討厭底東西！」

「我剛纔作我底禱告。」

「作你底禱告好一個女人你跪着詛咒我是什麼意思？」

「我並沒有詛咒你，我爲你祈禱。」

⑤ 拉丁文 Anno Domini 意爲我主紀元，即耶穌紀元，通常略寫爲 A. D.

⑥ (Harlequin) 喜劇中的丑角常常欣然穿着雜色衣服。

「你沒有。要是，我就不能讓你這樣隨便。」小裘利看，你底母親是一個好女人，詛咒你底父親發達咧。你有一個盡實底母親，有我底兒子。你有一個信教底母親，有我底孩子。她隨着祈禱奶油和麵包可以從她底獨兒子底嘴裏被奪去。」

小克郎邱（這時穿着內衣）覺得這很糟，就轉向他底母親，便請求她不要再作有損他底口福的祈禱。

「虛偽底女人。」克郎邱先生不自覺其矛盾地說，「你以為你底祈禱會有什麼價值嗎？說出一個價錢來！」

「裘利，這不過是出于誠心，並沒有別底價值。」

「並沒有別底價值。」克郎邱先生重複說。「那麼，並沒有多大價值。無論有沒有，我都不需要你再替我禱告，我告訴你。我受不住那個。我不願你底鬼鬼祟祟使我運道不好。倘若你非下跪不可，那麼為你底丈夫和孩子說好話，不要反對他們。祇要有一個並不古怪底妻，祇要這可憐底孩子有一個並不古怪底媽，上星期或許我已經賺了錢，不至于被人暗算和愚弄，受宗教底陷害了。砍掉我底頭！」克郎邱先生說，這時已經穿好他底衣服。「上星期我要不是被什麼神道以及那樣這樣胡說弄到那樣倒運，像正直底生意人過着窮鬼似的，那纔怪呢！小裘利，穿好你底衣服，我底孩子，我就要去擦靴子，你隨時留意着你底母親，一看見她下跪就叫我一聲。因為，我告訴你，」說到這裏，他又對他底妻說，「像這樣子，我是過不下去的。我蹣跚得像出租底馬車，昏迷得像吃了麻藥，我底心緒緊張到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和別人是什麼的程度，且不說那痛苦吧，而我底錢包還是不見更有進帳；我懷疑你從早到夜妨礙着我底錢包更有進帳，所以，我不能忍受那個，討厭底東西，現在你有什麼說的？」

咆哮着，他加添這一類底話，「啊是呀！你也是信教底呀。你自己不反對你底丈夫和孩子的利益就不行麼？不行麼？」接着又從他底憤憤不平底旋轉底磨石中飛出別種譏刺底火花。克郎邱先生這纔專心于擦靴子，準備去辦公。這時，他底兒子，頭上裝飾着較爲軟一點底尖釘，兩隻眼睛互相接近，正像他底父親底似的，監視着他底母親，時他和那可憐底女人搗亂，突然從他睡覺的廁所裏跳出來，用一種抑制底呼聲叫道，「你又下跪，媽——哈嘍，爸爸！」引起一場虛驚之後，他刁滑地露齒一笑，又跳進去了。

當克郎邱先生來吃早餐的時候，他底脾氣也毫未好轉。他特別仇恨克郎邱太太底食前禱告。

「喂，討厭底東西！你幹什麼？又那個了？」

他底妻解釋道她祇是「祈福。」

「不要！」克郎邱先生說，向周圍看看，好像他就會看出麵包在他底妻底祈禱的效力之下失蹤了似的。「我不願被祈禱家宅。我不願被祈禱掉我底桌上的食物安靜。」

眼睛異常之紅，擺着凶惡底面孔，好像他昨夜通宵宴飲，飽厭珍饈似的，裘利·克郎邱對着早餐發愁，並不吃牠，好像動物圈裏的四隻脚底伙伴似的哼呼着。將近九點鐘的時候，他平整了他底不平底容貌，掩飾好他底本相，作出可敬底正經樣子，起身去辦白天的職務去了。

這職業很難稱爲一種生意，雖然他喜歡自稱爲「正直底生意人。」他底資本是由破椅子改造成的一條木樑，每天早晨由隨侍在側的小裘利把牠運來擺在靠近聖堂門口這一面的銀行窗下；外加一把乾草，從過路底車輛上收集來防護這臨時雇工底脚受冷受濕的，這就算是當天底陣容。由于他底這種職位，克郎邱先生像那門口一樣著名于艦隊街和聖堂街——而且幾乎有礙觀瞻。

在九點差一刻的時候，陣容已定，裘利站在他底位置上，隨時舉手摸摸他底三角形帽緣，向走進台爾生裏面去的那些頂老底老人們敬禮，這時小裘利站在他旁邊，並不到門口去打劫，或把某種厲害的身體底和精神底損害加在弱小到他隨心所欲的過路小孩上。父與子，彼此極其相像，都默默看着艦隊街上早晨的人來人往，而他們底兩隻頭又挨近得好像他們各人自己底兩隻眼睛似的那樣互相接近，使人想到很像一對猴子。這相像並不因爲偶然事故而減色，譬如，老裘利咬着和吐着一匹乾草，而小裘利底閃動底眼睛却不停地注視着他以及艦隊街上的一切東西。

台爾生銀行之內的正規信差之一的頭顱從門裏面伸出來說道：

「要脚夫！」

「哈啦，爸爸就要去作早工了！」

恭送了他底令尊，小裘利自己就坐在樑上，開始享受他父親嚼過的那匹草的繼承權，而且細心品味。

「總是銹氣他底手指總是銹氣，」小裘利咕噥。「我底父親從哪裏得來這銹銹氣？在這裏他不會得到鐵銹的呀！」

第二章 好看

「你一定很認識老巴勒的吧？」一個頂老底行員對脚夫裘利說。

「唔——是的，」裘利回答，態度有些倔強。「我認識巴勒。」

「好了，你也認識勞雷先生。」

「老爺，我認識勞雷先生，比認識巴勒更清楚。更清楚得多；」裘利說，並非不像那法庭上的勉強作證的證人，「像我這正直底生意人，不大願意認識巴勒。」

「很好，去找到證人進去的那一道門，把我寫給勞雷先生的一張字條給守門人看看。他就會讓你進去。」

「老爺，進法庭去？」

「進法庭去。」

克郎邱先生底兩隻眼睛似乎彼此更加接近，而且似乎互相詢問，「你以為這是什麼意思？」

「老爺，要我在法庭上聽候麼？」他問，算是兩隻眼睛會議的結果。

「我就要告訴你。守門人會把字條送給勞雷先生，然後你隨便作一種手勢，引起勞雷先生底注意，使他知道你站在什麼地方。然後，你必須作的事是停留在那裏，一直到他要你的時候。」

「沒有別的麼，老爺？」

「沒有別的。他想要一個信差在面前。這字條是告訴他你已經在那裏。」

當那古老行員仔細摺好字條，小心寫地址和姓名在牠上的時候克郎邱先生默默地觀測着他，一直到用吸墨紙的階段，纔開口說——

「我想今早他們要審問私造假錢的案子吧！」

「叛逆案！」

「這是砍成四塊示衆的罪，」裘利說。「野蠻呀！」

「這是法律，」古老行員說，轉動驚異底眼鏡看着他。「這是法律。」

「法律定規要砍開一個人是殘酷的，我想。弄死他就够殘酷了，砍開他是太殘酷了，老爺。」

「全不是的，」古老行員駁回，「對法律要說好話。留心你底心思和聲調，我底好朋友讓法律去管牠自己吧。我給你這忠告。」

「稀糟，老爺，決定我底心思和聲調的是苦惱呀，」裘利說。「請你評評我謀生的方法是怎樣稀糟呀。」

「好好，」老行員說。「我們全都各有各不相同底謀生之道。有些人稀糟，有些人乾凜。這是信去吧。」

裘利接了信，外貌作出恭敬底樣子，鞠了一個躬，而暗中却對自己說道，「你也是一個乾凜底老東西，」出去順便把他底去處通知他底兒子，走掉了。

那時，還在台邦。●執行絞刑，所以新門。●之外的街道並沒有得到後來那樣底惡名聲。但是這裏的監獄是一個壞地方，其中流行着各式各樣奸淫詐騙傳播着可怕底病症，這些病症由犯人帶到法庭上，有時從被告席直跑到最高法官自己身上，迫使他離棄職位。戴黑帽的法官往往在宣佈那犯人死刑的時候自己也就害了死症，甚至在那犯人之先死掉。而且，老巴勒是著

● (Tybun) 一七八三年以前之刑場。

● (Newgate) 一七八三年以後之刑場。

名底死人旅館，慘淡底旅客繼續從牠裏面出來，坐着大車小車，顛顛搖搖地到陰間去。顛播着走過大街的兩英里半，使少數善良市民覺得羞恥，倘若真有這種市民的話。權威是很有用底，但願自始善為運用。老巴勒的著名也因為枷，這是一種聰明底老制度，使人不能預見這刑罰運用的範圍也因為鞭人柱，另一種可貴底老制度，看着很使人動慈悲之心也因為廣收「血錢」，另一種古道，有組織地引人去犯天下最可怕底貪污罪。總之，老巴勒，在當時是一幅精彩底圖畫，表明了「凡現有的都是對的」這格言；這格言的簡捷而沒有毛病的說法是：過去不會有過的都是錯的。

這信差，以一種慣于悄然鑽進去的人的技巧，通過污濁底人羣——在這可厭底場面中忽散忽聚地游移着的——發現了他所尋找的門，經由門裏面的一個活圈套把他底信遞進去了。因為，那時人們化錢去看老巴勒的表演正如他們化錢去看貝特郎瘋人院的表演一樣——不過前一種娛樂收費更貴。所以，老巴勒的一切門戶都是防衛森嚴的——除了讓刑事犯進去的那些社會之門時常做開着而外。

經過某種遲疑之後，那門快快不樂地轉動門樞，開出一條很窄底路，容許裘利·克郎邱把他自己擠進法庭去。

「什麼事？」他悄聲詢問發現在他身旁的那人。

「還沒有什麼？」

「要審問什麼？」

「叛逆案。」

「砍成四塊，呢！」

「啊！」那人興致勃勃地回答：「先由囚車把他拉去吊得半死，然後放下來，當着他自己底面用刀開割他，然後取出他底肚腸來燒，叫他看着，然後砍下他底頭，把他劈成四塊，就要判決了。」

「你是說倘若發現他有罪的話嗎？」裘利說，算是附加但書。

「噢！他們會發現他有罪的，」那人說。「你不用害怕。」

這時克郎邱先生底注意轉移到守門人，他看見守門人拿着那字條走到勞雷先生面前。勞雷先生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在

一些戴假髮的紳士之中；旁邊那個戴假髮的紳士是犯人底律師，律師前面有一大堆文書；幾乎正對面的是另一個假髮紳士，雙手插在衣袋裏，似乎全部注意都集中在法庭的天花板上——克郎邱先生在那時和後來看見他都是這樣。裘利咳了一個乾咳，摸摸下巴，作了手勢，引起勞雷先生底注意，後者曾經立起來用眼睛尋找過他，於是默默點頭，又坐下。

「他跟這案子有什麼關係？」和他攀談的那人質問。

「要是我知道那就有福了，」裘利說。

「那麼，你跟牠有什麼關係呢，倘若可以問的話？」

法官進來，法庭裏一陣大激動，隨即安靜下去，停止了這對話。立刻，被告席變為興趣的中心點。兩個法警，一直站在庭上的，走出去，帶進一個囚犯來，放進那欄裏面。

在場的每一個人，除了那一直看着天花板的假髮紳士而外，都呆看着他。這地方的一切活人底氣息都翻騰在他上，像一個海，或一陣風，或一團火似的。環集在柱邊和角裏的各個熱切底面孔都努力要看看他；坐在後幾排的旁聽者都站起來，唯恐看差一毫，站在地板上的人們，都爬在前面的人們底肩上，不惜以任何人為犧牲，要看看他——巔起脚尖，爬牆攀架，爭先恐後，要看清他的每一寸。裘利赫然站在後一類人們之中，活像新門的裝着尖釘底牆的一段；對準犯人呼出他，一直帶着來的啤酒氣味，這氣味混合在別底啤酒，燒酒，咖啡，茶，等等氣味的浪潮之中；浪潮曾經沖擊着他後面的大窗子，成爲一陣污濁底雨霧，流過他上。

這一切眼光和氣息的目標是一個大約二十五歲的青年男人，身體好，容貌好，有着被太陽晒成棕色底面頰和一雙黑眼睛。他底家境是一位少爺底家境，他穿着一套齊整底黑色衣服，或者是深灰色底吧，他底頭髮長而且黑，由一條帶子束在頸項後面；這是和他很不相稱的一種裝束。因爲，人心的情緒會自行表現于皮肉之上，所以由於他底處境而生的慘淡之色，透過那

棕色而出現在面頰上，顯示靈魂比太陽更有力量。他並不十分鎮定，對法官鞠躬，悄悄地站着。

對着這男人呆看和喘氣的那種興趣並不是使人高尚的一種。倘若他不是在那裏被處那樣可怕底刑罰的檢關上——倘若那刑罰的種種兇殘節目有減除一些的可能——那麼，對於他也就不會那麼熱心了吧。看着定規要被那樣分割的這形體，看着定規要被那樣屠宰和破裂的這神靈底生物，產生了那種興奮。這些各樣各式底心觀者們對於這種興趣無論怎樣按照他們底自欺的技術和才能加以任何曲解，這興趣在根本上是吃人鬼底興趣。

法庭裏一片寂靜！昨天查里斯·代爾那曾經申辯無罪，反駁控告他的訴狀；那訴狀（囉囉唆唆地）說他是一個國賊，反對如何如何賢明仁愛底我主英皇，籍各式各樣機會，以各式各樣方法，援助法皇路易對我如何如何賢明仁愛之主開戰。這就是說，他來來往往于我如何如何賢明仁愛之主的領土與那兇惡狡詐底法蘭西的領土之間，把我如何如何賢明仁愛之主準備派到美洲和加拿大去的兵力洩露給該路易，云云。這時，裘利聽了那麼些法律名詞，頭髮越更越更像尖釘似的聳起來，大為滿意地辨認着，而且曲折達到理解那再三提起的查里斯·代爾那就是站在他前面受審的人，陪審官已經宣誓就位檢察長準備發言了。

被告（覺得）在法庭裏的各人的心理上他正在被吊死，被斬首，被分裂成四塊，並不畏縮，也不裝出演戲似底神氣。他靜靜地留心着，莊嚴地注視着開審程序；他底雙手是這樣安靜地放在他前面的一塊木板上，並不攪動舖在板上的一匹草葉。法庭裏全舖着青草和酒肴酸醋，以預防獄氣和獄疫。

犯人頭上有一面鏡子，投下光亮在他身上。卑鄙底和兇惡底人羣曾經照映在他裏面，又曾經從他底表面和這世間消去無踪。倘若鏡子能够重複現出在他裏面照過的映象，像大海浮出沉沒在他裏面的死人似的，那麼這裏將要成爲最陰慘可怖底地方。人會忽然想到牠照過那些罪惡和醜行的吧，這思想會打動犯人心底的吧。大概會的，他底地位的變動使他意識到一道光輝照在他底臉上，他仰視了；當他看見鏡子的時候，他底臉紅了，他底右手推開草葉。

這一動作使他偶然轉向他左邊的法堂。大約和他底眼睛平行，在法官席的那一角上，坐着兩個人；他底眼光立刻停留在這兩個入上；他底神氣立刻這樣改變，以至看着他的一切眼睛都轉向那兩個人。

旁觀者都審視着這兩個形體，一個將近二十歲的小姐和一個顯然是她底父親的紳士；由于頭髮的純白而很惹人注目，臉上有有一種難以形容底緊張性，並非激動，而是深思遠慮。當這種表情出現在他底臉上的時候，他就顯得老了；但是當牠改動和分解的時候——像現在他和他底女兒說話的時候——他就變爲未過中年的英俊男人。

他底女兒，坐在他旁邊用一隻手挽着他底手臂，另一隻手按在牠上。她因爲害怕這光景和憐惜那罪人而緊挨着他。她底前額顯然表示一種全神貫注底恐怖和憐憫之情；除了被告的艱險而外什麼也不看見。這表情是很顯著的，這樣有力而又自然，以至對於他並無憐憫的旁觀者們也被她感動了；都小聲說：「他們是誰呀？」

信差裘利，已經用他底方式加以他自底觀察，而且出神地吮吸着他底鐵鏽氣底手指，伸長頸子去傾聽他們是誰這消息。周圍的人們都把這問題傳遞給最近底人，又從這人傳遞回來，裘利終於聽到——

「證人。」

「哪一方的？」

「反對的。」

「反對什麼？」

「反對犯人。」

法官用眼睛向各方面一看，提醒他們，靠在椅背上，然後定睛注視着那性命在他手中的人，同時檢察長先生起來搓繩子，磨斧子，而且把釘子釘在紋架上。

第三章 失 望

檢察長先生向法官們申說：站在他們前面的犯人，年紀雖輕，而在那種理合取消其生存的大逆行爲上却是老練的。此種交通公敵並非今日，或昨日，甚或去年，或前年的事。該犯確在更久之前就時常往來于英法之間，從事于不可告人的秘密工作。倘若叛逆之道能得天助（幸而不能），那麼他底工作的真實罪惡或許至今尚未揭發。然而，天理存于人心，有人竟不顧利害，不顧責罵，而探出該犯陰謀之性質，驚心動魄，密告英皇陛下底內閣首長和最榮譽底樞密院。這位愛國志士就要出席法庭，志士之身份和儀容，總之，是高尙底。志士原是該犯底朋友，但是一旦在善惡關頭窺破其罪戾，就決心要殺這良心所不能容忍的奸賊以爲犧牲，供獻在我國的聖壇之上。倘若英國也像古代希臘和羅馬一樣對於公而忘私的人定規由政府頒令建立雕像，那麼這位光榮底國民確是應該有一座的。因爲並無這樣明文規定，他或許不會有吧。詩人們歌詠的德性（檢察長說他不知道法官們或許曾經逐字朗誦過那許多詩篇；而法官們底臉上却有一種負咎底表情，表明他們對於那些詩篇毫無所知）似乎是有感性性的，而號稱爲愛國心的這明明之德，尤其更甚。這位爲國王（說到他不必要然而光榮）出而作證的純潔無疵底證人的崇高底模範行爲感化了該犯底僕人，使他發生一種神聖底決心，去檢察他底主人底抽屜和錢包，而且隱藏他底文件。他（檢察長先生）準備聽受某些人對於這可敬可愛底僕人的毀謗；但是他總是喜歡他更甚于他底（檢察長先生底）兄弟姊妹，尊敬他更甚于他底（檢察長先生底）父母。他以自信之心敢請法官也和他同樣作。那兩位證人的證據，連同他們所發現的那些文件，將要表明該犯曾經收羅英皇陛下底海陸軍實力及其準備部署的表冊，他慣于把這種情報傳送給敵國是無疑的了。這些表冊並未被證明爲該犯親筆手寫；但是反正都一樣，確更有利于原告，因爲由此可見該犯預防之巧妙。證據將要回溯到五年前，將要表明該犯曾經于英美開戰之前幾年從事于此種惡毒任職。因此種種理由，法官們，忠實底法

官們（他知道他們是忠實底，盡責底法官們）他們知道他們是盡責底，必須積極發覺該犯罪狀，使他完結，無論他們喜歡如此與否。若非該犯底頭被斬掉，他們就不能安放他們底頭在他們底枕上；他們就不能容許他們底妻們有安放她們底頭在她們底枕上的意念，他們就不能忍受他們底子女有安放他們底頭在他們底枕上的意念。總之他們或他們底妻兒全都再也不能安放頭顱在枕上了。檢察長先生以他所能想出的各樣東西的名義，反覆要求法官完結那一隻頭，而且莊重聲言他已經把這犯人當作早已死去的了。

當檢察長先生說完的時候，法庭裏起了一陣嗡嗡之聲，好像如雲的一羣大綠蒼蠅聚集在犯人周圍，預期他快要變爲什麼似的。當聲音又靜下去的時候，那純潔無瑕底愛國志士出現在證人席上。

副檢察長先生，遵照着他底上司底指示，審問那愛國者名叫約翰·巴爾塞這紳士。他底純潔底靈魂的故事恰和檢察長所描寫的完全相同——或許，倘若其中有毛病，那就是太相同了一點。發揮了他底高尚抱負之後，他謙恭地就要退下了，但是前面有一堆文書的那假髮紳士請求問他幾個問題。坐在對面的那假髮紳士仍然仰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自己曾經作過偵探麼？他鄙棄這種下流伎倆。他靠什麼生活？他底財產？他底財產在哪裏？他並不確切記得牠在哪裏。他是什麼？別人管不着。他得到遺產麼？是的，遺產。誰遺下的？遠房親戚。很遠吧？相當遠。坐過牢麼？真沒有坐過。沒有坐過負債底牢麼？——又問一次。從來沒有麼？是的。坐過許多次了吧？兩三次。不是五六次麼？或許。什麼職業紳士？曾經被毆打過麼？大概有過。常常有吧？曾經被人踢下樓吧？決沒有。有一次在樓頂上被踢，他自行跌下樓。那一回被踢是因為擲骰子騙人麼？這大概是那逞兇的醉漢造謠，其實不確。敢發誓說不確麼？當然。向來都以賭博騙人爲生活麼？絕不。以賭博爲生活吧？不過像別底紳士們一樣。曾經向這犯人借錢麼？是的。曾經和他賭博麼？不和。這犯人認識其實是很淺的，而且是在馬車裏，旅館裏，郵車裏硬要和他親近。是不是不的確見過這犯人帶着這些表冊麼？的確除了這些表冊而外不知道別的麼？譬如說，他自己設法找得這些表冊的吧？不。希圖由這次作證得到什麼好處麼？不是受官方經常雇用，設置陷阱的麼？不是的呀。或者有什麼希圖吧？不是的呀。敢發誓嗎？重重複複。除了純然底愛國心並無別底動機嗎？一點也沒有。

那有德行底僕人洛格·克里長篇大論地申說他在本案中的經過情形。四年之前，他曾以忠實和純樸服侍過這犯人。在

加來郵船上他問這犯人是否需用一個手下人，於是這犯人雇用了他。他並不會請求這犯人把雇用手人下當作慈善行爲——從來不會這樣想過。不久之後，他就懷疑這犯人，而且監視他。當旅行的時候，他收拾他底衣服，曾經屢次看見和這些表冊相同的表冊在犯入底衣袋裏面。這些表冊是他從犯入底書桌底抽屜裏拿出來的。當初牠們並不放在那裏。他曾經在加來和波洛業看見犯人把這些表冊交給幾個法國紳士看。他愛他底國家，不能忍耐，所以去告密。他並無盜竊一把銀茶壺的嫌疑；他曾經爲一把芥子壺被誣，但是後來證明牠不過是鍍金的。他認識前一證人是在七八年前；那純粹是偶然遇合。他並不稱牠爲奇特底偶合；大多數偶合都是奇特底。真實底愛國心也是他底唯一動機，對於這一點他也不稱牠爲奇特底偶合。他是不列顛人，希望有許多人像他一樣。

綠蒼蠅又嗡嗡地轟起來。檢察長先生傳喚桀爾維·勞雷先生。

「桀爾維·勞雷先生，你是台爾生銀行的書記麼？」

「我是。」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個星期五夜裏，你曾經爲業務乘郵車從倫敦到杜弗去麼？」

「去過的。」

「郵車裏還有別底旅客麼？」

「有兩個。」

「他們在夜裏就在路上下車去了麼？」

「他們是這樣的。」

「勞雷先生，看看這犯人。他是那兩個旅客之中的一個麼？」

「我不能確定說他是。」

「他像是那兩個旅客的任何一個麼？」

「他們都是那樣包裹着，夜又那樣黑，而且我們全都那樣緘默，所以我連這一點也不敢確說。」

「勞雷先生，再看看這犯人。假定他像那兩個旅客那樣包裹起來，在他底體格或態度上不會不像他倆之中的一個呢？」

「不。」

「勞雷先生，你不會斷言他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吧？」

「不。」

「那麼至少你可以說他或許是他們之中的一個了吧？」

「是的，不過我記得那時他們都——像我自己一樣——害怕強盜，而這犯人現在並沒有畏縮底神氣。」

「勞雷先生，你看見過假裝畏縮麼？」

「我見過的。」

「勞雷先生，再看看這犯人。據你確實記得，以前，你曾經見過他麼？」

「我見過。」

「什麼時候？」

「那時以後的幾個星期，我從法國回來，在加來，這犯人來到我所乘的郵船上，和我同路來。」

「他在什麼時候上船？」

「大約在半夜。」

「在深夜。他是在這種不適宜底時候上船來的唯一底人麼？」

「他恰巧是那唯一底人。」

「勞雷先生，不要管「恰巧」。他是深更半夜上船來的唯一底人麼？」

「他是。」

「勞雷先生，那時你是單獨旅行，或是還有同伴的呢？」

「有兩個同伴。一位紳士和一位小姐。他們都在這裏。」

「他們都在這裏。你會經和這犯人交談過麼？」

「沒有。暴風雨底天氣，路長而且浪大，我一直躺在沙發上，幾乎從海岸到海岸。」

「梅尼特小姐！」

這小姐——前次曾經轉向她的一切眼睛現在又轉向她——從她坐的地方立起來，站着。她底父親也跟她站起來，把她底一隻手挾在他底手臂下。

「梅尼特小姐，看看這犯人。」

對於被告，面對着這樣可憐底，這樣誠懇底美麗少女是比面對那大羣人更爲難堪的。他好像站在他底墳墓的邊緣上和她訣別似的；一切好奇底注視並不能使他保持安靜。他底匆忙底右手把他面前的葉草折疊成花園裏的花床模樣；他想要領定他底呼吸的種種努力震動着他底嘴唇，惶愧之色就從唇上退入他底心裏。大綠蒼蠅的嗡嗡又高響起來。

「梅尼特小姐，你從前見過這犯人麼？」

「是的，長官。」

「在什麼地方？」

「在剛纔說過的那郵船上。長官，而且也在同一情形中。」

「你就是剛纔所說的那小姐麼？」

「噢，頂不幸，我就是的！」

她底悽婉底聲調混合在推事底噪音之中，因爲這時他兇狠地說道：

「問你什麼就回答什麼，不要加註解。」

「梅尼特小姐，在那一次渡過海峽的路程中你和這犯人交談過嗎？」

「是的，長官。」

「回想一下。」

在深沈底寂靜之中，她怯弱地說——

「當這位紳士上船的時候——」

「你是說這犯人嗎？」裁判官質問，皺着他底眉頭。

「是的，裁判官。」

「那就說犯人吧。」

「當這犯人上船的時候，他注意到我底父親，」轉動她底眼睛，親愛地望着站在他身旁的他，「很疲乏而且身體很衰弱。我父親這樣危殆，我不敢使他吹風，所以我替他佈置一張床在甲板上的船長室樓梯附近，我坐在甲板上看護他。那一夜，除了我們四個人而外，並無別底旅客。這犯人很好，請求我允許他指導我怎樣保護我父親不受風雨，改善了我原來的佈置。我並不知道要怎樣佈置纜好，也不明白開船時候的風向他替我把事情作好。他對於我父親的狀況表示很大底仁慈，我確信他是中心感覺如此的。我們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開始交談。」

「我要你停一下。他一個人單獨上船來嗎？」

「不。」

「幾個人跟他來呢？」

「兩個法國紳士。」

「他們聚談了麼？」

「他們一直聚談到最後時間，當那個法國紳士必須下去到他們底小船上的時候。」

「他們傳遞過和這些表冊相像的什麼文件嗎？」

「他們傳遞過一些文件，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文件。」

「像這些表冊一樣形式的嗎？」

「或許，但是我真不知道，雖然他們就站在我面前低聲說話，因為他們站在船長室樓梯頂上利用懸在那裏的燈的光亮。」

那燈是昏暗的，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我並不會聽見他們說些什麼，我祇看見他們在看一些紙片。」

「現在，梅尼特小姐，說一說你和犯人的談話吧。」

「犯人對於我是開誠信任的——由於我底處境的無助——因為他是善良的，仁慈的，對於我父親是有益的。我希望，」突然流淚，「我今天不至於以傷害他來報答他。」

大綠蒼蠅又嗡嗡嗡。

「梅尼特小姐，倘若犯人大不願意，完全不諒解你應該舉出——必須舉出——非舉出不可的證據，現在在場的人們之中不過是他一個人如此而已。請說下去。」

「他告訴我他是為了一種性質曲折困難的事情而旅行的，這種事情會使人陷於災患之中的，所以他是用了假名字旅行的。他說他因為這事情在幾天之前去到法國，說不定，將來他要時常往來於英國和法國之間。」

「梅尼特小姐，他說起過美國麼？說詳細些。」

「他盡力解釋給我那爭端是怎樣發生的，而且他說，據他判斷，錯在英國方面，而且愚蠢。他玩笑了說佐治·華盛頓底名字在歷史上或許幾乎要和喬治第三底名字一樣偉大。但是他說這些話的態度是並無惡意的；大笑著說出來消遣時光。」

在這一幕大有興趣底場面中的衆目所集的女主角的面部底強烈表情或許會被觀衆不自覺地模仿着的。她說出這證據，她底前額上現出痛苦底焦急和緊張，當她爲了推事要筆記她所說的話而停頓了幾次的當間，她注視着她底話在原告和被告律師兩方所有的效果的時候。在法庭各方面的旁觀者之中都有了同樣底表情；因此，這裏大多數人們的前額可以說是反映證人表情的一些鏡子，同時裁判官底頭從他底文件上仰起來怒目而視那宣傳佐治·華盛頓的可怕底異端者。

檢察長先生現在通知裁判官爲鄭重起見，他認爲必須傳訊這年輕女人底父親梅尼特醫生。於是他被傳喚了。

「梅尼特醫生，看看這犯人。你從前見過他麼？」

「見過一回。當他到我底倫敦寓所裏來訪我的時候。三年前，或三年半以前吧。」

「你能够證明他就是那一次和你同在郵船上，或和你底女兒談話的人麼？」

「長官，我都不。」

「你都不能，有什麼特殊理由嗎？」

他低聲答道：「有。」

「你不幸在你底本國受過長期監禁，並未經過審問，甚或控訴麼，梅尼特醫生？」

他用一種躑到每個人底心裏的聲調答道：「長期監禁。」

「那時你剛纔被釋放出來麼？」

「他們對我說是這樣的。」

「那時的事你都不記得了麼？」

「不記得。我底心是空空洞洞的，自從——我甚至說不出什麼時候——我在監裏專心作鞋子以後，一直到我發見我自已和我底親愛底女兒住在倫敦爲止。她已經變爲和我熟識，當榮耀底上帝使我恢復我底能力的時候；但是我甚至不能說她怎樣和我熟識起來。我一點也記不得那經過情形。」

檢察女先生坐下，那父親和女兒也一同坐下。

這案子此刻發生一種新情況。當前底目的是要證明犯人於五年前十一月星期五夜中偕同某一來歷不明底同謀者乘郵車到杜弗去，而在夜間，爲遮掩耳目起見，在途中下車，但並未停留在那裏，却是倒走回去十多里，到一個要塞和造船廠去收集情報；有一個證人被傳來認明犯人確在相當時間內在那要塞和造船廠所在的城市中的一個旅館的咖啡室裏等待另一個人。犯人底律師盤問了那證人，並無結果，不過問明他除了那一回而外並未見過犯人；同時那隨時看定法庭天花板的假髮紳士在一小片紙上寫了幾個字，把牠扭成團，拋給那律師。律師打開紙團，十分有趣而且好奇地看着犯人。

「你還要說你完全確信那人就是這犯人麼？」

證人說完全確信。

「你曾經見過和犯人很相像的任何人麼？」

證人說並未見過相像到會使他弄錯的人。

「看清楚這位紳士，這是我底有學問底朋友，」指着那拙紙團來的人。「再看犯人，你怎麼說呢？他們彼此很相像麼？」除了這位有學問底朋友底外貌的懶散——倘若不是放蕩——而外，他們彼此相像到不但那證人，連在場的每個人全都吃驚了，當加以比較的時候，裁判官被請求吩咐這位有學問底朋友除去他底假髮，得到了不爽快底同意，那相像越更變為明顯了。裁判官質問（犯人底律師）史曲勒字先生是否他們接着就要審問卡爾登（有學問底朋友底名字）先生的叛逆案史曲勒字先生回答裁判官說不，但是他要求證人說明遇見過一次的事是否會又遇見一次，倘若他已經明瞭他底輕率的這種明證，他是否還要那麼自信，已經看見這明證之後，他是否還要那麼自信等等。這些問題的結論把這人證像一件陶器似的打得粉碎，把他在這案子裏的任務化為廢料了。

克郎邱先生在聽着這論證的時候一直把他底手指上的鐵鏽氣當作點心吃。此刻已經吃完了。現在他注意到史曲勒字先生把這案子像一套緊身衣似的套在法官身上，對法官表明那愛國者巴爾塞怎樣是一個雇用底偵探，一個賣人血的惡棍，自可恨底猶大。以後世上最大騙子之一——他底樣子確是頗為相像的。那有德行底僕人克里怎樣是巴爾塞底朋友和同黨，值得怎樣看待；這些偽造證據者和說謊者怎樣注意到犯人而想把他作為犧牲，因為法國籍的他的法國家庭的某種事務使他必須屢次渡過海峽——雖然爲了和他親近的人們起見，他是死也不許洩露這些事務是什麼性質的。逼勒着那年輕女子所說出來的證據——她說的時候的憤懣是大家所親見的——並未證明任何罪狀，總不過是偶然相逢的少爺和小姐之間所常有的那種小慇懃和禮貌而已——至於說到佐治·華盛頓，那除了看作大開玩笑而外完全不能說是另有任何意義。政府利用民間最淺薄底排外心理來防止叛國陰謀——這種利用可以說是政府的弱點——而檢察長在這一方最爲努力，然而這種心理毫無根據，不過時常使惡劣人物借此造成冤獄而已，我國國事犯案件中就充滿了這一類冤獄。但是，說到這裏，裁判官（面孔莊嚴得好像失去本相似的）插嘴說他不能坐在公堂上忍受這些指摘。

然後史曲勒孚先生提出幾個證據，這時克郎邱先生注意到檢察長把史曲勒孚套在法官上的全套衣服解脫開，表明巴爾塞和克里怎樣甚至比他想像中的他們更好一百倍，而犯人更壞一百倍。最後，裁判官自己出來把那些衣服一齊解脫，一會套上，而到底是斷然把牠們剪裁為犯人到陰間去的衣衫。

此刻，法官們轉出去互相商量，大綠蒼蠅又嗡嗡地聚起來了。

卡爾登先生，一直看着法庭的天花板，並未變更他底位置或態度，甚至在這激動之中，當着他底有學問底朋友史曲勒孚先生堆疊着他面前的文件，和坐在他旁邊的人們小聲說話，而且隨時焦急地望望法官的時候，當着觀衆全都多少有些移動，重新集合成羣的時候，甚至當着裁判官自己從坐位上站起來，在他底台上慢慢地踱來踱去，觀衆疑心他坐立不安的時候，這一個人（卡爾登）却靠背坐着，破舊外衣半敞開着，不整潔底假髮好像脫掉之後隨便裝上似的，雙手都放在衣袋裏，兩眼似乎終日都望着天花板。他底態度上的某種特別底滿不在乎的神氣不但是他顯得不體面，而且這樣減少了他和犯人的確實相像（當兩人對比的時候，他底誠實氣概曾經加強了這相像），以至許多旁觀者，此刻看着他，互相說道他們不能以為這兩人是那樣相像的。克郎邱先生把這感想告訴他底隣人，而且加添，「我敢賭半塊金錢，他並不是沒有法律事務要辦的。他不是像有點事情要作的麼，是嗎？」

可不是嗎，這位卡爾登先生留意到這場面中的詳細情形是更甚於他外表所留意的，因為，當梅尼特小姐底頭倒在她底父親底胸懷裏的時候，他首先看見，而且高聲說道：「官長，看那小姐，幫助那位紳士把她送出去。你不看見她要跌倒了麼？」當她被移動的時候，法庭上對於她有許多憐憫，對於她底父親有許多同情，這對於那父親顯然是一個災難，但是他回想到他被監禁的日子，當他被傳訊的時候，他已經鬧出強烈底內心激動，從那時起，使他顯得衰老的那憂愁顏色就像一朵黑雲似的籠罩在他身上。當他出去的時候，法官們已經回來，停了一會，纔由他們底頭領出來說話。

他們底意見不一致，想要退庭休息。裁判官（或許佐治·華盛頓還在他底心裏吧）對於他們底不一致表示驚異，但是說明他喜歡他們必須在戒備之下退庭，而他自己也要退庭。這審問經過了整整一個白天，法庭上現在已經點起燈來了。謠傳法官們要出去一個長久時間。旁觀者紛紛離座去吃點心，犯人也退到被告席後面坐下。

勞雷先生，曾經跟着那年輕姑娘和她底父親出去，現在又進來，作手勢招呼裘利；裘利正在閑蕩着，容易地就走近他去。裘利，倘若你要吃東西，你可以去吃。但是，不要走遠。你要確實打聽法官們進來的時候。不要在他們後面進來，因為我要你送判詞回銀行去。我知道你是最快底信差，你能够在我能夠達到之前許久就達到聖堂門口。

裘利祇是把頭一低，表示接受那吩咐和那一先零。卡爾登先生這時走來拍拍勞雷先生底手臂。

「那年輕姑娘怎樣了？」

「她很難過，但是她底父親正在安慰她，出了法庭她覺得更好些了。」

「我要把這事告訴犯人。你知道，像你這樣一位可敬底銀行紳士是不好被人看見你和他說話的。」

勞雷先生臉紅了，好像他意識到他底心裏正在有這種為難似的。卡爾登先生向被告欄後面走去。他底去路正是在法庭出路那一面，所以裘利就以全部眼睛、耳朵和尖釘跟隨在他後面。

「代爾那先生！」

犯人立刻走上前來。

「你當然很想知道證人梅尼特小姐的消息。她就要好了。你已經看見她最難過的時候。」

「我很抱歉我是那原因，你能够替我告訴她我底衷心銘感麼？」

「是，我能。倘若你要求，我願意。」

卡爾登先生底態度是隨便到近于放肆的。他站着，半轉身對着犯人，倚着手肘靠在那欄上。

「我要求請接受我底誠意底感謝。」

「你，卡爾登說，還是半轉身對着他，「期待着什麼呢，代爾那先生？」

「最壞底事。」

「期待着最壞底事是最明智底事，也是最可能底事。但是我以為他們底退庭是於你有利的。」

逗留法庭的出路上是不許可的，所以裘利不再聽見別的，祇好離開他們——他們容貌這樣相像而態度這樣不同，並

肩站着，都反映在他們頭上的鏡子裏面。

在樓下的流氓小偷羣集的過道裏，一點半鐘的時間遲滯地拖延過去，雖然有羊肉包子和麥酒的幫助。這粗魯底信差，不舒服地坐在一條長凳上，回想了一番之後，已經沉入昏睡之中，忽然一陣洶湧底人聲發生在通到法庭去的樓梯上，這纔把他也拖帶上去。

「裘利！裘利！」勞雷先生已經在叫，當他去到那裏的時候。

「這裏，老爺簡直是打架一樣地打回來，我在這裏，老爺！」

勞雷先生在擁擠中遞給他一片紙，「快點！接到了嗎？」

「是，老爺！」

那紙上急促地寫着的是「無罪開釋」幾個字。

「倘若你又要送「復活」的消息，裘利自己咕噥，當轉身出去的時候，「這回我可就明白你底意思了。」

一直到他完全離開老巴勒，他都沒有機會說或想別底任何事情！因為人羣潮湧一般出來，幾乎使他底腳站不穩，而且一陣高響底噓聲，以掃蕩之勢，衝入街心，好像大羣失敗蒼蠅分散去另找別底臭屍似的。

第四章 慶賀

被熬煎了一整天的人們的最後底渣滓，都從法庭的燈光暗淡底過道裏濾出去了的時候，梅尼特醫生，他底女兒路茜·梅尼特被告底委托人勞雷先生和被告底律師史曲勒孚先生都站在剛纔被開釋的查里斯·代爾那先生周圍，慶賀他的得免於死。

在更爲明亮底燈光之下，是難於認出面貌聰明而氣概正直的梅尼特醫生就是巴黎頂樓上的那鞋匠的。但是再看就不能不出來了：縱然沒有機會觀察到他底低沉底聲音的悲哀底尾韻和毫無明顯理由地突然憂愁起來的恍惚狀態。某種外面底緣因，譬如提起他底多年底苦難——像在這次審判中那樣——固然時常會從他底靈魂深處引起這種狀態，而這種狀態有時也會自然發生，抑鬱不堪，使不熟悉他底歷史的人們，不可思議到好像看見其實遠在三百英里之外的巴士底獄的影子，由一道夏日底陽光投射在他身上似的。

祇有他底女兒有消解這種黑暗底懷念的魔力。她是一條金錢，使他穿過他底災禍而聯通過去，使他穿過他底災禍而聯通現在。她底聲調，她底容光，她底撫摸，對於他幾乎常常有一種強大底慈惠底感化力，並非絕對地常常，因爲她也會引起她底魔力失效的一些事故；不過這些事故很少而且輕微，所以她相信他們已經過去了。

代爾那先生已經熱忱地和感激地吻過她底手，然後轉面對史曲勒孚先生溫婉致謝。史曲勒孚先生，不過三十歲，但是顯出比實際年齡更多二十歲的老態，身材肥短，聲音響亮，滿臉通紅，氣勢洶洶，毫不懂得什麼謙讓（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有一種衝闖氣派，把自己衝入人羣中和議論中，發揮他在生活裏向上衝的精神。

他還戴着假髮和穿着制服，在他底當事人前面擺架子到把馴良底勞雷先生完全擠出這一羣人之外的程度，他說：

「代爾那先生，我欣喜把你光榮地救出來了。這是一件不名譽底控告，大大不名譽。但是因此這成功就似乎不小。」

「你使我終生感謝你——在兩種意義上，」他底當事人說，握着他底手。

「我爲你盡了我底智能，代爾那先生，我底智能和別人底一樣優良，我相信。」

這分明是要人說，「更優良得多呀，」於是勞雷先生就這樣說了；或許並不是完全無所爲，而是想藉此把他自己擠回去吧。

「你這樣想嗎？」史曲勒孚先生說。「好！你已經在這裏坐了一整天了，你應該明白。你也是有職務的忙人呀。」

「那麼，」勞雷先生說，這時他被那熟悉法律底律師推回來正和前次被推出去一樣——「那麼，我要請求梅尼特醫生解散這會議，命令我們各自回家。路茜小姐不舒服，代爾那先生過了可怕底一天，我們全都精疲力竭了。」

「爲你自己說話，勞雷先生，」史曲勒孚說。「我還有夜間工作咧。爲你自己說話。」

「爲我自己說話，」勞雷先生回答，「而且也爲代爾那先生，也爲路茜小姐——路茜小姐，你不覺得我是爲我們全體說話嗎？」他尖銳地問她這問題，同時一瞥她底父親。

父親底面孔好像凍凝了似的，很奇怪地看着代爾那先生；這有意底注視深刻地化爲一種不高興和不信任的皺眉苦臉，甚至並非不混合着一點恐怖。連帶着這奇異底表情他底思想游移到遠方去了。

「我底父親，」路茜說，溫柔地把他底手放在他底手裏。

他慢慢地擺脫那暗影，轉面向她。

「我們回家去吧，我底父親。」

長長地喘了一口氣，他說「是。」

無罪開釋底犯人的朋友們都散去了，在這種種印象之下——他本身所經歷的——這一夜他（在精神上）是不會被開釋的。這道這裏的燈光幾乎全都熄滅了，那些鐵門也叮叮噹噹地被關鎖了，這陰慘底地方一直要冷靜到明天早上，到對於絞架、枷、棍、柱、烙鐵的興趣重新把人們集合起來的時候。路茜·梅尼特走在她底父親和代爾那先生中間，走到空曠之地。屢了

一輛街馬車，父親和女兒坐上去走了。

史曲勒字先生撇下他們在過道裏，衝回更衣室去了。另一個人，並未加入這一羣裏，也不和他們交談，祇是靠在暗影最濃底牆上，已經默默走來跟在留下底人們後面，一直看着那街馬車馳去。現在他走到勞雷先生和代爾那先生站着的馬路旁道上。

「哦，勞雷先生！現在事務家可以和代爾那先生說話了嗎？」

無人感謝卡爾登先生在這次審判程序中的任務；也無人知道牠。他並未穿法衣，而外貌更不相宜。

「倘若你知道當事務家底心被分裂為善良底衝動和業務底體面的時候這心裏發生怎樣的矛盾，你會覺得可笑的，代爾那先生。」

勞雷先生底臉紅了，溫和地說道，「先生，前次你已經說過了。我們辦事務的人，服役於公司，並不是自己底主人。我們必須想到公司更多於想到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卡爾登先生隨便地接着說，「不要生氣，勞雷先生。你和別人一樣好，我一點不懷疑；更好，我敢說。」

「真的，先生，」勞雷先生追究，並不理會他，「我真不知道你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倘若你原諒我，譬如說，因為年紀比你大得多，我真不知道牠是你底業務。」

「業務！謝謝你，我沒有業務，」卡爾登說。

「可惜你沒有，先生。」

「我也這樣想。」

「倘若你有，」勞雷先生不放鬆，「或許你也會謹守着牠。」

「上帝愛我，不——我決不，」卡爾登先生說。

「啊，先生！」勞雷先生叫喊，被他底滿不在意弄得十分激昂了，「業務是一件很好底事，一件很可敬重底事。倘若職務限制人，使人沉默和退避，代爾那先生是寬宏的青年紳士，他知道怎樣原恕這種情形的。代爾那先生，晚安；先生，上帝保佑！你我希望

望你把這一天保存爲將來昌盛和幸福底生活的準備——轎子！」

或許有些惱怒他自己，也有些惱怒這律師助手，勞雷先生慌忙地坐上轎子，被抬到台爾生銀行去了。卡爾登，滿身酒氣，看樣子並不十分清醒，此刻大笑起來，轉向代爾那說道：

「這是一個奇異底機緣把我和你拉攏在一起，這一夜在你必定是新奇底吧，單獨和你底相似者站在這些街石上？」

「我似乎還不會再歸屬於這世間。」

「這我並不以爲奇，因爲不久以前你會經向陰間走得很遠了。你說話的聲音低弱。」

「我此刻纔覺得我底衰弱。」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吃晚飯呢？我吃過了，當那些蠢材正在研究你應該屬於陽間或陰間的時候，讓我領你到最近底館子裏去好好地吃一頓吧。」

把他底一隻手挾在自己底手臂裏，他拉着他從盧得階坡到艦隊街去，經過一段暗路，進了一家飯館。他們被引到一個小房間裏，在這裏查里斯·代爾那吃了好菜飯和喝了好酒，不久就恢復了體力。這時卡爾登坐在他底對面，擺着一瓶酒在他面前，顯出半狂底姿態。

「你還不覺得你又歸屬於這塵世了麼，代爾那先生？」

「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感覺十分混亂；不過現在我覺得好得多了。」

「那必定大滿意了吧！」

他冷淡地說了，又倒滿一杯酒，那是一隻大杯子。

「至於我，我底最大慾望是忘却我是屬於牠的。存在牠裏面牠對於我並無好處——除了像這樣底酒而外——而我對於牠也毫無好處。因此我們在這一特點上是不大相像的。真的，我現在開始想到你和我在任何特點上都是不很相像的。」

● 那時萊倫街頭的交通工具，正如現在中國某些省會的一樣。

被白天的情緒所擾亂，對着這舉動粗率的貌似者，好像在作夢似的，查里斯·代爾那茫然不知道怎樣回答；終於，完全不回答。

「現在你底晚飯吃完了，」卡爾登立刻說，「你爲什麼不祝康健呢，代爾那先生；你爲什麼不舉杯祝福呢？」

「誰的康健爲誰祝福？」

「當然，這就在你底舌尖上，這應該，這必須在那裏，我敢說。」

「那麼，祝福梅尼特小姐！」

「那麼，祝福梅尼特小姐！」

卡爾登，全神注視着他底同伴底面貌，舉杯致祝，杯子碰在後面的牆上，打得粉碎；然後，按鈴，要了另一隻杯子。

「就是在黑暗中，被扶上馬車去的漂亮小姐麼，代爾那先生！」他說，斟滿他底新杯子。

回答是微微皺起眉頭和一個簡截底「是的。」

「那是令人憐惜和令人流淚的一位漂亮小姐呀！爲什麼會有這種感動呢？爲了同情和憐惜而冒着個人生命的危險是值得的麼，代爾那先生？」

代爾那又一字不答。

「當我把你底問候傳達給她的時候，她很高興。她並未表示高興，不過我想她是高興的。」

這暗示即刻提醒了代爾那先生，使他想到這不合意底同伴曾經在當日他的窘迫之中自願幫助他。他就把話題轉到這一點，而且向他致謝。

「我並不需要任何感謝，也不應得任何感謝，」是那輕率底回答。「第一，那是毫無關係的；第二，我並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那樣作。代爾那先生，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可以的，而且算是對於你底好意幫忙的一小點報酬。」

「你以爲我特別像你麼？」

「真的，卡爾登先生，代爾那異常困惑地回答，「我自己並未研究過這問題。」

「那麼現在研究一下吧。」

「你作得好像特別相像；但是我並不覺得你和我相像。」

「我也不覺得我和你相像，卡爾登說，「現在我對於你底理解力有一種很好底意見。」

「然而，代爾那說，起來按鈴，「我希望，這並不阻礙我付清酒賬，而且我們就要彼此毫無不快地分別了。」

卡爾登答道，「沒有關係，代爾那按鈴。」

「完全由你付清嗎？」卡爾登說。在得到肯定底答覆之後，他說，「那麼，侍者，再來一瓶這樣底酒，到十點鐘的時候來叫醒我。」

酒賬付清了，查里斯·代爾那起立，祝他晚安。並不回祝，卡爾登也起立，帶着一種挑戰底神氣，說道，「代爾那先生，一句話，到底以為我醉了嗎？」

「我以為你已經醉了，卡爾登先生。」

「以為你分明覺得我醉了。」

「要我這樣說，我就這樣說吧。」

「那麼你也一定知道爲什麼的了。我是一個失望底奴隸，先生。我不關心世上的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關心我。」

「很可惜你本來可以更善用你底才能的呀。」

「或許如此，代爾那先生，或許不如此。然而，不要因爲你底表面清醒而得意揚揚；你並不知道這可能有什麼後果。晚安！」

當他獨自留在那裏的時候，這怪物拿起一枝燭，走到懸在牆上的一面鏡子前面，仔細觀看牠裏面。

「你特別和那人相像麼？」他對着他自己底映像咕嚕，「你爲什麼特別喜歡和你相像的人呢？並沒有使你喜歡的事呀；這是你知道的。啊，你混蛋！你已經使你自己內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了！因爲他指示你已經從什麼上墮落下來，你應該怎樣，那便是你喜歡他的好理由嗎！因爲，和他易地而處，你就要被那一雙藍眼睛所注視，像他一樣的麼，就要被那激動底臉所憐惜，像

他一樣的麼來，把牠用明白底言語說出來！你姪傢伙。」

他向酒瓶尋求安慰，在幾分鐘之內喝完了牠，伏在桌上睡着了，他底頭髮散亂在桌面上；一滴纏綿底燭淚落在他身上。

第五章 胡 狼

這是飲酒底時代，最大多數人都努力喝酒。由時勢所造成的這種好習慣是如此偉大，以至述說一個人一夜間喝完了不致有礙他底純然紳士的聲名的相當酒量，在當日，似乎是過分客氣底笑話。在好酒成癖這一點上法學界確是不在其他任何學界之後的，已經衝關到生財大道上的史曲勒孚先生在這一點上也並不在他底同僚之後，更甚於在法學競賽的那些更為乾燥無味底部門之中。

史曲勒孚先生，老巴勒的寵兒和法庭上的補助品，已經小心地開始砍掉他爬上去的梯子的低下幾級。法庭和老巴勒現在必須特別招攬牠們底寵兒到牠們底熱戀底懷抱中；史曲勒孚先生底鮮紅面孔，努力傾向皇家最高法院院長底顏面，是每天可以看見的，特出在一列假髮的花壇上，像一朵巨大底向日葵似的從同行底漂亮朋友之中挺出向着太陽。

上次出庭的時候已經表明史曲勒孚先生是一個機警善辯，放肆不羈底人，可是並沒有律師成功所必需和最要的那種從一堆陳說之中鉤玄提要的才能。但是，關於這點他已經有了顯著底改善。他底業務越發達，他把握牠底精髓的能力似乎就越增大；而且，雖然和西得尼·卡爾登對坐着飲宴到深夜，第二早晨他總是把他底論點弄得瞭如指掌了的。

西得尼·卡爾登，最凶和最無底人，是史曲勒孚底大盟友。這兩個人在春節和秋節之間所同飲的酒可以浮得起一隻大船。史曲勒孚無論辦什麼案子，沒有卡爾登不跟着去的；他坐在那裏，兩手插在衣袋裏，呆看着法庭的天花板，他們同去巡遊，又照例同去飲宴到深夜，而且謠傳有人看見卡爾登到白天纔悄悄地踉踉跄跄地走回他底寓所去，像一匹疲敝底貓似的。

● (Jackal) 相傳都抽歇時此物常來相助，借喻卑賤之助手。

總之，在關心這種事的人們之間開始流傳：雖然西得尼·卡爾登並不是一匹獅子，却是一匹很好底胡狼，他低首下心地幫忙着史曲勒字。

「十點鐘了，先生，」飯館的侍者說，這侍者是被囑託叫醒他的——「十點鐘了，先生。」

「什麼事？」

「十點鐘了，先生。」

「你是什麼意思？夜晚上十點鐘麼？」

「是的，先生。你關照過我嗎？」

「啊！我想起來了，很好，很好。」

幾回朦朧，很想再睡，這人都熱辣地激動火氣抵抗着，如此繼續了五分鐘之後，他纔站起來，拍地戴上帽子，走出去了。他轉進聖堂街，曾經在高等法院廣場和造紙廠之間的人行道上緩步走來走去，使他自已清醒，然後轉到史曲勒字律師事務所。

史曲勒字底書記，從來不相幫這種會議，早已回家去了，所以史曲勒字主任親自來開門。他已經穿上拖鞋和寬弛底睡衣，很舒泰地袒露着喉部。他底眼睛周圍有着頗為狂放，冷酷，焦燥底條紋，這種條紋往往出現在他們這一階層的一切美食者底臉上，試看覺弗里斯這類人的畫像，以及每個酒醉時代的人物畫像，在藝術的各種掩飾之下，都可以看出來的。

「你來遲了一點，記憶，」史曲勒字說。

「和平常常差不多；或許遲了一刻鐘。」

他們走進一個暗淡底房間，其中排列着書籍和雜亂底文件，有一隻光焰熊熊底壁爐。爐上放着一隻熱汽蒸騰底罐子；在書紙狼籍當中閃出一張桌子，桌上擺着許多酒，白蘭地果醬和檸檬。

「我覺得你已經喝過了，西得尼。」

「今晚喝過兩瓶吧，我想。我和白天底當事人同吃晚餐；或早看他吃晚餐——都一樣！」

「你碰巧和他相像，西得尼，真是稀奇。你怎麼會想到的什麼時候你會有這感想？」

「我以為他是一個漂亮男子，我以為我必定有些和他類似，倘若我有幸運。」

史曲勒孚先生哈哈大笑到震搖着他底凸出底肚皮。

「你和你底幸運西得尼工作。」

胡狼悶悶不樂，鬆開他底衣服，走進隣接底房間裏，然後抬着一隻盆，一大瓶冷水，和一兩條面巾轉回來。他放面巾在水盆裏，扭乾牠，把牠包在頭上，包成一種難看底樣子，然後坐在桌子面前，說道：「現在我準備好了！」

「今晚並沒有很熬煎底事要作，記憶。」史曲勒孚先生高興地說，看着那些文件。

「多少？」

「不過兩件。」

「先把最壞底給我。」

「就是這些西得尼。儘管做吧！」

獅子這時怡然自得地靠在飲酒底桌子的一旁的沙發背上，同時胡狼坐在另一旁，面對着分散在桌上的他自己底文件，杯和瓶都已預備在手邊。兩人對於飲酒底桌子都是毫不在意的，不過各人底態度不同；獅子時常斜靠着，兩手插在腰帶裏，眼望着爐火，或者偶然對着較為輕易底文件加以嘲笑；胡狼却皺緊眉頭，深入他底課業之中，甚至他底眼睛並不跟着伸出去拿酒杯的手——屢屢摸索一兩分鐘之後，手纔把杯子遞到嘴巴上。要辦底事兩次三次變得這樣糾結，以至胡狼覺得非站起來再去浸濕他底面巾不可了。在罐子和水盆之間幾度巡禮之後，他戴着一種古怪到無法形容的濕漉漉底頭飾歸回原位，那古怪由於他底焦急底嚴肅而更加可笑。

後來，胡狼替獅子收集了一點精緻食品，走去獻給他。獅子小心地接受牠，加以挑剔和批評，胡狼都從旁幫着。當充分討論過了的時候，獅子又把雙手插在腰帶裏，躺下去默想，這時胡狼咽下一滿杯酒，鼓勵他自己，重新把濕面巾包在頭上，專心

收集第二次食品去了；這樣爲獅子服務，一直要到早晨三點鐘纔完事。

「那麼現在我們都辦完了，西得尼，滿飲一杯『潘乞』。」史曲勒學說。

胡狼脫掉頭上的面巾，那是已經又有熱汽了的，搖搖他自己，打呵欠，抖動着，然後遵照吩咐去作。

「你是很精敏的，西得尼，對付昨天那些官方證人，各個問題都解決了。」

「我時常是精敏的，不是嗎？」

「我並不否認呀，你底脾氣爲什麼粗起來了？喝點『潘乞』，『平平氣吧』。」

胡狼，不平地哼了一聲，又遵照着作。

「老希里斯保學校的老同學西得尼·卡爾登，」史曲勒學說，對他點點頭好像在檢閱他底過去和現在似的，「老是徬徨底西得尼。頭一分鐘向上，第二分鐘向下；一會生氣勃勃，一會頹唐不堪！」

「啊！」另一個人回答嘆息：「是呀！同一西得尼，同一運氣。甚至在那時，我就時常替別底孩子們作習題，而不作自己底習題。」

「爲什麼呢？」

「天曉得。那是我底處世之道，我想。」

他坐下，雙手插在衣袋裏，雙腳向前長伸着，眼望着火爐。

「卡爾登，」他底朋友說，對他威風凜凜地擺起架子，好像那火爐就是鑄造持久不變底努力的熔爐，而對於老希里斯保學校的老同學西得尼·卡爾登要作的一件妙事是把他推進牠裏面去似的，「你底處世之道現在是，向來是一條蹩脚底路。你提不起精神和志願。照我。」

「噢，討厭！」西得尼回答，帶着一種更輕鬆，更高興底大笑，「不要開教訓了！」

● (Punch) 酒，糖，牛乳，檸檬汁等混合而成之飲料。

「我怎樣作了我作了的事？」史曲勒字說：「我怎樣作着我作着的事？」

「一部份是由於雇用我幫助你，我想，不過你也不必高聲教訓我，裝出這種神氣；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時常是在前列，而我總是在後列的。」

「我是走到前列，並不是生來就在前列，是嗎？」

「我是不參加那種典禮的，而我以爲你是參加的，」卡爾登說。他又大笑，而且他們都大笑。

「在希里斯保之前，和正在希里斯保的時候，以及離開希里斯保之後，」卡爾登接着說，「你歸入你底一列，而我歸入我底一列。甚至我們在巴黎學生區同學的時候——零零碎碎地學習法語，法國法律，和別底於我們並無多大好處的法國糟粕——你時常是有所作爲的，而我時常是無所作爲的。」

「那是誰底錯呢？」

「憑良心說，我不相信那不是你底錯。你總是鑽呀，衝呀，推呀，擠呀，不安寧到使我除了睡覺和閑蕩而外沒有上進的機會。然而，在將近天明的時候談論一個人自己底過去是憂鬱底事。在我走之前，和我談談別方面吧。」

「好那麼爲我祝賀那美麗底女證人，飲一杯，」史曲勒字說，舉起他底杯子。「這該是你高興的方面了吧？」

顯然不是的，因爲他又憂鬱起來了。

「美麗底女證人，」他低聲咕嚕，俯視着他底酒杯。「今天今夜的那些證人，我已經够了；誰是你底美麗底女證人？」

「那醫生底好女兒梅尼特小姐。」

「她美麗？」

「不美麗？」

「不。」

「爲什麼，活人，她是全個法庭所讚賞的呀？」

「胡說，全個法庭所讚賞！誰承認老巴勒是「美」的裁判者？她是一個金髮偶人！」

「你知道嗎，西得尼，」史曲勒字先生說，用尖銳的眼睛望着他，一隻手慢慢地摸着他底通紅底臉：「你知道嗎，那時我以為你是同情於金髮偶人的，而且你敏感地看到金髮偶人出了毛病？」

「敏感地看見她出了毛病！倘若一個姑娘，偶人或非偶人，暈倒在一個男人底鼻子前面一兩碼之內，他不用望遠鏡也看得見的，我祝賀你，但是我否認那美。現在我並不想再喝，我要去睡了。」

當主人送客出來，拿一枝燭站在樓梯口上照着他下樓去的時候，白天正在冷冷地從不潔底窗子外面窺看着那裏面。當他出了這屋子的時候，空氣是淒涼的，呆滯底天宇是陰暗的，河水是黑朦朦的，全部景象好像一片毫無生氣底沙漠。塵埃的連環正在晨風之前旋轉而又旋轉，好像沙漠底灰沙已經從遠方飛揚起來，牠底先鋒底浪頭已經開始襲擊城市。

懷着剩餘底心力，處於一片荒漠之中，這人靜靜地站在通到一條寂靜底巷道去的路上，偶然看見在渺茫底前途之中閃出一個光榮志願，自我犧牲和堅忍的幻景。在這靈境之中，有仁愛和尊敬所照耀着的通明底游廊，有懸垂着的成熟底生命之果和光芒燦爛底希望之泉的花園。一剎那之後，牠消失了。他爬到許多房屋所形成的一個坑裏的樓上的寢室裏，把自己拋置在無人照料底牀上的被蓋之中，枕上沾濕了無用底眼淚。

太陽悲悲戚戚地上升着；牠所照臨的光景沒有比這更可悲的了。一個好才能和好性情的人，不能替自應用牠們，不能發揮自己底所長和自求幸福，感覺到這種災禍，而委心任命讓牠把他自己消蝕掉。

第六章 幾百人

梅尼特醫生的幽靜底寓所是在離蘇合廣場不遠的一個幽靜底街角裏。那叛逆案的風波已經過去了四個月，公衆底興趣和記憶也隨之遠到海外去了。在一個晴朗底星期日的午後，萊爾維·勞雷先生從他居住的克拉坎尾爾街沿着陽光照明底街道走去和那醫生吃晚餐。幾次深入事務底吸引之中，勞雷先生已經變爲醫生底朋友，而這幽靜底街角是他底生平得意之地。

在這晴朗底星期日的午後不久，勞雷先生向蘇合走去，爲了三個習慣的理由。第一，每逢晴朗底星期日，在晚餐之前，他常一同醫生和路茜出去散步；第二，在天氣不好底星期日，他慣於和他們像自家人似的談天讀書，看窗外的風景，消遣這一天；第三，他偶然有一些小疑難，他知道醫生底家庭生活之道可以指示他解決牠們的適當時間。

在倫敦再也找不出比醫生所住的這一角更爲古雅的了。其間沒有通行底路，醫生寓所的前窗面臨一段氣象閑逸的列樹道風景。那時，牛津路之北，在現在已經消失了底田野之間，房屋稀少，樹林繁茂，野花蔓生，山楂盛開。因此鄉間風韻生氣勃勃地自由通行於蘇合，並不像牠流入市內那樣就化爲無家可歸的貧民似的飄泊街頭；在不遠的地方，許多向陽的牆上面有着成熟底桃子。

在午前，夏季底晴光燦爛地照耀着這一角；但是，當街道變爲炎熱的時候，這一角却在蔭影之中，雖然由此可以看見不遠的處所炎光灼灼。牠是涼爽底，悠靜底和愉快底，一個有迴聲底奇妙地方，一個逃避鬧市擾攘的安息之所。

在這樣底定泊處應該有一隻寧靜底小舟，而這裏已經有了。醫生佔有一所安靜底大家宅的兩層樓，這家宅據說日間是有些人來訪問的，但是很少聽見，而夜間却全都避免招待。宅後面有一個庭院，院裏的一株梧桐沙沙地搖動着牠底綠葉，院

子後即連通一座房子，據說在這房子裏有人在製造教堂風琴，有人在彫鑲銀器，而且好像有一個神祕底巨人——從前廳的牆上伸出一隻金色底手來鍛練黃金——好像他已經把他自己鍛鍊得高貴可愛，而以受同樣鍛鍊威脅着一切訪客。這些工匠或謠傳住在那樓上的一個孤獨底寓客，或據說有一個帳房在下面的那車飾製造者，都很少被看見或聽見。偶然，一個穿好上衣的工人通過客廳，或有一個陌生底人在那裏觀看，或有從從院那邊傳來模糊底叮噹之聲，或有那金色巨人的鍛鍊之聲。然而，這些都祇是例外，家宅後面梧桐上的麻雀和牠前面的角裏的迴聲纔是從星期日早晨到星期六夜間經常不變的。

梅尼特醫生在這裏接待求診者，這些病人是慕名而來的；他底從前底好名聲流傳在關於他底歷史的私相議論之中。他底科學知識和他底處方的謹慎適當，也召來了相當底請求，所以他底收入儘够他底開銷。

這些事情都在桀爾維·勞雷先生底思念之中，當他在這晴朗底星期日午後走到街角裏這幽靜底家宅之前按門鈴的時候。

「梅尼特醫生在家麼？」

大概在家。

「路茜小姐在家麼？」

大概在家。

「普洛斯特姑娘在家麼？」

或許在家，但是要預料普洛斯特姑娘承認不承認她是使女這事實確是不可能的。

「像在我自己底家裏一樣，」勞雷先生對他自己說，「我要上樓去。」

雖然醫生底女兒對於她底祖國並無所知，她顯然從牠遺傳得那種使用少數資財而獲致多大效果的才能，這是牠底最有用最優良底特性之一。家具是這樣簡單，配合着那麼些並不珍貴然而有趣味的小裝飾品，使人覺得喜悅，房間裏每件東

● 寓意不明，好像是說太陽。又好像是把醫生的精神人格化爲一道靈光——譯者。

西，從最大底到最小底都佈置得宜，由靈巧底手，聰明底眼睛，善良底意識所配置的一種顏色，都顯出優雅底變化和對比；這些事物自己也這樣喜悅，這樣感激他們底設計者，以至當勞雷先生向周圍觀看的時候，那些椅子和桌子，都帶着他所熟知的某種特殊表情，似乎問他滿意不滿意。

這一層有三個房間，連通各個房間的門都敞開着，使空氣充分自由流通；勞雷先生，微笑地對着那種特殊表情，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第一個房間最好，其中有路茜底鳥兒，花兒，書籍，書桌，工作台，水彩畫的匣子；第二個房間是醫生底診斷室，也用作餐室；第三個房間，隨時變化地反映着院裏梧桐底綠葉的斑斑點點的影子，是醫生底寢室，其中的一角裏放着無用底鞋匠底凳子和工具，一件不少，正如放在巴黎聖安東尼區近郊酒舖旁邊的陰慘房子的第五層上一樣。

「我奇怪，」勞雷先生說，看着周圍，「他爲什麼要把他受苦的紀念物保存在他面前呢？」

「爲什麼奇怪呢？」是突然而來的質問，使他吃了一驚。牠是由普洛斯特姑娘發出來的。這強有力而粗野的紅臉女人，自從和他在杜弗的喬治飯店初次認識之後，已經有些改良了。

「我必須想——」勞雷開始說。

「呸！你必須想！」普洛斯特姑娘說，而勞雷先生說不下去了。

「你好嗎？」那姑娘問——尖銳底地，而且好像表示她對於他並無惡意。

「我很好，謝謝你。」勞雷先生溫和地回答。「你好嗎？」

「沒有什麼可以誇口的，」普洛斯特姑娘說。

「真的嗎？」

「啊！真的！」普洛斯特姑娘說。「我很不高興我底金虫兒。」

「真的嗎？」

「求你行行好，說點『真的』以外的話吧，否則你叫我厭煩死了，」普洛斯特姑娘說；她底言詞是簡短的（和她底身材不相稱）。

「那麼，實在的嗎？」勞雷先生說，算是修正。

「實在的」也是够壞的。」普洛斯姑娘回答，「不過較好一點。是的，我很不高興。」

「我可以問那原因嗎？」

「我不要那麼幾十個對於金虫兒毫無價值的人來這裏追求她，」普洛斯姑娘說。

「幾十個人爲這目的而來了麼？」

「幾百個，」普洛斯姑娘說。

這是這位姑娘底特性（正如在她以前和在她以後的別底某些人的特性一樣）：她所說的話一經盤問，她就會把原來

底話更加誇張。

「阿呀呀！」勞雷先生說，算是他所能想出來的最安全靈驗法。

「我和親愛的過了這麼久——就是親愛的和我過了這麼久，報答我；倘若我對於我自己或對於她都不值得那樣——從她十多歲的時候起，你可以作見證，那麼她決不會那樣。所以這實在是很困難的，」普洛斯姑娘說。

並不確切知道所謂「很困難的」是什麼，勞雷先生搖搖頭；把他自己底這首要部份當作妙不可言底法實。

「一點也配不上小乖乖的各種人時常忽然跑來，」普洛斯姑娘說。「當初你開始——」

「我開始，普洛斯姑娘？」

「不是你開始嗎？誰把她底父親弄活起來的？」

「哦！那個開始——」勞雷先生說。

「並不是完結吧，是嗎？我說，當你開始的時候，那是够困難的；我並不覺得梅尼特醫生有任何錯處，但是他不合有這樣一個女兒，而這也不是他底錯，因爲任何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有錯。但是這實在是兩倍三倍的困難，有那麼多人忽然來跟在他

後面要想從我奪去金虫兒底愛情。」

勞雷先生知道普洛斯姑娘是很嫉妒的，但是同時他也知道容魏古怪的她其實是一個不自私底人物——祇在婦女中

發見——這種人物會爲了純粹底愛悅和贊賞而自願屈身爲奴於她已失去的青春，於她所沒有的美麗，於她底命運所不能得到的各種成就，於從未閃現在她自己底暗淡生活中的光輝底希望。他都知道忠實服務是世間至善之德；他很尊敬這樣超越於買賣臭味之上的行爲，在他自己底心所造成的功過錄之中——我們全都多少有這種紀錄——他把普洛斯特姑排列得更近於天使，比之由於天然和人事而高出她無數倍的許多太太小姐們（有存款在台爾生銀行裏的。）

「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配得上金虫兒的男人，除了一個人而外，那就是我底表兄弟梭羅蒙，倘若他生平不會犯過那種錯誤。」

勞雷先生詢問普洛斯特姑娘底私人歷史之後，證明她底表兄弟梭羅蒙是一個無心肝底無賴，曾經剝奪了她所有的一切，拿去作一種投機生意，而永遠拋棄她在貧窮之中，毫無愧悔之情。普洛斯特姑娘對於梭羅蒙的信任（把一種純然底欺騙縮減爲輕微底過失）在勞雷先生看來是十分有意義的，增重了他對於她的好意。

「沒有別人，我們有機會談談；我們都是辦事務的人。」他說，當他們退回接待室，在友好底情形中對坐在那裏的時候，「我要問你——醫生和路茜談話從來不提作鞋子時代麼？」

「從來不。」

「那凳子和工具不是還保存在他旁邊麼？」

「啊！」普洛斯特姑娘回答，搖搖頭。「但是我並不是說他肚子裏不想那回事呀。」

「你相信他時常想到牠嗎？」

「我相信。」普洛斯特姑娘說。

「你想像——」勞雷先生一開口就被普洛斯特姑娘截斷了。

「我從來不想像什麼，完全沒有想像。」

「我可以改正（另一種說法）；你有時會推測——一直推測下去麼？」

「間或。」普洛斯特姑娘說。

「你推測，」勞雷先生繼續說，他底亮眼睛裏充滿笑意，慈愛地看着她，「梅尼特醫生自有道理，對於他那樣被迫害的原

因，這多年以來一直保藏在他底心裏麼？甚或連迫害他的人底名字都不說出來麼？」

「除了金虫兒告訴我，而外我並不推測什麼。」

「那麼——」

「她以為他有（道理）。」

「請你不要惱怒我問你這些問題；因為我是一個辦事務的笨人，而你是一個辦事務的婦人。」

「笨？」普洛斯特姑娘沉靜地說。

「他要刪去這謙虛底形容詞，勞雷先生答道，「不，不，不，不。回頭說正經事吧——梅尼特醫生，像現在一樣我們相信他，當然是毫無罪過的，而他決不願談到那問題，這不是奇怪麼？我並不是說他可以對我談，雖然他和我有這麼長久的事務關係，而且現在我們一天比一天親密；我是說他可以對他底女兒談，她是這樣孝敬他，而他是這樣鐘愛她的。請你相信我，普洛斯特姑娘，我和你談論這問題並不是由於好奇，而是由於熱誠底關心。」

「好！我竭盡我底最好能力來理解，你或許要說「最好是不好的」，」普洛斯特姑娘說，被他底道歉底聲調所軟化了，「他害怕關於這件事的一切話題。」

「害怕？」

「我總覺得他為什麼會害怕是很顯然的。那是一種慘痛底紀念呀。而且他曾經為牠昏迷。他不知道他怎樣會昏迷過去，也不知道他怎樣會清醒過來，所以他保不住他不再昏迷。單是這一點就使這話題不愉快了，我想。」

這是比勞雷先生所期待的解答更深底說法。「真的，」他說，「回想起來就惶恐。不過，我還有一個疑團：把那種壓抑之苦時常封閉在心裏對於梅尼特醫生是不是好事呢？真的，就是爲了這疑團和不安我今天纔和你秘密談一談。」

● 英語：Bad is the best 意謂標準過高是不好的。

「沒有法子，」普洛斯特姑娘說，搖搖頭。「一觸動這一弦，他立刻就變壞。頂好是不要管牠。總之，你必須不去管牠，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有時他在沉寂底深夜裏爬起來，我們在那上面聽見他在他底房裏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那時金虫兒知道他底心正在他底老監獄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她急忙跑下去看他，然後他們一同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一直到他心緒安寧為止。但是他從來沒有一個字對她說明他不安的真正理由，而她覺得頂好是對他一一點都不要提起。他們默默地一同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一直到她底撫愛和陪伴使他清醒過來。」

雖然普洛斯特姑娘否認自己有想像，在她重複說着的「走來走去」這一句話裏確有被一個悲慘底意念所迷惘的那痛苦的感知，這證明了她是有這種東西的。

以前曾經說過，這一角由於迴聲而成爲奇妙底一角；牠此刻已經開始這樣明朗地回響着來人底步聲，正好像剛纔所說的那種無可奈何的走來走去的步聲似的。

「他們來了！」普洛斯特姑娘說，站起來折散了這會議：「現在立刻就要有幾百人到我們這裏了！」

這奇妙底角裏有這麼一種傳聲性質，好像有一隻奇特底耳朵似的。當勞雷先生在開着底窗子前面探望着已經聽見步聲的父親和女兒的時候，他幻覺他們似乎永遠走不到。不但迴聲消滅，步聲也沒有了；却又聽見另一種足音的迴聲代之而起，而當這另一種足音似乎逼近的時候，那迴聲也就永遠消滅。然而父親和女兒終於出現，普洛斯特姑娘在大門口準備迎接他們。

普洛斯特姑娘是快活的，雖然粗野可畏；當她底親愛的走上樓來的時候，她替她脫帽子，用手中去揮揮牠，吹掉牠上面的塵灰，而且把她底外衣摺好，收藏起來，而且得意揚揚地撫摸着她底豐富底頭髮，好像一個最虛榮而最美麗的女人炫耀她自己底頭髮似的得意着。她底親愛的也是快活的，擁抱她，感謝她，而且抗議她爲她這樣麻煩——這到底不過是鬧着玩，否則普洛斯特就會傷心，跑到她底房裏去哭的。醫生也快活，看着她們，告訴普洛斯特姑娘說她怎樣寵壞了路茜，而他底諷調和眼色中所有的溺愛之情正和普洛斯特姑娘一樣多，或許更多。勞雷先生也快活，喜氣煥發在他底小巧底假髮之下，衷心感謝他底獨身命運之星在他底垂暮之年以家庭之樂照耀着他。但是並沒有幾百人來看這些光景，勞雷先生枉然期待普洛斯特姑娘底預言的

實現。

晚餐的時候，還是沒有幾百人來。在這小家庭的事務之中，普洛斯特姑娘擔任着下層工作，作得異常之好。她所作的晚餐，材料很平常，而設計精巧，配合適當，烹調合度，一半英國式和一半法國式，可以說是不能再好了。普洛斯特姑娘交朋友是完全注重實際的，她曾經用盡力量在蘇合和隣近地區尋找破落底法國人，這種人祇要幾先零或半克郎就肯傳授烹飪祕訣給她。她從這些高盧貴族的漂零子女學得了這樣奇妙手藝，以至作為家務要員的婦女們都崇奉她為女魔術家，或童話中的辛得利。底教母能够把一隻家禽，一隻兔子，一兩隻菜蔬變為她所喜歡的任何事物。

每逢星期日，普洛斯特姑娘纔和醫生同桌吃晚飯，而在別底日子却固執着要在不知什麼時間內用饌於下層或第二層的她自己底房間裏——一間藍色底寢室，這是除了她底金虫兒而外誰也不會容許進去過的。這一天，普洛斯特姑娘，因為金虫兒底笑臉和使她歡喜的種種作為，非常高興，所以那一頓晚餐也是快活的。

這是一個悶熱底日子，在晚餐之後，路茜提議大家出去坐在梧桐樹下，要喝酒的在那裏喝酒。因為各樣事都以她為轉移，大家就去到樹下，而且她特為勞雷先生搬了酒去。她一向是以勞雷先生底司酒侍者自任的，當他們坐在樹下談話的時候，她時時酌滿他底酒杯。那些家宅的神祕底背面和尖端悄悄地看着他們，梧桐正在他們底頭上悄悄地對他們說着牠自己底私語。

還是，幾百人並未出現。後來出現了代爾那先生，但是祇是他自己一個人。

梅尼特醫生和藹地歡迎他，路茜也同樣歡迎他。但是，普洛斯特姑娘忽然抽搐似地抖動着頭和身體，退進房子裏面去了。她並不是不會害過這種病，在平常談話中她叫他作「發抖症」。

醫生與致最好顯得格外年輕。他和路茜的相像在這種時候很明顯，而且這時他倆並排坐着，她靠在他底肩上，他底一隻手搭在她底椅背上，要找出兩人的相同之點是很方便的。

● 神話中人，曾經由悲苦的女奴變為王妃。

他已經談了半天，談各種問題，異常興奮。當他隨興所至地偶然談到倫敦的古老建築物的時候，代爾那先生說，「梅尼特醫生，你仔細看過那塔麼？」

「路茜和我去看過，但是不過是偶然。我們已經知道牠的趣味所在，就不再看了。」

「我會經到過那裏，你們記得的，」代爾那先生說，帶着微笑，雖然臉上現出一點羞憤的紅暈，「那是另一種性質，不方便多看的，當我在那裏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一件奇怪底事。」

「什麼事？」路茜問。

「在進行某種改造的時候，工人們發見一個古代底地牢，那建造的年代是無可考察了的。牠底內部的牆的每塊磚上都有囚犯所刻的文字——姓名，時期，怨言，祈禱。在牆角的一塊礎石上，一個囚犯，似乎被處死刑了的，曾經刻了三個字母作爲他底最後工作。這是用很不用底工具，由不穩定底手倉卒刻成的。當初，牠被讀爲 D I C，但是，更加仔細審察，纔發見最後一個字母是 G。據說囚犯的記錄或名單上並沒有以這些字母起頭的。經過許多猜測，毫無結果。後來纔發現這些字母並不是姓名的起頭字，而是一個完整底字，D I G（掘）。在這文字之下的地板經過了很細心地考察，終於在一塊石頭，或一塊磚，或一片什麼之下的泥土之中發現一張紙的塵灰，混合在一個皮夾或布包的塵灰之中。這不可知底囚犯寫了些什麼是看不出來的，但是他總是已經寫了什麼，瞞着獄卒把牠藏起來了！」

「我底父親，」路茜叫喊，「你病了呀！」

他曾經突然驚起，用手摸着他底頭。他底面貌和神色驚駭着他們全體。

「不，我底親愛的，不病。有大滴雨水落下來，牠們使我吃了一驚。我們頂好還是進去吧。」

他幾乎立刻清醒過來。雨真的大滴地落下，他給他們看他底手背上的大滴雨水。關於剛纔所說的故事，他却一字不提，但是，當他們走進房裏的時候，勞雷先生的事務家底眼睛看出，或自以爲看出，醫生轉面看查里斯·代爾那的時候，他底臉上顯

出從前在法院過這裏看代爾那時候的同樣奇異表情。

然而，他清醒得這樣快，以至勞雷先生懷疑他底事務家庭眼睛。當他停在前廳裏的那神祕巨人底金色手下對他們說明他還是經不起輕微底意外，所以曾被雨驚動的時候，他是和那手一樣鎮定的。

喝茶的時候，普洛斯姑娘正在泡茶，又害了一次「發抖症」還是沒有幾百人。卡爾登先生優遊地走進來，但是連他也不過兩個人。

這一夜是這樣悶熱，以至雖然他們坐在開着底窗和門前面，他們還是被熱所壓倒。當撤去茶桌之後，他們全都移到一個窗子面前，瞭望着外面的深沉底夜色。路茜坐在她底父親旁邊，代爾那坐在她旁邊，卡爾登斜靠在窗口上。那些窗帘是長而且白的，一陣狂風旋入這一角裏，把牠們捲到天花板上，使牠們好像巨靈底翅膀似的波動着。

「雨點還在落下，大重而少，」梅尼特醫生說。「雨慢慢地來了。」

「牠的確來了，」卡爾登說。

他們低聲說着，好像在注視和等待着什麼的時候大多數人所常說的那樣；好像在黑房間裏的人們在注視和等待着閃電的時候所常說的那樣。

街道上一大陣慌亂，人們都趕緊在暴風雨之前到達躲避之地。這奇妙底一角迴響着來去去的足音，但是沒有跑到這裏來的脚步。

「擾擾攘攘，還是一片孤寂呀！」代爾那說，當他們傾聽了一會之後。

「這不是很有深意的麼，代爾那先生？」路茜問。「有時，晚間我坐在這裏，一直到幻想——一種愚昧底幻想的暗影甚至在今夜也還使我戰慄，當一切都是這般黑暗和莊嚴的時候。——」

「讓我們也戰慄一下。我們可以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對於你似乎不算什麼。這底底幻想祇能感動創造牠的人，我想，牠是不能言傳的。我有時獨坐在這裏一晚，傾聽着，一直到我覺得這一切迴聲都是正在逐漸跑進我們生活裏面來的足音。」

「倘若就這樣，有一天廣大底羣衆會跑進我們底生活裏面來的。」西得尼·卡爾登插嘴，用他底憂鬱底語調；足音正在增多，那慌亂變爲越更越更急驟。這一角裏迴響而又迴響着一串的步伐；有些似乎就在窗下；有些似乎在室內；有些來，有些去，有些突然變動，有些完全停止。這種種全都在遠處街道上，並沒有一種是在看得見的地方的。

「那一切足音的到來，是我們共同底命運，或是我們分別承受的呢，梅尼特小姐？」

「我不知道，代爾那先生；我已經告訴過你那是一種愚昧底幻想。但是，你還要問。當我自己那樣迷惑着的時候，那時我是獨自一個人，我想像牠們是將要跑進我底和我底父親底生活裏面來的人們底足音。」

「我承受牠們！」卡爾登說。「我毫無問題，也沒有條件，廣大底羣衆將要直接我們，梅尼特小姐，而且我看見他們——由於閃電。」他加上最後一句，在一道透底底閃光照明他優遊在窗裏面的時候。

「我聽見他們！」他又加上，在一聲霹靂之後。「他們來了，急劇，猛烈，而且殘酷！」

他是說明雨的突擊和咆哮，而雨停止了。他說話，因爲在暴雨中是聽不見人聲的。一陣可紀念底雷電交作的暴風雨以掃蕩之勢突然開始，於是轟響，電火，大雨沒有片刻間斷，一直到半夜月亮上升的時候。

聖保祿教堂的大鐘在清新底空氣中響了一下，這時勞雷先生，由穿着長靴和提着燈籠的裘利護衛着，纔起身回克拉坎尾剛去。在蘇合與克拉坎尾爾之間的路上有些僻靜底地方，勞雷先生担心路劫，時常聘請裘利來作這種差使，雖然路劫往往是演出於夜半兩點鐘前後。

「這是怎樣的夜呀！差不多一整夜了，裘利。」勞雷先生說，「要把死人都從墳墓裏翻出來了。」

「我自己從來不見過這樣底夜，老爺——也想不到——牠會作出怎樣的事來。」裘利回答。

「晚安，卡爾登先生。」這事務家說。「晚安，代爾那先生。我們還要一同再看着這樣底一夜的吧！」

或許，或許也要看大羣人狂奔怒吼，直撲他們的吧。

第七章 爵爺在城裏

爵爺，朝廷裏有勢力的大貴族之一，在巴黎城裏他底偉大邸宅中舉行半月一次底招待會。爵爺現在他底內室裏，他底聖壇的聖壇裏，這裏對於伺候在外面一列房間裏的那些崇拜者們是最神聖中的最神聖底地方。爵爺將要喝他底朱古力茶了。爵爺能够容易地吞吃掉許多東西，有些煞風景底人以爲他快要吃盡法蘭西了；但是他底早晨底朱古力茶是非有四位壯士（廚子除外）幫忙着就不能下咽的。

是的，四位，一致服飾輝煌底四位，爲首的一位衣袋裏面非有兩隻以上的金錶不可，這是爵爺爲比賽高貴和雅觀而規定的方式；這一位的職務是把美味底朱古力送到爵爺底唇邊。第一位把朱古力茶壺供在聖駕面前；第二位用帶在身上的特製底小傢具調攪壺裏的朱古力茶；第三位獻上寵用底餐巾；第四位（就是帶兩隻金錶的那一位）倒出朱古力茶。爵爺覺得要在太平天下保持尊榮，這些朱古力侍者是一個也不可少的。倘若祇有三個人伺候，那就會沒辱家聲；倘若祇有兩個他就活不下去了。

昨夜爵爺出去吃便飯，在看了動人底喜劇和歌劇之後。夜間爵爺是時常帶着膩友出去吃便飯的。爵爺是這樣多情善感，所以在處理國家機要的那些討厭問題的時候，喜劇和歌劇對於他的影響是遠過於法蘭西全國的各種需要的。法蘭西有這麼一種享福狀況，正如一切同樣治理着底國家所常有的一樣——英國也常有（例如）在出賣英國的快活底查理斯二世的可悲底時代。

爵爺對於一般公事有一種確實高明底意見，就是，萬事聽其自然；對於特殊公事，爵爺却有另一種確實高明底意見；一切必須遵行他底道理——他自己底權力和錢包的道理。對於他底種種歡樂，一般底和特殊底，爵爺也有另一種確實高明底意見。

見，這世界是爲牠們而造成的，他底定理的原文是（不過改了一個代名詞）：「這地和地上所有的都是我底。」爵爺說：「

然而爵爺慢慢地發覺一些鄙俗底困難爬進他底公私事情裏面來了。因此迫使他自已爲公爲私都不能不結納一位包辦捐稅的監督，關於公家財政，因爲爵爺完全不懂，所以必須讓懂的人去幹；至於私家財政，因爲監督是富底，而爵爺，在歷代豪奢浪費之後，正在變爲貧窮。於是爵爺從修道院裏提出還未到脫去面罩和袈裟的時候的他底姊妹，作爲獎品賞給一位家世寒微而現在很富的稅務監督。這位監督，拿着頂上裝有金蘋果的藤杖，現在就在外面一列房間的那一羣人裏面是從來被人類所厭棄的——除了貴族血統的上等人類而外，而這上等人類，連他自己底妻在內，是以最高底輕蔑俯視着他的。

監督是豪華底人。三十四匹馬站在他底馬廐裏，二十四個家丁坐他底廂房裏，六個婢女伺候着他底妻。作爲除了盡力掠奪和剝削而外什麼也不幹的人，監督——縱然他底婚姻關係有助於他底社會地位——在當日晉謁爵爺的人物之中絕不是最偉大底東西。

這些房間，雖然看着美麗，裝飾着極盡當時風雅和精緻的能事的各種陳設，其實並不是心安理得的處所；一想到大羣襤褸底飢民就在不遠的地方（在幾乎居於這兩極端中間的北塔的瞭望台上就能看見這兩方面），這些爵邸賓客是會感覺非常不安的——倘若他們之中有誰會有所感覺的話。這些陸軍軍官並沒有軍事學識；海軍將校不知道船；文官不懂政治；無恥底教士們，最爲俗惡，轉動着邪淫底眼睛，播弄着放蕩底舌頭，過着更縱慾底生活；這些人全是不適合於他們底職務的，而全都擺出盡職的架子來濫用權威，但是他們或多或少接近爵爺底主義，因此混入一切公共機關，抓取任何物事；這些事情是說不勝說的。另外還有一類人，與爵爺和公務並無直接關係，而且和現實生活以及達到生活目的正道也同樣也毫無關係。這一類人並不在少數。有些是醫生，因爲醫治莫須有底疾病的美味補藥而發了大財，微笑地診察着坐在爵爺客廳裏的富貴病人。有些是策士，曾經發明過改良與國事有點關係的小弊端的各種方案，而從來不會認真去作根除一件禍害的事，正在爵爺底

● 新約哥林多前第十章第廿六節，「這地和地上所有的都是主底。」

● 影射希臘神話：地神格亞在赫拉嫁給大神宙斯的時候，以滿樹金蘋果爲贈。

招待會裏把淆惑聽聞底空談吹進他們能够接近的任何入底耳朵裏。有些是什麼也不相信而想用言語改造世界的哲學家，用紙牌建造巴別爾塔來觀測天象，正在爵邸的奇妙底集會裏對着留意點金術的化學家談話。那些出身於最名貴底世系的優美紳士們，這時——自來——對於一切利人濟物的問題毫無興味，此刻正在爵邸裏顯出最疲乏底模樣。這些各種名公巨卿曾經放任他們底眷屬在巴黎的繁華場所混合在判爵邸來效忠致敬的這羣人之中的密探們——估着這些彬彬有禮底賓客的一大半——也難在社交界的天使們之中發現一位太太在態度和外觀上自認爲已是母親的人。真的，這些時髦女人是不知道這樣底事的，除了把一個可厭底生物帶進人世來的那種簡單行爲，而外——這行爲要實現母親之名還差得遠咧。農婦們緊抱着不時鬆底孩子們，發育牠們長成，而妖嬈底六十歲的祖母却像在二十歲時候一樣打扮和飲宴。

謀虛逐妄的麻痺症毀壞了伺候着爵爺的每一個人。在最外面的房間裏，有六七個例外底人，這些人在近歲年中懷抱着朦朧底憂慮，覺得一般事情有些錯誤。作爲改正和得救之道，這些人的一半已經變爲某種癡狂底宗派的教友，他們甚至私自互相研究他們是否應該當場就口吐白沫，大跳大叫，以至昏倒——借以啓示爵爺一種指導前途的賢明路標。除了這些古怪教徒而外，另外三個人已經深入另一宗派，這一派是以一套「真理中心」的胡說來補救事實的主張人。本來來自「真理中心」——這並不需要多少證明——而非來自「外緣」，所以必須擺脫「外緣」，以禁食和禮拜神靈的方法，歸真返樸。因此，這些人正在談論着許多關於靈異的事——這對於人世有過永遠不會明瞭的益處。

但是，使人安心的是這偉大爵邸裏的賓客們全都打扮得十分整齊。倘若上帝的最後裁判日不過是一個衣冠節，那麼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永遠止當的。這樣或捲或染或翹起的頭髮，這樣巧妙地保養着和修飾過的精緻而孔，這樣看着英武底佩劍，以及這樣高雅底香氣，確是可以永垂不朽的。那些出身於最名貴底家系的優美紳士們身上都掛着一些小玩意，他們懶怠地一動牠們就會叮叮噹噹的響；那些黃金底銼拷也響出珍貴底小鈴的聲音；大概因爲這些響聲以及綢緞衣服的繚繞鼓動了空氣吧，遠處有一陣風正在煽動着聖安東尼⁽¹⁾和他底飢腸。

● 見舊約，巴比倫人欲建高塔以達於天，嗣因語音混亂而中止云。

衣冠是當作保持品位和秩序的一種萬應靈符的。人人都爲了一個永不散場的奇裝跳舞會而打扮着。這奇裝跳舞通行於學宮、爵邸、法院、公堂和整個社會（飢民除外）！下而至於尋常劊子手，因爲遵守這靈符，他必須「捲髮敷粉，穿着金邊上衣，薄底鞋，和白絲長襪。」在綏首台和裂身車——斧子很少用——之前，巴黎先生（各省的他底貴同行這樣尊稱他）主持着這種優雅服裝的大會。在我主紀元一千七百八十年內，爵爺底招待會中誰會懷疑以「捲髮敷粉，穿着金邊上衣，薄底鞋，和白絲長襪」的劊子手爲基礎的一種制度會煙消火滅呢！

爵爺已經解除了四位壯士的重任，喝過朱古力茶，以至聖壇之聖壇的門戶敞開，而且緩步踱出來了。這時，何等恭順，何等阿媚逢迎，何等卑躬曲節！這樣低首下心，簡直不留一點餘力奉事上帝——這或許是這些爵爺崇拜者絕不顧及天理的一個理由吧。

爵爺賞給這裏一句嘉許，那裏一個微笑，對着某個幸福底奴才小聲說一句私語，對着另一個一舉手，當然可親地走過房間，一直到「真理的外緣」的遠處。然後，爵爺轉身，走回來，到了適當底時機，就由那些朱古力神將把他關閉在他底聖壇裏面，從此不見。

表演完了，空氣被鼓起一陣小暴風，各種珍貴底小鈴叮叮噹噹地下樓去了。立刻就祇剩一個人在那裏，他，肘下挾着帽子，手裏拿着鼻煙壺，慢慢地踱過許多鏡子，走出去。

「我向你效忠致敬。」這人說，站在他底去路的最後一道門前面，然後回頭望着聖壇方面說，「見鬼！」

接着，他抖掉手指上的鼻煙，好像抖掉腳上的塵垢一樣，安詳地走下樓去。

他大約六十歲，衣服華美，態度傲昂，有一張好像一副精緻底皮面具似的臉。蒼白透明底臉，輪廓分明，祇有一種固定底表情。那鼻子，要不是各個鼻孔頂端稍微凹下，是美麗的。這兩孔上所僅有的小變動全在這兩個凹處，或鷹處。有時牠們繼續改變。

聖安東尼區。

● 成語，忿然離去之意。

顏色，有時牠們會一伸一縮好像微弱底脈搏似的。那時牠們使整個面孔現出一種狡詐，殘酷的神情。仔細一考察，助成這種神情的力量却在於口吻的條紋和眼眶的條紋這些條紋太直而且細。可是在這種神情之中，這面孔仍然是美觀底，稀奇底。

這面孔的所有者走下樓去，進了庭院，上了馬車，疾馳而去了。在那招待會裏並沒有幾個人和他說話；他曾經獨自站在一小塊空地，爵爺或許不會對他表示較為溫和底顏色吧。經過這種情形之後，現在看着平常百姓在他底馬前逃散，屢屢險被踏倒，他似乎有些高興了。他底車夫好像追趕敵人似的驅策着；而這車夫的魯莽滅裂並未使他底主人底臉上或嘴上有制止的表示。即令是在這馨底城市和啞底時代裏，怨聲有時也會起來的；在這些並沒有人行道的街上，羅馬貴族式的橫衝直撞的野蠻行為危害着平民底身命。但是一次說了之後，第二次就很少人注意牠，所以對於這種事情，以及其他一切事情，賤民就祇好盡其所能地逃避災難。

這時代貴人們的不顧人情是不容易理解的；馬車嘩喇嘩喇衝過街道，掃過轉角，車前婦女們叫喊，男人們互相衝撞去搶救孩子們，車子終於突然停在一個水潭旁邊的街角上；牠底一隻輪子遭遇着一小點震撼，而且從許多聲音中發出一種大叫，馬一跳就後退了。

但是，爲了這點不方便，車子是不會停止的；照例，照常馳騁，把受傷者棄置在後面，爲什麼不可以呢？但是這受驚底御者已經急忙跳下來，而且有二十幾隻手來拉住韁繩和轡頭。

「出了什麼毛病？」老爺說，雍容地向外瞻望。

一個戴小帽的高大人從馬脚之間拾起一包東西，把牠放在水堤上；這高人爬在泥水裏，像一隻野獸似的叫嚷着。

「請恕罪，侯爵老爺！」一個破衣服的馴服男人說，「那是一個孩子。」

「他爲什麼那樣怪叫？那是他底孩子麼？」

「原諒我，侯爵老爺——可憐——是的。」

馬車稍稍離開水潭，面屏開爲十多碼寬的一塊方場。高人忽然跳起，向馬車奔來，侯爵老爺立刻握住他底佩劍的柄。「殺害！」高人拚命狂叫，高叫起雙手，呆看着他。「死了！」

人們都圍攏來看侯爵老爺。這許多看着他的眼睛不過顯示注意和急切而已；並無威脅和憤慨。人們也不說什麼；一次叫喊之後，他們就已沉默，一直到現在。那曾經說話的馴服男人的聲音是極其恭順低弱的。侯爵老爺底眼睛掃過他們全體，好像他們不過是跑出洞外來的耗子似的。

他拿出他底錢包。

「我覺得奇怪，」他說，「你們這些人不留意你們自己和你們底孩子。你們隨時總有一個兩個人攔在路上。你們知道你們怎樣損傷了我底馬嗎？喂！把這個給我。」

他拋出一枚金幣，要御者去拾起；一切頭全都向前伸着，所以一切眼睛全都可以看着牠落下。高人又發出最爲非人底叫喊，「死了！」

他被另一個男人趕來抓住，其餘的人都讓路給這男人。一看見這男人，那悽慘底生物就靠在他底肩上，咽嗚，哭泣，而且指着那水潭，水潭旁邊有幾個婦人正在低頭察看那一包寂然不動底東西，緩緩地在牠周圍移動着。然而她們全都像男人們一樣沉默。

「我全知道了，我全知道了，」剛纔趕來的那男人說。「要勇敢，我底加斯！拍窮苦底小把戲這樣死了比活着好。牠一下子死掉，不再受苦了。牠活着會有一小時的快活麼？」

「你是一個哲學家，你，」侯爵微笑着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伐石。」

「作什麼生意？」

「侯爵老爺，賣酒。」

「拾起牠，賣酒的哲學家，」侯爵說，拋給他另一枚金幣，「你拿去隨意使用吧。馬呢，都好麼？」

並不再賜顧這些羣衆一眼，侯爵老爺就向後靠下，毫不介意什麼，好像偶然打破一件平常東西，已經賠過錢，足夠抵償了似的；車子剛剛開走，忽然一枚金幣飛進車裏，叮噠地落下。

「停住！候爵老爺說，「勒住馬！誰攔進來的？」

他看到賣酒的得伐石剛纔站過的地點；只見那悲慘底父親俯伏在那裏，站在他旁邊的是一個矮胖底黑女人，正在編織着什麼。

「你們這些狗！」候爵說，但是，從從容容，面不改色，除了那兩個鼻孔而外：「我很想把車子滾過你們任何人的頭上，消滅掉你們。倘若我知道對着車子攔東西的那流氓，倘若那壞痞敢挨近牠，他就要被踏碎在牠底輪下。」

他們底處境是這樣受威脅，而且他們久已痛苦地經驗過這樣一個人對於他們在法律之內和之外能夠作出怎樣的事來，所以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隻手，甚或一隻眼睛敢揚起來。男人之中一個也不敢。但是那站着編織什麼的女人却固執地仰着頭，直望着候爵底臉。正眼看她是有損他底尊嚴的；他底輕蔑底眼光掃過她上面，掃過一切別底耗子上面；然後他又幕下，發令「走！」

他馳去之後，別底許多馬車飛快地接續馳來；大臣，謀士，稅務監督，醫師，律師，主教，總之，歌劇，喜劇，全部奇裝跳舞大會，一片繁華地絡繹而來。耗子們都爬出洞來觀看，一直看了幾小時；軍警林立，使他們和展覽品隔開，造成一道圍牆，他們都潛伏在牆後而偷看。那父親早已帶着他底一包東西躲藏到什麼地方去了，照顧過水堤上那包東西的婦人們却還坐在那裏觀看流水和奇裝跳舞大會的經過——那公然敢站着的女人仍然以命運之神的固執還在編織着什麼。泉水在跑，溪流在跑，白天跑進黃昏，這城市裏的生活也這樣照例跑進死亡，時光並不等待人，耗子們又擠在一處睡在他們底黑洞裏，奇裝跳舞會又在燈火輝煌之中舉行晚宴，一切照常進行。

第八章 爵爺在鄉間

一段風景美好底地帶，其中有穀類的色彩，但是並不豐盛。應該有小麥的地方却祇有幾塊可憐底黑麥，幾塊可憐底豌豆和黃豆，幾塊最粗陋底野菜。無生氣底自然，和耕殖牠的男女們，一致顯出不願勤勞的氣象——一種自暴自棄的頹唐傾向，正在枯萎下去。

侯爵老爺坐着他底旅行馬車（或許是更輕的），由兩個御者駕着四匹馬，正在掙扎上一個峻急底山坡。侯爵老爺底臉上有一抹紅色，並非有愧於他底高貴血統；並非來自內心，而是偶然來自他所不能控制的外物——夕陽。

夕陽這樣輝煌地射進旅行車裏，當牠達到山頂上的時候，以至牠底佔有者浸染在鮮紅色之中。「牠要死去了，」侯爵老爺說，看着他底雙手，「快了。」

真的，太陽正在下沉。當厚重底制輪具裝配好了，車子在帶着殘灰氣味的一陣塵霧之中滾下山去的時候，那紅色，光輝迅速衰退；太陽和侯爵一同下山，到了取下制輪具的時候，已經不留一點餘光。

但是，遺留下一個破敗底鄉村，分明擺在眼前；山脚下有一個小村，村外是一片廣大底平地 and 丘陵，一個教堂的塔，一個風車，一段游獵的林園，和一段巖崖上的用作監獄的一座堡壘。在夜的來臨中，侯爵以挨近家門的心情環顧着這一切暗澹底事物。

小村有牠底窮街，牠底窮酒舖，窮硝皮所，窮客店，窮馬廐，窮泉水，一切照例貧窮底設備。牠也有牠底貧窮底居民。牠底居民全是窮底；有些人坐在門前剪截葱一類的蔬菜，預備晚飯，有些人在泉水邊洗濯葉兒，草兒，以及地上所生產的這一類微薄底可食之物，使他們貧窮的顯然不是物資缺乏。國家稅，教堂稅，貴族地主的租稅，地方稅和統稅，是按照着皇皇公令在這裏繳付。

了又要在那裏繳付的；倘若有一村不被鯨吞得一掃而光，那倒真是怪事。

村裏出現了幾個小孩，並沒有狗。至於男人和女人，他們在這世間定規祇有兩個前途——盡量忍受最低生活條件，在磨折之下倒斃在小村裏，否則拘禁和死亡在巉巖上的監獄裏。

由一個僕役在前面開道，御者底蜿蜒像長蛇似的皮鞭，在暮色中拍地飛舞着，好像由兇神隨護着似的，侯爵老爺坐着旅行車向驛站門口前進。將近泉水旁邊的時候，農民們停住工作來看他。他看着他們，看見他們底面孔和身體不知爲什麼會一致不變地慢慢消瘦下去，這情形使英國人在那七八十年之中都迷信法國人全是瘦弱有病的。

侯爵老爺一瞥這些馴服底面孔低垂在他面前，正如他自己低頭在朝廷裏的爵爺之前一樣——那唯一不同之點是這些臉的低垂祇是爲忍受而不爲乞憐——這時有一個面色蒼白底修路工人躡入這羣人裏面。

「把那傢伙帶過來！」侯爵對開道的僕役說。

那傢伙被帶來了，小帽捏在手裏，別底那些傢伙都圍攏來看和聽，就像巴黎泉水旁邊那些人一樣情感。

「在路上我經過你面前了嗎？」

「爵爺是的。我有被經過的榮幸。」

「上山的時候，和在山頂上的時候，兩次吧？」

「爵爺是的。」

「那時你那樣睜住眼睛看什麼？」

「爵爺那時我看那人。」

他把腰稍稍彎下，用手裏的藍小帽指着馬車下面。他底同類也就一致彎腰觀看馬車下面。

「豬，什麼人爲什麼要看？」

「請恕罪，爵爺那時他被吊在壓軸——制輪具的鏈子上。」

「誰？」這遊客質問。

「爵爺，那人。」

「魔鬼來把這些白癡帶去！你怎樣稱呼那人呀？這鄉裏的人你們全都認識的呀。他是誰？」

「爵爺開恩！他並不是這鄉裏的人。我活了一輩子也不會見過他。」

「在鏈子上要吊死了？」

「爵爺開恩，我看看稀奇。他底頭高掛着——就像這樣！」

他轉身對着馬車側面，上身往後傾下，仰望着天，頭倒懸着；然後恢復平常姿勢，摸摸帽子，行了一個鞠躬禮。

「他好像什麼？」

「爵爺，他比粉翅蛾更要白。滿身塵灰，白得像一個妖怪，高得像一個妖怪！」

這種描寫在這一小羣人之中產生了一個大激動；但是一切眼睛並不互相窺看，却一致注視着侯爵老爺。或許，要觀察他底良心上是否會有妖魅的憧憬吧。

「不錯好吧。」侯爵說，欣然覺得這樣一匹害虫並不能擾動他底毫髮，「你看見我底車子上帶着的那竊賊呀，不要多話。吓！把他趕開，蓋白勒先生！」

蓋白勒先生是驛站站長，兼辦稅收事務；他曾經很恭順地出來幫忙這審問，一直以一種辦公事底態度抓住那被審問者底手臂。

「吓去吧！」蓋白勒先生說。

「倘若這可疑底陌生者今夜要在你底村裏住宿，你就把他押起來，並且問明白他底職業是否正當，蓋白勒。」

「爵爺，我能够爲你効勞是榮幸的。」

「他逃跑了嗎？」爵爺問那可疑底人，但是這人不見了。——「那討厭東西到哪裏去了？」

那討厭東西已經和五六個特別朋友攆到馬車下面，用他底藍小帽指點着那鏈子。別底五六個特別朋友「聽見爵爺詢問」就奮勇去拖他出外，屏息吞聲地把他獻給侯爵老爺。

「呆子，當我們停着裝制輪具的時候，那人逃跑了嗎？」

「爵爺，他忽然兇猛地把他自己摔在山坡上，頭先落地，好像投河的人似的。」

「小心些，蓋白勒，走呵！」

正在窺看鏈子的五六個人還在車輪中間，好像幾隻羊似的；車輪忽然轉動，他們能够保存他們底皮骨，總算幸運；他們此外並無別物可保存，否則不會這樣倖倖的。

馬車開出小村向山坡馳去的高速度即刻就被山坡的斜度所制約。牠逐漸地緩爲一種踱步，在夏夜的多種香氣之中搖搖擺擺上山去。兩個御者，在代替兇神來隨護，他們的無數飄游底蚊蚋的包圍之中，悠悠地揮動着他們底鞭子；侍從走在馬旁邊，開道僕役走在前面，朦朧底遠處，傳來隱約可聞底步聲。

在山坡最峻急之處有一小塊墳地，豎着一個木製底十字架，架上新刻着我們底救主耶穌底像；這是一個粗陋底像，由鄉下素樸底雕工刻成的，但是這雕工是從生活——或許是從他自己底生活——來製作這像的，因爲牠是消瘦得可怕的。

正對這大難久已加深而尚未達到極度的可悲底標徵，跪着一個婦人。當馬車來到她面前的時候，她立刻站起來，跑到車門旁邊。

「是你呀，爵爺，請求你。」

爵爺，不耐煩地哼了一聲，但是毫不動容，向外探望。

「怎麼什麼事總是請求！」

「爵爺，爲了上帝的愛我底丈夫，就是那林務官。」

「什麼你底丈夫，林務官？你們總是這樣。他繳不出款麼？」

「他全繳過了，爵爺，他死了。」

「好，他安靜了。我能爲你使他復活嗎？」

「啊呀，不是的，爵爺，但是他現在躺在那面一小堆枯草下面。」

「唔？」

「爵爺，那面有那麼多小堆枯草？」

「這，唔？」

她底容貌蒼老，其實是年輕的。她底態度是一種大悲愆底態度；發狂地用力交互捏緊她底筋絡顯露而且節底兩隻手，然後把一隻手放在車門上——溫和地撫摸着牠，好像牠是人底胸懷，可以希望感觸到人情似的。

「爵爺，聽我說，爵爺聽我底請求我底丈夫！他窮死了；已經窮死了的是這樣多；將要窮死的更多。」

「唔！我能够餵養他們嗎？」

「爵爺，上帝知道；但是我並不問這個。我祇請求一小塊石頭或木頭，刻上我底丈夫底名字，放在那裏，標明他躺着的地方。要不然，那地方快就會認不出來的，那麼到我也窮死了的時候，我就要被放在別底枯草堆下面了。爵爺，枯草堆是這樣多，增加得這樣快，這裏是很窮很窮的。爵爺！爵爺！」

侍從已經把她從車門上推開，馬車突然開始前進，御者加緊鞭策，她被遺落在後面的遠處，於是爵爺，又由兇神隨護着，正在迅速地滅去他和他底邸宅之間還有的五六里距離。

夏夜的香氣散播在他周圍，而且像降雨一樣，公平地散播在離開不遠的水旁邊的污垢底，襤褸底，勞苦底人羣上；那修路工人還在對着這羣人誇張着他所見的那像妖魅似的人，用他所僅有的藍小帽幫助着，當他們能耐煩聽的時候。他們逐漸不耐煩，一個跟一個走散了，於是那些小窗孔裏閃爍着微弱底燈光；當窗孔變暗而星星出來得更多的時候，那些燈光似乎是飛升到天上而不是熄滅似的。

這時一座高大房屋和許多凌空大樹的暗影籠罩着候爵老爺；當他底馬車停住的時候，這暗影就由火炬的光明來接替，他底邸宅的大門向他敞開了。

「我等待查里斯先生他從英國來了嗎？」

「候爵，還沒有來。」

第九章 戈爾貢 ● 底頭

侯爵老爺底別莊是一座厚重底建築物，牠前面有一個石造底大庭院，院裏有兩道石階通到大門前的石走廊上。各方面立着厚重底石欄杆，石甃，石花，石人面，石獅頭，一切都是石造的，好像在兩世紀之前，當牠造成的時候，戈爾貢曾經來踏勘過似的。

侯爵老爺下了馬車，由火炬引導着，走上廣闊而淺平的石階，這擾動了暗夜，引起樹林中的大馬廐頂上的貓頭鷹底高聲抗議。別底一切都很安靜，所以在階上升登着的火炬和在大門口豎立着的火炬全都好像是燃燒在關閉底室內，而不是在空曠底夜氣之中似的。除了貓頭鷹底聲音而外祇有噴泉落入石盆的聲音，因為，有些黑夜是屏息靜氣一時之後低聲長嘆，然後又忍氣吞聲的，今夜就是這樣底一夜。

大門在他後面鏗鏗地關上了。侯爵老爺走過大廳，廳裏由於陳列着古代底長矛，大刀，獵具，陰森可怖；更加可怖的是那些馬棒和皮鞭，許多個佃農，已經到他底保佑者死神那裏去了，曾經感受過這些傢伙的沉重，當他底領主發怒的時候。

繞過一些夜間緊閉着的更大底黑暗房間，侯爵老爺，由持火炬的人前導着，走上樓梯，到了過道裏的一道門前面。門打開了，把他接進他自己底一連三間的內室裏：臥房和別底兩間。高大底拱形圓頂底房間，有着因為夏季而除去地氈的涼地板，幾匹大狗躺在冬季燒木柴的爐子上，一切富麗堂皇，正適合於一個豪華時代和豪華國家的侯爵身份。在那皇祚未嘗中斷的路易氏的統治之下，除了路易第十四而外，是以家具樣式的富麗著名的；但是，路易式是各種各樣的，成為法國歷史的表徵。

● (Gorgon) 〔希臘神話〕有蛇髮而面說猶惡之魔女，凡人見之者立即化為頑石。

兩人共食的晚餐台面擺設在第三個房間裏；這是一個圓形底房間，在邸宅的四個滅燭筒型底堡壘之一裏面。這高超底小房間的窗門大開着，由木製底簾形百葉窗遮蓋着，所以暗夜祇顯現為一些黑色底平行底細線條，交織在百葉窗的寬闊底石膏線條之中。

「我底侄兒，」侯爵看着那兩份餐具說；「他們說他還沒有到。」他並不會到；但是他是曾經被期待着和爵爺共餐的。

「啊！今晚他或許不會到，不過餐桌就這樣擺着吧，我要等一刻鐘。」等了一刻鐘，爵爺獨自坐下吃他底精美底晚餐。他底椅子正對着窗子。他喝了湯，把波爾多名酒的杯舉到唇邊，忽然又放下。

「這是怎麼回事？」他沉靜地問，注視着那些黑色底和石膏底平行線條。

「爵爺什麼？」

「百葉窗外面。打開百葉窗。」

牠被打開了。

「唔？」

「爵爺，沒有什麼。不過是樹和夜。」

答話的僕人曾經敞開那百葉窗，而且向外瞻望過那茫茫黑夜，此刻直立在他後面聽候吩咐。

「好。」這不動聲色底主人說。「關起來。」

牠又被關好了，侯爵繼續吃晚餐。吃到半中間，他又停杯在手，聽見車輪的聲音。牠來得迅速，已經到了邸宅前面。

「問問誰來了。」

正是爵爺底侄兒。在午後不久的時候，他和爵爺相隔不過幾里路。他曾經趕快減少這距離，但是在路上總趕不上爵爺。他曾經在驛站裏聽說爵爺就在他前面。

的。

他知道爵爺這時在這裏等候他同吃晚餐，希望他能够趕到。過了一小會他來了。他就是在英國著名爲查里斯·代爾那

爵爺彬彬有禮地迎接他，但是他們並不握手。

「你昨天離開巴黎麼，爵爺？」他對侯爵談，當他就坐在桌邊的時候。

「昨天。你呢？」

「我是直接來的。」

「從倫敦？」

「是的。」

「時間長久了吧，」侯爵說，帶着微笑。

「正相反；我直接來的。」

「對不起！並不是說你在路上的時間長久；我是說你久已想要來了。」

「我曾經被耽延因爲——」侄兒停頓了一會——「各種事情。」

「無疑的，」那圓滑底叔父說。

當着一個僕人在面前的時候，他們之間並沒有別底話。喝咖啡的時候，祇有他們兩個人，那侄兒，看着叔父，眼光和那好像精緻底假面具似的臉上的眼光相遇，開始談話。

「爵爺，我已經回來，追求使我離去的那目的，如你所預料。牠曾經把我推進意外底大危險之中；但是牠是一種神聖底目的，倘若牠把我置之死地，我希望牠能使我忍受。」

「不至於死，」叔父說，「不必說到死。」

「爵爺，我懷疑，」侄兒回答，「倘若牠已經把我送到死的邊緣，我懷疑你是否會設法使我停住在那邊上。」

鼻孔底凹處的增加和那些細緻底直條紋的增加使這雙臉底顯出一種星光，叔父作了一種抗議的優雅姿勢，這分明

是養尊處優者的輕蔑態度，使人不能安心的。

「真的，爵爺，」侄兒繼續說，「以我所知的一切而論，你或許曾經公然設法使我所處的可疑境地更加可疑。」

「不，不，」叔父說，欣喜地。

「但是，無論如何，」侄兒又說，很不信任地看看他，「我知道你底外交謀略會用一切手段來阻止我的，而且你是不擇手段的。」

「我底朋友，這是我告訴過你的，」叔父說，鼻孔上的兩個特點悠悠地顫動了一下。「請你回想這是我在許久以前就告訴過你的。」

「我記得的。」

「謝謝你，」侯爵說——的確很好聽。

他底聲調留連在空中，幾乎好像一種樂器的音調。

「其實，爵爺，」侄兒繼續說，「我不進法國監牢是因為你底運氣壞，我底運氣好。」

「我不很明白，」叔父回答，吸着他底咖啡。「敢請你解釋，可以麼？」

「我相信倘若你不是失寵於朝廷，你不是被你底過去的暗雲所掩蔽，那麼一封蓋章的密信早已把我送進什麼監獄裏去了。」

「或許，」叔父很鎮靜地說。「爲了家族的榮譽，我甚至會決心使你困難到這地步的。請原諒我！」

「前天的招待會仍然照常是冷淡的，我覺得高興，」侄兒說。

「我可不高興我底朋友，」叔父彬彬有禮地說。「那也不一定是不高興底事。在冷淡的情形中，利用孤獨的機會，多考慮一下，或許對於自己更有益處。但是討論這問題是無用的。如你所說，我現在處於不利底地位。那些懲治的小手段，那些有助於家族的權力和聲譽的溫和手段，那些可以使你困難的一點榮寵，現在是祇有由於乞請和強求纔能得到了。請求牠們的人是這樣多而得到允許的是這樣少，從前並不如此，以這一切事情而論，法蘭西現在越變越壞了。我們底不遠底祖先對於周圍底

賤民曾經掌握過生死之權。就從這房間裏，許多這樣底狗曾經被牽出去絞死；這第二個房間（我底寢室）裏，有一個傢伙，我們都知道的，曾經當場被刺殺，因為他公然敢說他底女兒純潔不可侵犯——是他底女兒吧？我們已經失掉許多特權，一種新底哲學正在變為時髦；這些日子，要確保我們底地位或許（我不說將要，祇說或許）要引起真實底麻煩。一切都壞，很壞！」侯爵吸了一小點鼻煙，搖搖頭；一種高超底不得志的神氣，好像他本來是成爲復興這還容忍着他自己的國家的大人物似的。

「在舊時代和現代我們都已經用盡力量確保我們底地位，」侄兒鬱地說，「以至我相信我們底姓名比法國的任何姓名都更使人厭憎。」

「但願如此，」叔父說。「厭憎上流人正是下流人的不自覺底敬意。」

「在全國之中，」侄兒用同樣聲調繼續說，「我就不能看見有一張面孔帶着任何敬意看着我，除了害怕和卑怯的恭敬而外。」

「那是佩服我們家族的偉大，」侯爵說。「我們家族的偉大是由這種態度而得以保持的。唉！」他又吸了一小點鼻煙，而且輕輕地交叉起他底兩條腿。

但是，當他底侄兒，一隻手肘靠在桌上，沉思而頹唐地用那手掌掩住眼睛的時候，那精緻底假面具以一種更爲堅強底，嚴酷底不喜悅的神氣從側面望着他，超出帶着這樣面具的人所應有的，不在意的神氣。

「壓迫是唯一不朽底哲學。我底朋友，」侯爵說，「害怕和卑怯的恭敬使那些狗服從皮鞭，在這屋頂，」仰望着牠，「遮住青天的長久時間之內。」

或許並不如侯爵所設想的那樣長久吧。倘若今夜能夠給他看從今不多幾年之後這邸宅和同樣底五十個邸宅的情形，他就會茫然失措，不能從那些被燒燼和被拆毀的殘堆之中認出他自己底邸宅的。至於他所誇耀的屋頂，將來却以一種新方法遮住青天——就是他底鉛皮被鎔成子彈，從十萬枝毛瑟鎗管裏射出來，打進人們底身體裏，使他們永遠不見青天。

「在這樣長久時間之內，」侯爵說，「我將要保持家族的尊嚴和安逸，倘若你不願。但是你疲倦了吧。今晚的談話可以停

止了吧？」

「再談一會。」

「談一點鐘，倘若你喜歡。」

「爵爺，」侄兒說，「我們會經作了錯事，現在正在收獲那錯誤的果實。」

「我們會經作了錯事，」侯爵重複說，帶着責問底微笑，而且優雅地指指他底侄兒，又指指他自己。

「我們底家族，我們底光榮底家族，牠底光榮對於我倆同樣很有關係，雖然我們底意見這樣不同。甚至在我父親底時代，我們就已犯了許多錯誤，傷害了阻礙着我們享樂的每一個人，無論那享樂是什麼。我父親底時代也就是你底時代，我為什麼必須說我父親底時代呢？我能够把我父親底學生兄弟，共同繼承者和他自己區別開麼？」

「死已經造成這區別。」侯爵說。

「而且已經把我束縛在我所惶恐的，要我負責而我毫無權力的一種制度之中。」侄兒回答，「我底親愛底母親臨終的嘴唇和眼晴囑咐我，懇求我贖罪和補過，我為遵行我底親愛底母親底遺囑想盡方法，然而，我枉然為尋找不到援助和權力而痛苦不堪。」

「向我討找麼，我底侄兒，」侯爵說，用他底食指戳着他底胸部——現在他們站在那爐子旁邊——「那是永遠尋不到的，毫無疑問。」

他底淨白底臉上的細縷底直條紋每一條都殘酷地，狡詐地，嚴密地緊縮起來了，當他直站着，默默地望着他底侄兒，手裏拿着鼻煙壺的時候。他又戳了他底胸部一下，好像那手指尖是小刀尖。他文雅地用牠戳穿他底身體似的，並且說道：

「我底朋友，爲了永遠保衛我生活於其下的那制度，我願意死。」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盡力吸了一撮鼻煙，然後把那壺放進衣袋裏。

「頂好作一個理性底生物。」他加添，在按了桌上的一隻小鈴之後，「承受你底天然底命運。但是，我看，查里斯先生，你是迷惘的。」

「這財產和法蘭西都使我迷惘，」侄兒悲涼地說：「我放棄牠們。」

「牠們都是你底麼，你要放棄牠們麼？法蘭西可以算是你底，但是這財產却不是。牠並不值什麼；但是牠還不是你底吧？」

「在我說過的話裏面，我並沒有要求牠的意思。假使明天牠從你傳授給我——」

「我有這種幻想底希望，但是現在不可能。」

「或者二十年之後吧——」

「你太恭維我了，」侯爵說：「可是，我仍然喜歡這假說。」

「——那時我將要放棄牠，到別處去過別樣底生活。也無所謂放棄。牠不過是由殘破和悲慘所造成的一片荒野而已！」

「嘻！」侯爵說，環顧着豪華底房間。

「這裏，看着是够華美的；但是在青天白日之下，牠就顯見得是一座由浪費，糊塗，放債，典當，壓迫，飢餓，貧瘡，和苦惱堆

積起來的破碎底塔。」

「嘻！」侯爵又說，怡然自得底樣子。

「倘若牠一旦變爲我底，我將要把牠交給更明白更能幹底人們，使牠慢慢地擺脫那些陷害牠的重累，（倘若這樣底事

是可能的，）那麼，那些不能離開牠而且久已忍耐到最後限度的不幸底人們，在下一代，或許會少受一些痛苦；但是，現在談不

到。現在祇有詛咒，詛咒這一切。」

「你」叔父說：「原諒我底好奇心；在你底新哲學之下，你打算過怎樣光榮底生活呢？」

「我必須作本國人民所作的日常工作來生活，甚至反抗貴族。」

「例如，在英國？」

「是的。爵爺，我在英國，家族底光榮就可以保全。我們底姓名不至再受我之累，因爲我不再忍受牠。」

鈴聲已經使隣接底寢室亮起來了。亮光照射着門道。侯爵向那方面看看，聽聽，聽見他底僕從退下去的步驟。

「英國是很引動你的，看你在那裏怎樣順利地發展了呀！」他說，轉動他底鎮靜底臉對着他底侄兒微笑。

「我已經說過我在那裏的發展我覺得或許是承蒙你底照顧的，爵爺。總之，牠是我底避難所。」
「那些誇大底英國人說牠是許多人底避難所。你知道在那裏避難的一個本國人，一個醫生麼？」

「知道。」

「帶着一個女兒？」

「是的。」

「是的。」侯爵說。「你疲乏了。晚安！」

當他作出頂有禮底樣子點點頭的時候，他底微笑底臉上有一種隱忍之色，使他底話具有神祕氣氛，刺激着他底侄兒的
眼晴和耳朵，同時，他底眼角上的細綫底直綫條，嘴角上的細綫底直綫條，以及鼻孔上的特點彎曲成一副表面好看的陰險相

「是的，」侯爵重複。「一個醫生和他底女兒。是的。新哲學就是這樣開始的！你疲乏了。晚安！」

觀察他底面孔比觀察邸宅外面任何石面孔更不容易。侄兒茫然看着他，然後向門道走去。

「晚安。」叔父說。「我希望明早再見你。好好休息！來，照着侄少爺到他底寢室去！可以點燈在侄少爺床面前，」他加添道，
在他再按那小鈴之前，然後叫他底僕從到他自己底寢室裏。

僕從來了，又去了，侯爵穿着寬鬆底寢衣踱來踱去，悠悠地預備睡覺。夜間還是熱的。室內微聞衣裳悉繚；他底軟底拖鞋在
地板上毫無聲息，他移動着，好像一隻舉止輕巧底虎似的——好像某種故事中所說的那頑固兇惡的妖魔侯爵似的，在一來
或一去之間他就會變成一隻老虎。

他在他底豪華底寢室裏移動着，從一端踱到一端，檢閱着自然湧上心來的日間行程中的片斷印象；在落日中慢慢地掙
扎上山，夕陽下山，磨房，巉崖上的監獄，山谷中的小村，泉水旁邊的農民，以及那用藍色小帽指示車下鏈子的修路工人。由這泉
水聯想到巴黎的泉水，放在堤階上的那一小包東西，俯視着牠的婦女們，以及高舉着手，大呼「死了」的高大男人。

「我現在覺得冷，」侯爵老爺說，「可以睡了。」

於是，祇留一盞燈點在那大爐子上面，他放下他周圍底輕紗帳幔，聽見夜底寂默被一聲長嘆所打破，當他安心要睡的時候。

外面牆上的那些石臉茫然呆看着黑夜，過了陰沉沉底三小時；在這三小時之中，廐裏的馬在槽邊頓脚，狗吠，而且貓頭鷹發出很不像人類的詩人們慣常指定為貓頭鷹聲音的一種聲音。不肯說規定給牠們說的話是這種動物的頑固習慣。

在這陰沉沉底三小時之中，邸宅的石臉，石獅石人都茫然呆看着夜。死寂底黑暗掩住一切風景，死寂底黑暗把牠自己底窒息之氣加在一切道路上的窒息底塵埃之中。墳地裏的那些枯草小堆已經到了彼此不能分辨的情況，十字架上的人像或許已經走下來，爲了牠所能够看見的任何事物了吧。在那村子裏，收稅的和被收稅的都已睡熟了。或許，像餓人常作的夢一樣，夢見大宴會了吧，像被驅使底奴隸和被束縛底牛馬會作的夢一樣，夢見休息和解放了吧。憔悴底村民在熟睡中吃飽了，得自由了吧。

村裏的泉水在未被見聞之中流動着，邸宅的噴泉在未被見聞之中洒落着——兩者都同歸消逝，好像從「時間」之泉墮落下來的幾分幾分一樣——過了三小時。然後這兩種灰暗底泉水纔開始閃出靈異底亮光，邸宅的石臉的眼睛也睜開了。亮而又亮，太陽終於抹過沉靜底樹梢，把牠底光輝揮洒在山上。在一片紅光之中，邸宅的泉水似乎變爲血液，那些石臉似乎發紫，鳥兒底歌聲是響亮而且高亢的。在侯爵老爺底寢室的風雨剝蝕底窗台上，一匹小鳥竭盡全力唱着牠底最甜歌曲。對於這，那最接近底石臉似乎驚異地呆看着，張開嘴，拖着下巴，很害怕的樣子。

現在，太陽上昇，活動開始在村裏。小窗子都已打開，破門都已卸下門門，人們都已瑟縮地走出來——因爲早晨底新鮮空氣還是涼的。然後，村民又開始並未減輕底日間勞作，有些到泉水邊有些到田地裏，這裏男人女人在挖地，那裏男人女人在照看着瘦瘠底牲畜，領導着露骨底母牛在路邊尋找草地。在教堂裏和在十字架之前，跪着一兩個人；那牛，伺候着十字架前面的祈禱者，在腳下蔓草之中尋求早餐。

邸宅醒得比較遲，這已經變爲牠底特性，但是慢慢地確實醒來了。最初，那些寂寞底刀矛和獵具有了照舊底紅色，然後在晨曦中閃出鋒利底光芒；現在，門戶和窗子都做開了，廐裏的馬們都在晨光中摩肩擦背地擁入門道裏，樹葉在鐵欄窗前發光。

和繚絆，狗都用勁要掙脫鎖鏈，不耐煩地哼呼着等待釋放。

這一切瑣細事故都屬於夜去朝來的日常例規，今早確已有了不平常底事了，爲什麼邸宅的大鐘這樣響，樓上樓下這樣奔跑；平台上這樣慌忙；這裏那裏以及各處這樣脚步雜沓，這樣趕快備馬，匆促馳去呢？

什麼風把這一陣忙亂傳達給那鼠灰色底修路工人呢？（他已經在村外的山頂上工作，帶着一天糧食的包裹，這包裹放在一堆石頭上，牠是連烏鴉也覺得不值得啄食的。）是那些鳥吧，牠們運送這消息到遠方去，像偶然播種似的落下一點在地上麼？無論是不是，這路工確已在這悶熱底早晨拚命跑下山去，在塵灰沒膝之中，一步不停，一直跑到泉水那裏。

村民全都在泉水邊，沉悶地站着，低聲私語着，但是除了陰險底好奇心和驚異而外並未表示別底情緒。那些被牽引底牛，被匆促地栓繫在任可以拴住牠們的東西上，呆呆地望着，或躺下去細嚼反芻物，這是游行中吃下去的，並不值得特別再嚼一回的麻煩的。邸宅裏的某些人，和驛站裏的那些人，以及全體收稅長官，都或多或少地武裝着，羣集在小街的另一面，昂然扭任着一種無事自擾底任務。路工已經躡進五十個特別朋友的一羣中間，用他底藍色小帽拍打着他自己底胸膛。這一切是表示什麼呢？而蓋白勒先生被網綁在馬背上的一個僕人後面，那馬（雖然重載着兩個人）急馳而去，好像新改編的德國民歌利阿諾拉^①似的，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表示邸宅上面多了一副石臉。

戈爾貢昨夜又來踏勘過這建築物，而且添上這一副石臉；這石臉是他期待這邸宅在二百年後所應有的。

這石臉靠在侯爵老爺的枕上，牠好像是一副精緻底假面具，曾經驚起發怒，然後成爲殭石。和這石臉相聯的石體的心窩裏插着一把尖刀。刀柄上繫着一張紙，紙上潦草寫着——

「送他早進墳墓。甲克。」

① (Leonora) 少女赫林因其情郎隨十字軍出征，終日飲泣，一夜情郎來喚，女起床出，與之共乘一馬馳去，途中審視之，則「一具可怕底骷髏」也。（德國詩人貝格所作）

第十章 兩個約言

許多個月，達到十二之數，曾經來而又去，這其間查里斯·代爾那先生在英國成爲頭等法文教師，因爲他是精通法國文學的。在現代他可以成爲一位大學教授；在那時他是私塾先生。他教那些有閑暇和學習興味的青年們讀一種通行全世界的活底語文，培養他們對於物所儲藏的知識和幻想的一種趣味。而且他能够把牠們寫成純熟底英文，或翻譯成純熟底英文。這樣底先生在那時是不容易找到的；那時教員階層中還沒有作過王公的人，也沒有破落貴族被台爾生銀行在帳簿上除名，變爲廚子和木匠。作爲教師，他底學識使學生異常高興而又得益，作爲優良底翻譯者，他成就了單是字典知識以上的事，青年底代爾那先生不久就變爲著名而且受到鼓勵，而且他熟悉他底本國的情形，這些情形是越更越更有趣了。所以，他堅忍耐勞地發展起來了。

在倫敦，他並不期望走上黃金步道，也不想躺在玫瑰花壇上；倘若他有這樣底理想，他是不會發展的。他所期望的是工作，他找到牠就去作，盡力作好。他底發展是建立在這上面的。

他底時間的一部份在劍橋度過，他在那裏好像一個得到准許底私販似的，並非經由稅關運銷希臘文和拉丁文，而是把歐洲文字中的違禁品私運給未畢業底學生。他底餘剩時間却在倫敦度過。

從常是夏季的伊甸樂園時代起，以至大半是冬季的下界塵俗時代，男人必不可免地走上一條路——愛女人的路，現在查里斯·代爾那走上去。

從他處於危險之中那時候以來他就已愛着路茜·梅尼特。他從來不會聽見過一種聲音像他底聲音那樣蜜甜可愛；他從來不會看見過一張面孔像她底面孔那樣溫馨美麗，在他自己處於有人替他搨好的墳墓邊緣的那時候，但是他還不會對

姊說過這意思，在遙隔大海和路遠迢迢的荒廢邸宅中的暗殺事件已經過了一年之後——那堅固底石造邸宅本身在他也已經變為夢中煙雲了——他還不會用一言半語對她洩露過他底心事。

他充分明瞭他這樣作的理由。在一個夏天的日子，當他剛從教學的地方來到倫敦的時候，他又轉進蘇合的幽靜底角裏，決定找機會向梅尼特醫生剖白他底心事。這是夏季的末尾一天，而且他以為路茜一定跟普洛洛姑娘出去了。

他發見醫生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書。曾經支持他忍受痛苦而又使痛苦更加難於忍受的那精力已經逐漸回復到醫生身上。他現在確是很強健的，有確定底目的，堅決底毅力和果敢底行動。在他恢復精力的過程中他有時會忽然陷於迷惘，像他最初重新試用他底其他官能時候那樣；但是這種現象已經不常見，而且越更更稀少。

他研究的時間多而睡眠的時間少，欣然忍耐着疲勞，而且心平氣和。現在，看見查里斯·代爾那進來，他就把書放在一邊，伸手給他。

「查里斯·代爾！我喜歡看見你。我們計算你回來的時間，以為前三四天就該來到了的。史曲勒先生和西得尼·卡爾登先生昨天都在這裏，都說你已經過了該來的時間。」

「我很感謝他們關心這種事。」他回答，對於他們有些冷淡，而對於醫生却很溫和。「梅尼特小姐——」

「她好。」醫生說，當他不說下去的時候，「你回來使我們大家都高興。她已經出去辦理一點家務，就要回來的。」

「梅尼特醫生，我知道她已出去了。我趁她不在家的機會，請求你和我談談。」

一片沉默。

「好吧？」醫生說，顯然緊張地。「把你底椅子挪到這裏來談。」

他挪動椅子，但是似乎覺得不容易開口。

「梅尼特醫生，我很幸運，和這裏這樣親近，」他終於這樣開始，「大約一年半了，我希望我要談的事不至於——」

他被醫生伸手制止，停住了。當他停住了一會之後，醫生又把話拉回來，說道——

「要談路茜嗎？」

「是的。」

「要談她，無論何時，在我都是困難的。聽着你用那種聲調談論她，這在我是很困難的，查里斯·代爾那。」

「這是熱烈讚美，真誠敬愛的聲調，梅尼特醫師！」他謙恭地說。

又是一片沉默，然後她底父親說——

「我相信的。我老實對你說我相信的。」

他底緊張是這樣明顯，而這緊張是由於不願談論這問題也是這樣明顯，以至查里斯·代爾那遲疑起來了。

「我可以談下去麼先生？」

又是一片沉默。

「可以，談吧。」

「你已經猜想到我要說的話，雖然你無法知道我所說的話怎樣懇切，我感覺得怎樣懇切，無法知道我心裏的秘密，久已積壓在我心裏的希望、恐怖和焦急。親愛底梅尼特醫師，我快樂地、親熱地、純潔無私地、虔誠地愛着你的女兒，倘若我在世間有過愛情，那麼我愛她。你自己曾經愛過，讓你底過去底愛替我說吧！」

醫生把臉轉過去，他底眼睛俯視着地面。對於最後一句話，他又急促地伸出手來，叫道：

「不，先生不要提起牠！我請求你不要再提！」

他底叫喊很像是痛哭，以至他已經沉默了許久之後，那聲音還迴響在查里斯·代爾那底耳朵裏。他擺動着伸出底手，好像祈求代爾那歇止。後者理會了，保持着緘默。

「我請你原諒。」醫生低聲說，過了幾分鐘之後。「我並不懷疑你愛路茜；你可以滿意了吧。」

他坐着轉身向他，但是並不看他或抬起眼睛。他底下巴落在他底手裏，他底白頭髮披拂在他底臉上——

「你對路茜說過麼？」

「不。」

「寫過信麼？」

「不會。」

「要是我佯裝不知道你的隱忍自重是因為你顧全她底父親，那是不坦白的。她底父親感謝你。」

他獻出他底一隻手來，但是他底眼睛並不跟着來。

「我知道，」代爾那恭敬地說，「我怎麼能够不知道呢？梅尼特醫師，我會經看見你們每天在一處，你和梅尼特小姐之間的慈愛是這樣異乎尋常，這樣動人，這樣養成於那些患難之中，即以親子之情而論，這在世間也是少有比倫的。我知道，梅尼特醫師——我怎麼能够不知道呢——在已經長成爲婦人的女兒底心裏，對於你，有着嬰孩時代的一切信賴和愛慕，混合在義務與情感之中。我知道因爲她幼年沒有父母，所以現在她以成年的全部熱情和毅力，聯合着在失去了你時的童年中對於你所有的信仰和依戀，全心傾向你。我完全明白，倘若你不是從另一種生活境界回歸到她的，在她底眼裏，你就不會具有像現在你對於她這種神聖性質。我知道她依戀你是以嬰孩，少女和婦人合爲一體的手抱住你底頸子的。我知道，在愛你之中她看見而且愛着和她自己現在一樣年紀的她底母親，看見而且愛着和我現在一樣年紀的你，愛着她底心碎底母親，愛着經過可怖底磨難幸而更生的你。自從我在你們底家裏認識你們以來，我日日夜夜證明着這個。」

她底父親默默地低頭坐着。他底呼吸有一小點急促，但是他抑制住一切別底激動的表徵。

「親愛底梅尼特醫師，我常常思念着這個，常常從環繞着她和你的這種神聖底光輝中看着你們，我忍耐，忍耐，竭盡男人所能有的忍耐。我會經覺得，甚至現在也覺得，把我底愛——甚至我底——插入你們之間，是使你底歷史接觸着本來不十分好底事情的。但是我愛她，上帝是我愛她的見證！」

「我相信的。」她底父親回答憂愁地地。「我以前就這樣想過。我相信牠。」

「但是，」代爾那說，聽着那憂愁底聲音有斥責底腔調，「倘若我有這樣底幸運，有一天她會成爲我底妻，那時我必然會造成她和你之間的分離，那麼我就不能也不願洩漏我剛纔所說的半個字。我知道那是無望的，而且我知道那是卑劣的。倘若我想到將來在長久歲月之中有這種可能，隱藏在心裏——倘若曾經有過——倘若將來會有——現在我並不能接觸這光

「菜底手。」

他把他自己底手放在醫生底手上，當他說話的時候。

「不會的，親愛底梅尼特醫師。像你一樣，我自願逃出法蘭西；像你一樣，被牠底紊亂，壓迫，和禍害所驅逐；像你一樣，遠離開牠來，發奮自立，信仰和希望將來；我祇想分担你底命運，共同生活，至死盡忠於你。並不是來分割路齒的作爲你底孩子，伴侶，朋友的權利，而是來助成牠，使她和你更親密，倘若有可能。」

他底手仍然停留在她底父親底手上。她底父親底手是攔在他底椅子的靠手上的，爲回答這接觸，他仰起頭來看看，這是自談話開始以來的第一次，而且並不冷淡。他底臉上顯現着一種內心交戰；對於那往往陷於疑懼的傾向交戰。

「你說得這樣感動，這樣慷慨，查里斯·代爾那，我全心感謝你，我願意坦開我底全心——或幾乎坦開。你有什么理由相信路齒愛你麼？」

「沒有。還沒有。」

「這次秘談的直接目的不是你想要得到我底同意，你就可以立刻確定牠呢？」

「並不是的，先生。我覺得幾個星期之間或許沒有希望，或許明天就有希望；我或許錯了，或許不錯。」

「你想要從我得到什麼指示嗎？」

「我並未請求，先生。但是我以爲那是在你底權力之內的，倘若你認爲應該，就請給我一些指示。」

「你想要從我得到什麼約言嗎？」

「我想要。」

「那是什麼呢？」

「我很明白，沒有你，我就沒有希望。我很明白。即使梅尼特小姐此刻有我在她底天真底心裏——請你不要以爲我敢擅自這樣肯定——要是我違反她對於她底父親的愛，我也就不能被保存在她底心裏。」

「倘若是有你，你以爲她底心裏還有別底什麼嗎？」

「我也很明白，她底父親贊助任何求婚者的一句話，那里要是可以勝過她自己和全世界的。因此，梅尼特醫師，」代爾那說，謙恭然而堅決地，「我不顧性命，要求那一句話。」

「我相信這個。查里斯·代爾那，由親密底愛而生的神祕正如由疏隔而生的神祕一樣；在前一種情形中，那些神祕是微妙而精細的，難於透澈的。在這一方面，我底女兒路茜對於我也是這樣底一種神祕；我不能猜測她底心境。」

「我可以問麼，先生，是不是你以為她是——」因為他底遲疑，她底父親補足了他底未說底話：

「——是被別底求婚者追求着的吧？」

「這正是我要說的。」

她底父親考慮了一下之後答道：——

「你曾經親自看見過卡爾登先生、史曲勒孚先生也問或到這裏來。倘若真是那樣，那祇能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或者兩個都是，」代爾那說。

「我並不以為兩個都是我以為或許兩個都不是。你要我底約言，告訴我那是什麼。」

「那就是，倘若梅尼特小姐，無論何時，親自向你提出像我剛纔冒昧對你說出的那種心事，你要替我證明和表示相信。我希望你把我想得那樣好，不至有不利於我的影響。別底我不敢多說，這就是我的要求。我所提出的條件，以及你當然有權提出的條件，我都願意立刻遵守。」

「我肯給你這約言，」醫生說，「並無任何條件。我相信你底意思的純潔和忠實，像你所說的那樣。我相信你是要保持我和我底比自己更寶貴底另一個我之間的聯繫，而不是要削弱牠。倘若她告訴我你是她底幸福要素，我就會把她給你。倘若有一——查里斯·代爾那，倘若有一——」

這青年已經感激地拉起他底手，當他們互相握着手的時候，醫生說：——

「倘若有什麼幻想，什麼理由，什麼顧慮，無論什麼，無論新底舊底，反對她所愛的那男子——凡是那男子所不能直接負責的事——爲了她的緣故，全都應該抹煞掉的。對於我，她便是一切，我寧願受苦，寧願犯錯誤，寧願——好！這是閒話。」

他逐漸陷於沉默，他底面容逐漸變為凝固，那情形是這樣離奇，以至代爾那覺得他自己底手變為冰冷，在那慢慢地放鬆而落下的手裏。

「你對我說過，梅尼特醫生說，突然微笑。『你要向我提出什麼呢？』

他茫然不知道怎樣回答，一直到他記起他所說的條件的時候。回心轉意，他放心地答道：

「你對於我的信任應該得到我這方面的充分信任的報答。我現在底姓名並不是我自己底真姓名，雖然不過是略微改動我底母親底姓名，你知道吧。我願意告訴你我底真姓名，和我爲什麼住在英國。」

「停止！那波伐市的醫生說。」

「我願意告訴使我對於你沒有祕密，使我更值得你底信任。」

「停止！」

醫生甚至立刻用雙手掩住他底耳朵；接着，甚至用雙手去掩住代爾那底嘴。

「等到我問你的時候告訴我，現在不。倘若你底婚事如願，倘若路茜愛你，那麼在你結婚的早晨你告訴我。你願意給我這約言麼？」

「願意的。」

「把你底手給我。她就要回來，頂好不要讓她看見今晚我們的會晤。去吧！上帝保佑你！」

當查里斯·代爾那離開他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過了一點鐘，到路茜回家的時候，天更加黑了；她獨自匆匆跑進那房間裏，因爲普洛斯特姑娘已經直奔上樓——就吃了一驚，發見他底讀書底椅子是空的。

「我底父親！」她呼喚他。「父親，親愛的！」

沒有回答，但是她聽見他底寢室裏有一種粗打的低聲。輕輕地走過中隔底房間，她向他底門道窺看，駭得倒退回去，覺得全身發冷，暗自吶喊：「怎樣辦呢？怎樣辦呢！」

她不過遲疑了一會；她急忙走回去，敲敲他底門，輕輕呼喚他。那粗打就應聲而止，而且他立刻走出來到她面前，於是他們

一同走來走去，走了長久時間。

那一夜她曾經從她底床上起來，去看睡着的他。他睡熟了，他底製鞋工具和久未完成底工作都一切照常安放在那裏。

第十一章 交情

「西得尼，」史曲勒孚先生在這同一夜或早晨對他底胡狼說：「再混合一碗『潘乞』，我有話要對你說。」西得尼曾經在今夜昨夜前夜以及連續不斷底許多夜中加倍工作，清理史曲勒孚先生底文件，要在長期休假之前辦理結束。清理終於完成，史曲勒孚底積欠都已結清了；從此擺脫各種事務，一直要到十一月帶着天然底迷霧和法律底迷霧而來的時候，又纔開發財源。

西得尼作了這樣多底工作，並不比史曲勒孚更有精神和更清醒。這一夜他已經用過非常之多的濕面巾，纔勉強捱過去；在又把濕面巾包在頭上之前也喝了同樣非常之多的酒，他已經在一種很疲勞底情形之下，所以在過去六小時間，他隨時脫下頭巾，把他浸在水盆裏。

「你要再混合一碗『潘乞』嗎？」史曲勒孚莊嚴地說，雙手插在腰帶裏，躺在沙發上向房間四週一瞥。

「我要！」

「那麼，聽着我要告訴你一件會使你吃驚的事，或許會使你覺得我並不完全如你平常所想像的那樣無情。我打算結婚。」

「你要結婚？」

「是的，並不為錢。你說怎樣？」

「我不想多說。她是誰？」

「你猜。」

「我認識她麼？」

「猜吧。」

「我不想猜，早晨五點鐘，我已頭昏腦脹了。倘若你要我猜，就得請我吃晚飯。」

「好吧，我就告訴你吧。」史曲勒孚說，慢慢地坐起來。「西得尼，我有些失望，你不能瞭解我，因為你是這樣一匹沒有靈感底狗。」

「你呢？」西得尼回答，一面忙着調合「潘乞」。「你是這樣一位富有詩意底雅人。」

「這」史曲勒孚應聲說，揚揚得意地大笑了。「雖然我不喜歡風流自賞（因為我希望我更理性些），我總比你更有柔情。」

「這樣說來，你是更有福氣的嘍。」

「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我更——更——」

「要說什麼就爽快地說吧。」卡爾登提示。

「好爽快地說吧。我底意思是說我這人。」史曲勒孚說，擺起架子在他底朋友前面，當後者正在調製「潘乞」的時候，「對於女人們比你更小心討好，更耐心討好，更懂得怎樣討好。」

「說下去。」西得尼·卡爾登說。

「不在說下去之前，」史曲勒孚說，傲昂地搖搖頭，「我要使你明白這一點。你到梅尼特醫生家去的次數和我去的次數一樣多，或者更多。當然，我早已覺得你在那裏的陰沉沉底樣子是可恥的！你底神氣是沉悶底，憂鬱底，卑怯底，憑良心說，我以為你是可恥的，西得尼。」

「任何可恥的事對於你這一行的人，在法庭上，應該是很有利的。」西得尼說，「你應該很感謝我。」

「你不可以這樣推脫，」史曲勒孚接着說，衝到他面前，「不可以，西得尼，這是我底義務，我要告訴你——為你好，我要當面告訴你——在婦女交際中你是一個不够資格底古怪傢伙，你是一個討厭底傢伙。」

西得尼喝了一大口他所調製的「潘乞」大笑起來。

「聽我說！」史曲勒字說，擺起架子，「比起你來，我並不必須討好，在各種條件上我是更爲獨立底的。我爲什麼要討好呢？」

「我還不會見過你討人喜歡，」卡爾登低聲咕噥。

「我這樣作，因爲牠是一種策略；我是依照原則去作的。聽着！我還有話說。」

「你並未說到你底婚姻計劃呀！」卡爾登回答帶着一種滿不在意底神氣，「我希望你繼續談這個。至於我呢——你還不知道我是不可教誨底麼？」

他用輕蔑底態度提出這問題。

「可不可教誨不關你底事，」他底朋友用不很舒服底聲調回答。

「我知道完全與我無關，」西得尼·卡爾登說，「到底那小姐是誰？」

「現在，我不想宣佈那名字，怕你不高興，」史曲勒字先生說，準備以顯然友好底態度來宣佈，「因爲我知道你說的話沒有半點誠意；倘若你真是這樣想，那也不要緊。我先說這麼一篇序言，因爲你有一次用輕蔑之詞對我說過那位小姐。」

「我說過」

「的確就在這事務所裏。」

西得尼·卡爾登看着他底「潘乞」，又看看他底欣欣然有喜色底朋友；喝了他底「潘乞」，又看看他底欣欣然有喜色底朋友。

「你說那位小姐是金髮偶人。那小姐就是梅尼特小姐。倘若你對於這一類事情有些敏感或優雅底情緒，西得尼，我是會惱恨你使用這樣名稱的；但是你沒有。你完全缺乏那種感情；所以，當我想到這種批評的時候，我並不惱恨，好像我不會惱恨不懂繪畫的人對於我底畫幅的意見，或不懂音樂的人對於我所作的歌曲的意見一樣。」

西得尼·卡爾登大量地喝着「潘乞」，一杯又一杯地喝了，看着他底朋友。

「現在你全知道了。西得尼，史曲勒孚先生說：『我並不計較財產；她是一個妙人兒，我決心使我自己快活；總之，我以為我有能力使我自己快活。她將要得到我這樣一個境况優裕底人，迅速上升底人，有名望底人；這是她底幸運，但是她是配得上享受幸運的，你驚異嗎？』」

卡爾登還在喝「潘乞」說道：「我為什麼驚異？」

「你贊成嗎？」

卡爾登還在喝「潘乞」答道：「我為什麼不贊成？」

「好！他底朋友史曲勒孚說：『你這樣處之泰然倒是出乎意外的，而你對於我也沒有我以為你可能有的被僱用者底心思；雖然無疑的，這一回你就充分明瞭你底老朋友是一個意志很強底人了。是的，西得尼，我已經過够了這種生活方式，一直沒有別底變化；我覺得一個男人想要一個家的時候就有一個家是一件快事（當他不想回家的時候他可以住在外面）我覺得梅尼特小姐將來不論在任何地位都是合式的，總是為我增光的。所以，我已經下了決心現在，西得尼，老朋友，關於你底前途，我要對你說一句話。你現在正在壞路道上，你知道；你其實是在壞路道上。你不知道錢的價值，生活艱苦，有一天你會遭遇不幸，又病又窮的，你真應該尋找一個依靠底人。』」

他所說的這種光顧的盛意使他底臉面增大了兩倍，使他底可厭增大了四倍。

「現在，讓我忠告你。」史曲勒孚繼續說：「要直截明瞭。我已經就我底立場採取直截明瞭底方法；你應該就你底立場，採取直截明瞭底方法。結婚祇要有人看中你。你在婦女社交中沒有樂趣，不了解牠，不善應酬，都不要緊。尋出這樣底人，尋出一個薄有資產底正當女人——女房東一類的人，或有房子出租一類的女人——就娶了她，預防將來底風雨。這是你應該作的事。現在想想吧，西得尼。」

「我要想想的，」西得尼說。

第十二章 雅人

史曲勒孚既已決心把幸運慷慨贈與醫生底女兒，也就決定要在他離開城市去度過長期休假之前使她知道她底幸福。關於這一點，經過某種內心爭論之後，他達到了這結論：應該先辦好各種初步手續，然後從容佈置在秋節前一兩個星期或是在秋節與冬^冬之間的聖誕假期之內向她求婚。

他並不懷疑他在這案件中的理直氣壯，而且分明預見到那判決了。根據切實底常理——唯一值得考慮的理由——來和陪審官辯論，這是一個曲直分明底案件，而且並無弱點。他把他自己當作原告，有着不可磨滅底證據，被告律師是會放棄他底訴狀的，而陪審官甚至會不加考慮的自己審問一通之後，主審底史曲勒孚滿足地覺得這案件是再分明不過的了。

於是，史曲勒孚先生在長期休假開始之時寫信邀約梅尼特小姐到孚克斯花園去，不成功，又約到拉尼來去，這也出乎意外的失敗了，使他不能不親自到蘇合去宣佈他底高貴心事。

於是，史曲勒孚先生從聖壇街向蘇合衝圍而去，懷抱着長期休假中的綺思美夢。當他還在聖壇的聖鄧斯坦方面沿着步道向他底充滿光明前途邁進，排擠着一切較弱底人們的時候，誰都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安全而且優勝的。

他經過台爾生銀行，因為他存款在這銀行裏而且知道勞雷先生是梅尼特氏的密友，這使史曲勒孚先生有意走進去，把蘇合的喜事洩露給勞雷先生。於是，他推開那會咳嗽似的門，跑下兩級台階，闖過兩個老行員前面，衝進後部霧臭底秘室裏，勞雷先生坐在那裏察看一些巨大賬簿，清理賬目。而正對着他的窗子上的那些垂直底鐵格子也好像是一個賬目表似的，在這種雲霧之中各樣東西都成爲一個數目了。

「哈嘍！」史曲勒孚先生說。「你好嗎？我希望你好！」

史曲勒孚先生無論在什麼地方時常都似乎太大，這是他底偉大底特點。對於台爾生銀行他顯得尤其太大，以至坐在遠處角落裏的那些老行員們都以抗議的臉色仰望着他，好像他曾經把他們擠到牆邊去似的。銀行房子自身正在用遠景透視法讀着文件，陰沉沉地低壓下來，好像史曲勒孚摸索着牠底內衣背心似的。

謹慎底勞雷先生用在許多情形之下都可用的模範聲調說：「你好嗎，史曲勒孚先生？你好嗎，先生？」而且握手。他底握手的態度的特色是時常顯現於台爾生銀行任何行員和主雇握手之中的，當業務繁盛的時候。他們在一種忘我底精神之中和人握手，爲台爾生銀行而握手。

「我能够爲你作點事情嗎，史曲勒孚先生？」勞雷先生以作生意底態度詢問。

「不，謝謝你；這是爲私事訪問你私人，勞雷先生，我來和你說一句私話。」

「噢，是的。」勞雷先生說，低頭豎起他底耳朵，而眼睛却游移在遠處。

「我正要去，」史曲勒孚先生說，雙手依托在寫字台上；這台子雖然是加大一倍底台子，對於他却好像不够一半大似的；「我正要親自去向你底可愛底小朋友梅尼特小姐獻出我自己，勞雷先生。」

「我底天呀！」勞雷先生叫喊，摸摸他底下巴，而且驚疑地望他底訪客。

「我底天，先生。」史曲勒孚重複說，引身後退。「你底天，先生，你是什麼意思，勞雷先生？」

「我底意思，」這生意人回答，「是當然，友誼底和讚賞底，而且承蒙你底最大信任——總之，我底意思是說你能够隨心所欲。但是——真是，你知道，史曲勒孚先生——」勞雷先生停止了，以一種最奇特底態度對他搖搖頭，好像他被逼得無奈，暗自說道：「你知道你真是太過分了」似的。

「這！」史曲勒孚說，用他底橫蠻底手拍着台子，睜大眼睛，吸了一口長氣，「絞死我也不能了解你，勞雷先生！」勞雷先生整理他底兩耳上面小巧底假髮，好像牠此刻會有什麼用處似的，插好一隻筆。

「不——先生，」史曲勒孚說，呆望着他。「我沒有入選底資格嗎？」

「當然有有的，你有資格！」勞雷先生說。「說到資格，你是有資格的。」

「我不昌盛嗎？」史曲勒問。

「說到昌盛你是昌盛的，」勞雷先生說。

「上進呢？」

「說到上進，你知道，」勞雷先生說，欣喜又能承認另一件事，「無人能够懷疑的。」

「那麼，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勞雷先生？」史曲勒字質問，顯然有些垂頭喪氣。

「好我——你現在就要到那裏去麼？」勞雷先生問。

「一直就去！」史曲勒字說，一拳打在台子上。

「那麼，倘若我是你，我就不會去。」

「爲什麼？」史曲勒字說，「現在我要盤問你，」雄辯地對他搖着一隻食指，「你是一個生意人，必須講道理的。說出你底道理。爲什麼你就不會去呢？」

「因爲，」勞雷先生說，「我不幹我沒有把握相信我能成功的事。」

「說我嗎？」史曲勒字叫喊，「但是這打擊着各種事情。」

勞雷先生看看房子的遠處，又看看發怒底史曲勒字。

「一個生意人——有年紀的人——有經驗的人——在銀行裏，」史曲勒字說，「已經承認了完全成功的三個主要理由，還說沒有把握嗎？有頭腦的人會說這種話嗎？」史曲勒字先生提到頭腦，好像是說倘若他說過的話是不假思索就說出來的那就毫不奇怪似的。

「我所謂成功是說對於那位年輕小姐的成功；我所謂把握是說可以保證那位小姐贊成的種種原因和理由。我底好先生，那位小姐，」勞雷先生說，輕輕地拍拍史曲勒字底手臂，「那位小姐。那位小姐是超乎這一切之上的。」

「那麼你要告訴我，勞雷先生，」史曲勒字說，把兩隻手肘擺成方形，「據你底高見現在問題中的那位小姐是一個小傻子麼？」

「的確不是這樣。我要告訴你，史曲勒先生，」勞雷先生說，紅了臉，「我不願從任何人底嘴裏聽到對於那位小姐不尊重底話；倘若我知道有誰——我希望我不知道——志趣這樣粗俗，脾氣這樣暴戾，以至于不能自制，在這台子上對於那位小姐說出不尊重底話來，那麼甚至台爾生銀行也不能阻止我當面斥責他！」

抑制怒中生氣的必要曾經使史曲勒先生底血管陷于危險狀態，現在勞雷先生底脈——可能照常流通——也在較好底狀態之中。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話，先生，」勞雷先生說。「請你不要弄錯。」

史曲勒先生好像咬着界尺，發出一種切齒底聲音，這或許會使他牙痛的吧。然後，打破難堪底沉寂，他說：——

「這對於我是新奇的，勞雷先生。你有意勸我不要到蘇合去獻出我自己——我自己，皇家律師史曲勒麼？」

「你要我底勸告嗎，史曲勒先生？」

「是的，我要。」

「很好。那我也已經說過，而且你已經正確地重複說過了。」

「現在我所能說的不過是，」史曲勒先生苦笑了，「這——赫赫打擊着各樣事情，過去，現在和將來。」

「現在了解我了吧，」勞雷先生申說。「作爲一個生意人，我沒有資格談論這種事情，因爲生意人不懂得牠。但是，作爲一個老人，曾經抱過梅尼特小姐，又是梅尼特小姐和她底父親所信賴的朋友，而且很愛重他們，我纔敢開口。這種引爲心腹的密談並不是我所要尋求的，想想看。現在你以爲我或許是不對的吧？」

「我不！」史曲勒先生說，噓了一口氣。「以常識而論，我不應該找第三者商量；我祇好自己決定。在某些方面我以爲重要；你却以爲麵包和奶油是無聊的。這對於我是新奇的，但是你是對的，我敢說。」

「我以為什麼？史曲勒先生，我底心事讓我自己表白吧。請你了解我，先生，」勞雷先生說，臉又紅了，「我不願——甚至在台爾生銀行之前也不願——任何紳士替我表白我底意思。」

「這我請你原諒！」史曲勒先生說。

「可以。謝謝你好，史曲勒先生，我想要對你說——倘若你發覺你自己底錯誤，那對於你或許是痛苦的，倘若梅尼特醫生必須對你說，那對於他或許是痛苦的，倘若梅尼特小姐必須對你說，那對於她或許是很痛苦的。你知道我幸而和他們有光榮底交誼。倘若你喜歡，我願意修正我底勸告，由我去試作一次重新觀察和判斷，並非受你的委托，也並非代表你。然後回來和你商量。那時，倘若你不滿意我底觀察，你可以自己去考核牠；倘若另一方面，你認為滿意，那就由牠去吧，各方面都省去了最好能够省去的麻煩。你以為怎樣？」

「你要我等待多久呢？」

「噢，那不過是幾小時的問題。下晚我可以到蘇合去，回來就到你底事務所裏。」

「那麼我贊成。」史曲勒說：「我現在不到那裏了，我對於牠並不那樣着急；我贊成，我期望你今夜來看我。早安。」

於是史曲勒先生轉身衝出銀行，通過之處空氣這樣震動，以至在櫃台後面鞠躬送客的兩位老行員要抵抗牠是必須竭盡殘年之力的。這兩位衰老底行員是常常被公衆看見隨時總在鞠躬的，而且一般相信他們鞠躬送出一位主雇之後，也還對着空虛鞠躬，一直到又鞠躬迎接另一位主雇進來的時候。

這律師的精敏是足夠推想到那銀行家對於不十分確定的事所發表的意見是不會肯定的。想不到的是他必須吞下這大苦藥，他把牠硬嚥下去了。現在，史曲勒說對着聖壇方面搖着他底雄辯底食指，當他走下那裏的時候：「我底出路是，把錯誤都歸之于你們全體。」

這是老巴勒策士的小試橫衝；他因此覺得很放寬心了。「小姐，你不能歸咎于我，」史曲勒先生說：「我將要歸咎于你了。」

所以，當勞雷先生在夜間十點鐘來訪他的時候，史曲勒先生處于故意佈置起來的許多翻開底冊籍文件當中，裝出早晨的那問題似乎毫不放在心上的樣子。當他看見勞雷先生的時候他甚至表示驚異，好像他是正在專心致意于別底事情上似的。

「好！這位好心腸底密使說，在盡了整整半點鐘的無用底努力，轉灣抹角地把他引到那問題上之後，「我已經去過蘇

合了。」

「去過蘇合？」史曲勒孚先生冷冷地重複說。「哦，不錯！我正在想些什麼呀！」

「我沒有疑問，」勞雷先生說，「今早我說的話不錯，我底意見現在是證實了。所以我重申我底勸告。」

「我要你相信，」史曲勒孚先生回答，作出最友好底樣子，「我爲你打算，覺得抱歉，爲那可憐底父親打算，也覺得抱歉。我知道這對於那家庭必然時常是一個煩惱底問題；讓我們不要再提牠吧。」

「我不明白你底意思，」勞雷先生說。

「我敢說不會的，」史曲勒孚說，以一種從容決定底態度點點頭；「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但是這是有關係的，」勞雷先生說。

「不，沒有關係；我要你相信沒有關係。既已經以重要者爲無聊，以可讚美底志願爲不可讚美，我幸而免于錯誤，並無損害。年輕婦女往往作這樣底蠢事，也往往在貧苦中後悔，從不自私底方面說來，我爲這件事的作罷而覺得不安，因爲從世俗底觀點看來，那對於我是有傷體面的；從自私底方面說來，我欣喜這事已經作罷，因爲從世俗底觀點看來，那對於我是一件壞事——這對於我毫無利益，可得不必說的。完全沒有損害。我並不會向那位小姐求婚，不過在我們底密談之中，我想不到我自己竟會失言到這地步。勞雷先生，你並不能約束那些空頭女子底虛矯和輕浮；你也不必希望能夠作這種事，否則你就要常常失望的。現在，請你不要再提到牠。我告訴你吧，我祇是爲別人可惜，而爲我自己打算我却是滿足的。我真感謝你容許我徵詢你底意見而且給我勸告；你比我更了解那位小姐；你是對的，那是作不成的。」

勞雷先生被駭退了，以至他茫然呆看着史曲勒孚先生向他底迷惑底頭上澆來噴泉似的慷慨底，寬容底和善意底言詞，把他向門邊擠去。「要盡力從好處着想，我底親愛底先生，」史曲勒孚說，「不要再提牠；再謝謝你容許我徵詢你底意見，晚安！」

勞雷先生在知覺他身在何處之前已經出來在暗夜之中。史曲勒孚先生却躺在沙發上，對着天花板自語。

第十三章 不雅的人

倘若西得尼卡爾登曾經在什麼地方放過光，他在梅尼特醫生家裏確是從來沒有亮過的。在這一整年之中他屢屢到那裏，而在那裏他常常是鬱鬱不樂底閑遊者。當他用心說話的時候，他是談得好的，但是那種百事無心的黑影以宿命底陰暗籠罩着他，很難得被他底內心底光輝所穿透。

然而他留心地環繞着這家宅的街道，留心于造成街上步道的那些無感覺底石頭。許多夜間他悵惘地在那裏徘徊，當酒力已經不給他暫時歡娛的時候，許多次悽涼底曙光照見他底孤寂底形體留連在那裏，留連到太陽的最初光芒強烈起來的時候，這些光芒把教堂和崇樓的頂端的建築之美移入他底心裏，好像靜幽底時辰使人感覺平日遺忘了的某些較好底事物似的。近來，他比以前更少想到聖壇街的無人照料底床了；他往往躺在牠上不過幾分鐘又爬起來，徘徊在隣近地帶。

在八月的一天，當史曲勒字先生（在通知他底胡狼他「已經重新考慮那婚事」之後）已經帶着他底優雅到狄豐字縣去了的時候，當倫敦市街的繁華風光已經使流浪人之中的善良者覺得惡劣，康健者覺得患病，年青者覺得老朽的時候，西得尼底腳還踐踏在那些街石上。這一天他底腳從游移不定和漫無目的變為被一種意圖所鼓動了，而且為達到這意圖，把他送到醫生家門前。

他被指引到樓上，發見路茜獨自在那裏作事情。她歷來對他並不十分自然，所以當他挨近她底桌子坐下的時候她有一點點惶惑。但是，在開始互相交換幾句應酬話之中，她仰望着他底臉，覺得牠上面有一種變化。

「我恐怕你有一點病了吧，卡爾登先生！」

「不過，梅尼特小姐，我所過的生活是不適合于衛生的。這樣流蕩，有什麼希望呢？」

「要是——請恕罪；（話已經到了嘴）——不把生活過得更好些不是可惜的事麼？」

「神知道這是可恥的！」

「那麼爲什麼不改變牠呢？」

又溫和地望着他，她驚異而且悲涼，看見他底眼睛裏有淚水。他回答的聲音中也有淚了：

「太遲了。我絕不會比現在更好。我必然會更墮落下去，變得更壞。」

他用一隻手肘倚在她底桌上，用另一隻手掩住眼睛。那桌子在沉默中發抖。

她不會見過他這樣軟弱，覺得很爲難了。她知道她的爲難，並不看她，說道：

「請原諒我，梅尼特小姐。我一想到我要對你說的話，我就會發昏。你願意聽嗎？」

「倘若那會于你有點好處，卡爾登先生，倘若那會使你高興，那就使我很喜歡！」

「上帝保佑你，因爲你底慈悲！」

他露出他底臉，一小會之後他鎮定地說：

「不要害怕。不要畏懼我所說的話。我好像一個少年早死的人。我底全部生命可以說是早已死了。」

「不，卡爾登先生。我相信牠的最好底部份還在將來的；我相信你是很，很值得保重你自己的。」

「梅尼特小姐，爲了你，雖然我更明白——雖然在我自己底卑陋底心的深處我更明白——我永遠不會忘記牠！」

她面色蒼白而且發抖。爲要使她安心，他確實說明他自己的無望，因此這次會談和別底任何可能的會談並不相同。

「梅尼特小姐，假使你或許要酬答在你面前的人的愛——如你所知，這人是自暴自棄底，荒唐底，濫醉底，誤盡終身底可憐蟲——那麼，他此日此時就會覺得，縱然幸福，他將要使你困苦，使你悲傷和悔恨，挫折你，羞辱你，使你受他的拖累。我很明白

你對於我不會有柔情；我並不要求；我甚至感謝你不會有牠。」

「沒有牠，我就不能救助你麼，卡爾登先生？我就不能指引你——再請原諒——到較好底路道麼？我就無法報答你對於

我的信任麼？我知道這是一種信任。」她略一躊躇之後謙虛地說，而且在衷心悲感之中：「我知道你絕不會對另一個人說這

種話的。我不能有一點好處報答你麼，卡爾登先生！

他搖搖頭。

「不必，梅尼特小姐，不必。倘若你願意聽我再說幾句，那麼你就作了你所能替我作的一切了。我願意你知道你是我底靈魂的最後底夢。在我底墮落中我還不至于十分墮落，祇因為你和你底父親的光景，以及由你所造成的這家的光景，激起了我以為早已死去的我底往日底憧憬。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我曾經被一種我自以為再不會斥古我的悔恨之情所苦惱，而且聽到了我自以為永遠寂默了的往日扯我向上的清言溫語。我曾經有過一些不成形底觀念，想要重新努力，擺脫怠惰和酒肉，把已放棄底戰鬥重新戰鬥到底。一個夢，完全一個夢，毫無結果，而睡人仍然留在他躺看的地方，但是我願意你知道你鼓勵過牠。」

「牠什麼也不留下了嗎？卡爾登先生，再想想，再試試看！」

「不，梅尼特小姐，我已經十分明白我自己是完全不行的了。而我還有弱點，還有弱點，願意你知道你曾經以一種突如其來底俊勢力量燃燒着我，然而，我自己總不過是這樣底材料，燒不出什麼來，並未發光，並無益處，白白燒成一堆灰燼。」

「因為這是由我而起的災禍，卡爾登先生，使你比認識我以前更加不幸——」

「不要這樣說，梅尼特小姐，因為，要是可能改正的話，你已經改正了你了呀。你並不是使我變得卑壞的原因。」

「因為你所說的你底心理狀態，無論如何，是可以歸咎于我底某種影響的——我底意思是說——我不能利用那種影響為你效勞嗎？我對於你完全沒有為善之力嗎？」

「現在我已經在此地實現了我所能得到的至善了，梅尼特小姐。讓我懷抱着我會經對你坦開心胸的這紀念度過我底不成材底下午生，至以世界盡頭吧；在我，還應該紀念的是此刻你為我而悲傷歎息。」

「我要以最熱忱底全心再懇求你是要我相信事情能够更好起來的。卡爾登先生！」

「不要再請求我相信牠，梅尼特小姐。我會經證實我自己，而且更加明白了。我使你難受；我快要達到末路了。當我紀念今天的時候，你願意讓我相信我生平最後底機密是安放在你底純潔底心胸中，而且單獨停留在那裏，不會被別人知道麼？」

「願意的，倘若這樣對於你是一種安慰。」
「甚至和你最親近底人也不讓他知道嗎？」

「卡爾登先生，她激動地遲疑了一下之後回答，「這秘密是你底，不是我底；我約定尊重牠。」

「謝謝你再上帝保佑你」

他吻了她底手，然後向門邊走去。

「梅尼特小姐，請你不要疑心我會找機會再談這一番話。以後我永遠不再提到牠。好像我已經死了一樣。在我死的時候，我將要以這紀念爲神聖——感謝你，爲你祝福——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底最後真言，我底姓名，我底過錯，和不幸，已經被懷抱在你底溫柔底心中，豈不光榮和幸福！」

他是這樣異乎常態，而想到他曾經怎樣自棄和怎樣日趨敗壞是這樣可悲，以至路茜·梅尼特爲他傷心地哭泣了，當他站住回頭看她的時候。

「請安心」他說，「我不值得你這樣感傷，梅尼特小姐。一兩點鐘之後，我所輕蔑而又沉迷的下流伴侶和下流習慣就要使我更不值得這樣底眼淚，比之爬行在街上的任何賤類。請安心，但是在我底內心裏，我將要像現在一樣傾向你，雖然在外表上我將要像你一向看見我那樣。這是我要你相信我的最後底唯一請求。」

「我相信，卡爾登先生。」

「這是我底最後請求；我想要借此解除你對於一個訪客所有的困難，我認爲你和他之間毫無共同之點，而是有着不可逾越底距離的。我知道，這是不用說的，但是我情不自禁，爲你，爲你所親愛的任何人，我願意作任何事情。倘若我底生涯中有值得犧牲的可能和機會，我甘願爲你和爲你所親愛的人們而犧牲。在平安無事底時候，你試把我對於這事的熱心和誠意記在心上。將來不久的將來，你就要有新底結合——這結合將要使你更親愛地和堅定地聯接在你這樣使其美好的家庭上——這最珍貴底結合將要使你光榮和喜悅。噢，梅尼特小姐，當一個幸福底父親底臉望着你底臉的時候，當你看見你自己底輝煌底笑重新煥發在你底膝下的時候，請你隨時想到有一個人願意以他底生命來維護你所愛的人的生命。」

位說，「再會！」又說「上帝保佑你！」然後離開她。

第十四章 正直底生意人

裘利·克郎邱先生帶着他底頑劣底兒子在他旁邊，坐在艦隊街的他底櫈子上，每天看着無數底各式各樣東西在活動。在艦隊街熱鬧的時間之內，無論坐在那裏的什麼上面，誰能够不被兩大行列弄得眼花耳聾呢？一個行列跟着太陽向西走，另一個行列背着太陽向東走，兩者都走向太陽落下之處的紫紅運山以外的原野。

嘴裏啣着一匹乾草，克郎邱先生坐着觀看這兩大潮流，好像曾經在一條河邊守候了幾百年的那些異教村夫^①似的。不過裘利並不期待這些潮流流乾掉，他並不希望這樣，因為他底收入的一小部份是得自領導那些胆小底婦人（大多數是積習很深而且過了中年的）從台爾生這一面到河對岸去的領港費。這種陪伴每次都都很簡便，所以克郎邱先生對於那一類太太很有興趣，無不熱烈表示願為她底康健祝飲。他就借著從這種慈善行為中所得的贈與來補助他底財政。

當年曾經有一位詩人坐在公衆場所的一隻櫈上，看着人羣沉思默想。克郎邱先生也坐在公衆場所的一隻櫈上，但是並非詩人，很少思想，祇是東瞻西顧。

正當市面蕭條，晚歸底婦人稀少的季節，他底一般狀況是這樣不景氣，以至他很懷疑克郎邱夫人又在跪着幹「那個」。這時，忽然一陣異常熱鬧湧現在艦隊街上，向西而來，引起他底注意。看情形，克郎邱先生認得那是某種葬儀，而且有人反對這葬儀，正在吵鬧呀。

「小裘利，」克郎邱先生回頭對他底兒子說，「這是埋人。」

① 美洲印地安人底神話，某一族的一些愚人終身守候在一條河邊，等待河水流乾掉。

「好啦，爸爸！」小裘利叫喊。

小紳士莫名其妙地大喝采。老紳士却以為這叫喊很不吉利，找到機會，就打了小紳士一個耳光。

「你是什麼意思？什麼好啦？你要對你自己底父親怎樣，小壞種？這孩子越來越太什麼了！」克郎邱先生說，觀察着他。「他和他底好啦，不要叫我再聽見你又什麼，否則你就要覺得我又什麼聽見嗎？」

「我並沒有作壞事呀，小裘利抗議，摸着他底腮巴。」

「得了！」克郎邱先生說：「我不要聽你底什麼壞不壞。爬上座位去，看熱鬧。」

他底兒子遵命熱鬧也逐漸接近。人們圍繞着一個黑色柩車和一個黑色送葬車叫罵呵叱；送葬車裏祇有一個送葬者，戴着坐在這地位上所必需的黑色裝飾品。然而，這地位對於他是不舒服的，越來越多的下等人包圍着車子，嘲笑他，向他作鬼臉，不斷地叫罵着：「呀！偵探！呀！偵探！」以及太多和太難於重複的種種恭維話。

各種葬儀對於克郎邱先生無論何時都是一種動人底誘惑；每當葬儀經過台爾生銀行的時候，他常常激動感官，變為興奮。當然，這樣不平常底場面的葬儀使他更加興奮了，所以他纔一遇見向他奔來的第一個人就問——

「什麼事，兄弟什麼事？」

「我不知道，」那人說。「偵探呀！偵探！」

他又問了另一個人：「那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這人回答，然而，非常熱烈地用盡力氣大叫起來：「偵探呀！偵探呀！這偵探！」

到底有一個對於這件事的內容知道較為詳細的人衝到他面前，於是從這人他知道這葬儀是一個叫作洛格·克里的葬儀。

「他是一個偵探麼？」克郎邱先生問。

「老巴勒底偵探，」消息靈通底人回答。「呀！這呀！老巴勒底偵探——探們！」

「哦，不錯！」裘利叫喊，回想到他曾經參加過的那一次審判：「我見過他死了，他！」

「真死了，」那人回答，「不能再死。來，驅逐他們；把他們拖出去，來！這些偵探！」

在沒有任何主張的地方是容易接受主張的，所以羣衆立刻採取了牠大聲重複說「驅逐他們，把他們拖出來。」加緊包圍住那兩輛車，以至牠們不能動彈。在被羣衆打開的車門上，那送葬者硬掙扎出來。有一個時候落在他們底手裏；但是他十分矯捷，而且善於利用時間，在另一個時候，他已經由旁道逃走了，在脫掉他底外衣、帽子、長帽帶、白手中以及其他象徵悲哀的事物之後。

人們大快人心地把這些事物撕成碎片，拋撒在地上，同時商人們急忙關閉舖子；因爲在這種時候羣衆簡直是很可怕底怪物，無法阻止的。他們已經打開柩車的門，正在搬出棺材，而某些更聰明底天才却不以爲然，主張一致護送牠到牠底目的地。這主張確是更爲切實可行的，在歡呼聲中被接受了，於是車內立刻坐滿了八個人，車外站着十多個人，同時許多人爬到柩車頂上，用盡巧妙工夫附着在牠上。裘利·克郎邱自己是坐進送葬車裏去的勇士們的第一人，謙虛地把他底尖釘頭藏在較遠底角落裏，避免台爾生銀行的人們看見。

殯儀館的職員們曾經抗議儀式變動；但是河水赫然淌在面前，已經有人噴着冷水浸禮使這些倔強職員明白道理，抗議就含糊過去了。變動開始由一個掃煙囪的來駕駛柩車——由一個正規車夫作他底顧問，和他並肩高坐着，加以嚴密監視——另由一個賣麵餅的駕駛送葬車，也由一個負責大員陪伴着。一個玩熊的領袖，當時街頭常見這種角色，是頂出色底點綴品，在大隊人馬之前走下斯圖爾。至於他底黑熊，滿身癢疥，使牠走在其中的行列的那一部分有完全由牠負責的神氣。

一路喝着啤酒，吸着煙斗，哼着歌曲，使這喪事無窮地漫畫化。這烏合之衆就這樣進行着，逐步補充新兵，而一切店舖都在牠前面關門了。牠底目的地是遠在郊外的聖盤克拉斯老教堂。在相當時間之中牠達到那裏，堅持着湧入墓地，終於用牠自己底方法完成了洛格克里的葬事，而且牠自己覺得很滿足。

死人已經處置了，羣衆需要另一種娛樂，於是另一些更聰明底天才（或許還是前次那一些）就以憑空指摘偶然路過底人爲老巴勒偵探來尋開心，而且實行報復。有幾個生平未嘗走近老巴勒的並不討厭底人因此被追趕，被打罵。武劇演變到打破窗子，劫掠公物，乃是自然而且順便底事。幾小時之後，當各種避身底房屋被搗毀，柵欄被拆除來武裝那些好勇鬥狠底角

色的時候，終於流傳來一種謠言，說衛戍兵就要來了。在這謠言之下，羣衆逐漸走散，而衛戍兵或許來過了，或許不會來過呢，都是暴動後的平常程序。

克郎邱先生並未參加閉幕的武劇，却逗留在教堂墓地裏，慰問那些殯儀館的職員們。這地方對於他有一種安閑之感。他從鄰近底公家房屋裏設法得到一隻煙斗，悠悠地吸着，觀察着墓地四周的圍柵，默默記住那地點的形勢。

「裘利，」克郎邱先生依照他底習慣對他自己說，「你那天在那裏見過克里，你親眼看見他是年輕體壯的呀。」

吸完了煙，少一躊躇之後，他反身就走，因為要在台爾生銀行關門之前出現在他底崗位上。他對於人生的思慮有傷他底內臟了麼，或者他底一般健康原來有些損壞了呢，或者他想要對於卓越底學者略表敬意呢，這種種假設都很難解釋他爲什麼在回去的路上要去訪問他底醫藥顧問——一位著名底外科醫生。

小裘利底服務精神使他底父親大爲安心，據說在他離職期間並無公事。銀行關門了，古老行員們都出去了，守夜的人來了，克郎邱先生和他底兒子纔回家去喝茶。

「現在，我告訴你吧！」克郎邱先生一進門就對他底妻說。「我是一個正直底生意人，倘若今夜我底冒險出了岔，我就要相信你會經作過反對我的祈禱，我就要憤恨你，好像我親眼看見你幹那個一樣。」

喪胆底克郎邱夫人搖搖頭。

「當着我底面就說『不』！」克郎邱先生說，顯示憤怒底種種表徵。

「我什麼也沒有說呀。」

「好那麼什麼也不要想。說出來和想在心裏都一樣。都可以反對我。統統要不得。」

「是的，裘利。」

「是的，裘利。」克郎邱先生重複說，坐下喝茶。「啊！又是是的，裘利。那個那個。你就會說是的，裘利。」

克郎邱先生底這些執拗底怪話並無特殊意義，不過，像人們也常說的一樣表示不滿意底反瀆而已。

「你和你底是的，裘利。」克郎邱先生說，咬了一口奶油麵包，而且好像連着「一大片無形底牡蠣咽下去似的，」啊！我這樣

想，我相信你。」

「今夜你要出去嗎？」他底善良底妻問，當他又咬一口的時候。

「是的，我要去。」

「我可以跟你去嗎，爺？」他底兒子伶俐地問。

「不，你不能去。我要去——你媽知道——釣魚。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去釣魚。」

「你底釣竿全壞了，不是嗎，爸爸？」

「不要你管。」

「你要拿魚回家來嗎，爸爸？」

「倘若我不拿回來，明天你就沒有吃的，」老紳士回答，搖搖他底頭：「這已經够你受的了；我現在不出去，要等到你們睡了許久之後。」

在這一晚的剩餘時間之中他用盡心機防範克郎邱夫人，而且氣勢洶洶地和她談判，要使她不至於默想着不利於他的祈禱。本此見解，他要他底兒子也來談判，而且訴說他所能想到的反對她的任何理由，磨折這不幸底婦人，不許她有自由思想的機會。最虔信底男女相信誠心祈禱的效驗也不會比克郎邱相信他底妻的祈禱的效驗那樣宏大，這正如一個自稱不信鬼的人會被一個鬼故事駭煞似的。

「你要留心，明天沒有事故纔好！」克郎邱先生說。「倘若我，一個正直底生意人，得到一兩斤肉，你不會不用牠夾麵包吃的。倘若我，一個正直底生意人，得到一點啤酒，你不會專喝白水的。當你到羅馬的時候，你就該依照着羅馬人行事。倘若你不，羅馬對於你，就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怪物。我是你底羅馬，你知道的。」

然後，他又開始發牢騷：——

「你反對你自己底吃喝呀！我不知道因為你跪着咕噥的種種沒良心的行為，你減少多少這裏的吃喝。看看你底孩子吧：他是你底呀，不是嗎？他瘦得像一根乾柴似的。你自稱為母親，你不知道母親底首要任務是養肥她底孩子嗎？」

這觸動了小裘利的痛處；他懇求他底母親完成她底首要任務，於是他底父親，又那樣溫和慈祥地指示了她所已作的和未作的各種事情，總之，着重在要她克盡爲母底責任。

克郎邱一家這樣消磨着這一下晚，一直到小裘利被命令去睡，而且他底母親也服從了種種教訓之後。克郎邱先生却獨自吸着煙斗度過上半夜，一直到一點鐘時候纔動身出遊。將近這鬼祟底時辰，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從衣袋裏拿出一隻鑰匙，打開一個鎖，底櫥櫃，取出一個布袋，一個輕便底起重鐵鉤，一條繩子和一把鏈尺，以及其他所謂釣魚工具。熟練地把這些東西攜帶在身上，他對克郎邱夫人贈了臨別惡言，吹滅了燈，出去了。

小裘利，原來並未脫去衣服，佯裝睡着在床上，不久也跟踪他底父親出去了。在黑夜的掩護之下他跟着出了房間，跟着走下樓梯，跟着經過庭院，跟着走進街道。他並不担心回來的困難，因爲這家宅裏住滿了房客，大門終夜都是半開着的。

被要研究他底父親底正直行業的祕密和藝術這種可讚美底志願所驅策，小裘利緊跟着到庭前屋後，牆邊，門道，把兩隻眼睛緊湊在一處望着他底光榮底父親，這光榮底父親向北潛行，走不多遠，就有伊薩亞克瓦爾頓的另外一個門徒來聯合他，於是兩個人一同悠悠走去。

在最初半點鐘之內，他們繞過閃爍底燈光，繞過好幾個閃爍底守夜人，然後到了寂寥底大路上。在這裏出現了第三個人——這樣毫無聲息而又突如其來，倘若小裘利迷信魔法，他一定會以爲那第二個有分身之術把他自己化爲兩個的。

三個人在前面走，小裘利在後面跟，一直到那三個人停住在突出於大路上的一道土堤之下。堤上有一段低低底磚牆，牆上是一道鐵柵欄。在堤和牆的暗影之中那三個人從大路上去到一條不通行底小巷裏，巷底聳立着八九尺高底牆。小裘利蹲在一隻角裏，向上仰望那小巷，在濛濛底月光中分明看見他底光榮底父親底形體，正在敏捷地攀登一座鐵門。他一下就跑過去，然後第二個漁人爬過去，然後第三個也爬過去了。

他們全都輕輕地跳落在門裏面的土地上，在那裏躺了一小會——或許在靜聽什麼。然後他們隨着爬行過去。

現在輪到小裘利走近門邊的時候了；他屏息地走到那裏，又蹲在一隻角裏，向門內面窺看他看見三個漁人爬行在繁茂底蘆葦之中，墓石林立呀，這是教堂墳地——一大片墳地，他們在那裏回好像一些白衣鬼似的，而教堂鐘樓也像一個大得可怕的巨鬼。他們爬行不多遠，就直站起來，開始釣魚。

他們釣魚，最初是用鐵鏈。此刻那光榮底父親似乎正在修整一種好像大螺螄錐似底工具，不論他們用什麼工具工作，都十分用勁；忽然教堂的鐘聲響地響了，嚇得小裘利轉身就跑，他底頭髮直豎起來，好像他底父親底那樣。

但是他長久懷着要知道這些事情的更詳情形的那志願，不但止住他底逃跑，而且又把他引誘回來。當他第二次向門內面窺看的時候，他們還在勤苦地釣魚，但是現在他們似乎釣得一條魚了。那裏有一種低抑底旋轉之聲，而且他們都彎着腰，好像在用力拉起一種重東西。那東西慢慢地上升，以至露出在地面上。小裘利應該很明白那東西是什麼的，但是當他看見牠，而且看見他底光榮底父親動手去搖開牠的時候，他駭得轉身又跑，一直不停地跑了一英里多路。

要不是喘不過氣來，他是決不停止的，因為這是和妖怪賽跑，使人有不到終點不止的異常精神。他曾經分明覺得他所看見的棺材追趕着牠，牠直豎着在他後面跳躍時常差一點就要追過他，而且就要跳到他旁邊——或許要拉着他底手。牠也是一個出沒無定而且無所不在的鬼怪，因為一方面他覺得他後面的夜全部可怖，一方面他避開黑暗底小路，祇在大道上急奔，恐怕牠會從小路上跳出來，像一個沒有尾巴和翅膀的風箏似的。牠也躲藏在人家門道裏，把牠底兩隻可怕底肩頭聳起，到牠耳朵邊，好像正在大笑似的。牠平躺在大路的暗影之中，狡猾地使他忽然絆倒。隨時隨地牠都跟蹤着他，在他後面跳躍，以至當這孩子跑到自家門前的時候，可以說是已經半死了。甚至這時牠也不離開他，却跟着他碎碎地一步一步跳上樓梯，跟他爭先爬上床，而且沉重地壓在他底胸膛上，當他昏睡着的時候。

天明之後，日出之前，小裘利從惡夢中驚醒了，由於他底父親的出現在家室裏。父親有什麼失敗了吧；小裘利一看他抓住克郎邱夫人底耳朵，把她底頭撞在床頭木板上，情形就推想到。

「我告訴過你我要，」克郎邱先生說，「我要那個。」

「裘利，裘利，裘利！」他底妻哀求。

「你反對你自己，弄得生意不好，」裘利說，「我和我底股東都吃了虧。你應該尊重和服從；爲什麼鬼你不呢？」

「我竭力要作一個好妻子呀，」那可憐婦人抗議，眼淚汪汪的。

「反對你底丈夫底生意算得好妻子嗎？不尊重你底丈夫底生意算得尊重他嗎？不服從他底重要業務算得服從你底丈夫嗎？」

「那麼你不要去幹那可怕底生意，裘利。」

「够了，」克郎邱先生反駁，「好好作一個正直底生意人底妻子，不要用婦人之見去打算他幹不幹。一個服從底妻子應該完全不管他底生意。你自稱爲信教底女人麼？倘若你是信教底，那麼我要一個不信教底！你並不比這張床更有義務底感覺。必須把牠打進你底頭腦裏。」

這口角是用低音調演奏的，完結在這正直底生意人脫掉泥污底靴子，而且長躺在地板上的時候。他底兒子，怯怯地偷看見他用他底鐵鏽氣底雙手作枕頭仰臥着之後，又睡熟了。

早餐並沒有魚，也很少別底東西。克郎邱疲乏，惱怒，一直把一個鐵壺蓋擺在他面前作爲糾正克郎邱夫人的武器，準備一旦看見她有餐前祈禱的徵候就擲過去。他在梳洗時間照常梳洗，然後帶着他底兒子去從事他底公開職業。

小裘利挾着櫈子跟隨他底父親走在陽光照耀和熙來攘往的艦隊街上，和昨夜被鬼怪追逐獨自在黑暗中奔回家去的他大不相同了。他底機智因白日而更新，他底惡夢隨黑夜以俱去——在晴明底上午，在倫敦城的艦隊街上有這麼些同伴，他也不一定會作惡夢的。

「爸爸，」小裘利說，當他們一路走去的時候：留心把櫈子挾穩當：「復活賊是什麼呀？」

「克郎邱先生停住在步道上，答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我以爲各樣事情你都知道的，爸爸，」那人真爛漫底孩子說。

「唔好，」克郎邱先生回答，又開步走，而且脫掉帽子，讓他底尖頂頭髮自由表演，「他是一種生意人。」

「他有什麼貨物呢，爸爸？」伶俐底小裘利問。

「他底貨物，」克郎邱先生說，轉了一個念頭，「是一種科學上的貨物。」

「人底身體麼，是不是，爸爸？」那活潑底孩子問。

「我相信那是的，」克郎邱先生說。

「噢，爸爸，等我長大了的時候，我很願意作一個復活賊！」

克郎邱先生放心了，但是又疑惑地搖搖頭。「那就要看你怎樣發展你底才能。留心發展你底才能，不要再說你並不能幫助任何人的話，現在可以不談或許於你不相宜的事。」當小裘利被這樣訓勉，前進了一碼，把樅子安放在柵欄的暗影中的時候，克郎邱先生繼續對他自己說：「裘利，你這正直底生意人，你幸而有這有希望底孩子，可以補償你因為他底母親而受的損失！」

第十五章 編織

近來得伐石先生的酒舖裏早飲的時間比平常更早。在早晨六點鐘的時候，那些向着關閉底窗子的縫隙中窺看的蒼白臉面就已看出舖子內裏另一些臉面正在低頭飲酒了。得伐石先生在生意最好底時間出賣一種很淡薄底酒，此刻所賣的似乎更加異常淡薄。一種苦酒，或酸酒，因為牠使飲牠的人們情緒陰鬱。從得伐石先生所釀的葡萄酒裏並不冒出狂歡底烈焰，但是在牠底糟粕中潛藏着一種沒有光焰而在暗中徐徐燃燒的火。

這是在得伐石先生底酒舖裏連續早飲的第三個早晨。牠開始於星期一，而現在是星期三。這與其說是早飲倒不如說是陰謀密談；因為從開門的時間起，許多人就在那裏默默靜聽，竊竊私語，忽隱忽現，要他們底命他們也拿不出一文錢來放在櫃台上。然而，這地方十分有趣，好像他們可以隨便飲用全部酒桶似的；而且他們從這坐位溜到那坐位，從這角落溜到那角落，貪饞地吞飲着言語來代替酒漿。

雖然人們來往異常頻繁，酒舖主人並不出現。他並未被人懷念；因為，進門來的人沒有一個尋找他，沒有一個問起他，沒有一個奇怪爲什麼祇有得伐石太太獨自坐在那裏主持店務——她前向擺着一隻碗，碗裏盛着一些打磨損壞底小銅幣，破爛得改變了原形，正如從破衣袋裏掏出牠們來的那些人類中的小銅幣一樣。

酒舖裏的可疑形跡和漫不經心或許被偵探們留意到了吧，因為他們無處不留意，上自王宮下至監牢。玩牌的人們已經玩得厭倦，正在用牌建塔尋樂，喝酒的人們正在用潑出底酒滴在桌上畫圖形，得伐石太太却獨自用竹籤在她底袖子上挑花，而且看着聽着看不見聽不見的遠處底什麼。

聖安東尼就在這樣帶着酒意一直到正午。正午的時候，兩個塵垢滿身底男人在他底掛燈之下走過他底街道；其中的一

個是得伐石先生，另一個是戴藍小帽的修路工人。兩個人都風塵滿面，口乾舌燥，一齊走進酒舖。他們底到來已經在聖安東尼胸中燃起一種火，跟着他們底行踪迅速延燒，大多數的門裏和窗裏的臉面上都閃動着那火光。但是，沒有一個人跟隨他們，而且當他們走進酒舖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和他們說話，雖然酒舖裏每個人底眼睛都轉向他們。

「日安，先生們！」得伐石先生說。

這算是大家可以開口的暗號。這引起一致回答底合唱：「日安！」

「今天天氣壞呀，先生們！」得伐石先生說，搖搖他底頭。

對於這，每個人都看看他底隣人，然後低下眼睛，默默坐着。祇有一個人站起，走出去。

「我底妻！」得伐石先生高聲對得伐石太太說：「我和這位善良底修路工人同走了幾十里路；他名叫甲克。我遇見他——偶然地——在離開巴黎的一天半旅行中。他是一個好孩子，這修路人，叫作甲克。給他酒喝，我底妻！」

第二個人站起，走出去了。得伐石太太把酒放在叫作甲克這修路工人前面，於是他對着那些人脫下藍色小帽，喝酒。在他底衣襟裏他帶着一種粗黑麵包，他隨時吃牠，坐在得伐石太太底櫃台前，面高聲咀嚼而且喝酒。第三個人站起，走出去了。

得伐石自己也喝酒解渴——但是，他喝的比他給那陌生人喝的少，因為酒對於他自己並不是稀奇底東西——而且站着等待那鄉下人吃完他底早餐。他並不看在那場的任何人，任何人現在也不看他，甚至得伐石太太也不看他，她已經拿起編織物正在工作。

「你吃完了麼，朋友？」他在相當時機發問。

「是的，謝謝你。」

「那麼，去吧，去看我告訴過你你可以住在裏面的那房間。那是非常適合於你的。」

從酒舖走進街道，從街道走進庭院，從庭院走上樓梯，從樓梯口走進頂樓——從前這頂樓裏有一個白髮老人坐在矮櫈上，低着头，很忙地作鞋子。

現在在那裏的並不是白髮老人，而是曾經從酒舖裏一個跟一個退出去的那三個人。那久已遠去的白髮老人和這三個

人之間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他們曾經從牆壁的縫隙窺看過他。

得伐石小心地關好門，低聲說道：

「甲克一，甲克二，甲克三，這是我，甲克四如約會晤的那見證。甲克五，說話！」

修路人把藍小帽拿在手裏，用牠揩揩他底淺黑色底前額，說道：「要我從什麼地方開始說起呢，先生？」

「從開始的地方開始。」是得伐石先生底並非不可理解底回答。

「先生們，去年夏天，」修路人開始，「我看見他被鏈子拴在侯爵底馬車下面。要看個明白。我放下修路工作，那時太陽要去睡覺了，侯爵底馬車慢慢爬上山坡，他被鏈子拴着——就像這樣。」

修路人又表演了那全套動作，這回應該十分純熟了吧，因為在那一整年之中牠是他底村裏的百看不厭底和必不可少底娛樂。

甲克一插嘴，問他在這以前他曾否見過這人？

「不會，」修路人回答，恢復了直立底姿勢。

甲克三質問他在這以後他怎樣認出他。

「因為他高大，」修路人輕聲說，用手指指着他底鼻子。「那一晚上侯爵老爺問我，『說呀，他像什麼？』我說，『高得像一個妖怪。』」

「你應該說矮得像一個侏儒，」甲克二應聲說。

「但是我懂得什麼呢？那時並沒有這椿事，他也不相信我。看吧，甚至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也並不說我底證據。侯爵老爺站在我們村裏的泉水附近，指着我說，『把這流氓帶過來！』真的，先生們，我什麼也不說。」

「他是對的，各位甲克，」得伐石低聲說，看着曾經折斷話頭的甲克二。「說下去呀！」

「上帝！修路工人說，帶着神秘意味。『那高人失蹤了，他被尋找了幾個月九，十一。』」

「數目沒有關係，」得伐石說。「他被藏好了，但是他不幸終于被找出來。說下去！」

「我又到山坡上工作，又到了太陽將要睡覺的時候。我收拾傢伙，走下山去，到村子下面我底小屋裏，這時天已經黑了，抬頭一看，看見山上有六個兵士。一個高人被挾持在他們中間——網綁着——就像這樣！」

借着他底離不開底小帽的幫助，他表演了一個人底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的情形。

「我站在石堆旁邊，看着那些兵士和他們底犯人走過（因為那是一條寂寞底路，在這路上無論什麼光景都是值得看的），最初，當他們走近來的時候，我不過看見六個兵士和一個被綁的高人，而且他們幾乎全是黑的——除了在太陽睡下去的那一面他們有一片紅彩而外，先生們，我也看見他們底長長底影子在大路對面的山徑上和山坡上，好像巨人底影子似的。我也看見塵灰飛揚在他們周圍，他們嗒嗒地走來的時候，塵灰也跟隨着他們。但是，當他們十分走近我的時候，我認出了那高人，他也認出了我。啊，但是他或許很想又兇猛地跳下山去，像我初次遇見他在接近那同一地點的時候那樣！」

他描寫那情形好像他是在那地方似的，顯然地，他曾經分明地見過牠；或許他生平不曾見過多少事吧。

「我不讓兵士們看出我認識那高人；他也不讓兵士們看出我認識他；我們用我們底眼睛互相認識，我們底心裏知道：「來！」那隊伍的頭領說，指着村子，「送他早進墳墓！」於是他們就更加拖帶他。我跟隨着，他底手臂癢了，因為網得那樣緊，他底木鞋是笨重底，所以他走不動。因為走不動，所以很慢，他們就用他們底鎗托驅逐他——就像這樣！」

他模仿着被毛瑟鎗托逼迫前去的那人的行動。

「因為他們像瘋人賽跑似的奔下山去，他跌倒了。他們大笑，又把他拉起來。他底臉上流血，沾滿塵土，於是他們又笑。他們把他帶進村子，全村的人都跑出來看，他們把他押過磨房，走上去，到了監牢；全個村子都看見牢門在黑夜中張開，吞掉他——就像這樣！」

他盡其可能地張大了嘴，嗒地閉起來，牙齒發出一種響聲。得伐石，看見他不願再開口來損壞那響聲，說道：「說下去呀，甲克。」

「全個村子，」修路人說，墊起脚尖而且放低聲音，「都退回來；全個村子都在泉水邊小聲說話；全個村子都睡了；全個村子都夢見那不幸底人，關閉在巉崖上的監牢裏，永遠不得出來，除非死掉。第二早晨，我捐着我底傢伙吃着一小塊黑麵包，走去

作我底工作，我繞到監牢旁邊。在那裏我看見他在上面，在一個高大底鐵籠子的柵欄後面，向下面窺看，像昨夜一樣滿臉血污。他底手是不自由底，不能招呼我；我也不敢叫他；他像一個死人似的看着我。」

得伐石和那三個人黯然而面相視。當他們聽着這鄉下人底故事的時候，他們底臉相全是陰暗底，抑制底，仇恨底；他們底態度全都是隱秘底，然而也是權威底。他們有一種粗魯底裁判官的神氣，甲克一和甲克二坐在那破舊底木板床上，各自用一隻手支着下巴，眼睛注視着那修路人甲克三，隨着一隻腳在他們後面，同樣注視着，他底激動底手時常摸摸他底嘴和鼻子周圍的細微底神經網路。得伐石站在他們和講述者之間，看看站在窗子亮處的講述者，又轉面看看他們。

「說下去，甲克，」得伐石說。

「他留在那鐵籠子裏好幾天。村裏人偷偷地去看他，因為害怕。但是村裏人常常從遠處仰望巉崖上的監獄；在下午，白天的工作完了，人們聚在泉水邊閒談的時候，面孔全都轉向監牢。從前他們轉向驛站，現在轉向監牢。人們在泉水邊私相傳說他雖然被判死刑，或許不會執行；他們又說巴黎有人替他呈遞請願書，申訴他因為死了孩子纔發瘋發狂；他們那請願書是直接遞給國王自己的。我知道什麼呢？或許對，也或許不對。」

「聽着，甲克，」這名字的第一號嚴厲地插言。「請願書確是遞給國王和皇后的了。在這裏的人，除了你自己而外，全都看見國王接了他，那時國王和皇后同坐馬車經過街道。得伐石就在你面前，冒着生命的危險，衝到馬車前面，親手呈遞那請願書。」

「再聽着，甲克！」那跪着一隻腳的第三號說：他底手指還是遊移在那些神經網路上，帶着一副貪饑底神氣，好像飢渴着，很像吃喝什麼——既不是食物也不是飲料。「那些衛士騎兵和步兵包圍住請願底人，毆打他。你聽說過麼？」

「聽說過的，先生們。」

「說下去，」得伐石說。

「另一方面，」那鄉下人繼續說，「他們在泉水邊私相傳說他要被押到我們底村裏來當場執行，他一定要被執行。他們甚至於說因為他曾經殺死爵爺，因為爵爺是領主，他是佃戶——農奴——你們叫他什麼——所以他將要被當作殺害尊親。」

者執行死刑。在泉水邊，有一個老人說他用小刀行兇，右手將要被燒毀在他底眼前；他底胸上，手上，腿上將要被澆灌滾油，熔鉛，熱松脂，臘和硫磺；最後，他將要被四匹大馬拉斷腳手。那老人說，這些刑罰全都曾經在謀刺前王路易十五的兇犯身上實行過。但是我怎樣能知道他不是說謊呢？我並不是一個學者。」

「再聽着，甲克！手不停摸而且有一種貪饑神氣的那人說：『那兇犯底名字叫作達門斯，而且那全是在大白天公開實行的，就在這巴黎城的大街上；在觀看牠的廣大人羣之中，最可注意的是上流時髦婦女，她們很熱心地看着，一直看到末了——看到最後，甲克——那一直拖延到天黑，當他已經失去兩隻腳和一隻手，而還有呼吸的時候，那是實行過的——當然，你現在有幾歲了？』」

「三十五。」修路人說，看來好像有六十歲。

「那時你纔十多歲；你可能看見過的。」

「够了！」得伐石說，很不耐煩地。「魔鬼萬歲！說下去。」

「有些人這樣說，有些人那樣說；他們都不說別的事，甚至泉水也流出同樣腔調。後來，在星期夜間，當全村人都睡了的時候，兵士們從監牢蜿蜒走下來，了他們底鎗在小街的石頭上叮噠作響。工人們掘地，工人們孜孜工作，兵士們大笑和歌唱；在早晨，在泉水邊立起了四十尺高的絞架，攪壞了泉水。」

修路人看着低矮底天花板，好像看穿了牠，看見那絞架在天空中似的。

「一切工作全停頓了，一切都集合在那裏，沒有人帶牛前去，而牛都跟着人在那裏。正午的時候，鼓聲轟響。兵士們是在夜間就開進監牢了的，現在押着他出來。他像前回一樣綁着，他底嘴裏塞着一塊東西——用繩子緊緊地拮着他幾乎顯出好像就要大笑的樣子。」他比擬那樣子，用手指把嘴角向身根拉開。「絞架頂上釘着一把小刀，刀鋒向上，刀尖直立。他被吊在四十尺的高處——一直吊到現在，攪壞了泉水。」

他們互相看看，同時他用他底藍小帽揩臉，臉上已經流汗了，當他回憶那光景的時候。

「真駭人呀！先生們，婦女和兒童們怎樣能夠去汲水呢！晚間，在那暗影之下，誰能夠到那裏去閑談呢！在牠下面，我有什麼

說的呢？星期一下晚，太陽要睡的時候，我離開村子，我在山上回頭看看，那暗影突出在教堂上，在磨房上，在監牢上——似乎突出在天邊地上，先生們！」

那餓人咬着他底一個手指，看着別底三個，而且他底手指由于他底貪饑而抖顫了。

「完了，先生。我在日落的時候離開（因為我被警告這樣作）我走呀走呀，走了一夜和半天，纔遇見這位同志（因為我被警告我要遇見）我和他一同來，一會走路，一會騎馬過了昨日半天和昨夜，所以你們在這裏看見我！」

在一陣苦悶底沉默之後，甲克一說，「好！你已經忠實地表演過，敘述過了。你願意到門外面等待我們一小會麼？」

「很願意。」修路人說。得伐石送他到樓梯口上，叫他停在那裏，又轉進來。當他又走進頂樓來的時候，那三個人已經站起來，三個頭聚攏在一處。

「你以為怎樣，甲克？」第一號問。「要把牠記錄下來麼？」

「要記錄下來，註定消滅。」得伐石回答。

「好呀！那貪饑底人像鴉似的叫了。」

「那別莊和那全族麼？」第一號問。

「那別莊和那全族，」得伐石回答。「消滅。」

那餓人又用鴉聲歡呼，「好呀！開始咬着另一個手指。」

「你相信？」甲克二問得伐石。「我們保存這記錄的方法沒有困難麼？那當然是安全的，因為除了我們自己而外誰也不能翻譯我們底密碼？但是，日子長久了，我們還能翻譯牠嗎？或者，我想，由她？」

「甲克，」得伐石回答，伸直他自己，「祇要我底太太把這記錄保存在她底記憶裏，她就不會失落一句話——一個字。編織成她自己底花樣和符號，那就永遠明白得像太陽一樣。信任得伐石太太，要毀掉得伐石太太用編織所記錄下來的罪狀的一個字比之一個最佳懦底人要毀掉他自己底生命還不容易。」

經過一番秘談和同意之後，那餓人問，「快打發那鄉下佬回去吧？我希望這樣。他是很簡單底；不是有點危險嗎？」

「他什麼也不懂，」得伐石說：「至少把他自己升到同樣高的絞架上去，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我自己負責處理他，讓他留在我這裏，我照管他，由他走他底路。他想要看看好世界——國王、皇后和宮庭；讓他在星期天看看他們吧。」

「什麼？」那婦人叫喊，睜着驚異底眼睛。「他想要看皇室貴族，那是好兆相嗎？」

「甲克，」得伐石說：「倘若你想要貓想吃牛奶，你就大方地把牛奶給牠看吧。大方地給牠看牠底獵捕物，倘若你想要牠有一天捉住牠。」

再沒有話說，那修路人，被發見已經在樓梯口上打瞌睡，于是被勸告躺在那板床上休息，並不必吩咐，他一下就睡熟了。

這樣一個鄉下奴隸能够在巴黎找到比得伐石底酒舖更壞的住宿之所也就算不容易的了。除了時常莫名其妙地害怕那太大而外，他底生活是新鮮而且愜意的。但是，太太終日坐在櫃台前，這樣分明地不理睬他，這樣特別決心作出他在那裏並沒有表面以下的任何意義的樣子，以至每當他底眼睛望見她的時候他就戰慄驚恐，因為他以爲要預測這位太太過一會又要裝出什麼樣子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相信倘若她底玲瓏底腦袋裏有意要戲謔他，說她曾經看見過他謀殺人而且剝了那人的皮，她也會斷然把這一場戲一直扮演到底，不惜弄假成真的。

到了星期天，修路人發見太太陪伴着先生和他自己到凡爾賽宮去的時候，很高興（雖然他說他高興，）更加使他困惑的是太太在公用車裏一路不停地編織，還有更加使他困惑的是到了午後太太在羣衆中還是不停手地編織，那時羣衆正在等着要看國王和皇后的馬車。

「你努力工作呀，太太，」挨近她的一個男人說。

「是的，」得伐石太太回答：「我有很多東西要作。」

「你作些什麼，太太？」

「許多。」

「例如——」

「例如，」得伐石太太鎮靜地回答：「屍衣。」

那男人趕快走開一點，而修路人用他底藍小帽扇着他自己：覺得十分悶熱和窘迫。倘若他必需國王和皇后來解救他，那麼他是好運氣的，他底靈藥就在面前；因為，立刻就來了肥頭大臉底國王和面貌姣好底皇后，坐在金馬車裏，扈從者都是亮晶晶底「牛眼」，一大羣燦爛的笑嬉嬉底貴婦們和俊秀底貴人們，在這些男女的珠光寶氣，綺羅脂粉和巧裝盛飾的高傲體態以及輕蔑臉孔之中，修路人似乎洗了一個澡，暫時陶醉得這樣厲害，以至高呼國王萬歲，皇后萬歲，各個人和各件事萬歲！好像他不會知道當時遍地都是甲克似的。然後，花園呀，庭院呀，露台呀，噴泉呀，草地呀，又是國王和皇后，又是「牛眼」，又是貴婦和貴人，又是一切萬歲，一直到他感動得泣不成聲，在這全部過程之中，大概有三四小時之久，和他一齊叫喊，哭泣，感動的人很多，而得伐石却隨時抓住他底衣領，好像恐怕他會飛出去撲在他所神往的那些事物上，撕破牠們似的。

「妙哉！得伐石說，好像一位保護人似地，拍拍他底脊背，當熱鬧完了的時候，『你是一個好孩子！』」

修路人現在清醒了，懷疑他剛纔的種種表示有什麼錯誤；但是並沒有。

「你正是我們需要的人，」得伐石對着他底耳朵說：「你使那些蠢材相信這種場面是永久的。那麼，他們越放肆，結局就越近。」

「啊！修路人叫喊，深為省悟底樣子，『那是真的。』」

「那些蠢材什麼也不知道。一方面他們輕視你們底聲息，想要永遠停閉牠，你和你們這一類還不如他們自己底一匹狗和馬咧，一方面他們祇知道你們底聲息所告訴他們的事，那麼，讓牠再欺騙他們一時吧；牠並不能欺騙他們太久。」

得伐石太太昂然看看那被保護者，然後認可地點點頭。

「至于你，她說，『你是會為任何事情叫喊和流淚的，祇要一看見熱鬧。是不是你說！』」

「真的，太太，我想是的。暫時之間。」

「倘若給你看一大堆偶人，要你為你自己底利益撕破牠們，你會選擇其中最富麗和最快活的一個的吧。是不是說呀！」

● 燈名，裝有集中光線之透光鏡，在當時，為最亮之燈，因而轉信為貴人之譯號。

「真是的，太太。」

「是的倘若給你一看不能飛底鳥，要你爲你自己底利斧，這牠們底羽毛，你會先下手那些羽毛最漂亮底鳥的吧。不是？」

「真是的，太太。」

「偶人和鳥，你今天都見過了，」得伐石太太說，舉手指着牠們以後顯現的地方；「現在，回家去！」

第十六章 還在編織

得伐石太太和她底丈夫親睦地回到聖安東尼底胸懷裏，同時那戴藍小帽的微物却在黑暗中奔走，穿越塵土，爬過冗長底道路慢慢地走向那目的地——此刻那裏的侯爵老爺（現在墳墓中）的別莊正在靜聽着樹林的小聲私語。那些石臉有這樣修裕底閑暇來靜聽樹聲和泉響，以至爲尋找草根樹葉作食物和枯枝作燃料而徬徨在廣大底石造庭院裏和台階上的幾個鄉村小民在飢餓底幻想中覺得這些面孔的表情已經改變了。有一個謠言生存在這鄉村裏——祇是一種微末底生存正和那些村民一樣——說當那小刀截中要害的時候，這些面孔會經改變，由驕傲變爲憤怒與痛苦；又說當那吊着底人體高掛在泉水上面四尺高的時候，牠們又改變了，顯出報復底兇相，這兇相或許要從此永遠持續下去的吧。在發生謀殺案的那寢室的大窗子上的那個石臉上，那雕像底鼻孔上的兩個細微底凹處是顯然的人人認識這是誰底像，無人覺得這誰已經過去。偶然有兩三個襤褸農民走來，匆促地一看這侯爵老爺底石像並不敢用瘦削底手指指牠，立刻就奔逃到薜苔和草葉之中，彷彿他們能够在那裏好像比他們更幸運底野兔一樣找到安身之所似的。

別莊和茅屋，石臉和吊着底人體，石造地板上的紅斑，和鄉村井裏的清水——萬畝田園——法蘭西的一省——全個法蘭西——都躺在夜底天下，化爲模糊不明底一線。全世界，連帶着牠底一切偉大與渺小，都這樣躺在一個乍明乍滅底星球上。微細底人類知識能够分析光線明白牠底構成狀態，那麼更聰明些，或許會在我們這地球的微光裏看出在牠上面的各個有責任底生物的各种思想和作爲，各種罪惡和善行的吧。

得伐石夫婦在公用車中，在星光之下顛頓着，來到他們行程所必經的巴黎城門口。照例停在警衛室之前，照例有燈來照看，照例檢察和盤問。得伐石先生下車，看見那裏有一兩個兵士和一個警察。後者和他很親熱，互相擁抱了。

當聖安東尼又把得伐石夫婦覆蔽在他底幽暗底翼下，他們終于在接近這聖者底疆界之處下車，在街道上的濫泥和垃圾之中用脚探索着他們底道路的時候，得伐石太太對她底丈夫說：

「說吧，我底朋友，那當警察的甲克告訴你什麼了？」

「今夜很少，但是他全知道。又派了一個暗探到我們這一區來。或許有好幾個，但是他祇知道一個。」

「好吧，」得伐石太太說，以一種冷靜應付底神氣豎起她底眉毛。「把他記錄下來是必要的。他們怎麼稱呼那個人？」

「他是英國人。」

「那就更好。他底名字呢？」

「巴爾塞，」得伐石用法文語調說。但是他小心地力求發音正確，他把原文拚出來。

「巴爾塞，」太太重複。「好。教名呢？」

「約翰。」

「約翰巴爾塞，」太太重複，在低聲對她自己唸了一遍之後。「他底面貌呢？知道嗎？」

「大約四十歲，大約五尺九寸高，黑頭髮，容貌大約可以說是漂亮，黑眼睛，淡黃色底瘦長臉，鷹鼻子，但是並不正直，特別偏向左眼，所以，表情陰險。」

「啊呀，簡直是一幅肖像畫！」太太說，笑起來。「明天要把他記下來。」

他們轉進酒舖，牠已經關門了（因為那是半夜），得伐石太太進去，立刻就坐在她底職位上，數清在他們出去時間內所收入的小錢，考察存貨，計算帳目，記下她自己底支出，而且用各種方法盤問了那雇員，纔叫他去睡覺。然後她又把碗裏的錢倒出來，放在她底手中裏，分別打成結子，總算夜間的安全。這時，得伐石先生祇是啣着煙斗，走來走去，逍遙自在，並不干涉真的，對于業務和家務，他向來都是這樣逍遙自在的態度。

這一夜是熱底，而且這舖子，關閉着和被怎樣醜惡底隣居包圍着，是氣味惡劣的，得伐石先生底嗅覺絕不是靈敏的，但是存着的燒酒的氣味比喝着的時候更強得多，而且存着的甜酒，白蘭地和茴香子也如此。當他放下吸完底煙斗的時候，他嘆了

一口氣，噓開那種種混濁底氣味。

「你疲乏了，」太太說，抬頭一看，因為她正在打結子。「這不過是平常底氣味。」

「我有一小點疲乏，」她底丈夫承認。

「你也有一小點灰心，」太太說，她底敏銳底眼光並不專注在帳目上，有一兩分照顧着他。「噢，這些人呀，這些人呀！」

「但是我底親愛底，」得伐石說。

「但是我底親愛底！」太太重複，堅定地點點頭：「但是我底親愛底！今夜你是心志衰弱的，我底親愛底！」

「是呀，」得伐石說，好像一種思想從胸中被壓榨出來似的，「牠是一個長久時間呀。」

「牠是一個長久時間，他底妻重複，」爲什麼不是一個長久時間呢？復仇和報應必需一個長久時間；這是定規。」

「雷電打人並不需要長時間呀，」得伐石說。

「儲積和造成雷電需要多少時間？告訴我，」太太鎮靜地問。

得伐石沉思地抬起他底頭，好像頭裏面也儲積着某種東西似的。

「地震吞沒一個城市並不需要一個長時間，」太太說。「好告訴我準備一次地震要多少時間？」

「大概要一個長時間，」得伐石說。

「但是準備好了，一旦暴發，牠就會粉碎當前的各種東西。同時，牠時常是在準備之中的，雖然聽不見，看不見。你應該以此自慰。記住。」

她底眼睛發出閃光，她打了一個結子，好像絞死一個敵人似的。

「我告訴你，」太太說，伸出右手來加強語勢，「雖然牠在路上的時間是長的，牠確是在路上而且來了。我告訴你牠絕不後退，也絕不停止。我告訴你牠總是在前進的。看看周圍，想想我們所知道的全世界的活情形，想想甲克黨所申訴的牠自己底憤怒和不安正在每時每刻更加確定。這種情勢能够長久嗎？吓我笑話你。」

「我底勇敢底妻，」得伐石回答，約略低着頭，雙手交叉在背後，站在她面前，好像溫馴底學徒站在教師面前似的，「我對

于這一切並無疑問。但是牠已經經過長久時間，或許——我底妻，你知道，或許——在我們生存期間牠不會到來的吧。」

「哦！那麼怎樣呢？」太太質問，又打了一個結，好像又絞殺另一個敵人似的。

「哦！得伐石說一半不服一半道歉地聳動肩頭，「我們不會看見那勝利。」

「我們必須助成牠，」太太回答，用勁伸出一隻手。「我們所作的事沒有一件是白費的。我全心相信我們會看見那勝利。但是即使不會，即使我確實覺得不會，一看暴君和貴族的頸項，我還是要——」

太太咬着牙齒打了一個正眞可怕底結子。

「住口！得伐石叫喊，微微紅着臉，好像覺得被人斥責他怯弱似的；「親愛底，我也是不顧一切的。」

「是的。那是你底弱點：有時你靠望機會和較量犧牲。不要這樣自餒，時候一到，就放出猛虎和魔鬼；但是在期待時間要給住猛虎和魔鬼——毫不顯露——可是也要時時準備。」

太太強調她底話論，用她底錢串子打在她底小櫃台上，好像她要擊碎牠似的，然後悠悠地把那沉重底手巾收在腋下，說道已經到睡覺的時間了。

第二天正午，這可敬底婦人出現在酒舖裏的。她底平常坐位上，孜孜不倦地編織着。她旁邊放着一朵玫瑰花，倘若她偶爾一瞥這花，那是並不損壞她平常底專心工作底神氣的。有少數顧主，飲酒或不飲酒，站着或坐着，零星閃現。這一天很熱，蒼蠅成堆，牠們擴張牠們底偵察和追蹤到太太近旁的一切黏性底小杯子裏，到底陷於滅亡。這些死者對於正在遨遊着的別底蒼蠅並無印像，後者以最冷淡底態度看着前者（好像牠們自己是象類或由遠方移來底什麼東西），以至於遭遇同樣命運。想來也奇怪，這些蒼蠅是何等不小心呀！——或許牠們一心思念着朝庭的恩光德澤吧。

從門裏閃進來的一個人影使得伐石太太覺得新異。她放下她底編織物，開始把玫瑰花插在她底頭巾上，然後看着那人。奇怪，得伐石太太纔一拿起玫瑰花，顧客們就停止了談話，而且逐漸溜出酒舖。

「日安，太太，」新來底人說。

「日安，先生。」

她高聲說了，但是，一面重新繼續編織，一面暗中對她自己說：「啊！大約四十歲；大約五尺九寸高；黑頭髮；容貌大約可以說是漂亮；黑眼睛，淡黃色底瘦長臉；鷹鼻子，但是並不正直，特別偏向左腮；表情陰險！日安，完全一致！」

「太太，請你給我一小杯陳年白蘭地，一口涼水。」
太太謙恭地照樣作了。

「這白蘭地妙極了，太太！」

牠第一次被這樣恭維，而得伐石太太確知牠底來歷是較好的。然而，她說未免過獎了，又專心編織。客人注意看了她底手，指幾分鐘，然後趁機觀察這地方的一般情形。

「太太，你織得很熟練呀。」

「我作慣了。」

「這花樣也美麗！」

「你這樣想嗎？」太太說，微笑地看着他。

「一定的。可以問牠是爲什麼編的嗎？」

「消磨時光。」太太說，還是微笑地看着他，同時她底手指敏捷地活動着。

「並不爲使用麼？」

「那要看。有一天我或許會發見牠有用。倘若我發見——那麼，」太太說，忍了一口氣，而且以一種潑辣底風騷態度點點頭，「我要用牠！」

這是可注意的；但是，聖安東尼底趣味似乎堅決反對得伐石太太頭上戴一朵玫瑰花。有兩個人曾經分頭進來，而且差不多要喝酒了，可是一看見這稀奇光景，就躊躇起來，裝出來找朋友找不着的樣子，走掉了。當這位客人進來的時候，停在舖子裏的人們也一個都不剩下了，他們全都溜了。這偵探隨時留心觀察，但是察不出什麼徵狀。他們都是一種窮極無聊底閑蕩態度；十分自然，無可指摘的。

「約翰，」太太想，一面編織某種暗號，一面看着那陌生底人。

「多停一會吧，在你走以前我要編好『巴爾塞』。」

「你有丈夫麼，太太？」

「我有。」

「孩子呢？」

「沒有孩子。」

「生意似乎不好？」

「生意很不好，人民是這樣窮。」

「唉，悽慘可憐底人民！並且這樣被壓迫——如你所說。」

「如你所說，」太太反駁他，敏捷地把他底名字編爲一種大不吉利底號碼。

「請原諒，那確是我說的，但是你當然是這樣想的，當然。」

「我想？」太太高聲反問。「我和我底丈夫爲維持這酒舖已經够忙的了，沒有工夫去想。在這裏我們想的祇是怎樣生活。這是我們思想的主題，牠能够我們從早想到晚了，並不爲別人麻煩我們底頭腦。我爲別人想了麼？不，不。」

那偵探，盡力尋找或捏造一切疵瑕，並不讓他底被窘底心情表現在陰險底面孔上，但是堅持着一種閑談的獻媚神氣，支着一隻手肘在得伐石太太底小櫃台，而且隨時啜飲着他底酒。

「太太，加斯拍的受刑是一件壞事呀！可憐底加斯拍！」他大爲感傷地嘆氣。

「我相信。」太太冷淡地回答，「倘若人們那樣使用小刀，他們是必須抵償的。他事前知道他底奢侈的價格；他已經付出了那價格。」

「我相信。」那偵探說，放低他底柔和底聲音，裝出密談底腔調，而且他底險惡底面孔上的每條筋肉都顯出革命者底悲憤神氣。「我相信這鄰近一帶的人民對於那可憐人是很同情和憤怒的。我們祕密的來談一談。」

「是嗎？」太太沒頭沒腦地問。

「不是嗎？」

「——我底丈夫來了！」得伐石太太說。

當酒舖老板進門的時候，偵探摸摸帽子向他敬禮，而且裝出動人底笑貌，說：「日安，甲克！」得伐石停住，吃驚地呆看着他。

「日安，甲克！」偵探又說；在那呆看之下，他並不十分自信，或十分自在。

「先生，你自己弄錯了。」酒舖老板回答。「你把我誤認為另一個人了。那不是我底名字。我是薩尼斯特得伐石。」

「反正都一樣。」偵探嘻嘻地說，但是也有些困惑。「日安。」

「日安！」得伐石冷淡地回答。

「你進來的時候，我和太太閑談，我正在對她說他們告訴我聖安東尼區對於可憐底加斯拍的不幸底命運很同情和憤怒。」

「沒有人這樣告訴我。」得伐石說，搖搖頭。「我一點不知道。」

說了之後，他踱到小櫃台後面，站着，把一隻手搭在他底妻的椅背上，隔了那櫃台看着他倆對面的人；他倆任何一個都滿心想要打殺他。

那偵探熟練於他底職業，並不改變他底無所爲底態度，但是吸乾他底小杯白蘭地，喝了一口清水，又要一杯。得伐石太太對酒給他，又專心編織，而且哼着小曲。

「你好像是很熟悉這一區的啊？就是說，比我更熟悉？」得伐石說。

「並不，但是我希望更明瞭牠。我對於牠底苦惱底居民有深遠底趣味。」

「哈！」得伐石含糊地說。

「得伐石先生，我有幸和你談話，」偵探繼續說，「使我回想到我所久仰的和你底名字相連的某種有趣底事蹟。」

「真的嗎？」得伐石說，很冷淡地。

「是的，真的。當梅尼特醫生被釋放的時候，你他底老家，曾經負起看護他的責任，我知道，他是交托給你的，你看，我知道這些事情。」

「的確，有這樣底事實。」得伐石說。這時正在編織和歌吟着的他底妻，偶然用手肘碰了他一下，暗示給他要小心回答，而且總要簡短。

「那女兒來找你，」偵探說，「而且在你底照料之下，他底女兒接收了他，由一位棕色衣服底紳士——叫什麼名字？——戴着小巧底假髮——勞雷吧——台爾生銀行的——陪伴着到英國去。」

「有這樣底事實，」得伐石又說。

「很有趣底紀念呀！」偵探說。「我在英國認識梅尼特醫生和他底女兒。」

「是嗎？」得伐石說。

「你現在不很知道他們底消息吧？」偵探說。

「不，」得伐石說。

「真的。」太太插嘴，從工作和歌吟中仰起頭，「我們久已不知道他們底消息了。我們曾經知道他們平安到達那裏，或許另外有一封信，或許兩封；但是，從此以後，他們走他們底生活路道——我們走我們底——我們就不通音信了。」

「一點不錯，太太。」偵探回答，「她就要結婚了。」

「就要？」太太應聲說。「他早就應該結婚了呀。你們英國人是不熱情底，我覺得。」

「哦！你知道我是英國人。」

「我聽得出你底口音，」太太回答，「我一聽出什麼口音，我就猜到那人是什麼人。」

他並不把這認出當作恭維，但是他用一笑來表示他底高興，把他底酒吸完之後，他別添——
「是的，梅尼特小姐就要結婚了。但是並非嫁給英國人，而是嫁給她自己底本國人。再說加斯拍（啊！可憐底加斯拍！殘酷呀，殘酷！）說也奇怪，她所要嫁的正是加斯拍，因而高吊起來的侯爵老爺底親侄兒，換一句話說，就是現任侯爵，但是他默默

無聞地住在英國，在那裏他並不是候爵；他是查里斯·代爾那先生。代爾那是他底母親底姓。」

得伐石太太鎮定地編織着，但是這消息對於她底丈夫有一種顯明底影響。他在小檯台後面點燃他底煙斗，盡力掩飾他底心亂，而他底手却不忠實。倘若那偵探看不出牠，或不把牠記在心上，他就算不得偵探。

得到了這一點，無論價值如何，至少是一種成功，而且並無顧客進來助成他其他任何事體，巴爾某就斟清酒，候起身要走；在出門之前，他借故溫和地說道他希望再來看得伐石先生和太太。他已經轉入聖安東尼的外圍去了之後幾分鐘，夫婦倆還停留在他出去時候的狀況之中，恐怕他會回來。

「他所說的關於梅尼特小姐的話，」得伐石俯視着他底妻低聲說，站着吸煙，一隻手搭在她底椅背上：「可能是真的嗎？」

「他所說的，」太太回答，稍稍揚起她底眉毛，「或許是假的。但是也或許是真的。」

「倘若——」得伐石纔一開始又停止了。

「倘若什麼？」他底妻問。

「——倘若時機到來，我們活着看見牠勝利——我希望——爲了她的緣故——命運之神保留她底丈夫在法蘭西之外。」

「她底丈夫底命運，」得伐石太太說，照常鎮靜地，「要帶他到那裏就到那裏，要怎樣完結他就怎樣完結他。我完全不管。」

「但是這是很奇怪的——現在，至少，不是很奇怪麼？」得伐石說，懇求他底妻承認牠，「我們完全同情於她底父親和她自己，而她底丈夫底名字此刻必須由你底手記錄下來，列在剛纔出去的那卑劣底狗底名字旁邊，不奇怪嗎？」

「等時機到來，還有更奇怪底事咧，」太太回答，「的確，我把他倆列在一起，爲了他們底業蹟他們列在一起，這就夠了。」

她一面說一面捲起她底編織然後摘去她底頭巾上的玫瑰花。聖安東尼由本能直覺到那可反對底裝飾已經除去呢，或聖安東尼一直就守候着牠底除去呢；總之，不久之後，這聖者大阻鬧湧進來，於是酒舖恢復了牠底常態。

在黃昏中（這是在一切時季中聖安東尼都要從內面出來的時候）人們坐在門前台階上和窗台上，來到污穢底街道和庭院的角落裏，呼吸空氣得伐石太太，手裏拿着活計，時常從這裏走到那裏，從這羣走到那羣，一個傳道者——有許多像她這樣底傳道者——世界頂好是不要再產生這類人。女人們全都編織着。她們編織無價值底東西；但是，這機械底工作是代替吃和喝的機械行爲的；用手的活動來代替上下顎和消化器官的活動；倘若瘦削底手指是靜止底，那麼胃就要更加餓痛了。但是，手指活動的時候，眼睛活動，思想也活動。而且當得伐石從這羣移動到那羣的時候，在她談過話的每一小羣婦女之中這三類活動就加緊加速活動起來。

她底丈夫在他底門口吸煙，讚賞地望着她，「偉大底女人，」他說，「倔強底女人，堂堂底女人，了不得底女人！」

黑夜從四面逼來，然後來了教堂的鐘聲和遠方宮庭的軍鼓聲，那些婦女們還是坐着編織，編織黑夜包圍住她們。另一種黑夜確也在迫近，那時教堂底鐘——向來欣然鳴響在法蘭西的許多高塔之內的——將要被鎔鑄爲轟隆底大炮；那時軍鼓將要被打起來，壓下悲酸可憐底呼聲，而振起要求民權與富裕，自由與生活的充滿力量底呼聲。這種夜是這樣迫近，以至這些坐着編織，編織的婦女們都將要親自圍繞着現在還未建造底一種機械，坐着編織，編織，數着落下的人頭。

第十七章 一夜

落到底太陽從來不會更輝煌地照過蘇合的這幽靜底角落，比起這可紀念底下午，當醫生和他底女兒同坐在桐樹下的時候。升起底月亮從來不會更賢良地照過大倫敦，比起這一夜，當牠發見他們還坐在那樹下，從葉縫裏照明他們底面容的時候。

路西明天就要結婚了。她把這最後底一晚保留給她底父親，所以他們單獨坐在桐樹下。

「你快樂嗎，我底親愛底父親？」

「十分快樂，我底孩子。」

他們說話不多，雖然他們在那裏坐了一個長時間。當天色的明亮還可以工作和讀書的時候，她並不作她底日常工作，也不讀書給他。她曾經在這樹下坐在他旁邊工作和讀書，許多許多次。但是這一次和別底任何一次都不相同，無法相同。

「今夜我很快樂，親愛底父親。我很快樂於大所賜與我的愛情之中——我愛查里斯，查里斯愛我但是，倘若我底生活要不是還在奉侍你，或倘若我底婚事會使我們分離，甚至相離幾條街之遠，那麼現在我底不快樂和自然自咎是難以言說的。甚至此刻——」

甚至那時，她也不能控制她底聲音。

在悲涼底月光中，她摟着他底頸項，把她的底臉伏在他底胸上。在總是悲涼底月光之中，正如在喚起人類生活力的太陽光之中一樣，時常有明暗的變換。

「最親愛底親愛者在這最後一次，你能告訴我你確實覺得我底新愛情和我底新義務不會間離我們嗎？我明白牠，但是

你明白牠麼？在你自己底心裏，你覺得十分安定麼？」

他底父親欣然以歷來少底堅定之情答道：「十分安定，我底親愛底！不但如此，」他加添，同時他溫柔地吻她：「路茜，從你底婚事看來，我底前途更加光明，比之沒有這婚事的時候——比之以前。」

「倘若我能够希望，我底父親——」

「相信牠，愛！真是這樣的。這是當然的，我底親愛的，結婚是何等自然而且平常底事呀。你，虔誠而年輕，不能充分理解我怎樣焦急地想要使你底生命不至濫費——」

她舉手去蒙他底嘴，但是他握住牠，重複說話。

「——濫費，我底孩子——不可以爲我底緣故而濫費，虛擲於事理的自然程序之外。你底無我精神使你不能完全理解我是多麼關切這件事；但是，你祇要試想，當你底幸福不完滿的時候，我底幸福怎樣能够完滿呢？」

「倘若我不會見過查里斯我底父親，我就會完全幸福地和你在——」

他微笑了，覺得她無意中承認見了查里斯之後沒有查里斯她就沒有幸福；而且答道：——

「我底孩子，你已經見了他呀，而且那是查里斯。倘若那不是查里斯，那就會是別人的。否則，倘若不是別人，那就是因爲我底緣故，那麼我底生活中的黑暗部分已經把牠底影子投射在我自己之外，落在你身上。」

除了那次審判而外，她今夜第一次聽見他談到他底苦難時期他底話在她底耳裏，牠使她覺得新奇，而且她以後長久記得牠。

「看！波代的醫生說，與王指着月亮。」我曾經在監獄的窗子裏觀看她，那時我受不住她底光輝。當我看着她的時候，想到她所照耀着的我已失掉的事物，我痛苦到用頭去撞這獄底牆壁，我曾經在一種昏迷狀態之中呆看着她，以至我單祇想着我能够在她底全圖底面上畫多少平行線，又畫多少垂直線來和牠們交叉起來。」他看着月亮，默默深思加添說：「我記得，各二十條，而第二十條是紅畫進去的。」

她聽着他回憶到那時代所感覺的新異刺激逐漸加深，當他繼續講下去的時候；但是，在他底態度之中毫無使她恐怖之

處。他似乎祇是要用過去底災害來對比目前底幸福。

「我曾經看過她，幾千次。我想到那被奪去了的我底還未生下來底孩子。牠還活着麼？牠活活地生下來了麼，或者那可憐底母親的驚悸已經害死牠了吧？牠或許是一個將來要爲父報仇的男子吧。（我在獄裏的時候有時我底報仇的慾望是不能抑止的。）牠或許是一個永遠不知道他底父親底歷史的男子吧。牠或許估量他底父親已經喪失了自己底意志和行爲了吧。牠或許是一個將來長成婦人的女兒吧。」

她緊緊地抱住他，吻他底面頰和他底手。

「我曾經自己想出我底女兒底模樣，她完全忘記了我——完全不關心我，想不到我。我曾經計算她底年齡，一歲一歲又一歲。我曾經看見她嫁給一個毫不知道我底命運的男人。我已經完全消失於活人底記憶之外，在第二代中我底地位是一篇空白。」

「我底父親甚至聽你說這樣想像中的那並不存在底女兒也刺着我底心，好像我就是那孩子似的。」

「你路茜這些回憶是由你所給我的安慰和復活而引起，在這臨別底夜間說說我們和月亮的關係的——剛纔我說到哪裏了？」

「她不了解你。她不關心你。」

「對了！但是在別底月明之夜中，那淒涼和寂靜引起我另外一種情緒——可以說是一種和平底哀感，像一切以痛苦爲根源的情緒一樣——我曾經想像她來到我底監房裏，引我出去到獄外的自由之中。我屢次在月光裏看見她底幻相，好像我現在看見你一樣；不過我永遠不會把她抱在我底懷裏，牠站在小鐵窗和門之間。但是你知道這並不是我剛纔說過的那孩子嗎？」

「那不是形體；是幻想；是空想。」

「不。那是另一件事。牠站在我底昏花底眼前，但是牠永遠不動。這回我心中所追求的是更爲真切底另一個女孩。至於她底外貌。我祇覺得不過和她底母親相像而已。另一個也有這種相像——如你所有的——但是不是同一個人。路茜，你能明白

我底意思嗎？不見得吧，我想，我覺得必須作過孤苦底囚犯的人纔能理解這些繁雜底區別。」

他底寧靜態度並不能阻止她底胆寒，當他這樣試行解剖他底往昔處境的時候。

「在較為柔和底心境中，我曾經在月光裏想像她來看我，把我帶出去看她底結婚的家，其中充滿着她思慕她底失掉底父親的紀念。我底畫像掛在她底房裏，而我是她底祈禱之中的。她底生活是活潑底，愉快底，有益底；但是我底可憐底歷史貫通了這一切。」

「我是那孩子，我底父親。我不及這樣一半好，但是以我底愛慕而論，那就是我。」

「而且她給我看她底孩子們，」波伐的醫生說，「他們曾經聽說過我而且被教導過憐憫我。每當他們走過國事犯的監獄的時候，他們時常遠離着那些愁慘底牆壁而且仰望着鐵柵，小聲私語她並不能把我救出來；我想像她常常在給我看了這一切之後又把我送回去。但是，那時我流着感謝之淚，跪下爲她祝禱。」

「我希望我是那孩子，我底父親。噢，我底親愛底，我底親愛底，明天你將要那樣熱烈地爲我祝福麼？」

「路茜，我回憶從前底困苦是因爲今夜我的愛你之情而對於上帝賜予我底大幸福的感謝是超於言語所能表示的。我底過去底思想當最如意的時候，也不會達到現在我和你共有的這樣幸福。」

他擁抱她，莊嚴地爲她向天祈禱，俯伏地感謝上天把她賜給他。然後，他們走進家宅。

除了勞雷先生而外並未邀請別人來觀婚禮；除了粗野底普洛斯姑娘而外連伴娘也不用。這婚禮並未改變他們底居住位置；他們本來可以擴張牠，把以前屬於那來歷不明底看不見底寓客的上面房間收歸他們自己的，但是他們不願多事。

柯尼特醫生在晚餐席上是很高興的。他們祇是三個人，普洛斯姑娘便是第三個。他可惜查里斯不在那裏；他大約不贊成這種故意避開的戀愛底小計謀，可是親熱地爲他祝頌。

這樣一直到他祝路茜晚安的時間他們纔分散。但是在早晨三點鐘的寂靜中，路茜又下樓來，偷偷地走進他底房裏；並非不懷着預防變故底恐懼。

然而一切如常；一切安靜；他仰臥着，睡熟了，他底白髮悠然分散在並未動亂底枕上，他底雙手平躺在被蓋上。她把她拿着

的已經不必需底燭放在較遠底暗角裏，爬到他底床上，用嘴吻他底嘴；然後，伏在他身上，看着他。

監牢底苦患折磨壞了他底好面貌，但是他底堅決之氣是這樣強盛地罩蓋着那些傷痕，甚至在睡眠中也顯得泰然自若的。在這一夜的廣大底睡的確域中，沒有比這沉靜底，鎮定底，防衛着意外襲擊底這面容更出色的了。

她怯怯地把手放在他底親愛底胸上，開始祈禱；她永遠忠實於他，因為她愛他，因為他底愛患值得被憐愛。然後，她撤回她底手，又吻他底嘴唇，轉身出去。

太陽起來了，桐樹的葉影移動在他底臉上，溫柔得好像爲他祈禱的她底嘴唇的移動一樣。

第十八章 九天

結婚這一天是陽光燦爛的；他們都在醫生住室的門外準備着，醫生正在關着底門裏面和查里斯代爾那說話。他們準備着到教堂去；所謂他們便是美麗底新娘，勞雷先生和普洛斯特姑娘——這婚事對於她經過逐漸調和的過程而成爲自然必然，可以說是頂好底事了吧，不過她還是覺得她席兄弟梭羅門可以作新郎。

「對了，」勞雷先生說，他並不能充分欣賞新娘，祇是在她周圍轉來轉去考察她底優雅華美底服裝的每一點；「原來如此，我底甜蜜底路滿。我帶你過海峽的時候，這樣一個小囡！上帝保佑我！那時我以爲我所作的是何等小事呀！而今算來，我對我底朋友查里斯的效勞價值估計過低了呀！」

「你那時想不到的，」老實底普洛斯特姑娘聲明，「而且那時你怎樣能夠知道牠呢？胡說！」

「真的嗎？好，但是不要哭呀，」溫和底勞雷先生說。

「我並不哭，」普洛斯特姑娘說；「你纔哭咧。」

「我，我底普洛斯！」（這一回勞雷先生竟敢偶然和她說笑了。）

「你剛纔哭了；我看見的，我一點也不以爲奇，」普洛斯特姑娘說；「你送他們這樣一份金銀器皿是足夠使任何人流淚的。昨夜那盒子送來之後，其中的一叉一匙沒有不使我流淚的，一直到我看不到牠的時候。」

「我很感謝，」勞雷先生說，「雖然老實說，我並不願使任何人看不見這些微小底紀念品。天呀！這一回使一個男人懸想到他已失去的一切了。啊呀呀！差不多五十年來，隨時都在想着早應該有一位勞雷夫人的呀！」

「沒有的事！」普洛斯特姑娘說。

「你以為不應該有一位勞雷夫人嗎？」名叫勞雷的紳士問。

「呸！」普洛斯姑娘回答：「你在你底搖籃裏就是一個單身漢。」

「好！」勞雷先生說，笑嘻嘻地整整他底小巧底假髮，「這也似乎或許是的。」

「而且你是在放進搖籃之前就鑄定的單身漢，」普洛斯姑娘繼續說。

「那麼，我想，」勞雷先生說，「我是受了很不公道底待遇了，我應該在選擇我底模型的時候有發言權。够了！現在，我底親愛底路茜，」輕輕地摟着她底腰，「我聽見他們在隔壁移動了。普洛斯姑娘和我，兩個辦事務底人，都急於要找機會對你說幾句你想要聽的話。我底親愛，你把你底好父親交托給你自已底手一樣親切的手裏吧；他將要被盡心照料；在以後兩個星期之中，當你們在沃維克縣一帶旅行的時候，甚至到威爾斯去再作兩星期的旅行的時候，我們把他交還你，你一定會說他是在最健康最愉快的情況之中的。現在，我聽見有人走到門邊來了。讓我用一種老式底單身漢底祝福禮吻我底親愛底姑娘吧，在另一個人來要求他自已底祝禮之前。」

他儘捧着那姣好底臉，觀着那前額上的很記得底表情，然後把那金色華髮擠攏他底小巧底棕色假髮，那情意是真摯溫雅的，倘若這樣是老式，那是和亞丹一樣老的。

醫生底房門開了，他和查里斯代爾那走出來。他是這樣容顏慘淡——當他們一同進去的時候，他不是這樣的——簡直面無人色。但是他並未改變他底鎮靜態度，不過勞雷先生底敏銳眼光看出某種暗影從前茫然恐怖的神氣像一陣冷風似地剛纔已經通過他底全身了吧。

他挽起他底女兒，帶她下樓，送上勞雷先生雇好的馬車。其餘的人們坐在另一輛車裏，跟在他們後面，一會就到了隣近底教堂，在那裏，並沒有陌生底眼睛來觀禮。查里斯代爾那和路茜梅尼特快樂地結婚了。

當禮畢的時候，除了那一小羣人的微笑底臉上閃出感動底淚光而外，一些很燦爛底鑽石在新娘底手上放光，這些鑽石是最近纔由勞雷先生的一個匣子的幽暗之中釋放出來的。他們回家去吃早餐，一切都順遂地過去了，曾經在巴黎頂樓上和

可憐底鞋匠底白髮混合在一起的金髮又在這早晨底陽光之中混合起來，當在門口告別的時候。

這是難分難捨底別離，雖然爲時不久。但是她底父親撫慰她終於溫婉地從她底擁抱中解脫了他自己，說道：「查里斯，帶她去！她是你底！」

她底激動底手伸在車窗外向他們搖擺，於是她去了。

這一角並不是游惰而好奇的人們的去處，那些行李也稀少而簡單，所以，僅僅祇有醫生，勞雷先生和普洛斯特姑娘停留在那裏。當他們轉回到老客廳的迎人底涼蔭之中的時候，勞雷先生纔看出醫生已經發生大變化，好像高懸在那裏的金色巨人底手曾經毒打了他一下似的。

他當然盡力抑制，而到力竭的時候，他是會突然激變的。但是，使勞雷先生心慌意亂的是他底茫然自失底舊態復現；而且當他們走到樓上的時候，他抱着他底頭，惶恐地踉蹌走進他自己底房間，勞雷先生因此記起酒舖老闆得伐石和星光之下的奔馳。

「我想，」他小聲對普洛斯特姑娘說，在焦急底思量之後，「我想此刻我們頂好不要和他說話，絕不可攪動他。我必須去看台爾生銀行裏面；我到那裏一下立刻就轉來。然後我們帶他坐馬車到鄉下去，在那裏吃晚餐，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對於勞雷先生，看看台爾生裏面是比看台爾生外面更容易的，他耽延了兩小時。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獨自走上樓去，並不通知僕人，這樣走向醫生底房間的時候，他被一種捶打的低聲所怔住。

「天呀！他說帶着一驚。『這是什麼？』」

普洛斯特姑娘已經面色恐慌地來到他面前，對着他底耳朵說：「噢，我，噢，我全都完了！」她哭了，搓揉着她底兩隻手。「對金虫兒怎麼說呢？他不認識我，正在作鞋子咧！」

勞雷先生說了安慰她的話，自己走進醫生房裏。那矮樁已經搬到迎着光亮的地方，正如從前他看見這鞋匠工作的時候一樣，而且他低着頭，很忙碌咧。

「梅尼特醫生，我底親愛底朋友，梅尼特醫生！」

醫生抬頭看了他一下——一半是疑問，一半好像是惱怒他來說話——又低頭工作。

他已經脫掉他底上衣和背心，他穿着敞開領口的襯衫，照從前作這種工作時候那樣裝扮；甚至那時底憔悴枯槁之色也復現在他底臉上。他努力工作——不耐煩地——好像覺得被妨礙似地。

勞雷先生一瞥他底手上的作物，看見那是一隻舊式底鞋子。他把放在他旁邊的另一隻拾起來，問這是什麼。

「一位年輕小姐底跑鞋。」他低聲咕噥，並不抬頭。「這是早就應該完工的。作完牠吧。」

「但是，梅尼特醫生，看着我呀！」

他服從了，現出從前機械底順從態度，並不停止工作。

「你認識我嗎，我底親愛底朋友？想想看。這並不是你底正業呀。想想看，親愛底朋友！」

沒有法子能引動他再說話。有時，要他抬頭看看，他就抬頭看看；但是，任何勸誘都不能引出他底言語。他默默地工作，工作，別人底話落在他就好像落在沒有回聲底牆上或空中似的。勞雷先生所能發見的一線希望是他有時並未被問而回頭偷看。在偷看中，似乎有一種好奇或疑惑的微弱表情——好像他正在努力調停他心裏的疑難似的。

立刻有兩件事自行打動勞雷，顯得那重要在別底一切之上：第一，這必須對路蒞保守秘密；第二，這必須對認識他的一切人保守秘密。對於第二點，他已經協同普洛斯特姑娘採取戒備步驟，聲言醫生害病，必須專一靜養幾天，為幫同着好意欺騙他底女兒，普洛斯特姑娘須要寫信說他被請去治病去了，而且提到所謂曾經郵寄給她的他親筆略寫了幾句的一封信。

勞雷先生一面籌劃在何事變中的可行方案，一面希望醫生恢復原狀；倘若恢復得快，他就保留住另一手續；照他底意見，這一手續對於醫生底病症是最好的。

在希望恢復和準備實施那手續之中，勞雷先生決定專心看守他，同時盡其可能不露看守的痕跡。於是他說法不到台爾生去辦公，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而且在醫生房間的窗子旁邊守住崗位。

他不久就覺察和他說話是有害無益的，因為一被勉強，他就憂愁。第一天他就放棄了談話的企圖，決心祇是時常把他自己維持在他前面，算是默默抗議他已陷入或正在陷入迷惘。他停留在窗子近旁，讀書和寫作，以他所能想得出的種種高興而

自然底方法表示這裏是自由底地方。

梅尼特醫生吃和喝人給他吃和喝的東西，而且工作，在第一天，一直工作到天黑得看不見的時候——還在工作，在勞雷先生生平未曾有過的那麼長時間的讀書或寫作之後，半小時當醫生推開他底工具不用的時候，勞雷先生起來對他說——

「你要出去麼？」

他用從前底舊態低頭看看他兩旁的地板，又用從前底舊態抬頭看看，然後用從前底低聲說——

「出去。」

「是的，和我去散步。爲什麼不呢？」

他並不勉力回答爲什麼不，也不說別底話。但是，當他彎身坐在他底櫈上，兩肘支在膝上，雙手捧着頭的時候，勞雷先生以爲在暮色中看見他好像是在問他自己：「爲什麼不呢？」這機警底事務家覺得這是有利的，而且決定把握住這一點。

普洛斯特姑娘和他分爲兩班守夜，隨時從隣室來觀察他。在睡下之前他儘走來走去，過了一個長時間；但是，當他終於躺下的時候，他睡熟了。早晨，他按時起來，直接就到櫈上去工作。

第二天，勞雷先生歡歡喜喜地呼喚他底名字，對他談他們常談的題目。他沒有回答，但是他顯然聽見所說的話的，而且他思索着牠，雖然混沌。這鼓勵了勞雷先生邀請普洛斯特姑娘也來參加行事，在一天之中，來過幾次，在這幾次之中他們平靜地談論路茵，談論就在眼前的路茵底父親，他們底態度完全和平常一樣，好像並未發生過什麼差錯似的。這種作法並無明效，時間也不長，長了恐怕使他煩惱；而使勞雷先生底友愛之心得以輕鬆的是他抬頭看看的次數已經加多，而且似乎感覺到他和周圍的事物不相調和似的。

當天又黑了的時候，勞雷先生像前次一樣問他——

「親愛底醫生，你要出去麼？」

他像從前一樣重複道：「出去。」

「是的，和我去散步爲什麼不呢？」

這一次，當勞雷先生得不到回答的時候，他假裝出去，在外面停留了一小時纔回來。在他出去的時候，醫生曾經移動到窗前，坐在那裏俯視桐樹；但是，到勞雷先生回來的時候，他却溜到他底棧上。

時間過得很慢，而勞雷先生底希望暗淡了，他底心又沉重起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沉重。第三天來了又去了，以至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九天了。

懷着暗淡底希望和越加重底心情，勞雷先生度過了這些焦急底日子。秘密是保持好了的，路茜，不知不覺，正在快樂之中；但是他不能不見那鞋匠當初有些不便底手逐漸變爲非常熟練，而且他從來不會這樣專心工作，他底手從來不會這樣靈敏，像第九天黃昏時候似的。

第十九章 一個意見

被焦急底守候所疲敝，勞雷先生沉睡在他底崗位上。在他底困惑不安的第十天早晨，他被驚醒了，由於陽光照進他沉睡了一個黑夜的房間裏面。

他揉揉眼睛，爬起來；但是，已經起來之後，他懷疑他是否還在睡着。因為，走到醫生房門口向裏面覘望，他覺察那鞋匠底工具和槌子又已棄置在一邊，而且醫生自己坐在窗前讀書。他穿着他早晨常穿底衣服，而他底容顏，雖然還很蒼白，分明是鎮靜自若的。

甚至當他滿心滿意認為他自己已經醒來的時候，勞雷先生也還覺得昏迷不定，約有幾分鐘之久，懷疑那些作鞋子的事，故是否他自己底惡夢；因為，他底眼睛不是顯示給他他底朋友就在面前穿着平常底服裝照常作事麼？眼光所及之處有使他印像如此深切地覺得確曾發生變故的任何表徵麼？

這不過是一時昏迷和驚奇而發生的疑問，那答案是顯明的。倘若這印象並不產生於真實而適當底原因，他，桀爾維勞雷，怎麼會來到這裏呢？他怎麼會穿着衣服睡着在梅尼特醫生底診斷室的沙發上呢？怎麼會在早晨在醫生寢室門外思辯這些問題呢？

在幾分鐘之內，普洛斯特姑娘站在他旁邊小聲說話。倘若他還有些做什麼疑惑，那麼她底談話必然已經消解了他；但是他此刻頭腦清醒，毫無疑惑。他吩咐她他們必須等到平常早餐時間，纔會見醫生，好像並未有過任何意外似的。倘若那時他顯然在正常心理狀態之中，那麼勞雷先生就要審慎問詢醫生指教他關於他在焦急時候所得的一個意見。

普洛斯特姑娘聽從他底吩咐，這計劃是小心執行了的。在充裕底時間之中梳洗完畢之後，勞雷先生在早餐時間出來了，穿

着白襯衣和整潔底長褲。醫生照平常方法被召請了來吃早餐。

或許不必經由勞雷認為唯一安全的循循善誘方法也能使他理解的吧，當初他以爲他底女兒是昨天結婚的。勞雷故意趁機提示那是在星期幾，某月某日，使他思索和計算，這使他顯然不安了。然而除此而外，他是這樣完全泰然自若，以至勞雷先生決定設法請教。

當吃完早餐收拾清楚，只有醫生和他留在那裏的時候，勞雷先生懇切地說道：

「我底親愛底梅尼特，我很關心一種很奇特底病症，希望得到你底指教。就是說，我覺得牠很稀奇；或許，你底知識較高，不以爲奇。」

醫生，看着他底因作鞋而失其色澤底手，顯出不安底樣子，注意聽着。他又看看他底手。

「梅尼特醫生，勞雷先生說，愛撫地輕輕拍着他底手臂，『這病症是我底一個特別親愛底朋友的病症。請你留心，爲他底緣故指教我——尤其是爲他底女兒——爲他底女兒，我底親愛底梅尼特。』」

「倘若我理解，」醫生低聲說，「某種心理底劇變——麼？」

「是的。」

「明白地說吧，」醫生說，「一點不要含糊。」

勞雷先生看見他們已經互相了解，就進而說道：

「我底親愛底梅尼特，那是一種綿長底舊病，對於情感，對於——如你所說——心理，是很嚴重而劇烈的。心理。這種病症壓倒患者許久，不知道那時間有多久，因爲我相信他自己不能估計時間，也沒有別底方法明瞭時間。患者由於他自己所不能追憶的一種過程而恢復常態——有一次我聽見他公開地分明說過。恢復之後，十分健全，儼然是一個智慧底人，能够用心深思想，努力勞作，繼續增進他底知識的蓄積，那原是已經很淵博的。但是，不幸，新近曾經，——他停住，深深地抽了一口氣——「稍微復發了一次。」

醫生低聲問，「經過多久時間？」

「九天九夜。」

「那現象是怎樣的？我猜想。」他說，又看看他底手，「又重新作着和這劇變有關的某種舊行業？」

「這是事實。」

「那麼，你曾經看見過他？」醫生問，聲音雖然同樣低而神氣清爽，「從前作那種行業嗎？」

「見過。」

「當復發的時候，他的改變是全部的——或大半的呢？」

「我想是全部的。」

「你提起他底女兒。他底女兒知道這次復發嗎？」

「不，已經對她保守秘密。知道的祇有我自己和另一個可靠底人。」

醫生拉起勞雷底手，含糊說道，「那是很仁慈的。那是很有思慮的！」勞雷先生也拉住他底手，兩個誰也不說話地過了一小會。

「我底親愛底梅尼特，」勞雷先生終於以最體貼最親切地態度說道，「我不過是一個生意人，並不適宜於處理這樣複雜困難底事情。我沒有必需的那種學識；我沒有那種頭腦；我需要指導；在這世間我並不相信誰像相信你一樣能給我正確底指導。請告訴我，這次復發是怎樣發生的？還有復發的危險麼？有法子防止再復發麼？再復發應該怎樣療法？怎樣纔能夠完全不發呢？我能够替我底朋友作些什麼呢？我想要替我底朋友作事的心比任何人都懇切，倘若我知道怎樣作法，但是，對於這種情形，我簡直不知道怎樣下手。倘若你底智慧，學識，經驗能够指示我正確方法，我或許可以作很多事，沒有指導，沒有知識，我能作的事就很少了。請求你和我討論牠；請求你使我能够更明白一點，教我怎樣成爲更有一點的。」

梅尼特醫生聽了這些誠懇底話之後，儘坐着默想，而勞雷先生並不勉強他。

「我想，」醫生努力打破沉默，「我底親愛底朋友，你所說的復發或許並不是患者未曾預見的。」

「那是他所害怕的嗎？」勞雷先生冒昧詢問。

「很害怕，」他說，不自主地震顫了一下。「你就想不到這種預見底恐怖怎樣重壓在患者底心上，而且他要強勉他自己說出壓迫着他的問題何等困難，何等幾乎不可能。」

「倘若他能够說服他自己，把鬱積在心裏的秘密公開給什麼人，」勞雷先生問，「他或許會覺得解脫的吧？」

「我想是的。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那是幾乎不可能的。我甚至相信——關於某些事項——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麼，」勞雷先生說，又把他底手溫柔地放在醫生底臂上，雙方都沉默了一會之後，「你怎樣解釋這病症的襲來呢？」

「我相信，」醫生回答，「某一系列底思想和記憶的異常強烈底復甦是這病患的第一原因。我想，最痛苦的某些緊張底聯想分明復活了。或許，某種恐怖長久潛伏在他底心裏，在某種情形之下——在一特殊事件上——一旦觸發，那些聯想就會復活起來。他努力自行防備，沒有效用；或許，這種努力使他少微能够忍受牠一點。」

「他記得在復發中所經過的事情麼？」勞雷先生遲疑地問。

醫生淒涼地環顧室內，搖搖頭，低聲答道，「完全不記得。」

「那麼，關於將來呢？」勞雷先生提示。

「關於將來，」醫生說，恢復了鎮定，「我以為大有希望。因為天保佑他恢復得這樣快，我以為大有希望。他，陷於某種錯綜底事情之下，長久恐懼和長久恍惚揣測和抗爭，而在暗雲消散過後恢復了常態，我以為最惡劣底事已經過去了。」

「好好，這就好放心了。我感謝！」勞雷先生說。

「我感謝！」醫生也說，尊敬地低了頭。

「還有兩件事，我很想請教，」勞雷先生說，「我可以請教麼？」

「你對於你底朋友是不能更好的了。」醫生伸手給他。

「那麼，說第一件。他有研究科學的習慣，非常努力；他很熱誠致力於專門智識的獲得，於實行試驗，於許多事情。現在，他作得太多了吧？」

「我想不太多。時常必須專心工作，這或許是他底心的性質。這或許一半由於心性的自然；一半由於磨難的結果。專心於

健康底事越少，變為不健康底傾向的危險就越大。他曾經考察過他自己，所以有這種發見。」

「你相信他不至於太過緊張麼？」

「我想我十分相信他不至於。」

「我底親愛底梅尼特，倘若他過分勤勞呢——」

「我底親愛底勞雷，我懷疑那會輕易至於過分。既有偏向一面的嚴重壓力，就必須有一種對抗底平衡力。」

「原諒我，我是一個固執底生意人，姑且假定他會過勞，過勞就會引起這病症的復發的吧？」

「我並不這樣想，梅尼特醫生堅決自信地說，『我並不以為除了某一連串底聯想之外的任何情形能使牠復發。我以為除了那一心弦受了某種非常震撼而外沒有什麼能够使牠復發的。既已復發而又痊癒之後，我覺得難於想像那一心弦又會受這樣猛烈的震撼。我以為，我幾乎相信，可以引牠復發的因緣已經消失了。』」

他說話帶着一種過慮底神氣，好像知道何等輕微事故也能推翻心的奧妙組織似的，也帶着一種自信底神氣，好像已經從本身底忍耐力和患難中逐漸得到確信似的。爲了不使他底朋友減輕這種自信，勞雷表示他自己格外放心和高興，超過他底真情之上，於是就要說到第二件。他覺得這一件最難說；但是，想到從前那星期早晨和普洛斯特姑娘談過的話，記起過去九天所見的情形，他必須敢當這一難局。

「他幸而恢復健康，在過去病患中他作着一種——」勞雷先生說，掃清喉嚨，「我們可以說是——鐵匠底工作，鐵匠底工作爲明瞭起見，我們可以說，那是因爲在他底艱難時期中他曾經在一個小鐵廠裏工作。我們可以說他忽然又被發見在他底工廠裏。那麼他還保存牠在他旁邊不是不應該麼？」

醫生用手蒙住他底前額，而且不安地頓脚在地上。

「他時常保存牠在旁邊，」勞雷先生說，惶急地看着他底朋友。「現在，由牠去不是更好嗎？」

醫生還是蒙着他底前額不安地頓脚。

「你覺得指教我是不容易的麼？」勞雷先生說。「我完全理解牠是一個好困難底問題。可是我以為——」他搖搖頭，停

住了。

「你看，梅尼特醫生說，不安地沉默了一會之後轉向他，「這可憐人底內心的掙動是很難加以合理底解釋的。他從前會經何等惶恐地渴望那種工作，而當得到牠的時候他是何等喜悅；無疑的，牠消解過他底許多痛苦，以手指上的困難代替頭腦裏的困難，在更加熟練之後，則以雙手的巧妙代替苦心焦思的巧妙；因此他不忍想到把牠拋棄在他所不能看見的地方。即使是現在，當我相信他對於他自己比他從前更多希望，甚至對他自已有着一種自信的時候，一想到他會看不見他從前所必需的用具，也要使他突然感覺恐怖的好像一個迷路底小兒心裏所受的打擊似的。」

他顯出如他所說的譬喻的表情，當他底眼睛仰望着勞雷先生底臉的時候。

「但是或許不——要緊吧！我要請教作爲一個笨拙底生意人，我祇會處理吉納，先零和鈔票這一類物質——保存某種東西不是就不免保存某種意念麼？倘若這東西丟掉了，我底親愛底梅尼特，那憂懼的意念不是跟着丟掉了嗎？總之，保存這工廠不是容許那憂懼的存在嗎？」

又沉寂了一會。

「你也知道的，」醫生說，畏怯底地，「牠是這樣一個老伴呀。」

「我可不願保存牠，」勞雷先生說，搖搖他底頭；他堅決起來是因爲他看見醫生遲疑。「我要勸他犧牲牠。我祇要你作主。我相信牠是無益的。來把你底主張給我，像一個親愛底好人似的。爲了他底女兒底緣故，我底親愛底梅尼特！」

要知道他的心裏有着怎樣的爭鬥是不可思議的。

「那麼，在她底名義之下，由牠去吧；我准許。但是，不要當着他底面前去掉牠。等他不在了的時候搬開牠；讓他在出去之後忘掉他底老伴。」

勞雷先生慨然允諾，於是會議終結。他們到鄉下去過了那一天，而且醫生完全康復了。在以後三天之中他依然十分良好，在第十四天他就去會晤路茜和她底丈夫去了。勞雷先生曾經解釋給他關於說明他不寫信的那種預防手段，于是他遵照着寫信給路茜，而她也毫不疑惑。

在他離開家宅的那一天的夜裏，勞雷先生拿着割肉刀，鋸子，鑿子，鐵錘，由普洛斯姑娘抬着一枝燭陪伴着，走進醫生底房間。把門關好，在一種神秘底和犯罪底情形之下，勞雷先生把鞋匠底榧子斫成碎片，同時普洛斯姑娘好像是謀殺案的幫兇似的——以她底凶貌猙獰而論，她確是並非不合式底角色。那尸體（爲便于焚化而斫成碎片了的）立刻被燒毀在廚房底爐火裏；而工具，鞋子和皮件却被埋在花園裏。這破壞和秘密對於正直底人心顯見得這樣惡毒，以至勞雷先生和普洛斯姑娘一面實行計劃和消除形跡，一面幾乎覺得和幾乎像是在共同犯一種可怕底大罪似的。

第二十章 一個請求

新婚夫婦回家之後，首先來慶賀的是西得尼卡爾登。他們回家不多幾點鐘，他就來了。他底習慣，或容貌，或態度，並不會有所改善；但是他有某種率真的粗魯氣概，這在查里斯代爾那看來是新異的。

他找到一個機會把代爾那拉到窗子旁邊，當沒人旁聽的時候，他對他說話了。

「代爾那先生，」卡爾登說，「我希望我們會成爲朋友。」

「我們原來是朋友呀，我希望。」

「以說話的方式而論，你是很善于措詞的；但是，我並不留意措詞。真的，當我說我希望我們會成爲朋友的時候，我底意思也說得完全。」

查里斯代爾那——自然地——以十分好性格底和友誼底態度，問他他底意思是什麼？

「我發誓，」卡爾登說，微笑着，「我覺得我自己心裏明白，而難于傳達給你。然而，讓我試試。你記得那一次我喝了比平常多酒的時候的事故麼？」

「我記得那時你硬要我說你已經醉了。」

「我也記得的。某些事故的不幸底根源重壓在我上，因爲我時常記得牠們。我希望有一天牠會被一解，當我底末日到來的時候！不要驚惶，我並不要說教。」

「我並不驚惶。你底誠懇絕不會使我驚惶。」

「啊！」卡爾登說，隨意揮着一隻手，好像掃開什麼似的。「在那一次酒醉底事故中（你知道那是許多次之中的一次，）」

我可厭地嘮叨着像你不像你的問題。我希望你會忘記牠。」

「我早已忘記牠了。」

「又是善于措詞！但是，代爾那先生，遺忘對於我不是如此容易底事，像你說你那樣。我沒法忘記牠，而一種輕淡底答覆並不幫助我忘記牠。」

「倘若那是一種輕率底答覆，」代爾那回答，「我請求你原諒。我並無別底用意，除了要想撇開那小事不談而外，那小事似乎擾亂你太多，這是使我驚異的。我敢以紳士的誠信向你聲明：我早已置之度外了。上天，這是必須惹置的呀！在當日你爲我所作的大事之中，我沒有更重要底事應該記憶麼？」

「至于那大事！」卡爾登說，「當你這樣說法的時候，我必須向你實說，那不過是一種職業上底招搖之計而已。當我作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我關心你底命運。——注意！我說當我作的時候，我是說過去底事。」

「你減輕那恩義，」代爾那回答，「但是我不願對於你底輕淡底答覆有所爭論。」

「千真萬確，代爾那先生，相信我！我已經說到我妻說的題外去了；我要說的是我們底交誼。現在，你知道我了；你知道我絕不能夠是人羣中更高更好底一類。倘若你不信，可以問史曲勒孚，他會告訴你確是這事的。」

「我喜歡自己判斷，不用他幫忙。」

「好無論如何你知道我是一隻放蕩底狗吧，從來不會作過什麼好事，將來也絕不會。」

「我不懂得你底——將來也絕不會。」

「但是我懂，而且你必須聽取我底這些話。好吧！倘若你能忍耐這樣一個無價值底同伴，一個這樣無可稱譽底同伴，不時來往，那麼我要請求你特許我在這裏來往；儘可以把我看作一件無用底（我要加添說，這並不是爲我所發覺的我和你之間的相像）一件不雅觀底家具，爲以前的一點用處而容留着，並不必加以注意。我總不至于濫用這特許。一年之中頂多我不過應用牠四次吧。我敢說，我知道我得了牠我就滿足了。」

「你是認真的嗎？」

「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已經被放置在我所希求的地位上了。我謝謝你，代爾那。我可以用你底名義使用這種自由麼？」
「我想可以的，卡爾登從此以後。」

他們因此握手之後，卡爾登轉身走了。在以後的一分鐘之內，在外表上他底存在就顯得像以前一樣飄忽了。

在他去了之後，查里斯代爾那對普洛斯姑娘，醫生以及勞雷先生在晚間的閑談中約略說到這一次會話，而且把西得尼卡爾登當作一種放蕩不羈的話題。總之，他談論他並無苛責和認真之意，不過像一般看他底外表說話的任何人一樣，隨便談談而已。

他想不到這會深入他底年輕貌美底妻的思慮之中；但是當他到他們自己底房間裏會見她的時候，他看見她正在等待他，她底姣好底前額上顯出昂揚底表情。

「今晚我們是親切底。」代爾那說，摟着她。

「是的，最親愛底查里斯，」她說，把雙手放在他底胸上，而那注視和審問底表情也固定在他上：「我們今晚是親切底，因為今晚我們有些心事。」

「什麼事，路茜？」

「倘若我請求你不要問牠，你肯允許不追問我一個問題麼？」

「我肯允許？對於我底愛人我有什麼不肯允許的呢？」

他用一隻手撥開她底腮上的金髮，用另一隻撫着爲他而跳動的心！

「查里斯，我以爲可憐底卡爾登值得更多留意和尊重，比較你今晚所表示的。」

「真的，我麼爲什麼呢？」

「這就是我請你不要追問的問題。但是我想——我知道——他值得。」

「倘若你知道，那就够了。你要我作什麼呢，我底生命？」

「最親愛的，我要你對他時常很慷慨，而且當他不在面前的時候對於他底錯誤很寬容。我要你相信他有一顆他很，很不

顯露的良心，而這良心是有深刻底創傷的。我底親愛的，我曾經見過牠流血。」

「我必定對他有什麼錯誤了，想起來就難過。以前我不會想到他是這樣的。」

「我底丈夫，他是這樣的。我恐怕他不是可以救藥的；在他底性格上或命運上現在並沒有可以什麼挽回的希望。但是，我相信他能够作好事，仁愛底事，甚至豪俠底事。」

在她信任那流浪人的這種純潔的氣度之中她顯得這樣美好，以至她底丈夫想要看她底這樣表情幾點鐘之久。

「那麼，噢，我底最親愛的！」她說，更接近他，把頭靠在他底胸上，然後抬起眼睛對着他底眼睛，「記着在我們底幸福之中我們是何等強，而在他底不幸之中他是何等弱呀！」

這懇求觸動了他底肺腑。「我要時常記住牠，親愛底心！我要終身記住牠。」

他低頭伏在那金頭髮上，然後把那玫瑰色底嘴唇湊到他底嘴唇，而且把她抱在懷裏。倘若這時躑躅在黑暗底街上的那流浪者能够聽見她底大真流露底衷腸話，能够看見那溫柔底藍眼睛裏的憐憫的淚珠被她底丈夫那樣親愛地吻去，他將要對着暗夜高呼——

「上帝保佑她，爲了她底甜美底同情！」

——而這些話或許不是他第一次說出口的。

第二十一章 回響底足音

醫生所住的這一角是有奇妙底回聲的一角。路茜曾經忙于操縱金線，把她底丈夫，她底父親，她自己以及她底老管家婆兼陪伴者拉攏在一種和平快樂的生活之中，坐在這悠然回響底角裏的安靜家宅之中，傾聽着這幾年以來的回響底足音。

當初，雖然她完全是幸福底少婦，有時她底工作也會從她底手裏慢慢地落下來，她底眼睛也會昏眩，因為將來而尚未聽見和看見的某種聲音和某種光明太過激動她底心情，飄搖底希望和懷疑——希望着她還未知的一種愛，懷疑着她是否能留存世間，享受那新底快樂——分裂了她底胸臆。在回聲中，似乎響着她自己早死的墓地上的足音；想到她底丈夫將要被遺棄于孤寂之中，將要為她那樣哭泣，種種懸想奔騰到她底眼前，而又像波浪一樣崩碎。

這一時期過去了，她底小路跨躑在她底懷裏。後來，在前進底回聲中，有這女孩底細小底足音和她底吩咐學語的聲音。任隨更大底回聲來去，年輕底母親在搖籃邊時常能夠聽見牠們到來。牠們來了，陰暗底家宅因一個孩子底笑聲而光輝起來，而且孩子們的聖友——在她底困難中她曾經把這孩子托付給他——似乎把她底孩子抱在他底手裏，使她感覺到神聖底喜悅。

一直忙着調理金線，把他們全都拉攏來，以她底親睦之力交織于他們底生活之中，並無偏倚之處，路茜這幾年在回聲中所聽見的無非是友愛和欣慰底聲音。她底丈夫底足音是堅強而順利底；她底父親底是穩定而均勻底。至于普洛斯姑娘呢，像一匹倔強底戰馬在羈勒和鞭策之下似的，在花園裏的桐樹之下喘氣和用前脚爬地！

即令這其間有憂愁之聲也並不粗厲或殘酷。一個小男孩，有着像她自己底同樣底金髮圍繞着那憔悴底臉，躺在床，微笑地說道：「親愛底爸爸和媽媽，我很捨不得你倆和美麗底姐姐；但是我被叫去，我必須去了！」甚至在這樣底時候，濡濕了他底年輕底母親底面頰的眼淚也不全是痛苦底。當那會經托付給她的靈魂離去她底懷抱的時候，他們忍受着，並不詛咒他們看見天父底臉，天父保佑呀！

天使鼓翼之聲混合在別底回聲之中，所以，這些聲音不全是人世間底，其中有着天堂的音信。吹過那小小墳墓的風的嘆息也混合在牠們裏面，而這兩者都是路茜所能聽見，在一陣低抑底私語之中——好像睡在沙灘上的夏季海水的喘氣。這時小路茜正在可笑地作着早晨的課業，或在她底母親底腳樓之下替偶人穿衣服，呱啦着交織在她底生活之中的雙城語言。回聲中很難得聽到西得尼卡爾登的確實行踪。一年之中他實行他底不邀而來的特權最多不過五六次，來了就像從前那樣祇坐在他們之中，度過下晚。他來的時候絕無醉意。至于關於他的另一件事，那是在回聲中秘密傳達着的，那種事是自古以來都祇是秘密傳達的。

自古以來却少有這樣底男人：會經真誠愛着一個女人，失掉她，而並不變心，沒有罪責她的意思，當她是別人底妻而且作了母親的時候，但是她底孩子們對於他却有一種奇特底同情——本能底親熱。回聲並未傳出在這種情形中所隱藏着的怎樣底優良感情；但是這是現在如此，從前也如此的。卡爾登是小路茜把胖胖底小手伸出來抱的第一個陌生底人，而他對她一直繼續着這種情形到她長大。那男小孩在臨死的時候也曾說到：「可憐底卡爾登爲我吻他！」

史曲勒孚先生經由法律往前直衝，好像一隻大汽船強力衝過混濁底水面似的，把他底有用底朋友像一隻拖船似的拖在他後面。這樣被拖帶底小船長時常在動亂底苦境裏，往往爲波濤所淹，所以，卡爾登過着覆滅底生活。但是，不幸，方便而固定底習慣使他很容易忍受辱沒和羞憤的刺激；並不更想超脫作爲獅子底胡狼的境地，比之那些真正底胡狼想要升爲獅子。史曲勒孚是富底，已經娶了一位有資產的風流寡婦，而且有了三個兒子，兒子們並無特別漂亮之處，除了湯糲似底頭上的直髮而外。

史曲勒孚先生，每個毛孔都流出最可厭底得意之氣，會經走在三位少爺後面，把他們像三四羊一樣送到蘇合的這幽靜

底角裏，獻給路底丈夫作學生，慇懃地說道：「哈嘍！這是送給你底親眷作點心的三塊牛油麵包，代爾那！這三塊牛油麵包被婉詞拒絕了，史曲勒字由惱怒而十分膨脹起來，這怒氣後來變爲指導少爺們的一條教訓，要他們知道教學匠之流的乞丐的驕傲，在滿身酒意的時候，他也慣常吹牛，說代爾那太太曾經用種種手段來『捉住』他，而在他自己底金鋼石對金鋼石底手段之下，他幸而『不曾被捉住』云云。他底某些律師同事，不時參加這種濫醉和說謊底場面，曾經原諒他說因爲他吹的次數太多以至連他自己也信以爲真了——其實這樣把一件原是壞事更加極度惡化，這種惡人是應該被帶到什麼合宜底僻靜處所，吊打一頓的。」

路茜在這回音底角裏聽着種種回聲，有時沉思默想，有時嬉戲歡笑，一直到她底小女兒長到六歲。她底小孩的足音，她自己底父親的足音（常是穩重底），以及她底親愛丈夫的足音，對於她底心是何等親切，那是不消說的。由她自己這樣賢良勤儉地操持着的家中的輕微底回聲對於她是怎樣地音樂底的，那也是不消說的。環繞着她的一切回聲都是悅耳的；她底父親屢次對她說過，他覺得她結婚以後比那以前對他更孝敬，而她底丈夫也屢次對她說過，她對於他的愛撫和幫助似乎是專一不分的。問道：『親愛的，你用什麼魔術使你成爲我們全體的一切，好像我們祇是一個人，從來似乎不會匆忙過，並不覺得有太多事要作似的？』

但是，從遠方來了別樣底回聲，一旦震動了這一角。就在將近小路茜六歲生日的時候，他們開始聽見駭人底巨響：法蘭西揚起了使海波奔騰的大暴風。

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七月中的一個夜間，勞雷先生纔從台爾生銀行遲遲走來，和路茜夫婦同坐在黑暗底窗子旁邊。這一夜很悶熱，使他們三個都回想到從前的一個星期夜裏他們曾經同坐在同一地方觀看閃電。

「我當初以爲，」勞雷先生說，把他底棕色假髮推向後一點，「我今晚一定要在銀行裏過夜了。我們整整忙了一天，簡直不知道從那裏下手，或怎樣辦法。現在巴黎這樣不安發生擠兌的風潮那邊我們底主顧似乎不能相信我們底分行的安全。那裏有些人發瘋，要把存款匯到英國來。」

「有一種險惡情形，」代爾那說。

「險惡情形，你說，我底親愛底代爾那？但是，我不知道有什麼理由要這樣作。人們是這樣不可理解！我們這些行員已經年老，沒有相當時間我們真不能辦日常業務以外的事。」

「不過，」代爾那說，「你知道天色陰鬱得駭人呀。」

「我知道的，不錯，」勞雷先生贊同，勉力說服他自己，覺得他底甜脾氣變酸了，埋怨道，「麻煩了一整天之後我不免暴躁起來了。梅尼特呢？」

「他在這裏，」醫生說，就在這時走進黑暗底房間。

「我很喜歡你在家，因為一整天被包圍在慌張和惡兆之中使我毫無理由地神經過敏起來。我希望，你不去吧？」

「不，我打算和你玩「巴克加孟」，倘若你喜歡。」醫生說。

「我不覺得我喜歡，倘若我可以直說。今夜我不適合作你底對手。路茜，茶盤還在那裏嗎？我看不見。」

「當然，替你保留着咧。」

「謝謝你，我底親愛的小寶貝安睡了嗎？」

「睡得很好。」

「這就好，一切平安！在這裏我就不覺得會有不平安的事，謝謝上帝；但是我被煩擾了一整天，而且我已經不年輕了。我底茶呢，我底親愛的，謝謝你。現在，你也坐下來，讓我們靜靜地坐一會，聽聽你有一番理論的那回聲。」

「不是理論，而是幻想。」

「就算幻想吧，我底聰明底孩子，」勞雷先生說，拍拍她底手。「現在回音很多，很響，是不是祇管聽着吧？」

險惡瘋狂底足音強力闖入任何人底生活裏面；足音倘若一旦染着赤色，就再不容易辨清那趨向；這種足音正在暴發于遠方聖安東尼區，當這一小羣人圍坐在倫敦的黑暗底窗前的時候。

那一天早晨，聖安東尼區曾經有廣大底黑色飢民羣衆洶湧往來，波浪似底人頭上時常閃出光芒，鋼刀和鎗刺在陽光中發亮。聖安東尼底喉嚨裏發出駭人底咆哮，赤裸底武器森林在空中亂動，好像樹枝搖曳在冬風裏似的一切手指都緊握着各種武器或類似武器（從下層深處拋出來的，不論遠近）。

在羣衆中無人能看出誰拋出這些傢伙，從什麼地方拋出來，什麼力量使牠們在羣衆頭上動亂搖擺，閃出閃電似底光芒；但是，毛瑟鎗是有人配給的——也有人在配給鎗彈，火藥，砲彈，鐵棒，木棍，小刀，巨斧，長矛，以及犯上作亂底天才所發明的各種武器。什麼也抓不到手的人們就自動拆下附近牆壁的石塊和磚頭。聖安東尼底每一血脈和心都在高度緊張之中，都在發着高熱。這裏的每個生物都把生命看作不算什麼，以一種瘋狂底熱情準備犧牲掉牠。

像沸水的旋渦裏有一個中心點一樣，所以，這一切動亂都環繞着得伐石底酒舖，而落在這熱鍋裏的每一個人都被吸引向得伐石這旋渦中心，他自己滿身沾濡着火藥和汗水，發命令，發武器，把這人推開去，把那人拉攏來，把這人底武器解給那人，正在咆哮最兇的處所勤苦勞作着。

「甲克三，總要時常在我身邊，」得伐石叫喊；「甲克一和甲克二，你們盡力分頭率領愛國同志。我底裏呢？」

「呃我在這裏！」那太太說，照常鎮靜，但是今天已經不編織了。太太底堅決底右手現在拿着一柄斧子，代替了平常底柔和工具，而且腰間掛着一枝手鎗和一把殘忍底短刀。

「你要到那裏去，我底妻？」

「我現在跟着你，」太太說。「等一會，你就會看見我在婦女們的先頭。」

「那麼，來！」得伐石叫喊，用一種宏亮底聲音。「愛國底人們和朋友们，我們準備好了！巴斯底爾！」

接着引起了好像全法蘭西的呼吸都集結在這深惡痛絕底名字上似的一陣咆哮，人海波浪翻騰，深而又深，洶湧流過這城市，到達那地點。

深底壕溝，雙重吊橋，巨大石牆，八個大塔，加隆砲，毛瑟鎗，火和煙。經過火和經過煙——在火中和在煙中，因為人海把他推到一尊砲面前，他立刻變為砲手——酒舖老闆得伐石像一個勇敢底兵士似的工作了兩小時。

深底壕溝，單層吊橋，巨大石牆，八個大塔，加隆砲，毛瑟鎗，火和煙。一座吊橋放下了！「工作呀，同志們，全都來工作呀！工作呀，甲克，甲克，甲克，一千，甲克，二千，甲克，二萬五千；憑了天使或惡魔——隨你喜歡——之名，工作呀！」酒舖的得伐石還是站在早已發熱的砲面前。

「跟我來，女人們！」他底太太叫喊。「什麼！殺起來我們能够像男人一樣殺的！」于一陣尖厲底呼聲，大羣婦女跟她去了，她們拿着各式各樣武器，但是全都一致由于飢餓和復仇而武裝着。

加隆砲，毛瑟鎗，火和煙；但是，還有深底壕溝，單吊橋，巨大石牆，八個大塔。怒海稍稍移動位置，因為死亡和受傷。閃灼底武器，明亮底火把，冒煙底載着浸水底乾草的大車，各方面的劇烈巷戰，吶喊，排鎗，咒罵，無限底勇猛，搗毀和爆裂，人海沸騰；但是，還有深底壕溝，單吊橋，巨大石牆，八個大塔，而且酒舖得伐石自己還站在他底砲面前，砲因為猛烈地服務四小時而加倍發熱了。

一面白旗從堡壘內面豎起來，而且有一種談判底信號——這在狂風之中祇是朦朧覺察，什麼也聽不見——忽然人海無限高漲和擴大，而且推着得伐石走過一座放下的吊橋，走過巨大底石牆，進了投降底八個大塔！

推動他的力量是這樣無可抵抗，甚至要喘氣或回轉頭來都不可能，好像他是在大洋的巨浪中掙命似的，一直到了巴士底爾的外部庭院裏他纔算登陸。在這裏，背靠在一個三角形的牆角裏，他竭力設法看看周圍，甲克三突近他旁邊，得伐石太太率領着一些婦女在可以看見的遠處，手裏拿着她底短刀。到處都是騷動，狂喜，震聾耳朵底怪叫，驚奇底呼嘯，還有瘋狂底手勢戲。

「犯人！」

「名冊！」

「秘密地牢！」

「刑具！」

「犯人！」

在這些萬分不諧合底一切叫喊之中，「犯人」這呼聲是這穿進底海所最多響應的，好像人在某一時間和空間之內有一種萬劫不變底共同性的。先頭底波浪滾過去，沖出那些獄吏，以立刻處死威脅他們，倘若敢于隱瞞任何秘密地牢，這時，待伐石抓住其中的一個——一個灰頭髮男人，手裏拿着火把——使他離開人衆，提他到他自己和牆壁之間。

「指給我看北塔！得伐石說。」快！」

「倘若你肯帶着我，我願聽指揮。但是那裏並沒有人，」那人回答。

「北塔一百另五是什麼意思？得伐石問。」快！」

「意思，先生？」

「那是指一個囚犯，或是一個牢房？或者你以為我要打死你嗎？」

「殺掉他！」甲克三走近來兇惡地囁聲說。

「先生，那是一個牢房。」

「指給我看！」

「那麼從這邊過去。」

甲克三帶着平常渴望什麼的急躁，現在顯然失望於這談判忽然變為並無流血之象，被得伐石底手阻住，正如被那獄吏底手阻住一樣。他們底三個頭在這短促底談話中曾經湊攏在一處，而且盡力使彼此能够聽見；因為那活底海洋正在轟然湧入堡壘，泛流在院子裏，過道裏和樓梯上。外面的圍牆也被一種深沉而粗厲底潮聲所打擊，從這潮聲中偶然迸出某種特異底叫喊，像浪花似的飛濺在空中。

得伐石，獄吏，和甲克三手拉手地趕快走着，經過了一些永遠不見陽光的陰森底穹窿。一些黑洞和鐵籠的可怕底門道，走

下塌倒底階梯，又爬上高低不平底磚石階梯，這些與其說是階梯，倒不如說是乾掉底瀑布。這裏那裏，尤其是當初的時候，洪流衝撞着他們，掃蕩過去；但是當他們走下去而又轉灣爬上高塔的時候，他們是單獨的。到了這裏他們被厚牆和深壁所包裹，堡

轟之內和之外的風暴在他們聽來祇是一種低抑底音響，好像他們來處的喧嘩已經幾乎毀壞了他們底聽覺似的。

獄吏停在一道矮門前面，用鑰匙打開一個鏗鏘底鎖，把門慢慢地敞開；當他們全都低頭鑽進去的時候，他說——

「北塔，一百另五號！」

這裏有一扇沉重底小鐵柵門，牆上高處有一道泥製底窗孔，孔前遮着一塊石頭，從這裏看天是非俯伏着仰望不可的。爐邊有一堆古老底細柴燼。有一個橈子，一張桌子，一床草席，四面黑牆，一面牆上有一個生鏽底鐵環。

「把火把慢慢地沿着牆照過來，我要看着他們，」得伐石對獄吏說。

那人服從了，得伐石順着火光仔細看了一遍。

「停住——看這裏，甲克！」

「A.M.！」甲克三頓聲說，當他貪饞地讀着的時候。

「阿里克山得梅尼特，」得伐石對着他底耳朵小聲說，用深染着火藥味底黑食指指着那些字。「而且他寫在這裏——一個可憐底醫生。」無疑地，刻日曆在這石頭上的是他。你手裏拿着什麼鐵棍給我？」

他自己底手裏還拿着放炮的火繩桿。他立刻和他交換這兩樣傢伙，把虫蝕底橈子和桌子翻倒，幾下就把牠們打得粉碎。

「把火抬高一點！」他惱怒地對獄吏說。「甲克，留心看看那些碎片，喂，這是我底短刀，」他把牠拋給他；「破開床，檢察草席。把火抬高一點呀，你！」

威嚇地看看獄吏，他爬上爐子，察看煙囪，用鐵棍搗搗牠底各方面，而且敲打那鐵格子。在幾分鐘之間，泥土紛紛落下，使他轉面躲避；於是他小心地探索柴燼，以及他曾經用武器搗過的煙囪的裂縫。

「甲克，柴燼和乾草裏沒有什麼嗎？」

「沒有什麼！」

「讓我們把這些東西收集在牢房中間。來點燄，牠們呀，你！」

獄吏放火在這小堆上，牠就發光而且發熱起來。他們又低頭彎腰，鑽出那矮洞門，讓牠在那裏燃燒，於是循着來路走回庭

院當他們下來的時候，他們底聽覺似乎逐漸恢復，一直到他們又處於狂浪之中。

他們發見牠洶湧澎湃，正在尋找得伐石自己。聖安東尼正在嚷着要牠底酒舖老板率領人衆押解那防衛巴士底爾和鎗殺人民的監督。否則，監督就不會被帶到市政廳去受審判。否則，監督就會逃掉，那麼，人民底血（在許多年以來都是毫無價值的之後，忽然寶貴起來了），仇就不得報復了。

在一片好像要圍攻這穿着灰上衣和帶着紅勳章的冷酷底老官吏的叫囂爭吵之中，祇有一個人是屹立不動的，那是一個婦人。她叫喊：『秀，這是我底丈夫！』指着他。『看得伐石！』她屹然跟定那冷酷底老官吏，毫不放鬆地跟定了他。跟他走過幾條街，當得伐石和別底人們押解着他的時候，仍然跟定了他。當他走近指定地方而目被人們從後面打起來的時候，還是跟定了他。當如雨的打擊重落在他的時候，而且，當他倒下死了的時候，她是這樣挨近他，所以，她忽然興奮，踏住他底頸子，用那殘忍底短刀——久已準備的——砍下他底頭來。

時間到了，聖安東尼就實行他底可怕底觀念，把人高舉在各種燈光之前表示人能够變成什麼和作些什麼。聖安東尼底血升騰了，鐵腕專制者和暴虐者的血漉下來了——流在市政廳的台階上，那監督倒斃的地方——流在得伐石太太底鞋底上，當她爲便於宰割和踏住那身體的時候。『那邊把燈放低一點呀！』聖安東尼叫喊，在照明一種處死的新方法之後，『這裏還剩下他底一個守衛兵士！』這衛兵被吊起示衆，於是人海奔騰。

黑色底駭人底海，高揚着毀滅底狂浪，一浪又一浪，牠底深度是不可測的，牠底力量是前所未知的。洶湧澎湃的無情底海呀，復仇的呼聲呀，以及在受苦的熔爐中鍛鍊出來的一直沒有絲毫憐憫之色的僵硬面孔呀。

但是，在活現着各種殘暴表情的面孔的海洋裏，有着斷然與衆不同的兩羣面孔——各爲七個——並不推動這載着牠們底許多可紀念底事蹟的海浪。忽然被暴風衝破墳墓而得到釋放的七個囚徒底面孔被高舉在衆人頭上，全都是惶恐底，失色底，驚異底的，好像天堂號響，末日○到來似的，而環繞着他們歡呼的人們却是迷失本性的。別底七個面孔，七個死面孔，也被

高舉着，牠們底低垂底眼皮和半閉底眼睛正在等待末日。這些寂然不動底面孔上還帶着一點疑懼——並不決絕；因為在恐怖底瞬間，這些面孔還睜開垂下底眼皮，而且無血底嘴唇上顯然有「天呀！」的禱語。

七個被釋底囚徒，七個豎在長矛頂上的人頭，可詛咒底八個大塔的鑰匙，和被發掘出來的早已慘死的從前的囚犯的文件和別底紀念物——等類，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中，由聖安東尼護送着經過巴黎街道，那足音是高聲回響了的。現在上天破壞代爾那夫人路茜底幻想，而且使這些足音遠離她底生活！因為，牠們是紛亂底，瘋狂底和危險底；而且自從得伐石酒舖的酒桶破裂以來，在這些年之中，牠們已經沾染赤色，是不容易澄清的了。

第二十二章 海還在奔騰

憔悴底聖安東尼不過高興了一星期，在這一星期內他僅有的少許苦硬麵包由於親熱擁抱和慶賀的滋味而柔軟到可能底限度，同時，得伐石太太照常坐在她底櫃台前，主持業務。得伐石太太已經不戴玫瑰花，因為，甚至在這短促底一星期內，偵探們的特別光顧已經變為極其小心地向聖安東尼效忠致敬了。他底街道上的掛燈對於他們有一種不祥之兆底彈性搖擺。

得伐石太太，雙手疊在胸前，在晴明而炎熱底上午，坐着觀察酒舖和街道。在這兩處，都有些成羣結隊的流浪人，骯髒而且窮苦，但是在他們底不幸之上顯然有一種權力優異之感。那歪戴在最貧賤底人的頭上的最破底小帽顯出這樣刁狡底意義：「我知道要維持我自己底生活是何等困難；但是你知道我要毀壞你底生活是何等容易嗎？」每一隻瘦削底裸露底手臂，那是久已無工可作的，現在都隨時準備着這工作，因為牠能够打擊。編織底婦女的手指是惡毒底，因為牠們有能够撕破東西的經驗。聖安東尼底外貌有了一種變化；這變形是鍛鍊了幾白年的，最近纔完成而分明表現出來。

得伐石太太坐着觀察牠，暗自加以讚賞；志願要作聖安東尼底婦女的領袖。她底一個姊妹在她旁編織着。這矮而有些胖底女人是一個飢餓底小販底妻，兩個同樣飢餓底孩子底媽，算是得伐石太太底副官，曾經得到復仇這美名。

「聽呀！復仇說『聽着誰來了？』」

好像從聖安東尼區的濤緣一直到酒舖門前佈置着的一連串的火爆忽然繼續爆發似的，一陣轟聲飛快地瀰漫而來。

「那是得伐石太太說。『安靜，愛國底人們！』」

得伐石喘息地定進來了，脫掉他底紅小帽，向周圍看看。「大家聽着！」太太又說。「聽他說呀！」得伐石站着，喘吁吁地，面

對着在門外的那一堆急切底眼睛和張開底嘴；酒舖裏面的人們已經全跳起來了。

「說呀，我底丈夫什麼事？」

「陰間來的消息！」

「什麼？」太太輕蔑地叫喊。「陰間？」

「大家都記得老字龍嗎？他說過人民餓了可以吃草。他不是死了，到地獄去了嗎？」

「都記得的！」從一切喉嚨發出來。

「有一個關於他底消息。他還活着咧。」

「活着！」又從一切喉嚨發出來。「死了吧？」

「並沒有死！他很害怕我們——而且因為這理由——他假裝死，曾經辦過一次虛僞底大出喪。但是，他們發見他還活着，躲藏在鄉下，而且把他送來了。我剛纔看見他在被押解到市政廳去的路上。我說過他有理由害怕我們。大家說呀！他有理由嗎？」

倘若那七十多歲的可憐底老罪人從來不會知道那理由，祇要他能聽見這裏的大聲回答，他就會滿心承認的。

接着是一陣深沉底緘默。得伐石夫婦互相凝視着。復仇誓下腰去，就有一面鼓被震動的聲音，因為她把牠移動到櫃台後面地底脚前面。

「愛國底人們，」得伐石用堅決底聲音叫喊，「我們都準備好了吧？」

得伐石太太立刻掛起她底短刀；鼓也在街上響了，好像鼓和鼓手是由一種威衛的召致而飛出來的；復仇，怪聲叫喊，而且揮舞着她底武器，好像四十個鬼神在一處一樣從一家急奔到一家，喚起婦女們。

男人們是兇惡底，殺氣騰騰地從窗子裏一看，就拿起他們所有的武器，湧跑到街上；但是婦女們却是使最勇者也一

見寒心的。她們放下她們底赤貧底家務，放下她們底孩子，放了飢餓底老弱和病人，披頭散髮，互相催促，發瘋地跑出來，狂呼亂跳。混蛋孚龍捉住了，姐姐！老孚龍捉住了，媽媽！惡棍孚龍捉住了，姑娘！於是從這一羣奔到那一羣，拍拍胸脯，摸摸頭髮，叫着，孚龍還活着咧！告訴飢餓底人民可以吃草的孚龍呀！當我沒有麵包給我底老父親的時候，孚龍說可以吃草呀！當我餓得沒有奶給我底小兒吃的時候，孚龍說可以吃草呀！聖母，這孚龍！天呀，我們苦够了！聽我說，我底死夫底小兒和衰老底爸爸！我要跪在這些石頭上發誓替你們向孚龍報仇丈夫們，兄弟們，年輕底男人們，給我們孚龍的血，給我們孚龍的頭給我們孚龍的心，給我們孚龍的肉體和靈魂，把孚龍撕成碎片，把他埋進土裏，或許會從他身上長出草來帶着這種種叫喊，許多婦女，胡裏胡塗，在她們底親友之中打旋，衝來撞去，一直到陷於興奮過度的昏迷狀態，全靠她們旁邊的男人們的援助纔不至於被踏倒。

然而，一步不停，一步不停！這孚龍在市政廳裏咧，而且恐怕會被釋放的吧。絕不會的，倘若聖安東尼記得他日已底苦痛，蓋孽，災禍，武裝底男人女人這樣迅速地奔出這一區而且這樣富有吸力連最微末底人渣滓都吸引了。所以，在一刻鐘之內，聖安東尼底胸懷中就沒有一個叫作人的生物了，除了少數老傢伙和哭泣底小東西而外。

沒有了。這時他們全都屏息地塞滿在審問那醜惡老人的大廳裏，和泛濫在隣近底空場上和街道上。得伐石夫婦，復仇和甲克三擠在甲先頭，在大廳裏距離孚龍不很遠的地方。

『看！』太太叫喊，用她底短刀指着。『看用繩子綁着的這老混蛋。他底背上還繫着一把草，好的，哈哈！現在讓他吃草！』太太把短刀挾在臂下，拍起掌來，好像在遊戲場裏似的。

在得伐石太太後面的人們立刻把她高興的原因解釋給再後面的人們，再後面的人們又解釋給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解釋給另一些人，於是掌聲就響遍了隣近底街道，同樣，在那間長問短的嘮嘮叨叨的兩三小時之間，得伐石太太底屢次不耐煩的表示也被非常迅速地傳達到遠處了；因為某些異常矯捷底種子已經爬在大廳外部的窗子上向裏窺看，這些漢子很認識得伐石太太，於是就作了她和外面羣衆之間的電報。

後來太陽升得這樣高，以至牠放了一條似乎是希望或保護的祥光，直射在那老罪人底頭上。這光願使人太難忍；那站立得意外長久的垃圾和廢物的圍屏立刻崩碎，聖安東尼抓住了他。

這立刻傳達用最外圍的羣衆。得伐石剛來得及跳過一道欄杆和一張桌子，死就緊緊抱住那大禍臨頭底可憐人——得伐石太太剛來得及跟着去抓住綁着他的一條繩子——復仇和甲克三却趕不上他們，而高踞在窗上的人們也來不及像食肉鳥似的猛撲進廳裏——這時似乎有一陣呼聲，佈滿全城，「把他拖出來，把他拖到燈下來！」

拖下拖上，頭碰在台階上一會跪着，一會站着，一會躺着，拉呀，打呀，千百雙手把乾草濕草塞到他底臉上；被撕破，被打傷，哮喘着，流着血，還時常乞求憐憫；一會，在猛烈的推盪之中，人們互相引退，在他周圍讓出一片空隙，以便看清他；一會，一根殭死底木頭從如林的大腿中被抽出來；他被拖到最近底街角裏，這裏懸着的一盞運命底燈正在搖動，這裏得伐石太太說他過去——就像貓對於耗子那樣——而且默默地，靜靜地，看着他們在準備一切，同時他乞求她女人們隨時都在尖聲亂叫，男人們嚴厲主張要用草塞在他底嘴裏塞死他。他被高吊起來，繩子斷了，他們嚷着叫着抓住他；他又被高吊起來，繩子又斷了，他們又嚷着叫着抓住他；然後，那繩子纔發慈悲，吊牢了他，而且不久之後他底頭就在一根長矛尖上，嘴裏塞滿了草，聖安東尼全體看着這光景跳舞了。

這一天的壞工作並未就此完結，因為聖安東尼又在怒血沸騰中跳着叫着，當日暮聽見那剛纔解決了底人底女婿被五百騎兵押送到巴黎的時候，聖安東尼把這人民公敵底罪狀寫在煌煌佈告上，捉住他——或許曾經把他從兵隊中拖出來去接見孚龍了吧——把他底頭和他底心截在長矛尖上，於是狠底行列抬着當日的這三件勝利品經過那些街道。

並不在黑夜之前，男人女人纔回到那些哭着要麵包的孩子面前。這時，那些簡陋底小麵包店被他們的長排圍繞了，忍耐地等候着買壞麵包；一面帶着空肚子等待，一面爲當日的勝利而互相擁抱，來消磨時光，而且又談論那些成功。這些檻穽的長排逐漸縮短以至消散，然後可憐底燈光開始閃耀在樓窗上，細小底火爐燃燒在街邊，煮着可以吃的東西。接着是站在門前吃晚飯。

淡薄而且不足底晚飯，沒有肉味，也沒有調味品加在粗陋底麵包上。可是，人間友情把某種養料注入這些堅硬底食物裏，而且使牠們迸出喜悅底火花。父親們和母親們，日間充分參加了最壞底工作，現在正在和他們底瘦弱底孩子們玩耍愛人們，看着有這樣一個世界在他們周圍和在他們前面，正在相愛中和希望中。

幾乎半夜了吧，得伐石酒舖纔走出最後一批顧客；得伐石先生一面經門，一面嘎聲對他底妻說道：

『牠到底來了，我底親愛底！』

『是呀！』太太回答。『差不多！』

聖安東尼睡了，得伐石夫婦睡了；甚至復仇也和她底飢餓底小販睡了，那鼓也休息了。在聖安東尼唯有鼓聲是流血和忙亂所不會改變的聲音。復仇，鼓的監守者，能够喚醒聖安東尼，而且使他說出像在巴士底爾陷落之前，或在老孚龍被捉住之前的那樣言詞。聖安東尼底懷中的男人女人的粗厲聲調却不能如此。

第二十三章 火起

在泉水流下的那村子裏，那修路工人仍然每天去公路上從石頭裏鑿打出少許麵包，來維持他底可憐無知底靈魂和可憐消瘦底肉體的聯合。這裏有了一點變化。巉崖上的監獄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威嚴；還有兵士守衛，但是不多；還有軍官們在守衛兵士，但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他底陛下要幹什麼——除了知道他們或許會不奉命令而外。

殘破底鄉村平躺在廣遠底地上，並不生產什麼，祇是一片荒涼。每匹綠葉，每匹草葉和穀葉，都是憔悴可憐得像那些不幸底人們一樣。各樣東西都垂頭喪氣，窒悶，破敗。住家，圍籬，家畜，男人，女人，小孩，以及載着牠們的土地——全都疲倦了。

爵爺（作爲最有價值底個人）是國家之光，使事物生色的，是豪華生活生的好榜樣，優雅高超，異乎尋常的；然而，作爲一個階級，爵爺却把事情弄到這種光景了。上帝顯然爲爵爺而創造的事物爲什麼被榨乾，淨得這樣快呢？在那億萬斯年底大安排之中必定有些短見了！但是，事勢已經如此苛捐雜稅已經抽掉最後一滴血，嚴刑峻法已經失其功用，再不能壓榨出什麼油來，於是爵爺逃出這樣不值得什麼的與陋現象。

但是這一逃在這村子裏和許多這一類村子裏並不是一種變動。因爲過去許多年以來，爵爺，雖然壓榨牠，並不光臨牠，除了打獵而外——有時獵人，有時獵獸，爲了保存獵場，禽獸爵爺曾經使化育之地成爲荒野，不變動在於下等人的陌生面孔的出現，而不在於上等人如爵爺之類的優美儀態的消失。

在從前，當那修路工人孤獨地在塵埃中工作着的時候，並沒有工夫想到他自己昇塵埃而必然歸入塵埃，倒是太過於時常想到他所有的晚飯何等少，而他能吃掉的是何等多——在從前，當他在獨自勞作中抬頭看前面的時候，或許偶然會看見有陌生底粗陋之人走近來的吧，但是現在這類人屢屢出現了。有一次，這樣一個人從遠遠處走來了，修路工人毫不驚異地看出

他是毛髮蓬鬆的，差不多野頭野腦的，高大，穿着連這修路人也覺得不像樣的草鞋，陰鬱，粗魯，黧黑，走過許多公路的塵垢和泥土，帶着許多低濕地帶的泥水，被許多小路的荆棘所刺傷。

這人像一個鬼似的來到他面前，在七月天的中午，當他坐在路邊一堆石頭上盡力躲避一陣雷雨的時候。

這人看看他，看看山下的村子，看看磨房以及巉崖上的監獄。當他底曖昧底心中認清了這些之後，他開始了剛剛可以懂得的談話，說道：

「好嗎，甲克？」

「很好，甲克。」

「對了！」

他們握手，那人坐下在石堆上。

「不吃午飯嗎？」

「現在就祇吃晚飯，」修路人說，面有飢色。

「我所到的地方全都不作與吃午飯，」那人粗聲地說。

他取出一隻黑煙斗，裝上煙，用火石點燃牠，把牠一直吸到放紅光；後來忽然放下煙斗，用拇指和食指夾一點什麼東西放進牠裏面，那裏就一亮，冒出一道青煙。

「對了。」這回是輪到修路人說話了，在觀察了這些行動之後。他們又握手。

「今晚，」修路人說。

「今晚，」那人說，把煙斗放進嘴裏。

「哪裏？」

「這裏。」

他和修路人坐在石堆上互相觀望，這時電子好像小人國的刺刀似的在他們之間亂裁亂殺，一直到村上天色開始清朗

的時候。

「指示我！」那旅客說，移動到山坡上。

「看！」修路人回答，用手指着。「你從這裏下去，一直經過街道，經過泉水——」

「見鬼，這全不對！」另一個插嘴，鼓起眼睛看地形。「我不要經過街道和泉水。可以吧？」

「可以的，繞過村子上面的山頭，大約六七里路。」

「好。你什麼時候歇工？」

「太陽落的時候。」

「你走的時候叫醒我，可以嗎？我已經走了兩夜沒有休息。讓我吸完煙，我要像小孩似的睡一覺。你可以叫醒我嗎？」

「當然可以。」

那過路人吸完煙，把煙斗揣在懷裏，脫掉他底大草鞋，仰臥在石堆上。他立刻就睡熟了。

修路人孜孜作着他底泥工。雷雨已經過去，天上顯出明亮底斑塊和條紋，反映着地上的銀色風景，這時這微末底人（已經戴着紅小帽，代替從前底藍小帽）似乎被躺在石堆上的形體所懾惑，他底眼睛屢屢轉向牠，以至他機械底地使用着他底工具，或許可以說工作很壞。那紫銅色底面孔，那蓬鬆底鬚髮，那粗陋底毛布紅小帽，那土布和獸皮雜湊成的破衣服，那由於生活艱難而消瘦了底強大體格，和那在睡眠中堅決地閉着底惱怒底嘴皮，引起修路人的畏懼和佩服。這旅客旅行過長遠底路，他底腳受了傷，他底踝膝被擦破而且流血，他底草鞋已經補綴成笨重不堪底東西，他底衣服有許多破洞，正和他自己身上有許多傷痕一樣，修路人彎着腰在他旁邊，想要偷看他藏在懷裏或哪裏的祕密武器；但是，不行，因為他雙手抱在胸前，像他閉着嘴皮那樣堅定。在修路人看來，許多城市建設柵欄，哨所，門檻，壕溝，吊橋，似乎多半是為防禦這傢伙的。而且當他底眼睛離開他，瞻望着地平線的時候，在他底窄小底幻想中他看見這一類傢伙們，什麼也擋不住的，走進全法蘭西的各個城市。

這人睡着，毫不介意於電子的澆落和晴朗的間歇，以及射在臉上肩上的陽光，和落在他身上的碎冰由陽光而變為金鋼石，一直到太陽西沉，天光發紅的時候。這時，修路人收拾好工具和一切東西，準備下山回到村裏，叫醒了。

「好！睡着底人說，用手肘撐起來。」繞過山頭六七重麼？」

「大概是的。」

「大概好！」

修路人回家了一路迎着隨風轉向的塵埃，不久就到了泉水邊，把他自己擠進牽來飲水的瘦母牛羣中，甚且裝出好像對牠們小聲說話似的對全村人小聲說話。村人吃了晚飯之後，並不照例爬到床上，却走到門外，而且停留在那裏。一種奇特底竊竊私語流行在村子裏面，而且，當村人們在黑暗中集合在泉水邊的時候，又流行着專朝一個方向觀看天色的奇特現象。蓋白勒先生，這地方的主要官吏，變爲不安了，單獨走到他底屋頂上，也朝着那方向觀望；從煙囪後面面向下察看泉水邊那些黑暗底嘴臉，然後送信給保管教堂鑰匙的聖物監守人，說等一會或許必須敲起警鐘。

夜逐漸加深，別莊舊邸宅依然保持着孤立狀態，環繞着牠的樹木因風移動，好像在威脅這陰森森底大建築物。雨狂奔在兩道走廊的台階上，敲打着大門，好像送緊急文書的人來叫門似的；風煩燥地衝過廳堂，經過那些古舊底刀劍之中，悽然上樓，搖曳着故侯爵睡過的床上的帳幕。東，西，北，南，四位毛髮散亂底人物，壓倒高草，折斷樹枝，用沉重底脚步小心走來集合在庭院裏面。那裏就發出四道光亮，照耀各方，然後一切又歸於漆黑。

但是不久，邸宅自身就由於牠自己底某種光輝而異常明顯，好像牠正在變爲發光體似的。然後一道閃光跳躍在前庭後方，從孔隙裏躡出來，照明了欄杆，拱門和窗戶的所在。這閃光越升越高，越廣越亮，不久，火焰就從那些大窗子裏噴出來，石面孔都驚醒了，呆看着火。

留在邸宅裏的少數人發出微弱底嘆息，而且有人騎馬急馳出去。黑暗中馬蹄嗒嗒，通過泉水旁邊的空場，然後那滿身流汗底馬站立在蓋白勒先生底門前。「救援呀，蓋白勒救援呀，每一個人！」警鐘急迫地響着，但是別底救援一點也沒有。修路人和二三百五十個特別朋友抱着手站在泉水旁邊，觀看冲天的火柱。「牠必定有四十尺高，」他們冷酷地說，誰也不動。

騎馬人騎着流汗底馬嗒嗒馳過村子，急奔上石階，到了崖上的監獄。在獄門前，一羣軍官正在觀火；一羣兵士正在離開他們。「救援呀，各位官長！邸宅被燒了；即時去救援那些貴重東西還可以保存咧！救援呀，救援呀！」軍官們看看那些正在觀火的

兵士不發命令，聳動肩頭，咬嘴唇，答道：「該燒。」

當騎馬人又馳下山來，經過街道的時候，村子是明亮底。修路人和二百五十個特別朋友，被燃起來這觀念所激動，曾經一致跑回家去把燭放在每個陰暗底小窗玻璃裏面。各樣東西都缺少，這些燭是用命令底形式向蓋白勒先生強借來的；在這官吏的勉強和遲疑時間，那一向很服從權威的修路人曾經說過：馬車正好作火炬，驛站房屋也好作燒烤。

邱宅是被讓牠自己燃燒了的。在烈火怒吼之中，一陣紅熱底風，直從地獄裏爆發出來，好像要吹走這大廈似的。在火勢起落之中，那些石面孔顯出受苦刑的模樣。當大塊石頭和木頭落下的時候，那鼻上有着兩個凹處的面孔就變為模糊不明；立刻又從煙霧中掙紮出來，好像牠就是那殘酷底侯爵底面孔，正在受火刑而且正在對火抗爭似的。

邱宅燃燒着；最近底樹木，被火抓住，燒焦燒縮；遠處底樹木，被那四位兇人放火，以一陣新底煙林環繞着；那熾烈底大廈，溶鉛溶鐵沸騰在噴泉的大理石盆裏，水都乾涸了；滅燭台式高塔像冰被熱溶化似地消滅了；流落進四個高低不平底火井裏，堅固底牆上的裂口和縫隙透明得好像水晶似的；駭得發呆底鳥雀飛繞而且失墮進這火靈裏；東南，西北四位兇人沿着夜所包庇底道路，在他們所燃起的烽火之引導之下，辛苦跋涉到他們底別底目的地下去。那明亮底村子已經奪取警鐘，驅逐合法底打鐘人，敲起喜慶底鐘聲。

不但如此；那村子因為飢荒，火災，鐘聲而浮地癡狂起來，一想到蓋白勒先生曾經收租收稅——雖然近來他祇收了一小點稅，地租是完全豁免了的——就急躁地去訪問他，包圍他底住所，招他出來面談。這時蓋白勒先生嚴緊地關起門，躲起來自己和自己討論。討論的結果是蓋白勒退到屋頂上的煙肉後面；這纔下了決心，倘若門被攻破（他是有復仇性格的小南方人），他就要把他自己從屋頂的欄杆上倒撲下去，撞破下面的一兩個人。

或許，蓋白勒先生在那上面度過一個長夜，看着遠處邱宅的火災和村中的燭光，聽着打門聲和鞞樂底鐘聲合奏的音樂；還有一盞惡兆底燈懸掛在他底驛站門前的路上，表示村人很願意免除他底官職，並不和他為難。在黑洋邊際，困頓不堪地度過綿綿長底夏夜，蓋白勒決心隨時準備跳進牠裏面；但是，友情終於出現，而且村子的燭油逐漸滴盡，人們欣然散去，蓋白勒這纔帶着他底生命走下來。

在一百英里之內，在別底火光之中，那一夜和別底夜裏，別底一些官吏可沒有這樣幸運，旭日發見他們被絞死在他們生長之地的向來平靜底街上；別底村人和市民也沒有修路人和他底朋友們那樣幸運，因為官吏和兵士得勝，反而把他們絞死了。但是東，南，西，北，堅持地前進着，要到哪裏就到哪裏；無論誰絞殺誰，火總是燒起來了。任何官吏都不能測算要用怎樣高的絞架纔能引水滅火，算學完全失其妙用了。

第二十四章 被磁性礁所吸引

在這樣火焰冲天和海波翻騰之中——怒濤振搖着地面，一直沒有退潮，祇是高漲，高而又高，高到使岸上的觀者目眩神駭——狂飈經過了三年。小路茜又增加的三個生日，曾經被金線織入她底家庭的安寧生活之中。

許多日和許多夜，這家庭底親友在這一角裏靜聽回聲，當聽見羣衆擁擠的足音底時候，他們底心就惶惑起來。因為這種足音使他們想到一種民衆的足音，這民衆由頑強不變底可怕底魔法所召引，狂奔在一面紅旗之下，危及國家，變為野獸了。爵爺，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自絕於不臣服他的現實社會；法蘭西這樣不需要他，以至他覺得已經臨到性命不保的大危險。像寓言中的那村夫一樣，用盡苦心召引魔鬼，而一旦出現，却駭得不敢問敵人一個問題，立刻逃掉。爵爺，在放胆地宣讀了「貴族祈禱文」那麼多年，作了那麼些召致惡靈的法術之後，纔一看見牠，也就駭得尊駕趕快出奔了。

宮庭的漂亮「牛眼」——已經去掉，否則牠要成為人民的排鎗的目標的。牠並不是視力優良底好眼睛——牠裏面早已留有留些弗底驕傲，和薩爾丹尼·拍魯斯底奢侈，和鼯鼠底盲目等斑點——而且牠已經脫落，去掉。宮庭，從最內層以至那機詐，腐敗文過飾非的最外圍，全部完事了。皇族完了，牠曾經被包圍在宮中，被廢除，當最近消息傳來的時候。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來到，爵爺們崩潰四散。

● 見前註，當時最亮之燈名，喻顯貴。

● 米爾頓失樂園中的鬼。

● 亞述王，以耆亡國。

台爾生銀行成爲在倫敦的爵爺們的大本營和集合場，是自然而然的。據說幽靈們常常彷彿在牠們底肉體常到的地方，沒有一文錢的爵爺們也時常彷彿在牠們底錢會經時常出入的地方。況且，這地方所得的法國情報最爲可靠，來得最快。再：台爾生銀行是慷慨的，大量賑濟那些從高貴地位跌下來的老主顧們。再：那些會經看見風暴要來，預想到沒收和搶劫，趁早把存款匯到台爾生來的貴人們，是時常有他們底窮親戚到這裏來打聽他們底消息的。還有，每個新從法國來的人都要到台爾生銀行去報到，這幾乎是當然底事。因此種種理由，那時台爾生可以算是法國情報的高級交換機關，而且這已成爲衆所週知。因此紛紛走來詢問，以至台爾生有時寫出最近消息，張貼在銀行窗裏，以供經過聖堂門口的一切人們閱覽。

在一個濛濛霧底下午，勞雷先生坐在他底寫字台上，查里斯代爾那倚靠在牠上站着，對他低聲說話。這爲訪客而設的修苦行似底房間現在是新聞交換所，人滿到漫溢在外面。大概半點鐘之內銀行就要關門了。

「但是，雖然你是會經活過的最年輕者，」查里斯代爾那說，有些遲疑，「我還是要提醒你——」

「我知道。我太老了吧？」勞雷先生說。

「陰晴不定底天氣，長遠底路程，沒有一定底交通工具，秩序紛亂底國家，甚至對你也是不安全的城市。」

「我底親愛底查里斯，」勞雷先生欣然自信地說，「你說的倒是我應該去的理由，而不是我停留的理由。這旅行對於我，是很安全的，誰也無意來干涉一個將近八十歲的老頭子，因爲更值得干涉的人是那樣衆多。說到秩序紛亂底城市，倘若不紛亂，那麼我們這裏的總行就不用不着派人到那裏的分行去了，而派去的人必須熟識那城市，營業情形，並且爲台爾生銀行所信賴。至於長遠底路程沒有一定底交通工具，冬季氣候等等，倘若我這樣底老行員不應該爲台爾生的緣故忍受這些不便，誰應該忍受呢？」

「我希望我自己去，」查里斯代爾那說，有些不安，好像高聲對自己說出自己底思想似的。

「真的呀！你是一個會勸阻人的好傢伙！」勞雷先生大聲說，「你希望你自己去，而且你是法國人好主意。」

● 年青時期最長的人。

「我底親愛底勞雷先生，就因為我是法國人，我心裏曾經屢次有過這念頭（然而，現在我不打算說出來。）人不能不想到，曾經對於不幸底人們有些同情，而且曾經放棄過一些東西給他們。」他說，用剛纔自言自語底態度。「這人底意見或許會被接納，或許有力勸阻什麼。就在昨夜你走了之後，我和路茜談起——」

「你和路茜談起，勞雷先生重複，『是的。我奇怪你好意思提出路茜底名義！希望你在這種時候到法國去！』」

「但是，我並不是現在就要去，查里斯代爾那說，微笑着，『可是你說你現在就要去。』」

「真的，我就要去，我底親愛底查里斯，勞雷先生一瞥周圍遠處，放低聲音說，『你就想不到我們底業務上的困難，以及那邊我們底冊籍文件所有的危險。倘若我們底某些文件被搶去或被毀掉，上帝知道那對於許多人會有怎樣底後果；你知道，牠們是隨時都可能被搶或被毀的，因為誰能說巴黎今天不會被火燒，或明天不會被劫掠呢？』所以，必須儘可能地趕快對於那些文件加以賢明底選擇，把牠們埋藏起來，或則另想脫出危險的方法，這要不誤時機，祇有我纔有這種權力，若論誰能夠去辦的話。當台爾生銀行知道這一點而且說明這一點的時候，我可以退縮嗎？我已經吃了台爾生銀行底麵包六十年，現在因為我底關節有些不靈活，我就可以退縮嗎？不消說。在這裏的幾位老怪物看來，先生，我正是一個孩子咧！」

「我真佩服你底青年精神的勇氣，勞雷先生。」

「咪廢話，先生！我親愛底查里斯，勞雷先生說，又一瞥周圍，『你要記住，現在你要從巴黎拿出什麼東西來，無論什麼東西，那是在不可能以上的。今天帶到我們這裏的文件和貴重物品（嚴格地說，我甚至不該私自和你說，）那是由你所能想像的最奇特底人們帶來的，當他們過國界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祇有一線生機。從前，我們底包裹來去，方便得好像在會作生意底老英國一樣，現在，一切都停頓了。」

「你今晚真要去嗎？」

「我今晚真要去，因為事勢逼迫，不容延遲。」

「你不帶人去嗎？」

「他們推薦各樣各式底人給我，但是我對他們都沒有話說。我打算帶裘利去。裘利是這歷多年以來我底星期夜間保鏢，

我用慎了他。誰都不會懷疑我利除了是一隻猛犬而外會是別的什麼，或除了猛撲在觸動他底主人的任何入身上而外他底頭腦裏會有什麼計謀。」

「我必須再說我真佩服你底勇氣和青年精神。」

「我必須再說，廢話，廢話等我執行了這小任務之後，我或許要接受台爾生銀行底退休提議。那時，儘有時間來思索養老的事。」

這對話是在勞雷先生平日底寫字台邊，同時在一兩碼之內聚集着一些爵爺，正在高談不久就要報復那些匪類。逃難底爵爺和英國正教徒，談起這可怕底革命來，就好像牠是天下未經播種而得到的唯一收穫——好像以前並未作過什麼引導牠的事——好像沒有人看見過法國的千萬貧苦人民，以及怎樣誤用和濫費本來可以使這人民溫飽的資財，好像見過這些情形的人們不會在多年以前就感覺到革命的必然到來而且不會把他們底感覺明白記錄出來似的。這様底空談混合着爵爺們底恢復原狀的種種誇大計劃。那原狀本是完全氣灰力盡了的呀。知道真象的心理正常的任何人聽着這些議論，要不抗辯，是難於忍受的。查里斯底耳朵裏響着這様底議論，好像他自己底心裏的血混亂起來似的，再加上心裏已有的和正在繼續的潛在不安。

在這些論客之中，皇家律師史曲勒，意氣軒昂，高聲縱談；對爵爺們條陳着掃蕩和剷滅人民的種種計謀；這些計謀很近於用酒鹽在鷹底尾上的方法來消滅鷹族的故事。代爾那聽着他底話覺得特別討厭；代爾那站着，遲疑不決，走掉不聽呢，還是留着等待機會插入異議呢？這時那要來的事自行顯現了。

一個行員走近勞雷先生，把一封未拆過底信件放在他前面，並且問他會否發見這收信人的行踪。行員把這信放在代爾那一眼就看見的地方——因為信封上寫着他自己底真姓名，看見得更快。信封上寫着：

「至急。英國倫敦台爾生銀行執事先生轉交前任法國侯爵聖厄弗里蒙地先生。」

在代爾那結婚的那一天早晨，梅特尼醫生曾經迫切地請求過查里斯；代爾那務必保守他底真姓名的祕密於他們兩人之間——除非醫生願意解除這約定，別人全不知道厄弗里蒙地是他底真名，他自己底妻也不會懷疑過；勞雷先生更想不到。

「沒有，勞雷先生回答行員：『現在在這裏的人我都問過了，誰也說不出這位紳士的行踪。』」

鐘上的指針快到銀行關門的時間了，那些論客大羣地流過勞雷先生底寫字台邊。他向他們舉着那封信。這位爵爺看着牠，顯出這樣譎詭而憤怒底亡命者本色；那位爵爺看看牠，顯出那樣譎詭而憤怒底亡命者本色；而這位，那位和別位，對於這找不到的侯爵，全都用法語或英語說了些輕蔑底話。

「我相信他是被謀殺了的那光滑底侯爵的侄兒——但是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墮落底繼承人。」一位爵爺說。「幸而我不會認識他。」

「一個放棄爵位的懦夫，在幾年以前，」另一個說——這位爵爺是埋在一車乾草裏面逃出巴黎的。

「受了新學說的麻醉呀，」第三位說，眼睛在眼鏡後面轉向過去底人們；「公然反對故侯爵，而當他繼承遺產的時候，他放棄牠們，把牠們分散給那些地痞流氓。他們現在要給他應得的報酬了，我希望。」

「哈！」舊張底史曲勒孚叫喊。「他呀？這一類傢伙讓我們看看這不名譽底名字。這——這傢伙！代爾那，不能再忍耐，輕輕地拍拍史曲勒孚底肩頭，說道：——

「我認識這傢伙。」

「你認識天呀！」史曲勒孚說。「我覺得可惜。」

「爲什麼？」

「爲什麼，代爾那先生？你聽說過他所作的事麼？在這種時候就不必問爲什麼了。」

「但是我要問爲什麼？」

「那麼我再告訴你吧，代爾那先生，我覺得可惜。聽見你提出這樣奇怪底問題，我覺得可惜。這人受了最兇惡底異端邪說的蠱惑，把他底全部財產放棄給世間最壞底廢料，而你問我爲什麼一個教育青年的人認識他是可惜的事，好，但是我回答你，我覺得可惜，因爲我相信這樣底惡漢有些污穢。這就是爲什麼。」

爲遵守那契約，代爾那大爲困難地抑制着他自己，說道：「你或許不瞭解這位紳士。」

「我瞭解怎樣使你無話可說，代爾那先生。」橫暴底史曲勒孚說，「而且我要實行。倘若這傢伙是紳士，那是我所不瞭解的。你可以這樣告訴他，替我問候。你也可以告訴他，他放棄世間財物和地位給那些殺人底暴徒之後，我奇怪他爲什麼不去作他們底頭領？但是，不先生們。」史曲勒孚說，看看周圍，而且握響他底手指，「我知道人類的某種性格，我告訴你吧，像這傢伙的傢伙就決不會信任那樣寶貝底被保護者的好意。不先生們，在鬥爭中他總是跑得很早的，偷偷地逃掉了。」

說了這些說，又握響手指，史曲勒孚衝進艦隊街去了，在他底聽衆一致喝采聲中，衆人都已離開銀行，祇剩下勞雷先生和查里斯代爾那留在寫字台邊。

「你願意負責轉交這封信嗎？」勞雷先生說。「你知道交到的地方嗎？」

「我交去。」

「請你向他解釋，牠已經遞到這裏一些時了，我們以爲他會自己來取，而且我們等待着打聽他底行踪，可以嗎？」

「可以的，你就要從這裏動身到巴黎去嗎？」

「從這裏八點鐘。」

「我要轉回來，送你底行。」

很不滿意於自己和史曲勒孚以及那許多人，代爾那努力走到聖堂的僻靜處所，拆開信封，看了信。牠是這樣的——

「寄自巴黎阿布巴衣監獄。」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前任侯爵閣下。

我已被捕，長久處於村民竊辱之下，生命危殆，後抽至巴黎，長途跋涉，辛苦備嘗。不僅如此；我家被毀——夷爲平地。

我已被拘，受審，並將喪命（除非得到你底援救）據說是犯了違反人民尊嚴之罪，因爲我會經代表一個流亡國外的
人作反對他們底工作，云云。我聲明我會經遵照你底命令，爲他們工作，並未反對他們，但是枉然。我聲明，在那流亡底財產
未被沒收之前，我會經豁免他們未付的捐稅；而且不收地租；我不會乞援於官廳！但是枉然。我底唯一罪責是我會經替一個

流亡者作事，那流亡者在哪裏呢？

啊！最仁厚底前任侯爵先生呀，那亡命客在哪裏呢？我在夢中哭叫，他現在那裏呢？我乞求上天，他不會來救我嗎？沒有回答。啊！前任侯爵先生呀，我隔着大海呼喚，希望經由巴黎著名的台爾生大銀行你能够聽見我底悽慘底聲音！

爲上帝，爲正義，爲仁愛，爲你底榮譽，我懇求你，前任侯爵先生，援救我。我底錯誤是我曾經忠實於你。噢，前任侯爵先生，我祈求你忠實於我。

在這可怕底監獄裏，我一刻比一刻更近於滅亡，前任侯爵先生，我纔向你乞憐求救。

受難人蓋白勒。

代爾那心裏的潛底不安，由於這封信而強烈地活現出來。一個老僕人，一個好人，祇因爲忠實於他自己和他底家族而獲罪，那危險是這樣迫在他底眼前，以至他在聖堂踱來踱去思索怎樣辦法的時候，他幾乎不敢使路人看見他底臉色。

他底知道：在對於舊家庭的壞行爲和壞聲名的惡貫滿盈的恐怖之中，在對於他底叔父的憤恨之中，在被認爲必須維持那衰敗底制度的憎惡之中，他底已往底行動是不圓滿的。他底知道：他對於路茜的愛，放棄他底社會地位，雖然他自己毫不以爲奇，都作得有些急促，並不圓滿。他覺得他早應該有一貫底主張，有計劃地去實行牠，加以監察，他曾經有意這樣作，而終於未作。

他自己在英國成立的家庭的幸福，時常積極作業的必要，以及時代的急劇變動，變故一件跟一件來得這樣迅速，這一星期的事故消滅掉上一星期還未成熟底計劃，使一切都得重新另作起。他底知道：他曾經降伏於這些情境的勢力——並非不覺不安，但是仍然沒有繼續底積極抵抗。他曾經屢次看到應該有所作爲的時機，而每次都在輾轉掙紮之中把時機就延過去。一直到貴族從法國由每條大路小路逃出來，他們底財產正在被沒收，被毀壞，他們底姓名被塗抹了的時候，這時他自己纔知道法國的任何新政權都可以斥責他的。

但是，他不會壓迫過任何人，他不會拘禁過任何人；他不會用強力勒索他應得的租稅，甚至自動自願放棄牠們，投身於並無便宜的境界，在那裏自食其力，和得到自己立足之地。蓋白勒先生曾經依照寫好底條件官理那貧乏而糾紛底莊園，憐惜人

民，把可以給他們的都給了他們——譬如高利貸者在冬季所要借給他們的燃料，以及重利盤剝者在夏季所要收繳的農產物——而且無疑地，蓋白勒爲他自己底安全必定申訴而且證明這些事實了的，所以，現在這是不會不明瞭的。

這助成了查里斯代爾那底冒險底決心，他要到巴黎去。

是的，像那老故事裏的水手一樣，風浪把他驅逐到磁性礁的引力之內，牠把他吸到牠自己身上，所以他必須去了。他底心裏所興起的各個念頭都推動着他，越來越迅速，越堅強，把他推向那可怕底礁石。他深覺不安的是：在他自己底不幸底國家之中壞人正在作着壞事，而他——不能不覺得他比那些人更好——不回去作些事情，設法阻止流血，伸張慈愛和人道。懷着這一半自負一半自責的不安之念，他把他自己和那責任心如此強烈的老紳士的對比達到尖銳之點；在這對比（使他自已傷心的）之外，他立刻想到爵爺們的諷刺，和史曲勒孚的粗俗暴厲底嘲諷。又加上蓋白勒底信：一個無辜底囚徒，在生死關頭，向他呼籲正義和榮譽。

他決定了。他必須到巴黎去。

是的，磁性礁正在吸引他，他必然向牠航去，以至撞在牠上。他並不知道那礁石；他看不見什麼危險。他已作而作得不完善的志願顯出這樣景象：當他親自到法蘭西去確認牠的時候，牠是會被感謝和承認的。於是爲善光榮底遠景——這是許多好心腸底人們所常有的樂觀幻境——展開在他面前，他甚至覺得他有某種權力指導那正在這樣兇險地狂奔着的革命。

當他抱着決心，跳來跳去的時候，他認爲在他未走之前必須不使路茜或她底父親知道，這可以免除路茜臨別的痛苦；她底父親，時常不願回想那過去受難之地，也可以直接承認這既成底行爲，不必多所疑惑。他自己並未考慮她底父親會在盡力避免思量法國往事之中對於他底處境感覺多少不安。但是，這也使他決定在事前不使他們知道。

他跳來跳去，思緒紛繁，一直到回到台爾生銀行去送別勞雷先生的時候。將來他一到巴黎他就要立刻去訪這位老朋友，但是現在他必須不說出他底意圖。

幾匹馬拉的一部郵車已經準備在銀行門外，而且裘利也穿着靴子，裝束齊備了。

「我已經把那封信交去，」查里斯代爾那對勞雷先生說。「我不贊成你帶書面底回信去，但是你可以帶一個口信去

麼？」

「可以的，倘若沒有什麼危險，勞雷先生說。」

「毫無危險。雖然是送信給阿布巴衣監獄裏的一個犯人。」

「他叫什麼名字？」勞雷先生說，打開他底袖珍記事簿。

「蓋白勒。」

「蓋白勒。要送一個什麼口信給那不幸底蓋白勒？」

「很簡單，就說：『他已接到那封信，他要來。』」

「要說明時間嗎？」

「他明天夜裏就起程。」

「要說出那八底名字嗎？」

「不。」

他幫忙着勞雷先生穿上衣服和外套，把他從那老銀行的溫暖的氛圍裏送入艦隊街的濛濛霧氣之中。「關照路茜，關照小路茜。」勞雷先生說，在臨別的時候，「小心看待他們，一直到我回來的時候。」查里斯代爾那搖搖頭而且疑難地微笑着，當馬車滾開去的時候。

那一夜——八月十四——他坐到深夜，寫了兩封很動感情底信：一封給路茜，解釋他到巴黎是義不容辭的事，而且說明他相信他在那裏不至有生命危險的種種理由；另一封給醫生，請他照料路茜和他們底可愛底孩子，而且以最强底信心說明那些理由。對於他倆，他都寫道他一到巴黎就要立刻寄信來證明他底平安。

在和他們相處的日子之中，這一天是一個苦日子，因為他在他們底共同生活之中隱瞞着一樁心事。對於深信不疑的人們，作着欺瞞的事，要保持祕密是很困難的。但是，一看他底妻，那樣愉快和忙碌，他就決定不告訴她那令人心懸的事（他一面感動，一面也驚奇這一切是不能得到他底妻底默默相助的），白天也就迅速地過去了。黃昏時候，他擁抱她，和小路茜，裝出出

去一會就要回來的樣子（假說出去辦點事情，而且祕密準備行李），然後他衝入沉重底街上的沉重底霧裏，滾着更爲沉重底心情。

現在，一種無形底力量正在把他吸引向牠自己，而一切風和潮也正在逕直有力地傾向着牠。他曾經把那兩封信交給那可靠底門房，叫他在半夜之前的半點鐘交上去。他雇馬到杜佛去，開始了他底長途旅行。『爲上帝，爲正義，爲仁愛。爲你底榮譽！』是那可憐底囚徒底呼聲，他用這呼聲提起他底下沉底心情，當他放下他在這世間所寶貴一切而向磁性礁浮去的時候。

第三部

暴風雨的踪跡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秘密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季從英國旅行到巴黎去的這旅客在他底旅程中緩慢地旅行着。除了壞道路，壞馬車和壞客棧之外，還有許多耽延，縱使那墮落不幸底法國國王還是十分榮耀地坐在皇位上；而況這動亂底時代充滿了別底種種障礙。每一道城門和鄉村稅局都有一班愛國平民駐守着，拿着隨時豫備放的毛瑟鎗，攔住一切往來的人們，盤問，檢察文件，核對行人底姓名是否列在他們所有的名單上，把他們推回來，或送出去，或扣留，任憑他們隨意判斷或想像，那標準是一個不可分割底新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亡。

在法國境內走了十多里之後，查里斯代爾那就已覺得在這些鄉村道路上是沒有退回去的希望，除非他被宣告爲巴黎的善良平民。現在，無論遭逢怎樣，他都必須前進到他底旅程終點。並沒有貧賤底村民來攔阻他，也沒有禁止通行的障礙物放在他後面，但是他知道另有一連串底鐵門橫欄在他和英格蘭之間。彌天漫地底監視這樣包圍着他，即使再把他放進一個網袋，或放進一隻籠裏，他也完全不會覺得又喪失了一些自由。

這彌天漫地底監視不但在一段路程中阻止了他二十次，而且在一日之中留難了他二十次，由於騎在他後面要他回來，或騎在他前面要他站住，或騎在他旁邊不離左右。他獨自在法國旅途中過了好幾天纔到了一個小市鎮，疲乏地睡倒在床上，離巴黎還遠着呢。

不拿出受難底蓋白勒從阿布巴衣監獄寄來的信是不能前進的。在這小地方的哨所裏所遭遇的困難曾經使他感覺他底旅行已經達到某種危機。所以當他在半夜裏醒來發見他自己在那小客棧裏的時候，他有些驚惶。

這醒來是因爲有人叫喚，一個怯弱底地方小吏和三個戴紅帽的武裝愛國者，嘴裏啣着煙斗，坐在他底床邊。

「流亡者」那小吏說，「我要派人護送你到巴黎去。」

「平民除了到巴黎去而外我別無所求，雖然不必押解。」

「不要多話！一個戴紅帽子的咆哮，用他底毛瑟鎗托敲着床上的被單。」安靜些，貴族！」

「據這位善良底愛國者說，」怯弱底小吏說，「你是一個貴族，必須押解——而且必須担负護送費。」

「我沒有選擇，」查里斯代爾那說。

「選擇聽他說！那惱怒底紅帽子叫喊，」好像非用鏢拷不可似的！」

「總要聽這位愛國者底吩咐，」那小吏說，「起來穿衣服流亡者。」

代爾那遵照了，被帶回哨所裏另一些戴紅帽的愛國者們正在一堆柴火旁邊吸煙，喝酒，睡覺。在這裏他繳付了護送費，然後，在上午三點的時候他和護送者走上潮濕底道路。

護送者是兩個頭戴紅小帽和三色帽章的愛國者，武裝着毛瑟鎗和長刀，各自騎馬在他兩旁。被護送者也騎在自己底馬上，但是腰間繫着一條長繩，繩的一端由一個愛國者挽在手上。在這種情形之中他們冒着急雨出發這一隊嚴肅底人馬滴滴嗒嗒踏過小鎮街道，走進泥深底大路。在這種情形之中，除了馬匹的步伐而外，他們毫無變動地經過着他們和首都之間的全部泥深底路。

他們在夜間進行，天亮後一兩點鐘纔歇息，一直騎到黃昏時候。

護送者是極壞不堪的，用乾草包裹着赤脚，和毯蓋着裸露底肩頭。除了感覺這樣被伺候的身體上的不舒服而外，除了顧慮那一個隨時酒醉而且很不小心的抬着毛瑟鎗的愛國者會鬧出什麼危險而外，查里斯代爾那並不容許這押解在他底心裏引起任何嚴重恐慌；因為，他相信這案件的有利之點還未經陳述，而且阿布巴衣的囚徒所能證實的辯護理由也還未聲明呀。

但是，當他們在黃昏中到波伐城的時候，街上塞滿了人家，他自己就不能不看見事態是很可驚的了。一羣氣象不祥底人到驛站前院來看他下馬，而且有許多人高叫，「打倒這流亡者！」

他立刻停止下馬，仍然騎在鞍上，算是最安全底地方，說道：

「流亡者？我底朋友們！你不是看見我在這裏，在法蘭西，出於我底自願麼？」

「你是該死底流亡者！」一個蹄鐵匠叫喊，手裏拿着鐵鎚，對他作出兇惡樣子，「你是該死底貴族！」

驛長把他自己攔入這人和騎者底馬羣（他顯然要使用牠）之間，溫和地說道，「讓他去！讓他去！他要到巴黎去受裁判。」

「受裁判！」蹄鐵匠重複說，搖着他底鐵鎚。「啊！犯禍國殃民罪！」羣衆都附和着叫喊。

驛長正在忙着把他底馬頭轉進院子（那酒醉底愛國者悠然坐在鞍上觀看，手裏挽着那條繩子），代爾那趕快聲明：

「朋友們，你欺騙你自己，或者你被欺騙了，我並未禍國殃民呀。」

「他說謊！」那蹄鐵匠叫喊。「在那法令公佈之後他就是禍國殃民者。他底生命應該抵償給人民。現在他底生命並不是他自己底。」

代爾那看見羣衆眼睛裏的兇相，似乎就要來撲打他，這時驛長已經把他底馬頭轉進院子裏，兩個護送者騎着馬緊跟在他底馬的兩旁，而且驛長立刻關閉和門起那兩扇老朽底大門。蹄鐵匠用鎚敲門，羣衆咆哮，但是此外並沒有什麼。

「那鐵匠說的法令是什麼法令？」代爾那問驛長，當他謝了他而且並排站在院子裏的時候。

「真的，有一條拍賣流亡者底財產的法令。」

「什麼時候公佈？」

「十四號。」

「我離開英國那一天！」

「大家都說這不過是其中的一條，還有別底許多條咧，——或許現在還沒有——要削除一切流亡者底國籍，凡回來的都判處死刑。他說你底生命不是你自已底就是這意思。」

「但是現在還沒有這些法令吧？」

「我怎麼會知道呢！」驛長說，聳動他底肩頭：「或許已經有，或許將要有，都一樣。你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停歇在廐樓的一堆乾草上，一直到半夜，然後又騎馬前進，當全鎮都睡着了的時候，許多熟悉底事物都顯出離奇底變動，這使他底離奇底旅行成爲非真實底，並非不像作夢。在長久而寂靜地奔馳過艱難底道路之後，他們會忽然遇着一叢鄙陋底茅舍，並不浸在黑夜之中，而全是被燈火照明了的，人們像鬼似的出現於其間，手拉手地圍繞着一株萎縮底自由之樹，或聚集在一處合唱自由之歌。然而，那一夜幸而波伐人都要睡覺，使他們得以前進，又進入寂靜和荒涼之中，馬路咯嗒在不合時令底寒冷和潮濕之中，走過荒年的瘠貧田野，有時遇見焚毀家宅的殘蹟，有時遇見愛國者巡邏道路的伏兵忽然出現，疾馳而過。

曙光終於照見他們在巴黎城牆前面。柵欄關閉，警衛森嚴，當他們騎到牠面前的時候。

「這犯人底文件呢？」一個態度堅強的有權威底人問，這人是由衛兵請出來的。

查里斯代爾那，自然被這不合意底話所刺激，請求發言人注意他是法國國民，自由旅行，因爲鄉村不靖，不能不自己出錢請兵護送。

「怎樣？」那人說，毫不注意他說什麼，「這犯人底文件呢？」

那酒醉底愛國者原來把文件放在他底小帽裏面，現在拿出來了。那有權威底人物，看過蓋白勒底信，顯出不安和驚訝，而且嚴密注意地看着代爾那。

然而，他一言不發，離開護送者和被護送者，走進衛兵室去了；同時，他們騎在馬上，站在城門外面，查里斯代爾那，在這種莫測底情形之中，向前後觀看，看見那門是由兵士和愛國者混合守衛着的，後者的人數多過前者，農民和農民底車輛運送糧食進城是容易的，而出城却很困難，甚至好模索底人民許多雜色男女，以及各種牲畜和車輛正在那里聽候命令，但是檢察很嚴格，以至他們濾過那柵欄非常之慢，有些人知道要許久時間纔輪得到檢察他們，就躺在地上睡覺，或吸煙，或聚攏來談天，或走來走去。男人女人都普遍一致戴着紅小帽，三色帽章。

代爾那坐在馬鞍上，觀察這些情形，大約半點鐘前後，發見他自己又面對着那有權威底人物，這人指揮衛兵打開柵門。然

後，他交給護送者，清醒底和酒醉底，一個收到被護送者的收條，而且叫代爾那下馬。代爾那下馬，那兩個愛國者就牽着疲乏底馬，轉身騎上，走了，並不進城。

他跟隨着他底引導者走進衛兵室，聞見平常底酒氣和煙氣。那裏站着和躺着一些兵士和愛國者，睡覺底和醒着底，酒醉底和不醉底，半睡半醒底和半醉半不醉底。衛兵室的光明一半是來自夜間逐漸減弱底油燈，一半是來自被遮掩着底曙光，在一種朦朧不定底狀況之中。有些冊子躺開在一張桌上，一個粗魯底黑臉軍官正在檢閱牠們。

「平民得伐石，」軍官對代爾那底引導者說，當他抽出一片紙來寫的時候。「這是流亡者厄弗里蒙地。」

「就是這人。」

「厄弗里蒙地，幾歲？」

「三十七。」

「厄弗里蒙地，結婚了嗎？」

「結婚了。」

「在哪裏結婚？」

「在英國。」

「對了你底妻現在哪裏，厄弗里蒙地？」

「現在英國。」

「對了厄弗里蒙地，你定規要寄押在拉達斯監獄裏。」

「天呀！代爾那叫喊。「根據什麼法律，犯了什麼罪呢？」

那軍官把眼睛從紙片上仰起來看了一會。

「如今我們有新法律，厄弗里蒙地，你們早已犯了新罪案，」他說，帶着冷笑，又繼續寫字。

「我請求你注意我是自願到這裏來的，爲了答應一位朋友的書面呼籲，那書信就在你面前。我別無要求，祇請求不要就

姓我去作這件事的時機。這不是我底權利嗎？」
「流亡者沒有權利厄弗里蒙地，是那堅決底回答。軍官一直寫着，寫完，他自己讀了一遍，用沙擦過牠，交給得伐石，說道，
「祕密。」

得伐石拿着那紙片對犯人說他必須跟着他去。犯人服從了，而且有兩個武裝底愛國者護衛着他們。

「是你呀？」得伐石低聲說，當他走下衛兵室的台階，轉進巴黎城的時候，「你娶了梅尼特醫生——從前巴士底獄的囚犯——的女兒麼？」

「是的，」代爾那回答，驚異地望着他。

「我底名字叫得伐石，我在聖安東尼區開酒店。或許你聽見過我底名字。」

「我底妻曾經到你家營救她底父親麼？」

「妻」這個字似乎提醒了得伐石的什麼憂鬱底心事，忽然不耐煩地說道，「現在有一位新生底鋒利底女性，叫作加洛提；你到底爲什麼到法國來呢？」

「剛纔你已經聽見我說過那理由了。你不相信那是真實的麼？」

「這真實對於你是壞的，」得伐石說，皺起眉頭，直望着前面。

「我現在真是迷惑了。這裏的一切是這樣變化莫測，這樣突如其來，我完全迷惑了。你肯給我一點幫助麼？」

「不，」得伐石說，總是直望着前面。
「你願意回答我一個簡單底問題嗎？」

● (La Guilotine) 法語，陰性名詞，斷頭機。外科醫生哲洛提（非其發明人）主張使用，故以其名名之。

「也許可以。要看那性質如何。你說吧。」

「在我被冤枉送去的那監獄裏，我可以和外界通信嗎？」

「你看着吧。」

「我不是未經審判，沒有任何申訴方法，就被埋在那裏了嗎？」

「你看着吧。但是，那又怎樣呢？從前，別底許多人曾經同樣被埋在更壞底監獄裏。」

「但是，那和我毫不相干呀，平民得伐石。」

得伐石陰沉沉地看了他一眼，算是回答，然後堅持地沉默着向前走。

他陷於沉默越深——代爾那以為——就越少緩和的希望。於是，代爾那趕緊說道：

「我必須通知台爾生銀行的勞雷先生，現在巴黎的一位英國紳士，我已經被拘入軍事監獄這簡單事實，不加任何批評。這對於我是極其重要的，（平民，甚至你比我更明瞭那重要性。）你願意替我作一點事嗎？」

「我不願替你作事。」得伐石悍然回答，「我底義務是為國家，為人民。我是效忠於國家和人民的僕役，反對你們。我不願替你作事。」

查里斯代爾那覺得再懇求他是無用的，況且有傷他底自尊心。當他們默默走着的時候，他不能不見人們已經怎樣看慣了犯人走過街道。祇有少數人回頭望，少數人指指他是貴族，除此而外，一個穿好衣服的人走進監獄，正和一個穿工衣的人走進工廠一樣平常，誰也不注意的。在他們走過的一條狹窄，陰暗，髒髒底街上，有一個激昂底演說家站在一條橫上對着激昂底羣衆正在演講國王和貴族反對人民的種種罪惡。從他所能聽到的這人底幾句話裏，查里斯代爾那纔知道國王現在監獄裏，外國的大使全都離開巴黎了。在旅行的途中他絕未聽見一點消息（除了在波伐而外）護送和普遍一致底監視曾經使他完全孤立。

現在他當然知道他已經陷於比他離開英國時候所推測的種種危險更大底危險之中。現在他當然知道危機已經加深，而且還要更加深加緊。他不能不對他自己承認他不該作這次旅行，倘若他能預見這幾天的事情。他還想像着將來的光

明，他底考慮並未如此黑暗。將來是動亂底，莫測底，然而朦朧之中還有未知底希望。在時鐘上的時針繞了幾個圈子之內，那成日成夜的可怕底大屠殺就要達到種種怨毒的豐收時期的流血大記錄，這是他所想不到的，好像幾萬年前的事一樣。那「叫作加洛提的新生底鋒利底女性」是他所不認識的，或者人民大眾也不認識。快要作成的種種恐怖事件在這時或許連那些作的人們底頭腦裏也未會想到怎麼會存在一個善良底心的模糊底意念之中呢？

他約略預料到，或確切體會到，拘役會中的屈辱和艱苦，以及和愛妻愛女的慘別；但是，除此而外，他分明無所畏懼。懷着這種心情，他到了拉達斯監獄，走進陰森底院子。

一個面目浮腫底男人打開那堅固底小門，得伐石把「流亡者厄弗里蒙地」交給他。

「見鬼！他們還有多少呀！那腫臉叫喊。」

得伐石接了收條，毫不注意那叫喊，帶着兩個愛國同志退出去了。

「見鬼，我還要說！那獄卒叫喊，遇見他底妻。」還有多少呀！

獄卒底妻並不回答這問題，祇說道：「人必須有忍耐力，我底親愛的！」三個管鑰匙的看守應着她按鈴的聲音出來，聽了這兩夫婦的感慨之後，其中的一個加添說：「爲了愛自己呀！」這結論在這地方響得很不適當。

拉達斯監獄是一個陰慘底監獄，黑暗，髒亂，而且其中有一種可怕底昏睡臭味。在這樣不潔底地方那幽閉中底昏睡的混濁臭味是最容易覺察底特殊氣息。

「又是「祕密」！」獄卒喃喃地說，看着那算是文書的一片紙。「好像我還不夠氣破肚皮似的！」

他不高興地把那紙片穿在一條鐵絲上。查里斯代爾那等待着更高興些，大約有半點鐘之久。有時在那堅固底拱形房間裏踱來踱去；有時坐在一個石檯上。無論踱着或坐着，那頭目和他底屬下都停留在他底記憶上。

「來！」頭目說，慢慢地拿起鑰匙，「跟我來，流亡者！」

通過獄中的慘淡底微光，他底新底管理人帶着他走過走廊和樓梯，許多門戶，啞嚙叮吟地開開又鎖上，一直走進一間低底拱形底大房間裏，其中擁塞着男女犯人。女底都坐在一張長桌旁邊，看書，寫字，編織，縫紉，和刺繡；男底大多數都站在她們底

椅子背後，或者游來游去。

本能地聯想到這些犯人的可恥底罪行，這新來者覺得羞與爲伍，倒退了一下。但是他底虛幻底長途旅行此刻達到極頂虛幻：他們全體立刻站起來迎接他，溫文儒雅，雍容華貴。

種種優雅禮貌這樣離奇地被監獄底陰慘氣氛所籠罩，這樣怪誕地變爲不倫不類，以至查里斯代爾那覺得好像站在死人隊裏似的。全是鬼！美麗底鬼，堂皇底鬼，文雅底鬼，驕傲底鬼，輕浮底鬼，機智底鬼，老鬼少鬼全都在等候陰間的命令，全都用一到這裏就變爲死人的眼睛望着他。

這使他發呆了。那獄卒和他站在一處，別底幾個獄卒移動在他左右。都祇是照常執行職務的樣子，然而，顯得非常粗獷，對比着他們前面的憂愁底母親們和妙齡底女兒們——對比着那些年輕美貌底男女幽靈們——總之，一切出乎常情常理，真的是鬼。真的，那離奇虛幻底長途旅行已經使他底心理成爲呆熊，到了這裏更加神思恍惚！

「因爲同共患難，」一位彬彬有禮底紳士走來說道，「我有歡迎你的光榮，謹致慰問。這也許會幸而早日了結的！請問你底姓名和狀況，這在別處是無禮的，而在這裏却不算魯莽。」

查里斯代爾那振起精神，說了必要底回答，措詞力求適當。

「但是我希望，」那紳士說，看着那頭目就要走過房間，「你不是「秘密」的吧？」

「我不瞭解這名詞的義意，但是我曾經聽見他們這樣說。」

「啊，真不幸！我們十分難過！但是要勇敢；我們這些人之中也有過「秘密」的，那不過是一個短時間。」然後他提高聲音，加添道，「通知大家——不幸——「秘密」的。」

有一陣同情底喃喃私語；這時查里斯代爾那走過房間，到了一道柵門前面，獄卒正在那裏等他，於是許多聲音——其中婦女底柔婉底聲音是顯明的——對他祝福和勉勵。他報以衷心感謝，轉進柵門；柵門在獄卒手下關閉了；那些幽靈從此永遠消滅。

一座石梯的小門開了。他們已經爬上去四十級（這犯人在半小時之中計算得的）之後，獄卒打開一道矮小底黑門，他

們進入一個獨房底牢房，牠的寒氣逼人而且潮濕的。

「你底，」獄卒說。

「爲什麼把我單獨關在這裏呢？」

「我怎麼知道呢？」

「我能够買筆墨紙張嗎？」

「這不關我底事，會有人來看你的，那時再請求吧。現在，你可以買你底飯食，別的全不可以。」

牢房裏有一個椅子，一個桌子，和一張草席。獄卒觀察了這些事物和四面牆壁，就要走了，這時囚犯靠在牆上，面對着他，恍惚覺得這獄卒的臉面和身體浮腫得十分難看，好像被渾濁得全身內面灌滿了水似的。當獄卒走了之後，他同樣恍惚覺得，「現在誰也不管了，好像我已經死了似的。」然後他低頭看看草席，厭惡地轉身想道，「死後的身體首先要被這些爬行動物蛀蝕。」

「四步半不到五步，四步半不到五步，四步半不到五步。」犯人在牢房裏走來走去，繼續測量牠底面積，這時城市的喧囂像一種朦朧底鼓聲，外加如潮底怒吼。「他作鞋子，他作鞋子，他作鞋子。」犯人又在測量，加快脚步，盡力不再重複剛纔重複底意念。「柵門一關那些鬼就消滅了。其中有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靠在窗台上，金色頭髮上有一種閃光，好像她……爲上帝的緣故，讓我們再騎過那些燈火輝煌底鄉村，那時人民全都清醒了吧……他作鞋子，他作鞋子……四步半不到五步。」懷着從心底深處升起的這些搖動底斷片，犯人加快他底步伐，固執地計算而又計算這時城市的喧囂已經變動到這程度——還是像朦朧底鼓聲，但是他所熟知底聲音的悲號浮在牠上面，越來越高。

第二章 磨石

台爾生銀行，在巴黎的聖茹門區，是一座大邸宅的一翼，前有庭院，由高牆鐵門隔離着街市。這邸宅屬於一位大貴族，他一道住在這裏的大亂之後，纔穿上他自己底廚子底衣服，逃出國界。在外表上變形爲逃避獵人追擊的一匹野獸，他底靈魂却還是依然是爵爺，需要三位壯士以及廚子替他預備朱古力茶的。

那三位壯士爲免除曾經受過他底優厚薪給的罪孽起見本來很想割斷他底咽喉，以供獻於「一個不可分割底新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亡，可是爵爺逃跑了。爵爺底邸宅先是封閉，後來被沒收，因爲一切都變動得很快，一道嚴厲底法令跟着另一道嚴厲底法令，到九月三號夜間法令的執行者們就佔據了這邸宅，把三色旗懸在牠上，而且在牠底客廳裏喝酒。

倘若倫敦的台爾生銀行營業處像巴黎營業處這樣是會一下子就鬧到宣告清理的。因爲莊嚴穩重底英國人對於銀行前庭崗哨旁邊的橘樹，甚或對於櫃台上的周比德神像，也會發議論的。台爾生銀行曾經因此洗去壁上的周比德，但是他仍然出現在天花板上，從早到晚早看着錢。倫敦龍巴街的銀行是會因爲一個風流蕩子，或暗藏春色，或壁上鑲鏡，或不老成底行員在公共舞場有不端行爲，鬧到破產的。可是法國人對於法國台爾生分行却全不計較這些事，現在也沒有人害怕牠，來提出存款。

從此以後，從台爾生銀行能提出多少款，存入多少款已經被遺忘或消失；多少珍珠寶貝存在台爾生底隱蔽處所，而存放者病在監獄裏或就要慘死，台爾生有多少債務是在今生今世算不清，須待來世的；這些問題，在這一夜間，誰也不能比桀維爾

● (Cupid)司愛之神。莊嚴之英人以爲營業之處理應精穩，不應有愛神畫像也。

勞雷先生更明白，雖然他認為事體嚴重，他坐在新生底柴火旁邊（這兇荒之年冷得格外奇），他底正直而勇敢底臉上有了一種暗影，比之掛燈所投射的，或室內任何事物所投射的更暗——一種恐怖底暗影。

他佔有銀行的幾個房間，對於這銀行他已經變為牠底一部份，像強固底藤根似的。這銀行的所在地或許會由於愛國者佔據了這建築物的大部份而獲得安全的吧，但是這位誠實底老紳士却不這樣打算。一切境遇他都漠不關心，祇是盡忠職責。在庭院對面，在一道柱廊之下，是廣大底停車場——爵爺底馬車還有幾輛停在那裏。兩根柱子上繫着兩個明晃晃底大火炬，火光照着立在空地上的一塊大磨石，草率地擱在架子上，顯然是從附近鐵匠舖或什麼工廠搬來的。勞雷先生瑟縮着，站起來從窗子裏看看這些無害底事物，又退回柴火旁邊的坐位上。他曾經打開了玻璃窗，甚至百葉窗，然後又把牠們都關上，而且全身抖顫着。

從高牆鐵門之外的街上傳來了平常夜間底市聲，其中間或有一種莫名其妙底鈴聲，稀奇古怪，好像某種恐怖性質的異響直冲霄漢似的。

「謝謝上帝，」勞雷先生說，雙手互相緊握着，「今夜沒有和我親近底人在這可怕底城裏。希望上帝憐憫一切在危險中的人！」

不久之後，大門上的鈴響了，他想，「他們回來了！」他坐着靜聽。但是並沒有他所期待的一陣鬧嚷嚷衝入庭院，而且他聽見門又關上，一切安靜。

敏感和惶恐使牠對於銀行抱着朦朧底不安之情，覺得某種重大變動將要驚動牠。牠是戒備好了的，於是他站起來，走到那些守護牠的可穿底人們之中，這時他底房門忽然開了，進來兩個人，他一看見就驚駭倒退。

路茜和她底父親路茜向他張開雙手，她底表情是這樣集中而且緊張，好像從前銘記在她底臉上的那種在囚鬥中的生命力的表現。

「這是怎麼回事？」勞雷先生叫喊，屏息地惶惑着。「什麼事？路茜！梅尼特！有什麼事？你們為什麼到這裏來？什麼？」
面色慘淡，呆看着他，她在他底懷抱中喘息道：「噢，我底親愛底朋友我底丈夫！」

「你底丈夫，路茜？」

「查里斯。」

「查里斯怎樣？」

「在這裏。」

「在巴黎？」

「已經到這裏幾天了——三四天——我說不清——我不能集中我底心思。爲了一種慷慨赴義的精神他瞞着我們到這裏來；他在城門口被扣留，押送到監獄裏去了。」

這老人不由自主地大叫一聲。差不多同時，大門鈴又響，一陣大聲嘈雜湧入庭院。

「這是什麼聲音？」醫生說，轉向窗子。「不要看！」勞雷先生叫喊。「不要往外看！梅尼特，性命有關，不要開動百葉窗！」

醫生伸乎在窗子的卸上，勇敢地微笑着，冷靜地說道：——

「我底親愛底朋友，在這城裏我會經有過一段動人底生活。我會經是巴士底獄的囚犯。在巴黎，或在法國，凡是知道我在巴士底獄作過囚犯的愛國者絕不會驚動我的，除了熱烈地擁抱，或得意地把我高舉起來而外。我底往昔底痛苦給我一種權力，使我們通過城門，得到查里斯的消息，平安達到這裏。我知道事情會這樣的；我知道我能够幫助查里斯脫出一切危險；我會經告訴過路茜——外面吵鬧什麼？」他又伸乎在窗子上。

「不要看！」勞雷先生叫喊，十分嚴厲。「不，路茜，我底親愛的，你也不要！」他站起來，摟着她，抱住她。「不要這樣害怕，我底愛。我敢鄭重對你發誓我知道查里斯不會遭遇什麼禍害；縱然他現在什麼危險境地之中，我也並不擔憂。他在什麼監獄裏？」

「拉達斯！」

「拉達斯！路茜，我底孩子，你從前是那樣勇敢而且能幹——時常是勇敢而能幹的——你現在就該鎮靜你自己，遵照我底囑咐，因爲鎮靜比你能思想的或我能說的更重要。今夜無論如何你絕不能作什麼有益底事；你簡直不能出去。我這樣說，因爲我必須吩咐你：你爲查里斯去作的事是最艱苦底事，你必須立刻服從，鎮定，安靜，你必須——我把我安置在這後面的房間裏。」

你必須離開我和你底父親幾分鐘，而且因為這是生死關頭你必不可以遲疑。」

「我願意聽從你。我看你底臉色就知道你以為我是非這樣不可的。我知道你是對的。」

老人吻她，急忙托她送進他底房間裏，出來，鎖上門，然後，急忙回到醫生面前，打開窗子，打開一半百葉窗，扶著醫生底肩膀，和他同看庭院裏的光景。

看見一羣男女差不多擠滿了庭院，大約四五十個。估據這邸宅的人們曾經開門放他們進來，他們已經在磨石前面工作；那磨石顯然是為這目的而設置在那裏的，因為這地方幽靜而且方便。

但是，這樣可怕底工人們，而且這樣可怕底工作！

那磨石有兩隻柄，由兩個人瘋狂地推轉着，他們仰起面孔，長髮翻飛在腦後，那容貌的殘酷可怕會勝過最野蠻底人戴着最野蠻的面具。荒謬底眉毛和荒謬底鬚鬚都直豎着，而他們底可怕底面貌上全是血和汗，全因為叫喊而歪斜，全因為獸性勃發和缺乏睡眠而猙獰張皇。當這些兇漢旋轉的時候，他們底亂頭髮一會向前飛在眼上，一會向後飛在頸項上，有些女人還拿酒喂在他們底嘴上；連帶着滴下底血和滴下底酒，連帶着磨石上激起的火花，他們底全部兇惡氣象似乎有血腥和火光。人底眼睛不能看出這一羣人裏有一個沒有血污底生物。一個推擠着一個去到磨石前面，有些裸露着上身，肢體上全是污點；有些衣服破盪，破布上沾着污點；有些穿着偷搶來的婦女底首飾細軟，這些東西上也沾染了污漬。手斧，尖刀，刺刀，大刀全都帶來磨利，全都帶着紅色。有些缺口底大刀用各種破布條掛在腰間；但是布條全是深紅色的。揮舞着這些武器的狂徒們把牠們放在磨石上磨出火花之後，就飛奔到街上去了；他們底瘋狂底眼睛全是一致血紅的——凡是未曾化為野獸的人看見這種眼睛，在二十年內一想起來都要駭得發呆的。

這一切全出現在一剎那間，好像在湮溺中的人，或在生死大關上的人，所能見到的人世幻相。勞雷和梅尼特從窗裏退回來，醫生看着他的朋友底灰白底臉期待解釋。

「他們正要。」勞雷先生小聲私語，長縮地看看那鎖閉着底房間內面，「正要謀殺囚犯。倘若你相信你剛纔所說的話；倘若你真有你自己以為你有那種權力——我相信你有一——那麼，你親口去認識這些魔鬼，設法到拉達斯去。或許太遲了吧，我不

知道，但是不要再遲誤一分鐘。」

梅尼特醫生緊握了他底手，並不戴帽子就急忙走出房間，當勞雷先生又走到百葉窗前的時候，他已經在庭院裏了。

他底如雲底白髮，堂皇底面貌，昂然自信底態度，使他排開那些武器，直入磨石近旁的人羣中心。在幾分鐘之間，有一度寂靜，一陣急惶，一陣喃喃，以及他底聽不清楚底語聲；然後，勞雷先生看見他被包圍在二十個人那樣長的一個圈裏，都肩挨肩，和手搭肩，叫嚷着——「巴士底囚犯得生援救在拉達斯的巴士底囚犯底親屬！前面讓路給巴士底囚犯援救拉達斯囚犯厄弗里蒙地！」以及千百種應答。

勞雷帶着浮動底心情又關好百葉窗，關好玻璃窗和窗簾，急忙去看路茜，告訴她她底父親得到人民的援助，去找她底丈夫去了。他這時纔見發現她底孩子和普洛斯特姑娘也跟着她來了；但是他們底出現並未使他驚異，一直到更深夜靜，他坐着看守他們許久之後。

這時，路茜陷於昏迷之中，躺在他底脚前的地板上，拉着他底手。普洛斯特姑娘已經把孩子放在他自己底床上，而她底頭已經逐漸低垂到她所看護的孩子底頭枕上。噢，這長，長底夜，陪着這悲泣底妻，噢，這長，長底夜，她底父親還不回來，毫無消息！

在黑夜中，大門又響過兩次，重複着那種擾攘，磨石又在旋轉和染血。「這是什麼？」路茜叫喊，驚恐着。「噯，噯，兵士們在那裏磨刀。」勞雷先生說。「這地方現在是公產，用作軍械局的，我底愛。」

在這兩次之中，最後一次是時輟時作的，而且聲響薄弱。不久天開始發亮，他輕輕地解脫了拉着他底手，小心地又看看外面。一個男人——滿身血污，好像一個受重傷底兵士在殺場上蠕動——正在從磨石旁邊的過道上爬起來，茫然覘望周圍。不久，這疲勞不堪底殺人者在微明之中望見符爺底一部馬車，蹣跚走到這豪華底乘具而前，爬進車門，把他自己關在裏面，坐在綺麗底墊褥上休息。

偉大底磨石——地球——已經旋轉過來，當勞雷先生再往外望的時候，庭院裏的陽光已經紅了。但是，那渺小底磨石却獨自在清晨中立定在那裏，牠上面的紅色並非太陽所給與，也非太陽所能消滅。

第三章 暗影

到了執行業務的時間，在事務家勞雷先生底心裏首先發生的問題之一是——他沒有權力收留一個被囚底流亡者底妻在銀行裏面，危及銀行他自己底財產安全，生命，他都可以爲路茜和她底孩子而冒險，毫不遲疑；但是他所主持的這大公司却不是他自己底，而且對於業務上的責任他是一個嚴格底事務家。

當初，他轉念頭到得伐石，想再去尋訪酒舖，請教那老闆在這動亂底城裏什麼地方是最安全底居住區。但是他又否決了這念頭，得伐石住在最劇烈底區域，而且無疑地在那裏很有權力深入危險工作之中。

正午到了，醫生還不回來，而每一分鐘底延遲都會危及台爾生銀行的，勞雷先生纔和路茜商量。她說她底父親說過要在銀行附近租一間短期寓所。因爲這對於業務沒有妨礙，而且預料即使查里斯安全地釋放出來，也不能希望離開這城市，勞雷先生就出去訪求這樣底寓所，找到了一個適合的，高踞在一條搬空了底僻街上，這陰鬱底方形建築物的百葉窗全關閉着，表明牠是被遺棄底家宅。

他立刻把路茜和她底孩子和普洛斯姑娘搬到那寓所去；給與他們他所能給與的舒適，和他自己更多的享受。他把裘利留給他們，作爲塞在門道裏抵擋意料中各種衝撞的角色，然後回來辦他自己底事務。他對於他們提心吊胆，時間是慢慢地和沉重地拖延過去。

時間熬着他，他熬着時間，一直到銀行關門的時候。他又獨坐在他底房間裏，研究第二步辦法，忽然聽見台階上的步聲。不幾分鐘，有一個人站在他面前，嚴密地看着他，叫他底名字。

「正是鄙人，你認識我嗎？」勞雷先生說。

這是一個有黑髮的強壯男人，大約四五十歲。回答是重複說他底話，並不變更音節：

「你認識我嗎？」

「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或許在我底酒舖裏吧？」

很興奮而且激動，勞雷先生說：「從梅尼特醫生那裏來嗎？」

「是的，從梅尼特醫生那裏來。」

「他說什麼？他有什麼話吩咐我？」

得伐石把一張公開底字條交在他底急切手裏。在那上面醫生親筆寫着：

「查里斯平安，但是我還不能安然離開此地。我得到允許，由這位送信人把查里斯底一個短信帶給他底妻，請讓送信人去見他底妻。」

這信是在一小時之內從拉達斯寄出來的。

「你要和我一同去，」勞雷先生高聲讀了紙條之後欣喜地說，「到他底妻的寓所嗎？」

「是的，」得伐石回答。

並未注意得伐石說話時候的古怪底簡短和機械底神氣，勞雷先生戴上帽子，他們一同走進庭院。這裏，他們遇見兩個婦人；其中的一個正在編織。

「當然，這是得伐石太太！」勞雷先說，覺得她還是十七年前的那種態度。

「是她，」她底丈夫說。

「太太要跟我們去嗎？」勞雷先生問，看見她跟着他們走。

「是的，她要去認識那些面貌和本人，為他們底安全。」

開始被得伐石底態度所刺激，勞雷先生疑惑地看看他，然後引路前去。兩個婦人跟在後面；第二個婦人是復仇。

他們盡力趕快通過幾條障礙重重底街道，走上那新寓所的階梯，由裘利迎接進去，於是發見路茜獨自在哭泣。她被勞雷先生所給她的她底消息弄得神魂顛倒，緊抓住他底信交給她的手——並想不到昨夜這子曾經怎樣爲難。

「最親愛底——要勇敢。我平安，你底父親對於我照顧周全。你不能回信。替我吻我們底孩子。」

這就是信的全部。然而這對於接信的她已經喜出望外，以至她從得伐石轉面向他底妻，親吻那編織着的雙手之一。這是女性底感激，愛慕底行動，但是那手毫無反應——冷冷地重落下去，又在編織。

這一下使路茜覺得有些掃興。她要把信抱在在懷裏的動作就因此停頓，就那樣抬着手，恐懼地望着得伐石太太。得伐石太太也皺起眉毛和前額，報以冷眼。

「我底親愛底，」勞雷先生說，加入解釋：「現在街上時常有暴行；雖然他們或許不至於擾害你們，得伐石太太願意看看在這種時候她有權保護的人們，至少她知道他們，可以認明他們。我相信，」勞雷先生說，對於他底安慰之詞遲疑起來，因爲這三個人發楞的情形越更使他不安。「我說明緣故平民得伐石對嗎？」

得伐石陰鬱地看着他底妻，除了默認似底哼了一聲而外並不答話。

「路茜，最後，」勞雷先生說，竭力緩和聲音和態度，「你把親愛底孩子帶出來這裏，還有我們底善良底普洛斯也叫來。得伐石，我們底善良底普洛斯是一個英國女士，不懂法語。」

所謂女士——她根深蒂固地自信她比任何外國人都高出一等，並不因爲災難和危險而有所動搖——出現了，雙手抱在胸前，用英語對首先盯住她的復仇說：「好，我確是好的，兇惡面孔！我希望你很好！」她也對得伐石太太咕嚕了一句英國話；但是她倆都不很注意她。

「這是他底孩子嗎？」得伐石太太說，第一次停止編織，用織針指着小路茜，好像牠是「命運之指」似的。

「是的，太太，這是我們底可憐底囚犯底可愛底孩子，唯一底孩子。」

附着在得伐石太太和她底同黨上的暗影似乎這樣可怕而且黑暗，投射在那孩子上，以至她底母親本能地跪下去把她抱在懷裏，於是附着在得伐石太太和她底同黨上的暗影似乎可怕而且黑暗，投射在那母親上和那孩子上。

「够了，我底丈夫，」得伐石太太說。「我已經看見他們。我們可以走了。」

但是，那隱忍底態度之中有着足夠底威脅——存在而不能看見，不分明而固執——駭得路西拉着得伐石太太底衣服，懇求道——

「對我底可憐底丈夫行好。不要傷害他。你肯幫助我去見他麼，倘若你能夠？」

「我到這裏來不關你底丈夫的事，」得伐石太太回答，十分冷靜地看着她。「我來是因為你底底底女兒。」

「那麼爲我底緣故憐憫我底丈夫吧。爲我底孩子底緣故吧！她將要合掌祈求你底憐憫。我們特別害怕你。」

得伐石太太聽受牠好像是一句恭維話似的，而且看看她底丈夫。得伐石曾經不安地咬着姆指看着她，就把面孔緊縮成一種更嚴厲底表情。

「你底丈夫底那信上說些什麼？」得伐石太太問，帶着陰險底微笑。「照顧；他說什麼照顧？」

「這是說我底父親，」路西拉說，趕快把那信從懷裏拿出來，但是她底驚恐底眼睛看着審問者而不看着牠，「照顧他很周全。」

「這確是會解救他的，」得伐石太太說。「但願如此。」

「作爲一個妻和母，」路西拉極懇切地哭訴，「我請求你憐憫我，不要用你所有的權力反對我底丈夫，而用牠來援助他。噢，嫂嫂，替我想，爲妻爲母呀！」

得伐石太太對於這懇求依然表示冷淡，轉面對她底朋友復仇說：

「妻呀母呀，我們從小以來就見慣了的，不是並不大被人留意麼？我們知道她們底丈夫和父親被囚在監獄裏，不能相見，還不够多嗎？在我們底一生之中，我們不是看着我們底姑嫂姊妹和她們底兒女怎樣貧窮，無衣，無食，害病，受盡一切壓迫和輕視麼？」

「除此而外我們不會見過別的，」復仇回答。

「這是我們長久深記在心裏的，」得伐石太太說，又轉眼望着路西拉。「在你看來，一個妻和母的苦惱現在對於我們很算

「回車的麼？」

「恢復編織，走出去了。復仇跟在後面。得伐石走在最後，關上門。」

「勇敢，我底親愛底路茜，」勞雷先生說，當他扶起她的時候。「勇敢，勇敢！我們總還算順利——對付這許多窮鬼，最近已經好得多，好得多了。高興起來，感謝上帝！」

「我希望我不是不知感謝的，但是那可怕底女人似乎投射一種暗影在我上和我底一切希望上。」

「安心，安心！」勞雷先生說；「勇毅底心胸中會有這樣底類唐麼？真是暗影！並無實質，路茜。」

但是得伐石夫婦底態度的暗影也重落在他自己上，而且很擾亂着他底深藏不露底心。

第四章 暴風雨中的鎮靜

梅尼特醫生一直到第四天早晨纔回來。在這可怕底時間之內所有的變故都被盡力瞞藏着，不使路茜知道，所以，一直到來她和法蘭西遠離之後，她並不知道一千一百個毫無抵抗的各種年齡的男女囚犯被貧民所謀殺，那四天四夜都被這恐怖事件所遮暗。她周圍的空氣是沾染着屠殺的血腥的。她祇知道許多監獄曾經被襲擊，一切政治犯都在危險之中，有些已經被羣衆拖出去殺掉了。

對於勞雷先生，梅尼特醫生並無保守祕密的必要，告訴他說羣衆曾經帶他走過一個慘殺的場面，纔達到拉達斯監獄。在獄裏他發見一個擅自設立底法庭，犯人們都一串地帶到牠前面，由牠匆促地判定推出去宰殺，或釋放，或還押（很少數）。他被帶到這法庭上，報告他自己底姓名和職業，以及未經審判而被祕密拘禁在巴士底獄十八年，坐在審判席上的一個人曾經站起來認明他，而這人就是得伐石。

於是經由翻閱席上的冊籍，他確定他底女婿還在活着底囚犯之中，就向法官們——有些睡覺，有些醒着，有些沾着血污，有些沒有血污，有些醉了，有些不醉——苦求他底生命和自由。當初，因為他曾經在被推翻底舊制度之下受盡艱苦，他們狂熱地歡迎他，允許他把查里斯代爾那帶到這無法律底法庭前來受審問，他似乎立刻就要得解放了，忽然這好轉受了某種不說，明底頓挫（醫生一點也猜想不到），他們密談了幾句，然後坐在首席的那男人通知梅尼特醫生這犯人必須留在監裏，但是，爲他底緣故，一定不至於受傷害，安居獄中。那人立刻作了一個暗號，犯人又被帶到獄內；但是，醫生苦求留在獄裏，要親自證實他底女婿並未經由惡意或偶然錯誤，而交給羣衆（他們早已在山外夜聲裏，屢次沒審問程序）他曾經得到許可，退留在那血的廳堂裏，一直到危險過去之後。

他在那裏，間或找點吃的東西和打瞌睡，所見所聞是說不完的。羣衆對於得救的囚犯們的狂喜以及對於被砍成碎片的囚犯的兇殘同樣使他驚異。有一個囚犯，已經釋放了，走在街上，忽然被暴徒誤用長矛殺。有人來請醫生去替他包紮傷口，醫生走出大門却發見他在一羣仁慈底人們底懷抱之中，而這些仁慈底人們都坐在他們底犧牲者們的尸體上。一切都荒謬離奇得好像在噩夢中似的，他們幫助着外科醫生而且以最溫柔底體貼伺候那受傷底人——曾經替他製造担架，抬送他去——然後拿起他們底武器重新躍入屠場，以至醫生駭得用雙手蒙住眼睛，昏厥過去。

勞雷先生聽着這些祕談，看着他底朋友的六十二歲的面孔，心中憂慮這些可怕底經驗會使他底舊病復發。但是，他還不明白他底朋友現在底心情，他一點也不知道他現在底特性。因為醫生現在初次感覺他底苦痛是力量和權威。因為他初次感覺他正在烈火中慢慢地煨煉着能够打破他底女婿的牢門使他出來的鐵腕。「牠總是趨向於一種好目的的，我底朋友，牠並不單是破壞。因為我底親愛底孩子曾經幫助我復活，現在我要幫助她底最親愛底人復活；我將要憑天之助去作！」梅尼特醫生這樣說。富桀爾維勞雷看見那炯炯底眼光，堅決底面容，以及強毅而寧靜底態度的時候，他相信這人底生活向來好像停止了多年的時鐘似的，現在却以停歇期中所潛藏的能力又開始活動了。

比醫生所必須爭持的更爲重大的許多事情都在他底苦心孤詣之前忍耐過去了。他保持着一個外科醫生的地位，診治被囚的和自由的，富的和貧的，愚的和善的；他是這樣賢明地應用着他底才能，不久他就作了三個監獄的醫務主任，而拉達斯也是其中的一個。他現在能够使路茜相信她底丈夫已經不再單獨關在一處，而是和許多犯人羣居着的；他每個星期都看見她底丈夫，而且直接傳達他底口信給她；有時她底丈夫寄親筆信給她（雖然絕不經由醫生底手），但是她是不被容許寫信給他的；因為監獄很容易懷疑犯人別有陰謀，尤其是對於在外國有朋友或有固定關係的流亡者。

醫生底這種新生活無疑地是一種苦惱底生活；可是精明底勞雷先生却看見其中有一種新底可以持久底驕傲。驕傲並無不良氣味，牠是自然底而且有價值；但是他覺得稀奇。醫生知道他底從前底牢獄之災在他底女兒和朋友的心中歷來是聯通着他底苦惱，頹喪和衰弱的。現在情形改變了——他自己知道從前底災難賦給他種種力量，他倆都期望這些力量使查里斯永久安妥和開釋——由於這一改變他是這樣奮發，他爭取了領導地位，把他們當作弱者，而且要他們信賴他，強者。

他自己和路茜的從前底相對地位被倒轉了，雖然這倒轉不過是由於最熱忱底感謝和慈愛，因為其中並無自尊心，而祇是要效勞於曾經那樣效勞於他的她。『看來全是稀奇的，』勞雷先生欣然明澈地想，『但是全郡自然合合理理，那麼，就領導吧，我底親愛底朋友保持這領導權，牠在底手裏是再好不過的了。』

但是，雖然醫生刻苦努力，不斷地努力，要使查里斯代爾得到自由，或至少得到公開審判，當時的一般潮流確是太強而且太快的。新紀元開始了，國王被審問，被判處死刑，被砍頭；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的共和國宣佈武裝反抗舊世界，勝利否則死，黑旗日夜飄揚在聖杜院的高塔上，三十萬人被召集來反抗世間的暴君，從法蘭西各地方竄起，好像曾經廣泛播種過龍牙似的，同樣底結果收成於山坡，平地，崖間，石上，泥中，在南方的晴天之下，在北方的陰雲之下，在荒山和森林之中，在葡萄園和橄欖園裏，在刈過底草叢和穀根之中，在沿河的豐腴之地，在沿海的沙灘上。任何私人底利害怎麼能對抗這自由元年的洪水呢——這洪水是從下面湧起來，而不是從上面落下的，而且天堂的窗都關着，並未打開！

沒有遲疑，沒有憐憫，沒有和平，沒有片刻寬弛，沒有時間的劃分。雖然日夜照常循環，元年第一日也有早有晚，並無計算時間的別種方法。但是時間的感覺迷失在全國的狂熱之中，正如牠迷失在病人的高熱之中一樣。現在，打破了全城的不自然底沉默，行刑者對人民揭示了國王底頭顱——以及他底姣好底妻底頭顱，那是受了八個月的孤苦拘禁，變為灰暗了的。

遵照着在這一切事故中所形成的矛盾的奇異規律，時間是綿長的，同時也像火似的燃燒得很快，首都成立了一個革命法庭，四五萬個革命委員會分佈於全國，嫌疑法摧毀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把任何善良底好人交給任何惡劣底壞人；監獄胡亂吞吃了並未犯罪而申訴無門的人們，這些事情變為成規定則，不過幾星期之間就好像是自古如此的。在這一切之上，一個可怕底東西變為熟悉底了，好像自創世以來就已習見了似的——那就是叫作加洛提的鋒利底女性。

（希臘神話）卡特穆士遇龍，斃之，播其齒於地上，忽盡變為甲士而起。

引用聖經諾亞時故事。

斷頭機。見前註。

牠是一般人說笑的話題；說牠是醫治頭痛的最好方法，牠確實無誤地阻止頭髮變灰，牠使面貌特別優雅，牠是國家底刺刀，吻過加洛提的人從小窗子裏看出來，打噴嚏在皮包裏。牠是人類復興的表徵。牠代替了十字架，牠底模形被帶在胸前，而十字架被廢棄了。牠被禮拜和信仰，而十字架被否定了。

牠宰掉這麼多頭，以至牠和牠的所在地，都是一片腥臭底紅色。牠被折斷，好像小鬼們的一種解謎底玩具，牠又被合攏來，當需要牠的時候。牠使雄辯者沉默使頑強者倒下，剷除美好和善良。在一個早晨的幾十分鐘之間，牠斬掉二十二個高官頭，底頭，二十一個活底和一個死底。舊約上的強人，名字曾經被贈與掌管牠的首要人物，但是這人物是這樣武裝着，比這譚名更強暴，更盲幹，每天在拆毀上帝自己底廟壇的門庭。

在這種種恐怖之中，醫生硬直着頭走過去，自信他底能力，小心地堅持着他底目的，絕不懷疑他終於能够救出路，兩底丈夫。但是時代潮流這樣強大地掃蕩過去，把時代推進到這樣殘酷底地步，以至查里斯已經在牢裏躺了一年另三個月，雖然醫生還是那麼堅定和自信。在那一年的十二月，革命更加變為惡毒兇險，南方的河流更阻塞着夜間溺斃的尸體，成堆成行的囚犯被槍殺在南方底冬日之下。可是，醫生仍然硬直着頭走過這些恐怖之中。在當日的巴黎沒有比他更知名的人，沒有處境比他更奇特的人。在醫院裏和監獄裏默默地，仁慈地適當地，對於殺人者和被殺者同樣實施他底手術，他是超然底人。在治療中，他底品貌和作過巴士底獄囚犯的故事使牠特出於別底一切人之上。他並不被懷疑或審問，不但好像他是死了十八年而復活的人，簡直是活動於凡人之中的聖靈。

● 此句話意不明，大概是就斷頭機的構造而說的話。
● 即沙松(Samson)以角列大力士，奪曳倒非里斯丁神廟之巨柱。

第五章 鋸柴匠

一年另三個月。在這期間路茜每時每時都疑心加洛提明天就會砍掉她底丈夫底頭。每天，塞滿了罪犯的囚車沉重地顛彼走過石砌底街道。愛嬌底少女們，美麗底婦女們，棕髮底，黑髮底，灰髮底，青年們，精壯男子和老人，貴族出身底和農家出身底，全都成爲加洛提的紅酒，全都每日從黑暗底地牢裏帶出來到光天化日之下，經過街道，送去給她解渴。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最後一件是最易得到底恩賜，噢，加洛提呀！

倘若突如其來底橫禍，和旋轉底時代之輪，已經使醫生底女兒昏迷於期待結果的失望之中，她底遭際不過是和別底許多人底一樣吧了。但是，自從她在聖安東尼區的頂樓上把那白髮底頭抱在她底青春底懷裏以來，她就已忠實於她底義務在這艱苦底時候她是最忠於應盡底義務的，正如一切賢良底淑靜底人一樣。

他們建立了新寓所——和她底父親開始那業外之業——之後，她立刻就把這小家庭佈置得正如她底丈夫也在那裏一樣。每件事物都有一定底地位和一定底時序。她依照規定時間教小路茜讀書，好像他們團聚在英國家庭裏的時候一樣帶着一點自欺，相信他們不久又可以團聚，她準備着他底歸來，擱開他底書籍和坐椅；在夜間，她肅肅穆穆地特爲和許多不幸底人共同囚在死的暗影之下的監牢裏的愛人祈禱——幾乎祇有這是寬解她底沉重底心的唯一言詞。

她底外貌並沒有多大改變。她和她底孩子穿着的素樸底黑衣服，近於喪服，都是清潔整齊得和幸福時候的鮮亮衣服一樣。她失掉了她底顏色，而且深思重慮底表情成爲常事，並非偶然；否則，她依然是很美麗和婷婷的。有時，在夜間祝晚安，她吻她底父親的時候，她會發出終日抑制着的憂愁，而且說道在天之下她祇靠托着他。他時常堅決地答道：「他決不會遭遇不先通知我的事，而且我知道我能够救他，路茜。」

這種變動底生活過了不多幾星期之後，有一天晚上她底父親回來對她說——

「我底親愛的，監獄裏有一個上層窗子，在下午三點的時候查里斯斯有時可以去到那裏。當他到那裏的時候——這要看許多偶然底機會——他以為他可以看見你在街上，倘若你站在我的能够指給你的地方。但是你不能看見他，我底可憐底孩子，而且縱然你能看見，要是作出什麼認識的記號，那對於你是不安全的。」

「噢，指示我那地方，我底父親，我要每天到那裏去。」

從此以後，無論天氣如何，她都到那裏去等待兩小時。兩點鐘一響，她就到那裏，四點鐘的時候她纔悵然離開。倘若不是太濕或太冷，她總是帶着她底孩子一道去；有時她單獨去；但是，她絕不會遲誤過一天。

那地方是一條彎曲底小街的醜態底暗角。在這端上唯一底家宅是一個鋸柴匠底小屋；此外全是牆壁。她去那裏的第三天，那鋸柴匠注意了。

「日安，女平民。」

「日安，平民。」

這種稱呼現在是由法令規定了的。不久以前，這祇是隨意通行於較為澈底底愛國者之間；但是現在成爲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了。

「又到這裏來了，女平民？」

「你看見的，平民。」

鋸柴匠，一個裝模作樣的小男人（曾經作過修路工人），看看監獄，指指監獄，又把十個手指當作柵欄遮在臉面前，嬉笑地從牠們之間窺看。

「但是這不關我底事，」他說，而且去繼續鋸柴。

第二天他一看見她就先向她開口。

「怎麼？又來了，女平民？」

「是的，平民。」

「啊！小孩也來了！這是你底媽媽不是，我底小女平民？」

「我可以說是的嗎，媽媽？」小路茜緊挨着她小聲詢問。

「可以，乖乖。」

「是的，平民。」

「啊！但是這不關我底事。我底工作纔是我底事。看我底鋸子。我叫牠我底小加洛提。啞，啞，啞，啞，啞！就鋸下他底頭來！」

當他說的時候一片柴塊落下，他把牠扔在一隻籃子裏。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加洛提的沙松。再看這裏囉，囉，囉，囉，囉！就鋸下她底頭來！現在，鋸小孩，啞克，啞克，啞克，啞克！就鋸下牠底頭來。全家！」

當他又把那兩塊柴扔進籃裏去的時候，路茜戰慄了，但是，當那鋸柴匠在那裏工作的時候，不遇見他是不可能的。所以，爲博取他底好意，她常常先招呼他，屢次給他酒錢，他都欣然接收了。

他是一個好問底傢伙，而且，有時她完全忘記了他，呆看着監獄屋頂和柵欄，心魂跑到她底丈夫那裏去了，當她覺醒的時候，她就看見他在看着她，一隻腳跪在櫓上，鋸子也停止了工作。「但是這不關我底事！」他在這種時候往往慷慨地說，而且又敏捷地拉着他底鋸子。

不論天氣如何，在冬季的霜雪之中，在春季的烈風之中，在夏季的炎日之中，在秋季的苦雨之中，而又在冬季的霜雪之中，路茜每天都在這地方度過兩小時；每天離開牠的時候，她都接吻監獄的牆壁。在五次或六次之中她底丈夫可以看見她一次（她底父親告訴她的）或許兩三次，也許一個星期或半月都不看見。祇要他能夠和曾經有機會看見她就够了，爲這機會她願意每星期去那裏等待七天。

她這樣專心一志地挨到十二月，同時她底父親繼續硬直着頭走在種種恐怖之中。在一個微雪底午後她照常去到那暗角裏。這是一個狂歡或喜慶的日子，當她走來的時候，她看見家家戶戶都裝飾着短矛，矛上戴着小紅帽；也有懸着三色帶的，也有塗着標語的（多半喜歡用三種顏色寫成）不可分割底一個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

鋸柴匠底可憐底舖子是這樣窄小，全個舖面也不能提供給這種標語一個適當地位。然而他請人來替他胡亂寫上，那死字十分困難地硬擠在裏面。在他底屋頂上，他揭示着矛子和小紅帽，這是好平民所必須的，在窗子裏他陳列着他底鋸子，鋸上標明「小聖加洛提」——因為在當時這偉大底鋒利女性是特別被尊崇的。他底舖門關着他並不在這使路芮放了心，祇有她獨自在那裏。

但是，他並不會走遠，因為她不久就聽見一陣騷動和一陣叫喊直衝而來，使她滿懷恐懼。一會之後，一大羣人洶湧到監獄牆角周圍，其中就有鋸柴匠和復仇手拉着手。人數不會比五百更少，而他們正在跳舞，好像五千個魔鬼似的。除了他們自己底歌唱而外並無音樂。他們一面跳一面唱流行底革命歌曲，依照着一種兇猛底節奏，好像一致咬牙切齒似的。男人和女人跳，女人和女人跳，男人和男人跳，都是隨意胡亂湊合的。當初，他們不過是粗陋底小紅帽和粗陋底破衣服的一陣風暴；但是，當他們充滿了那地方，跳到路芮旁邊的時候，他們就現出某種猙獰妖異底瘋狂舞式。

他們前進，後退，互相拍手，互相碰頭，獨自旋轉，拉別人來成對地旋轉，一直旋轉到許多人倒下。當那些人倒下的時候，其餘底人們就手拉手聯成一圈，全體一致旋轉，然後大圈子分裂為四個和兩個小圈，各自旋轉，旋轉，忽然一齊停住，重新開始，拍手碰頭，分裂，向另一方面旋轉。忽然他們全停住了，歇了一會，重新打着拍子，在路上排成縱列，低下頭，舉起手，實行突襲似的，呼嚕而去。看打戰也不有看這種舞蹈的一半可怕。這顯然是一種墮落——從前天真無邪底東西變為惡作劇了——一種有益健康底娛樂變為激怒血脈，昏亂神經，和僵硬心情的方法。請其中倘若原本有美好底事物，這就使牠益形醜陋，全顯出何等被歪曲和污損。裸露在這種場面中的少女底胸部，以及這樣搖動着底美少年底頭面，和在這血污底泥路上的婀娜細步，都是時代混亂的表徵。

這種歌舞叫作「卡爾馬諾爾」。當牠過去之後，留下路芮惶恐失措地在鋸柴匠的門前，羽毛似底雪花還是那樣潔白輕

柔，悠悠地落下，好像不會有過那同事似的。

「噢，我底父親！」因為她底父親就站在她前面，當她把手從眼睛上放下來抬頭看的時候，「這樣兇惡，難看呀！」

「我知道，我底親愛的，我知道。我見過好多次了。不要害怕！他們並沒有誰會傷害你。」

「我害怕並不是爲我自己，我底父親。我一想到我底丈夫，要靠望這些人的慈悲——」

「我們快就要使他超脫於他們底慈悲之上。我看他爬到那窗子上，所以我來告訴你。這裏沒有人看見。你可以吻手向那最高底屋頂送去。」

「我就作，父親，我要把我底靈魂也連帶送去！」

「你不能看見他吧，我底可憐底孩子？」

「不，父親。」路茜說，一面吻手一面飲泣，「不。」

雪中，有足音，得伐石太太。「我向你致敬，女平民。」醫生說。「我向你致敬，平民。」這就過去了。並沒有別底事。得伐石太太走去，好像白路上的一道黑影。

「用手攙着我，我底愛，爲他底緣故，高興地和勇敢地從這裏走過去吧。好的。」他們這樣離開那地點；「力氣不會白費的。查里斯明天就要被傳訊。」

「明天！」

「不能再遲誤了。我已經準備好了，但是還有些應該預防底事情，而這些事情是要到他真地被傳訊的時候纔好措置的。他還不會接到通知，但是我知道他明天就要被傳訊，而且要移到候審監獄去；我及早得到消息。你不要害怕。」

她勉強說，「我信賴你。」

「放心吧。你底憂慮快要終了了，我底親愛；不久他就會被交還你的；我已經用各種方法周密地保衛他。現在我必須去看勞雷。」

他停住。聽見車輪的沉重底響聲。他倆都很明白那是什麼。二，三，三，三個囚車載着悲慘底乘客，曳過寂寂底雪地。

「我必須去看勞雷，」醫生重複，帶她轉入另一條路。

那個強底老紳士還住在他底公司裏，並未離開。他和他底冊屢屢被傳去調察收歸國有底財產。他能够替業主保存的，他都保存了。沒有誰比他更能保持台爾生的存積，和保持自身底寧靜的了。

一種暗紅而淡黃底天色，和從仙那河上升起的濃霧，顯示黑夜的來臨。當他們走到銀行的時候，天幾乎全黑了。這堂皇底爵邸是完全毀壞和荒廢了的。在庭院裏的一堆殘蹟上寫着這些字：國有財產。一個不可分割底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

「在昏暗中」會有誰陪伴着看不明的勞雷先生——那坐在椅子上穿騎裝的人——呢？勞雷急忙跑出來抱他底寵愛，那留在房裏的新來的人是誰呢？他轉頭向他出來的房門高聲說，「移解到候審監獄，明天被傳訊。」他對誰重複了她底顫聲底言詞呢？

第六章 勝利

由五個審判官，檢察長，和裁決底陪審官所組成的可怕底法庭每天都開庭。法庭每天下晚都送名單到各監獄裏，由看守宣讀給犯人們。看守玩笑地叫道：「在裏面的你們，出來聽晚報的消息呀！」

「叫作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

拉達斯的晚報就由此開頭。

每叫一個名字，那名字底所有者就出來，走到指定給被認為案情重大的人的地位。叫作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當然知道這種規矩；他曾經見過幾百人就是這樣消滅了的。

那浮腫底看守，帶着眼鏡，看看囚犯們，認明各人都已站好，纔照單點名，每叫一個名字之後同樣停頓一下。一共點了二十三名，但是祇有二十個人答應，因為其中一名早已病死在獄裏，別底兩名早已被「加洛提」了。點名的地方就是代爾那初到那一夜看見許多犯人們集合在一處的那拱形底大房間。他們每一個都已被毀在那一次大屠殺之中；那時曾經照呼他而且和他告別的男男女女人都已死在斷頭台上了。

這二十個人之間曾有過友善底告別之詞，但是都很匆促。這是每日常有底偶然事故；那一晚上拉達斯社會正在忙於預備沒收東西和開一個小底合唱會的種種把戲，他們聚集在鐵柵旁邊流淚；但是設定在如此款待中的二十個地位是必須重新一一站好的，而時間短促，最多到上鎖的時候，到那時公共房間和走廊就都要交給那些守夜的大狗了。犯人們還不至於無知覺或無感情；對於這時的境况是有所感觸的。當然，某種狂熱或陶醉曾經使某些人泰然走上斷頭台去，從容就死，這不但由於個人底豪氣，而且也由於震撼衆心的猖狂底傳染性。在瘟疫流行的季節，我們之中的某些人會神秘地被這病所誘惑——

而有願害這病死去的可怕意願。我們全都有這樣底種種奇異性質隱藏在我們底心胸裏，只待環境來召引他們。

到候審監獄去的過道是短而黑暗的；在那蚤虱和污穢瀰漫底牢洞裏夜是長而且冷的。第二天，在查里斯代爾那被傳訊之前十五個犯人曾經受審十五個人全都定罪了，而全部審判時間是一點半鐘。

「叫做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終於被提出。

法庭上的審判官們都戴着氈帽；但是那時流行底頭飾却是粗布紅小帽加上三色徽章。看看審判官們和那些吵嚷底旁聽者們，他或許會想到常情常理被倒轉了的吧，惡漢審判正人。城市裏最卑賤，最殘酷，最惡劣（城市人民的大多數總不免是卑賤殘酷惡劣的）的人物是這場面裏的指導精神。吵吵嚷嚷地批評喝采，叫罵，預言和提示結果，毫無約束。男人們大半都各式各樣地武裝着；女人們有些拿尖刀，有些拿短劍，有些一面觀看一面吃喝，大多數是在編織。其中有一個女人，手裏在編織，肘下還挾着預備編織底東西。她和一個男人同坐在前排，那男人是他在未到巴黎城門口之前從未見過的；但是他立刻記起這是得伐石。他覺察她一次再次對着那男人底耳朵私語而且她似乎是他底妻；對於這兩個人他覺得最可注意的是他們絕不向他看着，雖然他們很接近他自己。他們似乎以一種兇狠底決心等待着什麼，他們祇看着法官，別底什麼也不看。在主審官下面坐着梅尼特醫生，穿着他平常底簡素衣服。據這犯人看來，祇有他和勞雷先生是和這法庭沒有聯繫的，穿着平常衣服，並不具有「卡爾馬諾爾」舞姿的人。

叫作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被檢察官控告為流亡者，他底生存違反共和，按照驅逐一切流亡者的法令，應該處死。這法令是他回到法國以後纔公佈的，這一點却置之不論。他在哪裏，法令就行到哪裏；他在法國被捕，他底頭就要被索取了。

「取下他底頭來！」旁聽者叫喊。「共和的敵人！」

主審官按鈴，不許叫喊，然後問犯人他是否真在英國住了許多年。

這是無疑的。

那麼他並不是流亡者了吧？他怎樣稱呼他自己呢？
在法律的意義和精神上他並不是流亡者，他希望。

爲什麼不是呢？主審官想要知道。

因爲他曾經自願放棄他所厭惡的官銜，和他所厭惡的爵位，離開本國——他請求法庭鑒核「流亡者」這個字的現今底用法——到英國去憑着他自己底勤勞而生活，並非寄生於法國被壓迫底人民的勤勞之上。

有什麼證據呢？

他提出兩個證人的名字：狄阿斐爾蓋白勒和亞歷山得梅尼特。

但是他曾經在英國結婚呢？主審官提醒他。

不錯，但是並非英國女人。

法國的女平民麼？

是的，生在法國的。

她底姓名和家世呢？

「路茜梅尼特，梅尼特醫生的獨生女，這位好醫生就坐在那裏。」

這回答對於旁聽羣衆有一種快樂底效果。爲這著名底好醫生而歡呼的聲音震動了廳堂。人們是這樣輕喜易怒，以至有些兇狠底臉上立刻滾下眼淚，在一分鐘之前這些臉還氣勢洶洶地向着犯人，恨不能即刻把他拖到街上去殺掉似的。

在他底艱險底道路中的某些階段上，查里斯是遵照梅尼特醫生所教囑的步法走去的。他們也曾經仔細討論過他可走的每一步，預計到他底道路的每一寸。

主審官問，爲什麼他在那時候纔回法國來，不更早一點呢？

他回答，他不更早一點回來就祇因爲他在法國沒有生活方法，除了他所放棄的那方法而外；所以，他在英國教授法蘭西語言和文學來謀生活。他在這時候回來是被一個法國平民的懇求底書信所逼迫，說是他不回來他底性命難保。他回來拯救一個法國平民底性命，不顧本身底危險，來證明事實。以共和底眼光看來，這是犯罪的嗎？

羣衆都熱烈地叫道，「不！」於是主審官按鈴制止。他們並不歇止，繼續叫「不！」一直叫到他們自願出去之後。

主審官訊問那平民底姓名，被告說明那平民就是他底第一證人。他也坦然提到那平民給他底信，這信已經在城門口被取去，但是此刻他相信牠可以發見在主審官前面的那些文件之中。

醫生會經考慮過牠必定在那裏——曾經相信牠會在那裏——而且審問到這一階段，牠就被提出來宣讀了。平民蓋白勒被傳訊了。平民蓋白勒很溫雅婉轉地諷示：法庭必須處理衆多的共和敵人，事務忙迫，所以他被少微忽略過去，留在阿布巴衣監獄裏——其實，他早已經越出愛國法庭的記憶之外——一直到前三天；三天之前，他曾經被傳訊，被釋放，據陪審官們宣佈叫做代爾那的平民厄弗里蒙地既已被交出，他自己就已了清他底控案的責任。

梅尼特醫生接着被審問。他底好名聲，和他底答話的清爽，已經造成重大印象；他進而陳述被告是他從長期禁錮中釋放出來之後的第一個朋友；被告留住英國，始終忠實于在流寓中的他自己和他底女兒；被告曾經因為反對貴族政治被認為英國之敵和美國之友幾乎被判死刑——當他以最分明最誠懇底詞氣敘述那情形的時候，陪審官們和旁聽羣衆台為一體了。最後，醫生提出此刻在場的英國紳士勞雷先生當時也和他自己一樣在英國法庭上作證人，勞雷先生可以證實他底陳述，這時陪審官們宣佈辯論終了，準備投票表決，倘若主審官同意。

每一投票（陪審官們個別地高聲口頭投票）之後，羣衆就喝采一陣。一切聲音都是袒護犯人的，于是主審官宣佈開釋他。

然後，種種非常現象之一開始了，這是由于羣衆要滿足他們底反覆輕躁之情呢，或是滿足他們底慷慨寬仁的善良衝動呢，或者算是抵消他們底殘暴的龐大帳目呢。現在無人能斷定哪一宗是諸如此類底非常現象的動機；或許三宗混合在一起，而以第二宗為主吧。纔一宣佈開釋人們，就感激地流淚，那容易就正如他們在另一個時候流血一樣，而且許多男女，凡是能够擠到這犯人面前的，都這樣親熱地擁抱他，以至長久幽囚之後的他頗有氣灰力竭的危險；並不因為他不知道這同一人們，在別種情形之下，是會以同樣緊張，直撲在地上，把他撕成碎片，拋在街道裏的。

他退開，讓路給繼續來受審的別底囚犯們，這纔把他從種種撫愛之中解救出來。來受審的五個囚犯是被控為共和敵人的，因為他們在言語或行動上都不會贊助過牠。法庭為牠自己和為國家是這樣迅速地補償了這一次機會的放過，那五個人

在他還未離開那地方之前就退到他前面，被判定于廿四小時內處死。他們的第一個這樣告訴他，作了通行于監獄中的死刑暗號——揚起一個手指——然後他們全都加添說，「共和萬歲！」

真的，這五個人並沒有旁聽者延誤他們底審問程序，因為當他和梅尼特醫生走出大門的時候，那裏聚集着一大羣人。其中的每一個面孔似乎都是在法庭裏見過的——但是他尋找不到那夫婦倆，羣衆又來對他親熱，流淚擁抱，叫喊，輪番而來或成羣而來，在河岸上表演着這樣瘋狂場面，一直到那河水也好像岸上的人們一樣發狂地奔流。

他們把他放在一隻大椅子裏面，這椅子不是從法庭裏搬出來便是從那裏底房間裏或過道裏搬出來的。椅子上插着一面紅旗，椅背上豎着一隻長矛，矛尖上戴着一頂紅帽。在這勝利底轎子裏，他被人們抬回家去，甚至梅尼特底懇求也不能阻止他們。他周圍是一片洶湧底紅帽子的海，揚起覆舟暴風似底險惡險相，以至他又心慌意亂，誤會他是正在被抬到斷頭台上去。在這作夢似底瘋狂行列中，他們一面抬着他走，一面逢人便指指他，互相擁抱，蜿蜒踏過積雪底街道，街上面被盛行底共和標幟所映紅，街上底雪裏也染着更深底紅色。他們這樣把他抬進他底寓所的庭院裏，她底父親已經預先跑去告訴她，而當她底丈夫底脚直站在地上的時候，她還是昏倒在他底懷裏。

當他把她抱到心胸上而且把她底美麗底頭轉向他底臉和吵鬧底人羣之間——使他底眼淚和她底嘴唇完全不被看見——的時候，有些人竟自跳舞起來。立刻，其餘的人們也全都跳起來，於是庭院裏泛濫着「卡爾馬諾爾」。然後，他們從人羣中拉出一個年輕女子，把她放在那空椅子裏，算作自由女神，抬起走了，潮水似地湧入隣近街道，沿着河岸過了橋「卡爾馬諾爾」吸引着他們每一個人，使他們旋轉而去。

在握了勝利地和驕傲地站在他前面的醫生底手之後；在握了從「卡爾馬諾爾」浪潮中掙紮出來的喘不過氣來底勞雷先生底手之後；在吻了被舉起來抱着他底頸子的小路茜之後；在擁抱了舉着她的忠誠底普洛斯之後；他抱起他底妻，把她抱到他們底房間裏。

「路茜！我自己底我是平安的。」

「噢，最親愛底查里斯，讓我跪下感謝上帝。」

他們全都虔敬地低着頭。當她又在他底懷抱中的時候，他對她說——

「對你底父親說話呀，最親愛底。在全法蘭西沒有第二個人能够作成他曾經替我作成的事。」

她把她底頭靠在她底父親底懷裏，正如許久許久以前她曾經把他底可憐底頭靠在她自己底懷裏那樣。他已經報答了她，他是愉快的，他底辛苦得到了報酬，他是驕傲他底能力的。「你不可以脆弱呀，我底愛。」他告誡。「不要那樣抖顫呀。我已經把他救出來了。」

第七章 敲門

「我已經把他救出來了。」這並不是往日屢屢夢見他回來的那些夢中的另一個夢；他真真是在這裏的。而他底妻還是發抖，一種曖昧而沉重底恐懼壓在她上。

周圍的氣氛是這樣森嚴而黑暗，人們這樣浮動而殘忍，無辜者是這樣時常因為模糊底嫌疑和隱私底怨毒而被處死，要忘却那麼些像她底丈夫一樣無害而且像她寶愛他一樣為別人所寶愛的人們，每天都遭遇着他剛纔掙脫出來的那種命運，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底心總不能夠像她覺得她應該如釋重負似的那麼輕鬆。冬日午後的暗影開始下降，而且甚至現在就有那些可怕底大車隆隆滾過街道。她底心追隨着牠們，向那些罪人中尋找他，雖然她加緊貼在他底真實底身上，更加抖顫起來。她底父親，慰勉她，對於這種看着覺得奇怪的女性底脆弱表示出一種慈悲底優越態度。什麼頂襯，什麼作鞋子，什麼北塔一百另五號，現在全沒有了！他已經完成了他規劃給他自己的任務，他底約言已經實現，他已經救出查里斯。讓他們全都靠托在他上吧。

他們底家計是很節儉的，不但因為這是最安全底生活方法，盡量免除人們的猜忌，並且也因為他們原非常富有，況且在查里斯被囚期中，必須用重價購買食物，應酬看守，照顧更貧苦底囚徒。因為節儉和避免內奸，他們不用僕役；作為看門的男女平民偶然替他們作些事務；同時裘利（勞雷先生幾乎把他完全移交給他們）已經變為他們底日常侍從，每夜都在那裏睡覺。

按照自由，平等，博愛，否則死的一個不可分割底共和國的規定，每家門上或門枋上必須以某種形式的字體在離地某種高度上清楚記明每一同居者的姓名。所以，裘利克、郎郎先生的姓名就被裝飾在那門枋上；當那晚彭影漸深的時候，這姓名的

所有者親自出現，來監視梅尼特醫生所僱來的漆匠把叫做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的姓名加添在那門牌上。

在籠罩着這時代的疑懼和猜忌的黑暗之中，一切正常無害底生活方法都改變了。在醫生底小家庭裏，正和在別底許多家庭裏一樣，每月底必需品是在每天下晚到各種小舖子去少量購買的。一般人都願意避免注意，和盡力減少閒話和猜疑。

在過去幾個月中，普洛斯特姑娘和克郎邱先生負責包辦伙食；前者用錢，後者提籃子。每當下晚點燈的時候，他倆就緩步出去盡責任買回來各種必須底東西。普洛斯特姑娘長久住在法國人底家庭裏，應該是熟識他們底言語，像熟識她自己底言語一樣的，倘若她有心學習，然而她無心于這方面；因此，對於這種「胡說」（她喜歡這樣稱呼法語）她並不如克郎邱先生多知道一點。她買東西的方式是一來就把一個物質名詞向舖長迎頭擲去，對於該物品的性質並無任何序言，倘若記不住這名詞，她就向四面尋找那東西，把牠拿在手裏，而且一直拿到講價得了結論。她講價的方法總是以比那商人伸出的幾個手指少一個為公平價格，無論數目多少。

「現在，克郎邱先生，」普洛斯特女士說，她底眼睛因為慶欣而發紅了。「我準備出去了，你呢？」

裘利啞啞地宣言，願聽普洛斯特女士指揮。他早已盼盡了他底全身鐵鏽氣，但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够銼平他底釘狀頭髮。

「各樣都要買一點，」普洛斯特女士說。「我們還要買酒。酒費了吧，那些紅帽子要祝賀痛飲咧。」

「女士，我一定要說，在你看來，他們為你或為「莫委」祝飲都是一樣的吧。」

「誰是「莫委」？」

克郎邱先生忸怩地解釋着「魔鬼」的意義。

「哈，」普洛斯特女士說，「這還用得着翻譯！他們都是一樣的，一樣是半夜謀殺者，作惡搗亂。」

「不要說親愛的請求你，請求你，小心些！路茜叫喊。」

「是，是，是，我要小心，」普洛斯特女士說；「但是在我們自家人裏面我可以說，我希望在街上不要遇見惹臭、臭底擁抱。現在，金虫兒，一直到我回來的時候你不要離開火爐，照着着底重新團聚底親愛丈夫，就像現在這樣把你底美麗底頭轟在他底肩上，一直到我回來再看見你的時候，梅尼特醫生，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想你可以自由問的，」醫生回答，微笑着。

「行行好吧，不要再提自由了；我們已經受够了！」普洛斯姑娘說。

「不要說呀，親愛的又來了！」路茜告誡。

「好，我底乖，」普洛斯姑娘說，認真地點點頭，「好好壞壞，我總是最光榮底國王喬治第三陛下的一個臣民，」說到這名

字她屈膝行禮，「所以我底格言是：『挫其奸謀，破其詭計，唯篤信彼，神佑國王！』」

克郎邱先生，以幾乎同樣底忠誠，跟着普洛斯女士喃喃背誦這些詞句，好像某些人在教堂裏跟着別人唸祈禱文似的。

「我喜歡你有這麼多英國人氣概，雖然我希望你底聲音不可那樣冷淡，」普洛斯女士稱讚，「但是，梅尼特醫生，還有那

問題。」這善良底生物作出隨便底樣子，有意緩和大家底焦急，問道，「現在我們還沒有離開這地方的希望麼？」

「我恐怕還沒有。這對於查里斯還是危險。」

「嗚呼呵！」普洛斯女士說，當她一瞥路茜底可愛底金髮在爐火光中發亮的時候，她欣然抑制住她底一聲感歎，「那麼我們必須忍耐和等候，就這麼吧。我們必須昂起頭戰鬥下去，像我底兄弟梭洛蒙常說的，現在克郎邱先生——金虫兒，不要

移動呀！」

他們走了，留下路茜和她底丈夫，她底父親，她底女孩，在光輝底爐火旁邊。勞雷先生是被期待着立刻從銀行回來的。普洛

斯女士會經點了燈，但是又把燈放在一隻角落裏，好讓他們靜靜地享受爐火之光。小路茜坐在她底祖父旁邊，雙手抱着他底

手臂；他開始用一種比私語不更高底聲調告訴她一個神通廣大底小神仙的故事，這神仙曾經打開獄牆放出一個從前有功于神仙的囚犯。一切都平靜而悠閑，路茜比以前更為安心自在了。

「有什麼事？」她突然叫喊。

「我底親愛的，」她底父親說，停止講故事，而且把手放在她底手上，「自制。你是在何等不安底狀態中呀！一點小事——

沒有什麼事——也會驚動你！你底父親底女兒呀！」

「我底父親，我覺得一路苦辯解，面色蒼白而聲音抖顫，」我聽見台階上有陌生底脚步聲。」

「我底愛，台階寂靜得像死神似的。」

當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一陣打響落在門上。

「噢，父親，父親。這怎麼能够呢！藏起查里斯，救救他！」

「我底孩子，」醫生說，站起來，把手放在她底肩上，「我已經把他救出來了。這會有什麼毛病呢，我底親愛的，讓我，去開門。」

他拿着燈，走過外面的兩個房間，去開了門。一陣粗魯底脚步踏着地板，然後四個戴紅帽的野男女，佩着短刀和手鎗，走進房裏。

「叫作代爾那的平民厄弗里蒙地，」第一個說。

「誰找他？」代爾那回問。

「我找他我們找他，我認識你，厄弗里蒙地，今天我在法庭上見過你。現在你又是共和國的囚犯了。」

四個人圍住他，他和他底妻和拉着他的孩子站在那裏。

「請問我為什麼又是囚犯了呢？」

「你直接回到候審監去就得了。明天你就會知道的。你明天要被傳訊。」

梅尼特醫生，被這一訪問變爲石頭，手裏拿着燈，好像一座爲掌燈而雕成的石像，被這些話所移動，直走到發言人面前，並非不溫和地，抓着他底紅毛線衣的寬弛底胸襟，說道：——

「你說你認識他。你認識我嗎？」

「認識的，醫生平民。」

「我們全都認識你的，醫生平民，」別底三個人也說。

他茫然從這個看到那個，停了一會，纔低聲說道——

「那麼你們可以答覆他底問題嗎？這是怎麼會發生的呢？」

「醫生平民，」第一個勉強說，「他已經被密報到聖安東尼區這平民，」他指着第二個人，「是從聖安東尼來的。」
被指的平民點點頭，加添說——

「他被聖安東尼區控告。」

「告什麼？」醫生問。

「醫生平民，」第一個照樣勉強地說，「不要再問了。倘若共和國要你犧牲什麼，像你這樣好底愛國者一定樂于犧牲的。共和高于一切，人民至上。厄弗里蒙地，我們立刻就走。」

「一句話，」醫生懇求，「你可以告訴我誰告他麼？」

「那是犯規的，」第一個回答，「但是你可以問從聖安東尼來的這一位。」

醫生把眼睛轉向那人，那人不安地移動着他底腳，摸摸他底小鬍子，終于說道——

「好！這真是犯規的，但是他被控告——嚴重地——由得伐石夫婦和別底一個人。」

「別底什麼人？」

「你要問嗎，醫生平民？」

「是的。」

「那麼，」聖安東尼的人說，作了一個奇怪底臉相，「明天你會得到答覆的。現在，我啞了！」

第八章 鬥牌好手

並不知道家裏的新災禍，普洛斯女士欣然穿過那些狹窄底街道，越過仙尼河上的第九橋，心裏計算着她必須買的東西的價錢。克郎邱先生，提着籃子，走在她旁邊。他倆都左看右看，觀察他倆走過的許多鋪子裏面，防備着一切人衆聚集的地方，繞道避開任何嚷鬧的人羣。這是一個冰冷底下晚，濛霧底河上，朦朧看見閃爍底火光和聽見粗厲底聲響，顯示停泊着幾隻御用游艇的所在，鐵匠正在那裏面工作，製造共和軍的軍火。●唯願上帝降災于愚弄共和軍的人，或在共和軍中騙得高官的人！最好是由國家剃刀剃光這種人，使他底鬚鬚永不生長。

已經買了一些雜貨和沾了燈油，普洛斯女士自己想起要買酒。親看了幾家酒舖之後，她停在一家以「古代共和名將布魯丟斯」●為招牌的酒舖前面，這裏離國民之宮——就是從前底皇宮——不遠，各樣都誘起她底幻想和興趣。這酒舖比他們所看過的別底那些同類舖子顯得更平靜些，雖然其中有愛國底紅帽子，可是紅得不像別處那樣紅，打聽了克郎邱先生的意見，普洛斯女士就歸順于「古代共和名將布魯丟斯」，由她底騎士護送着。

略約一看那些煙燻底油燈；那些啣着煙斗，正在打紙牌，玩黃骰的人們；一個袒胸赤膊，滿身煤灰的工人正在高聲讀報，別底人們正在聽着；帶着武器，或把武器擱在一邊，兩三個顧客正在好睡，穿着那樣兩肩高聳的毛蓬蓬的黑短外衣，好像隕覺底熊或狗似的；這兩個外國顧客走近櫃台，表明他們所要的東西。

● 當時軍事長官竟以游艇改造軍火，故有下文之詛咒。（譯者）
● Brunus(509A.C.) 羅馬大將。

當他們正在量酒的時候，一隻角落裏的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告別，站起來要走。他一走就迎面碰着普洛女士。他纔一面對着她，普洛女士就大叫一聲，而且拍着她底手。

此刻，酒舖裏的人全站起來了，因為那時某人被意見不同的某人暗殺掉是最容易發生的事。每個人都在期待着看誰倒下，但是祇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站着互相呆看；男的外表完全是法國共和派女的顯然是英國人。

在這大失所望的場面之中，那些「古代共和名將布魯丟斯」的門徒們所說的話，對於普洛女士和她底保護者，除了覺得很是囉囉而外，簡直和迦勒底語或希伯來語一樣。雖然他倆留心傾聽。但是在他倆底驚異之中，他倆什麼也聽不出來。因為不但普洛女士驚惶失措，連克郎邱先生——雖然他似乎有他底獨自底理由——也在最為驚奇底狀態之中。

「這是怎樣回事？」曾經引起普洛女士大叫的那男人說，說着英國話，聲音慌亂（雖然低調。）

「叻，梭洛蒙，親愛底梭洛蒙！」普洛女士大叫，又拍拍她底手。「長久不看見你，也不聽見你底消息，這麼許久之後，却在這裏發見你！」

「不要叫我梭洛蒙。你想要我死嗎？」那男人問，賊頭賊腦底恐慌樣子。

「兄弟，兄弟！」普洛女士叫喊，流淚了。「我曾經使你受苦，以至于你問我這樣殘酷底話麼？」

「不要嘮叨，」梭洛蒙說。「出去，倘若你要和我說話，付了你買酒的錢，出去吧。這人是誰？」

普洛女士，因為她底可愛底兄弟並不愛她而垂頭喪氣，咽嗚地說道，「克郎邱先生。」

「讓他也出去，」梭洛蒙說。「他把我看作一個鬼吧？」

顯然的，看樣子，克郎邱先生是如此的，然而他一聲不響，這時普洛女士抽抽噎噎地摸索着她底手提袋的深處，十分艱難地付了酒錢。當她這樣作着的時候，梭洛蒙回頭對那些「古代共和名將布魯丟斯」的黨徒們說了幾句法國話，這一解釋使他們全都各歸原位，各事其事了。

「現在，」梭洛蒙說，站在黑暗底街角裏，「你要幹什麼呢？」

「沒有什麼曾經轉移過我底愛情，而兄弟一見面就說出這樣沒良心底話，對於我毫無親熱的表示。」

「這昏蛋這！」梭洛蒙說，啪地親了普洛斯女士一個吻。「現在你滿意了吧？」普洛斯女士祇是搖頭，默默飲泣。

「你以為這是出乎我底意外的麼？」她底兄弟梭洛蒙說，「我並不驚異；我早已知道你在這裏；在這裏我認識的人很多。倘若你真不願意危害我底生命——我一半相信你是這樣的——那麼，趕快走你底路，讓我走我底路。我忙咧。我現在是一個官。」

「我底英國底兄弟梭洛蒙，」普洛斯女士哭訴，抬起她底淚汪汪底眼睛，「他具有他底本國的最偉大底人物的資質，在外國作官，而且是這樣底外國，我快就要看見這可愛底孩子被——」

「我知道！」她底兄弟搶着說。「我知道的。你想要我死。我就要被我底親姐姐累得犯嫌疑的。我立刻就走！」

「光榮仁慈底天神不許！」普洛斯女士叫喊。「我可以永遠不再見你，親愛底梭洛蒙，雖然我會經愛你，甚至將要永遠愛你。祇要對我說一句親愛底話，告訴我我們之間並沒有可惱底或破裂底事，那麼我就不留難你。」

好個普洛斯女士！好像他們的分離是由于她底過失似的好像這位寶貝兄弟用完了她底錢就拋棄了她——如芬雷先生生在蘇合的幽靜底角裏所知道——並非事實似的！

他正在說親愛底話，然而那態度過于勉強，沒有他所能有的謙遜和慙懃，倘若他們相互底功過和地位曾經被倒轉（這種情形全世界都一樣）正當他說着的時候，克郎邱先生拍拍他底肩頭，出其不意地，粗聲插入這奇特底問題——

「我說呀，我可以問你麼？你底姓名到底是約翰梭洛蒙，還是梭洛蒙約翰？」

這個官突然回頭，不相信地望着他，並不開口。

「來！」克郎邱先生說。「說呀，你知道的。」（這種說法更能表示他所能說的意思。）「約翰梭洛蒙呢，或是梭洛蒙約翰？她叫你梭洛蒙，她是你底姐姐，她必定知道。而我知道你叫約翰，你知道。這兩個字哪一個在先你也應該姓普洛斯呀。在海的那一面這不是你底名字？」

「你說是什麼呢？」

「好。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為我記得不得你在海那面叫什麼名字。」

「記不得？」

「記不得。但是我敢發誓，我記得那名字是兩個音節的。」

「真的？」

「是那名字並不是一個音節的。我認識你。你從前在老巴勒法庭上作過暗探和見證。憑了說謊惡魔的名義，敢問你那時叫什麼名字？」

「巴爾塞，」另外一個入底聲音插入說。

「這名字值一千磅！」麥利叫喊。

插言的人是西得尼卡爾登。他把雙手抄在背後的騎裝的衣襟下面，而且他站在克郎邱先生底手肘旁邊正如當年站在巴勒法庭裏那樣磊落隨便。

「不要驚慌，我底親愛底普洛斯女士。昨天晚上，我忽然跑到勞雷先生那裏，使他吃了一驚；我和他約好在事情不會佈置好之前我決不到別底地方去，否則我就沒有用；我到這裏，要和你底兄弟談一小會。我希望你有一個比巴爾塞先生更有用的兄弟。為你底緣故我希望巴爾塞先生不是監獄的羊。」

羊是那時在獄吏指揮之下的密探的隱語。這密探底臉已經蒼白了，現在變為更加蒼白，問他為什麼敢這樣說——

「我要告訴你，」西得尼說。「巴爾塞先生，一小時之前，當我正在考察那些牆壁的時候，忽然遇見你從候審監裏出來。你有一張使人記念的面孔，而我是善於記憶人底面貌的。看見你和那裏有關係，引起我底好奇心了，而且有理由相信你和我底不幸底朋友的不幸有關係，所以我就跟着你走。我走進酒店，坐在你旁邊，抓了你底坦白底談話和你底讚美者們的議論，我難推想到你底職業的性質。我底胡思亂想似乎逐漸自行構成一種目的，巴爾塞先生。」

「什麼目的？」那密探問。

「要在這街上說明是麻煩的，而且或許危險的。你願意和我密談幾分鐘麼——譬如說，在台爾生銀行的公事房裏吧？」

「在一種威脅之下嗎？」

「噢，我說過這種話嗎？」

「那麼，爲什麼要我到那裏去呢？」

「真的，巴爾塞先生，倘若你不，我就不。」

「你是說你就不說明嗎，先生？」密探遲疑地問。

「巴爾塞先生，你把我看得很清楚，我就不。」

卡爾登對於他暗中策劃着的這種事和對於他目前必須應付的這種人是機警和熟練的，而他底隨隨便便底外貌也是很有助力的。他底精緻底眼光看出這一點，於是盡力利用牠。

「那麼，我告訴你。」密探說，向他底姐姐作了一種責備底眼色：「倘若惹出什麼麻煩，那就是你幹的。」

「來來，巴爾塞先生。」西得尼叫喊：「不要不識好歹。倘若不是爲我很尊重你底姐姐，我可不高興提出使我們彼此滿意的辦法。你願意跟我到銀行去嗎？」

「我想要聽聽你所要的話。可以，我跟你去。」

「我主張我們先把你底姐姐護送到她住的街角裏。普洛斯女士，讓我攙着你。現在，這並不是一個好城市，所以你出進都是不安全的；巴爾塞先生一方面作你底保鏢，一方面我要邀請他和我們一同到勞雷先生那裏，我們都準備好了嗎？那麼走吧！」

普洛斯女士不久之後纔回想到，而且終身記得：當她捏着西得尼底手臂而且仰望着他底臉，祈求他不要損害梭洛蒙的時候，那臂上有一種緊張底意味，那眼睛裏煥發着一種光彩，這不但和他底隨便底態度相矛盾，而且改變了和升高了這人。當時她太過替這樣不值得她愛情的兄弟擔憂，太過感動於西得尼慰貼她的友誼。

他們把她送到街角上，然後卡爾登領路到勞雷先生那裏，幾分鐘就走到了約翰巴爾塞，或梭洛蒙普洛斯走在他旁邊。勞雷先生剛吃完晚飯，坐着觀看火爐裏幾根小木柴的欣欣燃燒——或許在那火光中看見了許多年前從台爾生銀行

來住在杜佛的喬治王飯店的那更年輕底老紳士看着燒紅了底煤炭的光景了吧。當他們進來的時候，他回頭看見一個陌生者，吃了一驚。

「先生，普洛斯女士底兄弟，」西得尼說。「巴爾塞先生。」

「巴爾塞」這老紳士重複，「巴爾塞？我會經聽見過這名字——看見過這面孔。」

「我告訴過你你有一副出色底面孔，巴爾塞先生，」卡爾登先生冷冷地說。「請坐。」

當他自行坐定的時候，他提供了勞雷先生所要聯想的線索，皺眉說道，「那次審判中的見證。」勞雷先生立刻記起來了，以一種不很顯明底憎惡之色看看這新訪客。

「巴爾塞先生被普洛斯女士認出來就是你曾經聽說過的她所鍾愛的兄弟，」西得尼說，「而且他已經承認那關係。我送壞消息來代爾那又被拘去了。」

老紳士驚恐地叫道，「你說什麼！在兩點鐘之內，我離開他的時候，他是自由而且平安的，我正要去看他咧！」

「總之，拘去了。什麼時候拘去的，巴爾塞先生？」

「剛纔吧，倘若真是。」

「巴爾塞先生或許是最有權力的先生，」西得尼說，「我知道這拘捕是聽見巴爾塞先生在酒舖裏對他底羊同事說的。他曾經把那些執行拘捕的人們送到那門口，看弄他們進去。他又被捕是無可疑的了。」

勞雷先生底事務家底眼光一看這發言者底臉色就知道此刻討論這一點是不合時宜的。心慌意亂，但是覺得必須鎮靜，他控制着他自己，默默地注視着。

「現在，我以為，」西得尼對他說，「梅尼特醫生的聲名可以有利於他的明天的地位——巴爾塞先生，你說過明天他又

要出庭聽審，是嗎？」

「是的，我相信這樣。」

「——今天明天都一樣。但是不一定有利。勞雷先生，老實說，我被震搖是由於梅尼特醫生無力阻止這拘捕。」

「他或許事前不知道，」勞雷先生說。

「但是，這情形是可驚的，當我們記起他和他底女婿是何等關係密切的時候。」

「這是真的，」勞雷先生承認，用他底顫動底手摸着下巴，用他底恐慌底眼睛望着卡爾登。

「總之，」西得尼說，「這是拚命的時候，輸贏在此一舉，祇好孤注一擲。醫生賭的是勝牌；我願意賭的是輸牌。此地人底生命不值什麼。今天被人們擁護回家，明天或許被判死刑。現在，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我決定要賭的是在候審監裏的（一位朋友。我自己要賭贏的那朋友就是巴爾塞先生。」

「你必須有好牌，先生，」密探說。

「我要檢閱一下，看看我手裏拿着些什麼牌。——勞雷先生，你知道我是怎樣一匹野獸；我請你給我一點白蘭地酒。」
酒擺在他前面，他喝完一杯——又喝完一杯——沉思地推開酒瓶。

「巴爾塞先生，」他說，用認真看過牌的人的腔調說：「監獄的羊，共和委員會的密使，一會裝作看守，一會裝作囚犯，時常偵察和密報，由一個英國人來作引誘罪犯的事是比一個法國人更少可疑，而更多用處的；這英國人用假姓名受雇於他底雇主們。這是一張很好底牌。巴爾塞先生，現在受雇於法國共和政府，從前受雇於法國和自由之敵的英國貴族政府。這是一張很妙底牌。由此推想，巴爾塞先生現在分明還是受雇於英國貴族政府，作庇特的間諜，深入共和心臟的姦賊，謠言很多而難於發覺的英國奸細。這是一張打不倒的牌。你佩服我底牌了吧，巴爾塞先生？」

「不明白你底賭法，」密探回答，有些狼狽。

「我打出我底么點，向最近底區委員會告發巴爾塞先生。檢閱你底牌，巴爾塞先生，看你有什麼牌。不要慌。」

他拿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喝乾牠。他看出密探恐怕他喝到酒力適合於立刻去控告他的程度。明白了這一點，他又倒一杯，喝乾。

「小心看你底牌，巴爾塞先生，不要着急。」

巴爾塞底牌更比卡爾登所猜疑的還要壞。巴爾塞先生看見的輪牌是卡爾登所不知道的。在英國拋棄了他底光榮底職業，由於過多次的失敗——並不因為那裏不需要他——我們英國自近代以來就誇耀着密探和間諜的優越——他渡過海峽，服務於法國；當初是偵察和引誘在法國的他底本國人們，後來是偵察和引誘法國人們。他曾經在那推翻了底政府之下作過偵探，偵察聖安東尼區和得伐石酒舖；他曾經從警察頭目得知梅尼特被幽囚和釋放的歷史，用這歷史作引子去和得伐石夫婦接近，試探過得伐石太太而顯然受了挫折。他時常一想起這事就發得發抖，因為當他和她談話的時候，那可怕底女人祇是編織，而且惡意地看着他。後來他曾經在聖安東尼區看見她屢次檢出她所編織的記錄，控告某些人，那些人底生命就被「加洛提」所取消。他知道，像他似的被屢的每一個人一樣，他絕不是安全的；逃走是不可能的；他被繫在斧影之下，無論他底奸謀詭計怎樣有助於恐怖政策，一句話就可把那恐怖降落在他的。倘若一旦告發，依據他剛纔想到的這些嚴重理由，他預料他屢次證明其殘酷無情的那可怕底婦人是會提出那要命底記錄來反對他，絕滅他底一線生機的。除了一切秘密底人們忽然都是可怕底人們而外，這一副牌雖是糟透了，真叫拿着牠的人面色蒼白了，當他檢閱牠的時候。

「你好像不喜歡你底牌，西得尼說，最爲鎮靜。『你賭嗎？』」

「我想，先生，」密探說，態度十分謙卑，同時轉向勞雷先生，「我可以請求一位年長的仁慈紳士問一問比他年輕得多的另一位紳士：他是否能夠無論怎樣降低他底身份都要賭他所說的么點。我承認我是一個暗探，那身份是不名譽底——雖然必須有人去幹；但是這位紳士並非暗探，爲什麼他一定要降低自己使他自已成爲暗探呢？」

「我賭我底么點，巴爾塞先生。」卡爾登直接答覆，而且看看他底錶，「毫不遲疑，就在幾分鐘之內。」

「我希望兩位紳士，」密探說，總是想法勾引勞雷先生加入談判，「你們都尊重我底姐姐——」

「要證明我尊重你底姐姐我最好是使她永遠解脫她底兄弟，」西得尼卡爾登說。

「不見得吧，先生。」

密探的態度是平靜溫和的，這和他底顯然和西得尼底衣服不相配合，或許和他平常底態度也不相合，他泰然接受卡爾登的

居心叵測底叱責——這在比密探更智慧更正直底人看來是一種神秘——以至使卡爾登挫敗而且躊躇了。在失措之中，卡爾登恢復了看牌的神氣，說道：

「現在我又想起來了，我還有另一張好牌不會說出來呀。你底那半同事，那朋友，自稱他在鄉村監獄裏吃草，他是誰？」

「法國人。我原來不認識他。」密探敏捷地回答。

「法國人，呢？」卡爾登重複，默想着，似乎並不十分注意他，雖然回應着他底話。「好；或許是也。」

「真是的，老實告訴你。」密探說：「雖然這是無關緊要的。」

「雖然這是無關緊要的，」卡爾登以同樣機械底態度重複——「雖然這是無關緊要的——不，這是無關緊要的。不可是我認識那面貌。」

「我想不會吧。我相信不會。不可能。」密探說。

「不——可——能。」西得尼卡爾登咕嚕，專心回想着，又倒酒在杯子裏（幸而酒已經很少。）「不可——能。他底法國話說得好。還是像一個外國人，我以為？」

「鄉下人。」密探說。

「不外國人！」卡爾登叫喊，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立刻恍然大悟，「克里偽裝着，但是同一個人。我們曾經在老巴法庭上見過這人。」

「現在，你糊塗了，先生，」巴爾塞說，微笑着，這一笑使他底鷹鼻子特別偏向一面；「這一下你真讓我戰勝你了。克里（我可以坦白承認，在很久以前，他是我底合作者）已經死了好幾年了。我看護他底臨終底疾病。他被埋在倫敦郊外的聖盤克拉斯教堂墳地裏。當時許多流氓地痞和他為難，阻礙他去送葬，但是他底屍身是由我幫忙着放進棺材去的。」

這時，勞雷先生在他底座位上分明覺得有一個最古怪底影子在牆上。尋找牠底來源，他發見牠是由於克郎邱先生底頭上的挺硬底頭髮忽然全部異常挺硬地直豎起來而造成的。

「我們要講道理。」那密探說：「我們安心平氣和為表明你是怎樣錯誤，你底話是怎樣底無根之談，我要把克里底埋葬

證書給你看看，這證書恰好夾在我底袖珍筆記本裏。」他急忙取出牠，打開牠，「看那日子。這就是。噢，看呀，看呀！你可以拿在手裏看。這並不是偽造的。」

勞雷先生覺得牆上的影子伸長了，於是克郎邱站起而且走進來。他底頭髮不能比現在豎得更直的了，即使牠此刻在甲所造的房子裏被那母牛底鬍角梳過。

在密探底不知不覺之中，克郎邱先生站在他旁邊，而且輕拍了他底肩膀一下，好像神差鬼使似的。

「洛格克里在那裏面嗎，先生？」克郎邱先生問，帶着沉靜而且鐵硬底面容。「你說你把他放進棺材裏嗎？」

「我放的呀。」

「誰把他從牠裏面拿出去了？」

巴爾塞在椅子上向後一靠，口吃地說，「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克郎邱先生說，「他並不在牠裏面。不他並不在倘若他在牠裏面，我願意砍掉我底頭。」

密探環顧兩位紳士，他倆目瞪口呆地看着 裘利。

「告訴你吧，」裘利說，「你埋的那棺材裏面全是鋪路底石頭和土塊。不要再說你埋的是克里了。那是一種詭計。我和另外兩個人曉得。」

「你怎麼會曉得呢？」

「這跟你有什麼相干呢嚇！」克郎邱先生咆哮，「況且我跟你有宿仇，因為你欺騙生意人們！我要捉住你底咽喉，扼死你，值得半塊錢。」

西得尼卡爾登，以及勞雷先生，都驚惶失措於這局面的轉變，請求克郎邱先生節制火氣和說明他自己。

「將來吧，先生，」他回答，閃避底地，「現在不便說明。我一定要說的是他分知道克里並不在那棺材裏面。祇要他敢說

一聲他在那裏，我就捉住他底咽喉，扼死他，值得半塊錢！」克郎邱先生完全是自告奮勇，「或者我出去控告他。」

「哼！我明白了一件事。」卡爾登說，「我拿着另一張牌，巴爾塞先生。在動亂底巴黎，空氣裏充滿着嫌疑，你要逃過控告的險關是不可能的，當你和與你自己同樣來歷的另一個貴族政府底間諜聯絡着的時候，況且這間諜有假死復活的神祕！外國人在監獄裏反對共和的陰謀。一張好牌——確是「加洛提」底牌，你要賭嗎？」

「不！」密探回答，「我認輸。我坦白地說：我和他跟那些流氓地痞過不去，我纔冒着被湮死的危險逃出來，而克里被四處搜索，非裝死不得脫身。然而，這人知道那是假裝的，我覺得真是奇中之奇！」

「你用不着關心這人，」逞強門狠底克郎邱先生反駁，「你注意這位紳士就儘够了。聽着！再說一遍！」克郎邱先生憤不自禁地揚武耀威——「我可以捉住你底咽喉，扼死你，值得半塊錢！」

這監裏的羊轉面對着西得尼卡爾登，更決意地說道，「這已經達到目的嘍。我就要去值班，不能再耽延了。你說你有一個提議什麼提議？現在不用問我太多。倘若要我把我底頭放在極度危險之中，那麼我寧可相信我生存的機會在拒絕中比在承認中更多。總之，我必須有這種選擇。你說拚命。我們在這裏都是拚命的。記住！倘若我認為正當，我也可以控告你，而且我也像別人一樣，能夠從四面石牆之中打開出路的。現在，你要我幹什麼呢？」

「並不很多。你是候審監裏的看守麼？」

「我乾脆告訴你吧，逃跑這回事是不可能的，」密探堅定地說。

「你爲什麼告訴我我並不問的事呢？你是候審監裏的看守麼？」

「我有時是的。」

「你能够選擇作看守的時間麼？」

「我可以隨時進出。」

西得尼卡爾登又倒滿一杯白蘭地，慢慢地把牠澆在爐邊上，看着牠點點滴下去。滴盡了，他站起來，說——

「在這兩個人面前我們已經說明白了，因此牌的好壞並不單憑我和我的論斷來，進這黑房間裏去，讓我們單獨作最後

決定。」

第九章 定局

西得尼卡爾登和監獄羊在隣接底黑房間說話，聲音低得一點也聽不見，這時勞雷先生很疑難地看着裘利。這正直底生意人對於這種看法並不高興；他底一隻脚着力立在地上，另一隻稍微虛懸着，而又隨時互相交替，好像他有五十隻脚，統統都要試用一下似的；他也用一種很可疑底專心態度考察着他底手指甲；而且每當勞雷先生底眼睛捉住他底眼睛的時候，他就輕嗽一聲，用手心掩住嘴，這種虛弱症的特別徵象是心地光明的人所少有的。

「裘利，」勞雷先生說，「到這裏來。」

克郎邱先生側身走來，一隻肩膀向前傾着。

「你作過什麼事，除了當信差而外？」

注意看看他底恩主，默想了一下之後，克郎邱先生想起了一个堂堂底回答，「農業性質底事。」

「我很担心，」勞雷先生說，惱怒地向他搖着，一个食指，「你利用可尊敬底台爾生大銀行作幌子，作一種不名譽底非法事體。倘若是這樣，你就休想回到英國的時候，我還要跟你作朋友。倘若是這樣，休想我替你保守秘密。台爾生銀行是不容許欺騙的。」

「先生，我希望，」羞愧底克郎邱先生請求，「像你自己這樣知道我會經有幸替牠作散工作到頭髮灰白的紳士，對於損害我的事請再想一想吧，即使會經是這樣——我並不說現在是，却是說即使會經是。就以會經是而論吧，那也完全不是一方面的事。有兩方面的。譬如醫學博士們，他們一賺就是金鎊，而正直底生意人祇得幾個銅幣——銅幣不還不抵他底半個銅幣，還不抵他底四分之一銅幣——在台爾生銀行值得一個屁，而他們坐着自己底馬車進出銀行，偷偷地，斜翻起他們底醫

舉底眼睛看着正直底生意人——唉，同樣值得一個屁。好，這也是欺騙台爾生銀行。因為鵝不可以作的事公雞也不可以作的。現在有一個克郎邱先生，或無論如何從前有過，將來會有一旦出了毛病，倒霉到滅亡——完全滅亡！而醫學博士們却一點也不倒霉或者，他們也倒霉，那時他們說這是很有益於病人的呀，但是另一個人不對這一個人怎麼會對呢？還有什麼承辦葬儀的人呀，什麼教區底書記呀，什麼挖墳人呀，什麼看門呀（全是貪財的，全是），所以，即使曾經是這樣一個人也得不到多少好處。一個人祇得到一小點，永遠發達不起來的，勞雷先生。他並沒有好處，他滿心想要脫離這個，倘若他能够找到出路——即使曾經是這樣。」

「唔！」勞雷先生叫喊，到底有些慈悲。「我看着你就厭惡。」

「現在，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對得起你的麼，先生？」克郎邱先生追問，「即使曾經是這樣，我並不說現在是——」

「不要支吾，」勞雷先生說。

「不，我不會的，先生。」克郎邱先生回答，好像並沒有什麼離開他底思想或實踐似的——「我並不說現在是——先生，倘若曾經是，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對得起你呢？在聖壇街上，有一條檯子，檯上坐着我底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他可以聽你使喚，替你送信，伺候你，隨便你叫他作什麼，一直到你頭不顧腳的時候，倘若你願意。即使曾經是這樣，我並不說現在是這樣（因為我不願支吾你，先生），讓那孩子繼承他底父親底地位，照顧他底母親，不要打擊那孩子底父親——不要那樣，先生——讓那父親走進正路，修補他或許作過的錯事——即使曾經是這樣——從此更加小心謹慎。勞雷先生，」克郎邱先生說，把手向前額上一抹，好像表明他底談話已經達到結論似的，「這就是我要恭敬向你提出的辦法，先生。唉，我呀，一個人沒頭沒腦，不知道前後左右的種種可怕，不知道事情的嚴重，真不够看門人的資格。這些是我底那個，即是曾經是這樣，請求你把我剛纔說的話記在心上，我立誓作好事，祇要我以保持這秘密。」

「這無論如何總是真心話吧，」勞雷先生說。「現在，不要再說了。我或許還要跟你作朋友，倘若你值得如此，而且在行為上改悔——不在官詞上。我不需要更多言詞。」

克郎邱先生低頭鞠躬，當西得尼卡爾登和密探從那暗室回來的時候。「再見，巴爾塞先生，」前者說：「我們底辦法就是

這樣，你不必害怕我。」

他坐在爐邊的椅上，面對着勞雷先生。當紙有他們兩人的時候，勞雷先生詢問他曾經作過的事。

「不怎麼重要。倘若有什麼不利於犯人的情形，我約定會見犯人一次。」

勞雷先生底臉色沉下了。

「我所能作的不過如此。」卡爾登說。「倘若提議太多，勢必把這人底頭，置於斧鉞之下，而如他自己所說，即使他被控告，那結果也不會比這更壞。這顯然是情勢的弱點。沒有法子。」

「但是，倘若法庭上的情形不利，會見他並不能救他。」

「我並不會說那能够救他。」

勞雷先生底眼睛逐漸向爐火中尋求什麼。他同情於他所愛的人，他嚴重地失望。於這第二次拘捕，逐漸使他底眼光衰弱。他現在老了，被近來的憂慮所壓倒，所以流下眼淚。

「你是好人，真朋友。」卡爾登改變音調說。「原諒我，我覺得你感傷了，我不能看着我底父親哭泣。坐下來，放心。倘若你是我底父親，我也不能更加尊重你底憂愁。但是，你是可以不管這災難的。」

雖然他底最後一句話近於他平常底隨便態度，而那聲調之中確有誠懇和尊敬。以至勞雷先生從來不曾見過他底較好底方面，現在覺得完全出乎意外。他伸手給他，卡爾登溫和地握了牠。

「再說可憐底代爾那。」卡爾登說。「不要告訴她這次會晤，或這次談判。那並不能使她去看他。她或許會以為那是佈置在情勢惡化時候傳達對付審判的方法。」

勞雷先生不曾想到這點，所以他奮覺地看看下爾登是否認真想過。那似乎是的。卡爾登回看了他一眼，顯然明白那意思。

「她或許會想到千百件事。」卡爾登說。「而任何一件都祇是增添她底煩惱。不要對她談到我。我一來就對你說過，我頂好是不見她。不見她，我或許可以動手去作一點我所能作的於她有益的小工作。我希望，你現在要去看看她吧。今晚，她必定是很焦愁的了。」

「我要去立刻就去。」

「我喜歡你去。她是那樣依靠着你，信賴着你。近來她是怎樣的？」

「焦慮而且不幸，但是很美。」

「啊！」

牠是哀愁底長聲，像是嘆息——幾乎像是哭泣。牠引動勞雷先生，注視卡爾登底臉，這臉已經轉向爐火。一種光輝，或一種暗影，閃過這臉上，好像在晴朗的山下忽然風雲變色似的，然後卡爾登提起腳把一根要滾下來的燃燒着底小木柴爬回去。他穿着那時流行的白色騎裝和長筒靴，火光照着這服裝使他顯得很蒼白，而棕色底長髮，完全紛亂披拂在他底頭上。他對於火這樣漫不經心，以至勞雷先生非加以警誡不可了；因為那已經踏破底靴底擱在還紅熱底柴燼上。

「我忘記了，」他說。

勞雷先生底眼睛又被吸引到那臉上。看着那籠罩在原來美好底輪廓上的頹唐氣象，想起那些新囚犯們底表情，他強烈感覺到這其間的類似。

「你底事務都辦完了嗎，先生？」卡爾登說，轉面向他。

「是我昨晚告訴過你，當我逐漸把我能够作的事都作完了的時候，路茜出乎意外地到巴黎來了。我希望到他們完全平安的時候纔離開他們。我早已有出境護照。我是隨時都準備着走的。」

他倆都沉默着。

「你底生活是令人回憶底長壽生活，先生？」卡爾登默默深思地說。

「我現在七十八歲。」

「你底全部生活都是有用的；專心一志地繼續工作；被信賴，被尊重，被敬仰。」

「我是一個辦事務的人，自從我成人以來，其實，可以說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辦事務了。」

「看你在七十八歲盡着怎樣的職責。當你離脫牠的時候許多人都要懷念你的！」

「一個寂寞底獨身老人，」勞雷先生回答，搖搖頭。「並沒有人爲我哭泣。」

「你怎麼能够這樣說？她不會爲你哭泣麼？她底孩子不會爲你哭泣麼？」

「是的，是的，感謝上帝。我底話全不對。」

「這是要感謝上帝的，是不是？」

「當然，當然。」

「倘若今晚你能够眞忱地對你自己底良心說，『我自己並未獲得任何人的愛惜，依戀，感謝或尊敬；我自己並未在任何方面取得一種恩情底地位；我並未作過一件值得紀念的有益底好事。』那麼你底七十八歲是很可詛咒底。七十八歲，是不是？」

「卡爾登先生，你說得不錯；我想是的。」

西得尼又轉眼看着火，沉默了幾分鐘之後，說道：

「我想要問你——你底兒童時代似乎渺茫了吧？你坐在你底母親底膝上的那時代似乎很遼遠了吧？」

勞雷先生，感應於他底溫柔態度，答道：

「在二十年前是這樣的。現在却不。因爲，我是環繞一個圓圈，越接近終點也就越接近起點。這好像是人生的安慰和準備。現在，我動心於許多久已沉睡的紀念，想起我底年輕美麗底母親（而我是這樣老了！）而且動心於當我天真無邪，昧於所謂世故的時代的種種聯想。」

「我了解這種感情。」卡爾登大聲說，容光煥發。「你頂好是這樣。」

「我希望這樣。」

卡爾登結束了這談話，站起來幫助他穿上外衣。「但是你，」勞雷先生說，又回到那話題。「是年輕的。」

「是的，」卡爾登說。「我並不老，但是我底年輕的路並非達到年老的路。我活够了。」

「我相信我也活够了，」勞雷先生說。「你要出去嗎？」

「我要跟你走到她底門口。你知道我底閑遊浪蕩底習慣。倘若我在街上徘徊太久，你不必担心；早晨我必定又會出現的。明天你要到法庭去嗎？」

「去的，真不幸。」

「我也要去的，但是祇作爲羣衆之一。我底密探會替我找到一個地位的。拉着我底手臂，先生。」

勞雷先生拉着他底手臂，他們一同下樓，走到街上去了。幾分鐘之間，他們來到勞雷先生底目的地。卡爾登在那裏離開他，但是留連在不遠的地方，而且當那門關了之後，他又轉來，摸摸他，他曾經聽說她每天到監獄去。「她從這裏走去。」他說，看着他的周圍，「轉過這條路，必定時常踏着這些石頭的吧。讓我跟着她底腳踪走去。」

夜間十點鐘，他在拉達斯監獄前面，站在她曾經站過幾百次的地方。一個矮小底鋸柴匠，已經關了他底舖子，站在那舖門口吸煙斗。

「晚安，平民。」西得尼卡爾登，躊躇了一下；因爲這人仔細地觀察着他。

「晚安，平民。」

「共和怎樣？」

「你說一加洛提嗎？不壞。今天六十三個。快要到一百了。沙松和他底人們有時訴說太過疲勞。哈哈，他是這樣滑稽，那沙松這樣一個剃頭匠！」

「你常去看他——」

「——剃嗎？常常。每天何等的剃頭匠呀！你看見過他工作嗎？」

「不會。」

「當他有好貨色的時候，去看看吧。你自己計算那數目，平民；今天不到兩斗煙的時光，他剃掉六十三個。不到一斗煙的時光，憑良心說，一字不假。」

當那露齒傻笑着的小男人拿着他底煙斗，解釋他怎樣計算行刑的次數的時候，卡爾登分明覺得想要打消這傢伙底性

命，所以他走開了。

「雖然你穿着英國服裝，」鋸柴匠說，「你不是英國人吧？」

「是的，」卡爾登說，又躊躇了一下，回頭答應。

「你說話好像是一個法國人。」

「我從前在此地讀書。」

「啊哈，完全是法國人！晚安，英國人。」

「晚安，平民。」

「但是去看看那滑稽狗呀，」那小男人在他後面勸告。「帶一隻煙斗去！」

西得尼走不多遠，就站在街中央的一盞慘淡底路燈之下，用鉛筆寫字在一片紙上。然後，用熟悉道路的人的果決底脚步走過幾條髒髒黑暗底街——比平常更髒髒得多，因為甚至那最好底大街上也還殘留着恐怖的痕跡——他停止在一個藥劑師底舖子前面，舖子底主人正在親自關閉舖門。一間暗淡底，歪扭底小舖子由一個暗淡底，歪扭底小男人開設在一條彎曲傾斜底街道上。

當他在他底櫃台旁邊面對着他的時候，他也問候這平民晚安，把那紙片放在他前面。

「噓噓！」藥劑師一面看他一面輕輕地吹胡哨。「唏唏唏！」

「西得尼卡爾登並不理會，藥劑師說——」

「平民，你用？」

「我用。」

「平民，你要留心把牠們分開？你知道把牠們混合起來的效果麼？」

「我明白。」

他接了幾個小紙包，把牠們一個一個地放在他底內衣的胸袋裏，付清了藥錢，然後從容離開那舖子。「沒有別底事作，」

他說，仰望着月亮，「一直到明天。我不能睡覺。」

在流雲飛馳之下他高聲說了這話，他底態度並不放蕩，也不輕忽。那是疲倦底人的決定底態度——這人曾經徬徨，爭鬥而至迷途，但是到底斷然轉入一條路，而且分明知道牠底結局。

許多年前，當他在他底同輩中儼然是前途還大的青年出人頭地的時候，他曾經送他底父入土。他底母親是在他底父親之前幾年死掉的。現在他走在陰慘底街上，在重重暗影之中，月和雲正在他上面的高空中滑過的時候，他記起了在他底父親墓前所讀過的莊嚴字句。「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在這被刀斧所統治的城市裏，在夜間獨自徬徨着，他心中自然然而悲愁起來，爲了今天被處死刑的六十三個，爲了在獄中待死的明天的犧牲者們，以及明天的明天的犧牲者們，這一類思想油然聯串而來，好像從深水中提起一條沉船的鏽鐵鏈似的。他並不尋求牠們，但是牠們重複地繼續而來。

在明亮底窗前，其中的居人暫時忘却週圍的恐怖，正要休息在教堂的塔上，其中並無祈禱的人，因爲多年以來人民已經深惡痛絕教士們的欺騙，掠奪，驕橫；在郊外的墓地裏，那門上還保存着「長眠」的題字；在擁擠底監獄中，在戴着六十多人去受死刑的囚車滾過的街上，這種事情早已變爲平常，所以人民對於「加洛提」的一切工作並未流傳冤魂不散的悲慘故事。在這生死莫測的整個城市的暫時中止發狂的短夜中，西得尼卡爾登懷着一種莊嚴心情，走過仙納河，再到較爲明亮底街上。街上馬車很少，因爲坐車的人是容易被懷疑的，所以上等人都把頭藏在紅色小帽之下，穿着笨重底鞋子，一步一步地走着。但是戲院全是客滿的，他遇見人們從那裏歡樂地湧出來，閑談着走回家去，在一個戲院門口，一個女孩和她底母親正在尋找涉過街上的泥塘的路。他把那孩子抱過去，而且當那怯弱底手臂放開他底頸子的時候，他要求她底一吻。

「主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現在，街道是寂靜的，夜正在慢慢過去，這些詞句應和着他底脚步，飄浮在空中，十分清醒而安定，他有時一面走一面對自

已背誦牠們；而且聽見牠們飄去。

夜快要過去；他站在橋上，靜聽河水沖擊着巴黎島的堤岸，島上的家宅和教堂如畫地混合着，在月光中發亮，這時白天冷冷地來了，從天上顯出一副死面孔。然後，夜，連着月和星，變為慘白而且死去，於是，暫時之間，萬物似乎被交給死神管理似的。

但是，光榮底太陽出來了，似乎用牠底長長底光芒把那夜間反覆歌吟的詞句直射入他底心裏，使牠溫暖。他虔敬地望着這光輝，好像他和太陽之間架設着一道光的橋似的，同時河流也在橋下發光。

在安靜底早晨，河裏的漲潮，這樣疾速，這樣深沉，確實，好像聲應氣求底良朋似的。他沿河走去，遠離着人家，然後躺在河邊，在太陽的光明和溫暖中睡熟了。當他醒來的時候，他還在那裏留連了一小會，纔又走開，看着河裏的退潮無目的地旋轉而又旋轉，一直到被主流所吸收，把牠送進大海裏——「好像我似的！」

一隻貨船，張着枯葉色底帆，滑進他底眼界，浮過他面前，以至消逝。當牠底靜默底形色在水中寂滅的時候，他憐憫地想到他底一切錯誤和蒙昧，那禱文又從心中湧出，「復活在我，生命在我。」

他回來的時候，勞雷先生已經出去，這善良底老人到什麼地方是容易猜想的。西得尼卡爾登不過喝了一點咖啡，吃了一點麵包，洗臉更衣之後，就到審判的處所去了。

當法庭上人聲嘈雜的時候，那黑羊——許多人被他害死——把卡爾登塞進人羣中的一隻暗角裏。勞雷先生在那裏，梅尼特醫生在那裏，她也在那裏，坐在她底父親旁邊。

當她底丈夫被帶進來的時候，她轉面望着他，這樣忍耐，這樣充滿愛憐的溫情，可是為他的緣故也這樣勇敢，以至使他容顏康健，顧盼有光，心思活悅。倘若這時有人注意到她底神色對於西得尼卡爾登的影響，那就可以看見這和對於她底丈夫的影響確是相同的。

在這不公道底法庭之前，幾乎沒有保障任何被告得以作任何合理底聲訴的法定程序。倘若一切法律，禮儀，規則當初不會被那樣謬妄地濫用，那就不會有這樣底革命；這革命具有回歸於盡底復仇性質，以至把這一切都掃蕩無餘。

每一雙眼睛都轉向陪審官。這些官，昨日，前日和明日，後日都是同樣堅決底愛國者和良民底共和黨徒。其中的一位，急躁

而顯著，有一副貪饕底面孔，總是把手指擱在嘴唇上，他底外貌使觀衆大爲滿足了。一位面目猙獰，想吃人肉，要命底陪審官，這聖安東尼區的甲克三全體陪審官，像一羣獵狗似的，要審問鹿子了。

然後每一雙眼睛轉向五個審判官和那個檢察官。今天這一方面並沒有什麼好看。這裏祇有一種嚴酷底，兇殘底，事務意味。於是每一雙眼睛向羣衆中尋找別底眼睛，互相觀賞，互相點頭，然後緊張地向前瞻望。

叫作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昨天釋放。昨天又被控告和被拘捕。公訴狀昨夜已經交給他。被控爲共和的敵人，貴族，暴君的家屬之一，業已宣布判處死刑的氏族之一，因爲該族會使用現已廢除底特權迫害人民。叫作代爾那的查里斯厄弗里蒙地，應受這種宣判，依法合處死刑。

檢察官用這樣簡短或更簡短底言詞起訴。

主審官問，被告的被控是公開的或是祕密的？

「公開的，主審官。」

「被誰控告？」

「三個人。藹尼斯特得伐石，聖安東尼區酒販。」

「好。」

「他底妻狄爾斯得伐石。」

「好。」

「外科醫生亞歷山得梅尼特。」

法庭裏轟起一陣大嚷，在這中間，梅尼特醫生，面色蒼白，抖顫着，從坐位上站起來。

「主審官，我嚴重抗議，這是偽造和栽誣。你知道被告是我底女兒的丈夫。我底女兒和她所親愛的人們，在我是比我底生命更貴重的。說我控告我底孩子的丈夫的那誣告者是誰呀，在什麼地方？」

「平民梅尼特，安靜。不服從法庭的權威就是自居於法律之外。至於什麼比你底生命更貴重，這在一個好平民却以爲沒

有什麼比共和更貴重。」

一陣喝采讚頌這斥責。主審官按鈴，又溫和地繼續說：

「倘若共和要求你犧牲你底女兒，你就必須義不容辭地犧牲她。聽着以後的話。同時，不要作聲！」

瘋狂底喝采又起來了。梅尼特醫生坐下，看看周圍，他底嘴皮抖顫着；他底女兒更挨近他一點。在陪審席上的那貪饑底人搓搓他底雙手，又照常把一隻手放在嘴上。

當法庭的安靜足以聽取聲訴的時候，得伐石出現了，他匆匆說明他還在少年的時代就服役於醫生，醫生後來被拘捕，後來被釋放而且交托給他的經過情形。接着是庭上的簡短底訊問，因為這法庭辦事是迅速的。

「在奪取巴士底獄的時候你有功績麼，平民？」

「我相信有的。」

這時，一個激昂底婦人從羣衆中叫起來：「那時你是最有功底愛國者。爲什麼不這樣說呢？那一天你在那裏作砲手，當那混帳堡壘陷落的時候你是首先進去的一個。愛國者們，我說的是真話！」

在旁聽羣衆的讚頌聲中，這樣幫着審問的便是那復仇。主審按鈴；但是，復仇理直氣壯地叫道，「我不理會那鈴子！」同時她又受了許多讚頌。

「平民，告訴法官那一天你在巴士底獄裏所作的事。」

「我知道，」得伐石說，俯視着他底妻——她站在他走上來的石階下面，仰望着他；「我知道醫生被囚禁在北塔一百另五號牢房裏；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當他在我底照顧之下作鞋子的時候，除了北塔一百另五號而外他不知道自己底名字。那一天當我放砲的時候，我就決定，等到攻下之後，我要去考察那一號牢房。攻下了。由一個獄卒的指引，我和現在陪審的一位同志爬到那牢房裏。我們很仔細地考察他。在煙囪的一個洞裏，翻開一塊石頭，我們發見一份文件。這就是那文件。我會經認真考察過梅尼特醫生底字體。證明這是梅尼特醫生手寫的。現在，我把梅尼特醫生手寫的這文件交給主審。」

「把牠宣讀出來。」

在死樣底寂靜中——受審的犯人親愛地看着他底妻，他底妻看了他一眼就懇祈地望着她底父親，她底父親看定宣讀者；得伐石太太底眼睛始終不離犯人，得伐石底眼睛始終不離他底欣欣然底妻；別底一切眼睛都注視着醫生，醫生却並不看他們之中的誰——文件被宣讀了，如下。

第十章 暗影的實體

「我，亞歷山得梅尼特，不幸底醫生，生於波伐，後來寓居巴黎，於一七六七年最後一月，在巴士底獄的我底悲慘底牢房中寫這傷心底文件。我是在很困難底情形之下一次一次偷空來寫的。我打算把牠藏在煙囪的壁裏，我曾經在其間慢慢地用力造成一個隱藏牠的地方，將來會有慈悲底手在那裏找到牠的吧，當我和我底憂愁都化為煙塵的時候。」

「在我被囚的第十年的最後一月，我用鑄鐵尖鑿着煙囪裏的煤窠和炭爐，混合着血，艱難地寫成這些字。希望早已離去我底心胸。從種種可怕底徵兆我知道我我底理性並不能長久保持，不受損壞，但是我敢鄭重聲明此刻我底心理是在正常狀態之中的——我底記憶是確切而精細的——我對於我底被後筆記的真實性永遠負責，不論在神底裁判席上牠是否會被宣讀。」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三（大概是二十二號）一個梅底月明之夜，我散步到先納河碼頭的僻靜處，呼吸着嚴寒底新鮮空氣，這處所離醫院不遠的我底住宅有一點鐘步行之遠，忽然一駕馬車在我後面駛來，駛得很快。恐怕被牠把我踏倒，我讓在路旁站着的時候，馬車裏有人從車窗裏伸出頭來，叫馬夫停住。」

「馬夫趕快勒馬停車，那人就叫我底名字。我答應了。車子那時已越過我前面，在我還未走到牠面前的時候，有兩位紳士打開車門，走下車來。我察覺牠們都包裹在外套裏面，似乎有意隱藏自己。當他們並肩站在車門前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底年紀和我自己差不多，或者更年輕些，而且他倆的身材、態度、聲音和面貌（以我所能看見的而論）都很相像。」

「你是梅尼特醫生麼？」一個問。

「我是。」

「梅尼特醫生，波伐人。」另一個說：「年青底醫生，外科專家，在這一兩年內在巴黎很有聲名的。」

「紳士們，」我回答，「我就是承你這樣誇讚的梅尼特醫生。」

「我們曾經到你底寓所去。」第一個說，「不幸找不着你，據說你或許在這方面散步，我們纔跟了來，希望趕上你。請你上車？」

「他倆的態度都是專橫而急迫的，一面說一面行動，以至把我夾在他們自己和車門之間。他們都武裝着，而我並不

「紳士們，」我說，「原諒我，照例我應該問明什麼人請我去幫助，以及叫我去醫治的病症的性質。」

「對於這一點是由第二次說話的那人回答的。」醫生，請你的人是有地位的。至於病症的性質，我們相信與其由我們敘述，不如由你底技術親自去診斷得了。請你上車。」

「我不能不聽從，默默地走進車裏。他倆跟着進來——最後一個是在收起腳踏之後跳進來的。車子轉動，像前時一樣迅速地馳去。」

「我所複述的這一段會話是確實的。我毫不懷疑牠是字字相同的。我專心一志，如實描寫，要使各樣事情都確切無誤。現在，我要暫時停止，把紙片隱藏起來；以後凡遇這種情形，我就標出中斷底記號。***

「車子離開街市，越過北關，轉入鄉下的道路。在距離北關五六里的地方——這時我並未估計路程，後來回轉的時候我纔計算的——車子馳出大路，立刻停在一座孤立底宅子前面。我們三個都下車，走過一個花園的潮濕底步道，園裏泛流着無人經管的泉水，到了宅子門口。門並未在按鈴之後即刻打開，所以我底領導者之一用他底沉重底騎馬手套打了來開門的人的臉。」

「這種舉動並未引起我底特別注意，因為我看過普通人民被打比狗被打更為平常。但是，這兩人之中的另一個，也同樣惱怒，同樣打了那人（我纔注意到）這兩兄弟的容貌和氣派完全相同，以至覺得他們是孿生兄弟。」

「從我們進大門時間起（我們看見牠鎖着，由兩兄弟之一打開，接我們進去，又鎖上），我就聽見樓上叫喊，我們越走上樓梯那喊叫就越響，然後我發見一個腦部發着高熱的病人，躺在床上。」

「病人是一個很美麗底年輕女人，不過二十歲。她底頭髮是散亂的，她底雙手被人用腰帶和手巾綁着。我覺察細她的那些東西全是一位紳士服裝上的佩帶物。其中之一是禮服上的鑲邊肩巾，我看見那上面有貴族的徽章，和「厄」字。

「在診察病人的第一分鐘之內，我就已看見這個；因為，在不停底掙扎中，她已經反伏在床邊上，把肩巾的一端咬在嘴裏，正在窒息的危險之中。我底第一個辦法是動手解救她底呼吸。而在挪開肩巾的時候，那角上繡着底字就觸動我底眼睛。」

「我輕輕地把她翻轉過來，撫扶着她底胸部，使她平躺着，而且觀察她底面色。她底眼睛發狂地大睜着，她不斷地尖聲叫喊，重複着這些話，「我底丈夫，我底父親，和我底兄弟！」然後從一數到十二，說道，「哈唏！」她停住，靜聽一小會，又開始尖聲叫喊，重複着這些話，「我底丈夫，我底父親，和我底兄弟！」然後從一數到十二，說道，「哈唏！」這順序並無變動，態度也不改變。除了照例一停而外，這喊聲從未休止。

「這經過多久了？」我問。

「爲區別起見，我將要稱這兩兄弟爲大的和小的；所謂大的就是最有權威的那一個。大的答道，「大約從昨晚這個時候開始。」

「她有丈夫，父親，和兄弟麼？」

「一個兄弟。」

「我不用通知她底兄弟麼？」

「他大爲輕蔑地說道，「不。」

「她最近和十二這個數字有某種關係麼？」

「小的不耐煩地答道，「和十二點鐘有關吧。」

「紳士們，」我說，我底手還是擱在她底胸上，「看，你把我帶了來，我是何等無用呀！倘若我預先知道我是來看什麼病的，我就可以有所準備。像這情形，已經來不及了。在這荒僻地方無法得到藥品。」

「大的看着小的，小的傲慢地說道，「這裏有一匣藥品；而且從一間密室裏把牠拿來，放在桌上。」***

「我打開幾瓶藥，聞聞牠們，而且把塞子擱在嘴唇上嘗嘗。我祇想要用麻醉劑，倘若要用本身有毒的任何藥品，我是不會有這些動作的。」

「你懷疑牠們麼？」小的問。

「先生，你看，我正要利用牠們咧，」我回答，不多說。

「經過許多困難，我纔能使病人吞下我所製給她吃的丸藥。我想要在一會之後再給她吃，而且必須守候牠底效力，所以我在那床邊坐下。有一個畏縮底婦人（樓下那人的底妻）在伺候着，退進角落裏去了。這宅子是潮濕而且荒廢的，陳設很隨便——顯然是最近纔有人居住，而又係暫時使用。窗上釘着某種厚重底帷幕，遮掩那些叫喊。叫喊仍然照舊繼續着，「我底丈夫，我底父親，和我底兄弟」從一數到十二，然後「哈唏」那狂態十分猛烈，所以我不會解開她的束縛；但是，我看這種束縛並不疼痛。在這種病症中唯一線希望之光，是擱在她底胸上的我底手，頗有一種鎮定底效力，使那身體有幾分鐘的安靜。對於叫喊却毫無效驗；那喊聲像鐘擺一樣按時發作。」

「因為我底手有這種效力（我假定），我曾經在床邊坐了半點鐘，那兩兄弟也在那裏照着，然後那大的說道：——

「還有另一個病人。」

「我吃了一驚，問道，「是急症麼？」

「頂好你自己去看，」他漫然回答，跟着就抬起一盞燈。***

「另一個病人躺在一間二層樓的後樓裏，屬於馬廐頂樓一類，其間有一段泥塑底頂柵，柵以外是空的，通到瓦蓋的屋脊，和橫樑。這地方的一部份儲藏着秣草，乾草，柴束，和一堆蘋果在沙裏。我並未經過這一部份，祇達到別一部份。我底記憶是精確底，毫不含糊。在我被囚的第十年尾，在巴士底的這牢房裏，我還記得那詳細情形，看見這一切，好像那一夜看見牠們一樣。」

「在某種乾草上，躺着一個漂亮底少年農民，頭下枕着一隻墊褥——最多不過十七歲。他仰臥着，咬緊牙關，右手按住胸口，發光底眼睛直瞪着上面。當我彎起一隻膝頭跪在他面前的時候，我不能發見他底傷口在哪裏；但是我能够看出他受了一種刺傷而正在死去。」

「我底可憐人，我是一個醫生，」我說。「讓我看。」

「我不要看，」他回答。「由牠去吧。」

「傷口在他底手底下，我設法勸誘他讓我把他底手移開。這是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時之前所受的一種刀劍刺傷，若非毫不遲誤地立刻診治是無法救活的。他快就要死了；當我轉眼望着那大哥的時候，我看見他俯視着那生命頻於絕地的漂亮少年，好像他是一隻受傷底鳥，或家兔子，或野兔似的全不像是一個同類底人。」

「這是怎樣造成的，先生？」我說。

「一匹發瘋底小賤狗！一個農奴！他逼迫我底兄弟，就倒在我底兄弟底劍下——上流人底劍下。」

「在這回答裏毫無憐憫憂愁或人情。發言者似乎認定異類生物死在那裏是不方便底事，倘若能够使他照他所屬的虫類的常規寂然死去，那就更好。對於這少年，或他底命運，他是完全不能感覺任何同情的。」

「當他說話的時候，少年底眼睛慢慢地轉向他，然後慢慢地轉向我。」

「醫生，他們是很驕傲的，這些貴族；但是我們這些賤狗有時也很驕傲。他們掠奪我們，凌辱我們，鞭打我們，殺戮我們；但是，我們有時也還有一點自尊心。她——你看見她了麼，醫生？」

「那些叫喊在這裏也可以聽見的，雖然由於遠離而模糊。他提及牠們，好像她就躺在我們面前似的。」

「我說，「我看見了。」」

「她是我底姐姐，醫生。這些貴族，多年以來，他們對於我們底姐妹們的貞操和品性有任意破壞的權利，但是我們之中儘有正直底好女子。我知道，而且曾經聽我底父親說過。她是一個好女子。她已經和一個好青年訂婚；他底一個佃戶。我們全是他底佃戶——站在那裏的人底佃戶。另一個是他底兄弟，壞種之中的更壞者。」

「以體力而論，說話在這少年是頂困難的；但是，他有一種異常底精神使他說得格外有勁。」

「我們被站在那裏的人所掠奪，因為我們這些賤狗是隸屬於貴族的——必須被他收租抽稅，必須替他作毫無報酬的工作，必須到他底磨去磨我底穀子，必須用我們底穀子餵他底家禽，而不許我們自己養一隻家禽，掠奪我們，到使我偶然有

一點肉也不敢吃的程度，關起門窗，唯恐他底人會看見牠，把牠取去——我們是這樣被搶掠，被獵捕，弄得這樣貧窮，以至我們底父親告訴我們說生兒育女是一件可怕底事，他最祈禱的是我們底婦女不會懷孕，使我們這種賤類消滅！」

「我從來不會見過被壓迫的感覺像火似的爆發出來。我以為這必定潛藏在人民的什麼處所，一直到看見這少年，我纔看見牠的爆發。」

「醫生，後來我底姐姐結婚了。她嫁了她所愛的男人，後來那可憐底男人害病，所以她看護和安慰他在我們底茅屋裏——如那人所說的狗窩裏。她結婚不到幾個星期，那人底兄弟看見她，豔羨她，要那男人把她租借給他——我們這種人的夫妻算得什麼呀！他並無異議，但是我底姐姐是善良而且純潔的，像我一樣強烈地仇恨他底兄弟。後來他們兩個用了什麼方法逼迫她底丈夫使她願意呢？」

「少年底眼睛，曾經看定我底眼睛，慢慢轉向那兩個旁觀者，而且從他兩個底臉色上我看出他所說的是真實的。甚至現在巴士底獄中，我也還能看見相反底兩種自尊心的互相對抗：貴族底傲慢底輕蔑，農民底被踐踏底積怨和復仇底熱情。」

「醫生，你和我道，貴族有權把我們賤狗駕在大車上，驅策我們。所以他倆駕住他，驅策他。你知道他們有權命令我們終夜看守他們底田地，不許娃們叫喊，以免擾亂他們底尊貴底睡眠。他倆叫他夜間出去站在有毒底濃霧裏，白天回來拉車。但是他還是不肯壓迫她。不有一天正午的時候，他脫下車，駕設法找點東西吃，在時鐘響十二下的時候，每一下他哭一聲，就死在她底懷裏。」

「除了申訴他們底全部罪惡的那決意外並沒有人力能够維持這少年底生命。他勉力抵抗着逐漸濃厚底死底暗影，同時依然勉力握緊着右手，按住他底傷口。」

「後來，得到那人底同意甚至幫助，他底兄弟把她搶去了；不顧我可以推想而知的她的反抗，爲了供他片刻的歡樂，他把她搶去了——醫生，這是你難于理解的吧。在路上我看見她過去。當我把消息帶回家的時候，我底父親心碎了，他說不出一個字，雖然滿懷心事。我把我底妹妹（我還有妹妹）帶到超出這人的權力之外的地方，在那裏，至少她絕不是他底家奴。然後，我追蹤那人到這裏，昨夜我爬進來——一隻賤狗，可是手裏有劍——那高底樓窗在哪裏呢？她大概在這裏吧？」

「這房間是黑到他看不見的，他周圍的世界正在縮小。我看看他的周圍，看見那些秣草和乾草散亂在地板，好像這裏有過一場爭鬥似的。」

「她聽見我，而且跑進來。我告訴她不要挨近我們，一直到死了之後。當初他進來，丟給我一些錢；後來用馬鞭打。但是我，雖然是一匹賤狗，也打了他，以至使他拔出劍來。讓他用那染着我底貧賤底血的劍隨意把我砍成幾塊吧；他拔劍自衛——用盡生平力氣向我刺殺。」

「不過幾分鐘之前，我會經偶然看見一把破劍的碎片躺在乾草裏。那武器是貴族所用的。在另一處躺着一把舊劍，那似乎是兵士所用的。」

「現在，把我扶起來，醫生；把我扶起來。他在哪裏？」

「他不在這裏，」我說，扶着那少年，想着他說的是那兄弟。」

「他因為貴族都是驕傲的，他怕見我。剛纔在這裏的那人呢？把我底臉轉向他。」

「我作了他所要求的事，把他底頭抬起來擱在我底膝頭上。但是，此刻他具有一種異常底力量，完全自己直立起來了；使我也不能不直立起來，否則我就不能扶着他。」

「侯爵，」少年說，大睜開眼睛看着他，而且舉起右手，「總有一天這一切都必須回答的，那時我祈求上帝要你和你們這萬惡底族類來負起這一切罪責，一個不饒。我畫血十字在你上，表明我底心願。到了這一切都必須回答的時候我祈求上帝要你底兄弟，壞種之中最壞的，特別來負這一切責任。我畫血十字在他上，表明我底心願。」

「他兩次把手放在他底胸部的傷口上，又用食指在空中畫了十字。他還豎着食指站了一小會，而當牠落下的時候他也落下，我放下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當我回到那年輕女人的床面前的時候，我發見她還在以確切相同底順序繼續說着謔語。我知道這或許還要繼續幾

點鐘，或許要到死纔能完結。

「我又給她吃了幾次藥。我坐在她底床面前一直到夜很深的時候。她始終不會減弱她底叫喊的尖厲性，也不會混亂她底言詞的秩序和清楚。總是「我底丈夫，我底父親，和我底兄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哈唏！」

「從我初次看見她的時候起，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了二十六小時。我曾經來去了兩次，又坐在她旁邊，這時她底聲音開始抖顫不明。我所能效力的事我都作了，她逐漸陷于昏迷，像死人似的躺着。

「這時好像在長久而可怖的狂風暴雨之後終於得到寧靜似的。我解開她底手臂，叫那婦人來幫助我安頓她底身體和被她撕破的衣服。這時我纔知道她已有了要作母親的最初徵狀！這時我已忘掉我對於她的一線生機的希望。

「「她死了嗎？」侯爵——我是說那大哥——問他剛纔騎馬回來，還穿着馬靴進來。

「「沒有死，」我說，「但是好像要死。」

「「在這些賤類底身體裏有着什麼能力呀！」他說，好奇地俯視着她。

「「在傷心和絕望中有不可思議底能力，」我回答他。

「他初而笑我所說的話，後來却皺起眉頭。他用脚把一隻椅子移近我底腳邊，叫那婦人出去，然後低聲說道——

「「醫生，我看見我底兄弟被這些家奴纏在困難之中，我建議必須邀請你來幫助。你底聲名是高底，而且作爲一個大有出息的青年，你或許留意你底利益吧。你在這裏所看見的事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說的事。」

「我靜聽着病人底呼吸，避免回答。

「「你肯賞光注意我嗎，醫生？」

「「先生，」我說，「在我底業務上，對於病人的消息我總是保守秘密的。」我審慎回答，因爲我底心已經被我的所見所聞所擾亂。

「她底呼吸已經難于聽見，所以我仔細察診她底脈搏和心搏。有生命，並不久。我又坐在我底座位上，看看周圍，看見那兩兄弟都注視着我。***

「我寫得十分困難，冷得這樣厲害，又害怕被察出來，調到全黑底地牢裏去，所以我不能不緊縮我底敘述。在我底記憶中却並無混亂或差誤；我能够回憶我和那兩兄弟之間所說的每一個字。

「她延續了一星期。臨終的時候，我能够懂得她對我說的幾個單音字，這是我把我底耳朵擱在她底唇邊聽出來的。她問我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她，她問我是什麼人，我告訴了她。我沒有法子問出她底家氏姓名。她衰弱地在枕上搖搖頭，保守着她底秘密，好像那少年似的。

「我並沒有機會問她任何問題，一直到我告訴那兩兄弟她就要過去，不能再活一天的時候。在未到那時之前，雖然除了那婦人和我自己而外她並不意識到別人在面前，那兩兄弟之一——是時常故意坐在床頭的幕後面的，每當我在那裏的時候，但是，到了那時，他們似乎全不注意我會和她有什麼關係；好像——我忽然想到——我也要死似的。

「我時常覺得他們痛悔那弟弟底劍刺穿一個農民，而且這農民又是一個孩子，這是很有傷于他們底自尊心的。他們似乎以為唯有這一點是很辱沒他們底家聲，而且可笑的。每當我底眼睛偶然正對那弟弟底眼睛的時候，那表情就提醒我他很討厭我，因為我聽見那孩子所說的話。在表面上他對於我比那大哥更和靄更客氣；但是我看出了這一點。我也看出在那大哥心裏我也是一種障礙。

「我底病人死了，在半夜之前兩點鐘——據我底鏡看來，正是我初次看見她的時間的那一分鐘。我單獨面對着她，當她底絕望底青年底頭軟軟落在了一邊，了結了她底一切人間苦惱和殘暴的時候。

「兩兄弟在樓下一個房間裏等待着，不耐煩地要出去騎馬去了。我獨自站在那床旁邊，聽見他們用馬鞭敲着馬靴，而且走來走去。

「她到底死了麼？」那大哥說，當我走進那房間的時候。

「她死了，」我說。

「我底兄弟，我慶賀你，」他轉身說。

「當初他給我錢，我遲遲不收。後來他給我一小包黃金。我從他底手裏接着牠，但是把牠放在桌上。我曾經考慮過這問題，

而且決定不收受什麼。

「請求原諒我，」我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不。」

「他倆互相看看，但是當我偏起我底頭望着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偏起頭望着我，然後我們雙方都不再說什麼就分別了。」

「現在我疲乏，疲乏，疲乏——被不幸所摧毀。我不能看出我用這瘦削底手寫了些什麼。」

「早晨那一包黃金，裝在一隻小盒子裏，被放在我底門口，盒子上寫着我底名字。當初，我曾經焦急地考慮我應當怎麼辦。當天我就決定秘密寫一封信給一位大臣，陳述我被請去診治的兩種病狀和我去過的地方。總之，陳述一切經過情形。我知道朝廷的權力是什麼，以及貴族們所有的種種特權，我期望不再聽見這件事；不過，我要解除我自己底良心上的負擔。我嚴守着秘密，甚至連我底妻也不知道；這一點，我也決定陳述在我底信裏。我想不出我會有什麼真正底危險；但是我意識到對於別人或許有危險，倘若別人被誤認為知道我所知道的事。」

「那一天我很忙，到夜間還不能寫完那封信。第二早晨我在平常起床之前就起來寫完了牠。那一天是那一年的最後一天。那一封剛寫完底信還躺我面前的時候，據說有一位太太等着要見我。」

「現在我越更越更精神不支，不能寫我自己所要寫的天氣這樣冷，這樣黑暗，我底感覺這樣麻木，而壓在我上的憂鬱是這樣可怕。」

「那位太太是年青底，動人憐愛底，美麗底，但是沒有長壽之象。她正在大激動之中。她對我說她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底妻。我聯想到那少年稱呼那大哥的御名，以及那肩巾上的字頭，毫不困難地達到所謂侯爵就是我最近看見的那貴族。」

「我底記憶還是清楚的，但是我不能寫出我和她的對話。我猜疑我被監視得比以前更加緊，而且我不知道在什麼時間我被監視。她一半由于猜疑，一半有所發見，知道她底丈夫所參與的那殘暴故事的主要事實，以及我的被邀請。她並不知道那女子已經死掉。她十分痛苦地說明她想要在秘密中對她表示一點婦女底同情。她希望避免這久已被許多遭難者所仇恨的一家所應受的天譴。」

「她有理由相信那年輕妹妹還活着，而她底最大希望是援助那妹妹。我所能告訴她的不過是說有這樣一個妹妹；此外，我毫無所知。引誘她來看我——信托我底機密——的是希望我能告訴她那姓名和住址。而在那悲慘底時間，我並未顧及這兩點。***」

「紙片不够我用。昨天被取去了一張，並且警告我。今天我必須寫完我底記錄。」

「她是善良底，而她底婚配是不幸底。她能有什麼辦法呢！那兄弟不相信她，不喜歡她，而且他底全部勢力反對她；她害怕他，也害怕她底丈夫。當我把她送出來，到門前的時候，有一個兩三歲的美貌男孩在她底馬車裏。」

「一醫生，爲他底緣故。」她說，流淚指着他，「我要盡我能力所及作些微補救。否則在這種家世遺傳之中他將要永遠不會昌盛。我有一種預感，倘若沒有別底誠心贖罪之道，有一天會要他來補價的。倘若那妹妹能够被找到，我將要叫他自己所遺留的——價值約略超過一些珠玉之上——全部捐贈給這被害家族作爲他底生平第一義務。紀念他底亡母的同情和悲痛。」

「她吻那孩子，愛撫着他，說，『這是我爲愛你日己的緣故呀，你願意遵從嗎，小查里斯？』那孩子慨然答道，『願意！我吻了她底手，她就把他抱起來，愛撫着他去了。從此我永遠不再看見她。』

「她曾經誠懇說出我所知道的她底丈夫底名字，但是我並未把牠加添在我底信裏。我封好我底信，並不信托我底僕役。當天我親自把牠發出去。」

「那一年的最後一夜，將近九點鐘的時候，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叩我底門，要求見我，輕輕地跟着我底年輕僕役謁尼斯，特得伐石走上樓來。當我底僕役走進房裏的時候，我和我底妻——噢，我底妻！我心愛底妻我底年青美麗底英國底妻呀——坐在那裏，看見我們以爲留在門外的那男人默默站在僕役後面。」

「他說，聖荷諾勒路有急病求診。我不能就寢，他有馬車在等候我。」

「馬車把我送到這裏，送到我底墳墓裏。當我認清房屋的時候，就有人從我後面用一塊黑圍巾緊緊蒙住我底嘴，我底手臂也被綁住。那兩兄弟從暗角裏走過馬路來認實我，作了一個手勢。那時候從他底衣袋裏拿出我所寫的那封信給我，就用

那提燈的光焰燒毀牠，用他底脚踏滅那些紙灰。一句話也不會說過。我被帶到這裏，帶到這活埋的墳墓裏。

「在過去這些可怕底半年中，倘若上帝顯靈，啓示那兩兄弟之一的殘酷之心，使我知道我底親愛底妻的一點消息——祇要使我知道或生或死就好——那麼，我或許可以承認神還未完全放棄他們。但是，現在我相信那血十字的標記對於他們是宿命底的，在神底慈悲中他們並沒有份。我，亞歷山得梅尼特，不幸底囚徒，在一七六七年最後一夜，在無可奈何底苦惱中，控告他們和他們底子孫，以至他們這一族類的最後一人。有一天必須負起這一切罪責。我向天堂和人世控告他們。」

當這文件讀完的時候，一陣可怕底聲音轟地起來。在這急切渴望的聲音中除了血而外並無可以指明的事項。那文件的記述喚起了那時代的最熱烈底復仇情緒，在這國家之中沒有一個人不在牠前面低頭了。

在這法庭上和這些旁聽羣衆之前，並不必須說明爲什麼得伐石夫婦不把這文件連帶打破巴士底獄所得的別底紀念物一同公佈，而要藏起來等待時機。也不必須說明這仇怨所集底家族久已被聖安東尼所深惡痛絕，鑄定在生死簿上。在這時候，在這地方，品性和事功都能得人擁護的那人並沒有反對這控告的餘地。

對於那命該滅亡的罪人最難堪的事是那控告人是一個著名底平民，自己底知交，他底妻的父親，羣衆的種種狂想之一是要人摹仿古代所謂「大義滅親」，獻出犧牲在人民底祭壇上。所以，當主審官說（別人底頭顱都在自己底頸上發抖）這共和國的好醫生應該爲共和而根絕一個可惡底貴族家族，應該毫無疑問地感覺在使他底女兒成爲寡婦，使她底孩子成爲孤兒之中有一種神聖底熱情和喜悅的時候，法庭中就異常激動，全是愛國狂熱，無人間同情。

「這醫生是很得人心的。」得伐石太太含胡地說，對着復仇微笑。「現在救他吧，我底醫生，救他吧！」

每當法官投一票的時候就有一陣咆哮。一陣又一陣咆哮又咆哮。

一致表決了一個純粹嫡系底貴族，一個共和的敵人，一個顯著底壓迫人民的人。送回候審監獄，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處死！

第十一章 黃昏

這樣被定死罪的無辜男人的悽慘底妻在這判決之下昏倒了，好像受了致命打擊似的。但是，她一聲不響；而她底心中却有如此強烈底聲音，說道在全世界上她是必須在他底患難中勉勵他，不增加他底痛苦的，所以她立刻站起來，雖然在驚恐之中。

法庭宣告散會，法官們並不參加門外的示威運動。由多方面退出法庭的匆忙底響動還未休止，路茜站著向她底丈夫伸出雙手，臉上祇有愛和安慰的表情。

「我可以挨近他嗎！我可以擁抱他一次嗎！噢，善良底平民們，你們肯給我們這一點同情麼！」

那裏祇剩下一個獄卒，以及昨夜拘捕他的四個人之中的兩個，和巴爾塞。人們全到湧到街上示威去了。巴爾塞向其餘的人提議，「那麼讓她擁抱他吧，不過一次。」這被默許了，而且他們把她從廳堂裏的椅子上遞送過去，到一個凸起底地方，使他能够靠在被告席上把她抱在懷裏。

「分別了，我底靈魂的愛。我向我底愛最後祝福。我們將要再會，在沒有憂患的地方！」

這是她底丈夫說的，當他抱着她的時候。

「親愛底查里斯，我能够忍耐的。我靠上天保佑：不要爲我苦惱。爲我們底孩子最後祝福。」

「我請你轉告她。我請你爲我吻她。我請你向她告別。」

「我底丈夫，等一會！」他正要解脫她。「我們不久就會再會的。我覺得這將要逐漸破碎我底心；但是我要盡到我底義務，當我能够的時候，而且當我離開她的時候，上帝將要給與她許多朋友，像曾經給與我的。」

她底父親跟在她後面，由膝跪在他兩面前，但是代爾那趕快伸手抓住他，叫道：「不，不，幹什麼，幹什麼，你要向我們下跪麼？現在我們知道從前你曾經怎樣掙扎。現在我們纔知道你曾經怎樣苦惱，當你懷疑我底家世的時候，當你明白我底家世的時候。現在我們纔知道你曾經爲愛她的緣故而努力克服一種天然憎惡。我們全心全意地感謝你。上天保佑你！」

她底父親底回答不過是雙手緊抓住他底白髮，慘叫了一聲。

「這是沒有法子的，」犯人說。「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偶然湊合。我會經盡力要履行我底可憐底母親在我底命運初次把我帶到你面前的時候所囑托我的事，但是始終徒勞。惡因不會得善果，不幸底開始當然不會有幸運底結局。安心吧，寬恕我。上天保佑你！」

當他被帶走的時候，她放開他，站著目送他去，合掌作祈禱的態度，臉上煥發着一種容光，其中甚至有慰安底微笑。當他走出犯人底門的時候，她轉身，把她底頭親愛地靠在她底父親底懷裏，想要向他解說，却昏倒在他底腳下。

然後，從那暗角裏轉出了一直不會移動的凶得尼卡爾登，來扶起她。祇有她底父親和勞雷先生陪着她。當他扶她的時候，她底頭靠在他底臂上，他底手臂抖顫了。可是，他全無憐憫的氣息——却有得意的喜色。

「要我把她抬上車去麼？我不會感覺她底沉重的。」

他輕易地把她抬到門前，溫柔地把她放進馬車裏。她底父親和他們底老朋友也上了車，然後他纔就坐在車夫旁邊。

當他們到了不多幾小時之前他曾經留連着想像那些粗石頭曾經被她底腳踏過的那大門前的時候，他又把她抱起來，抬到樓上的房間裏。他把她放在長椅上，她底孩子和普洛斯姑娘就伏在她上哭泣。

「不要驚動她，」他輕聲對普洛斯說，「她就要好起來了。不要喚醒她，在她衰弱的時候。」

「噢，卡爾登卡爾登，親愛底卡爾登，」小路茜叫喊，跳起來緊抱着他。「你到底來了，我想你總會想法子幫助媽媽，援救爸爸的，噢，看看她，親愛底卡爾登，你是愛她的人，你能够忍心看着她這樣嗎？」

他俯身親近那孩子，把她底嬌嫩底面頰靠在他底臉上。他輕輕地推開她，看着她底昏厥底母親。

「在我臨走的時候，他說，躊躇了一下——『我可以吻她嗎？』

據後來記起，當他底嘴唇接觸她底臉的時候，他曾經咕嚕了幾個字。那孩子，最親近他，後來曾經告訴他們，而且，當她作了老太太的時候，曾經告訴她底孫兒孫女，她聽見他說，『你所愛底人底生命。』

當他走出去到第二個房間裏的時候，他忽然轉身向着跟在後面的勞雷先生和她底父親，對後者說——

「就在昨天你是很有力量的，梅尼特醫生；至少再試試看。那些法官，以及一切有權的人，都是對你很友好的；都是很熟悉你底事蹟的不是。」

「關於查里斯沒有一件事是瞞過我的。我有過最大確信，我必能拯救他；而且我曾經拯救過他。」他在大為困惑之中很緩慢地回答。

「再試試看。此刻到明天午後的時間是短促的，但是試試吧。」

「我想要試試。我一刻都不休息。」

「那就好。我曾經以為以你這樣底能力是可以作成大事的——雖然並未作成，」他微笑而又帶嘆息地加添，「像這樣底大事。但是試試看。當我們誤用生活的時候，生活是這樣無價值，而這努力是值得牠的。倘若並無價值，死掉毫不足惜。」

「我立刻就要去，」梅尼特醫生說，「去見檢察官和主審官，以及別底人們——頂好不說出那姓名我也要寫，而且——但是等着現在街上正在舉行慶祝，在天黑之前是找不到一個人的。」

「對了，好這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虛望，不會因為耽延到黑夜而更加虛妄吧。我願你趕快一點；但是，注意！我絕不期待什麼！你大概在什麼時候可以見着那些可怕底權威者呢，梅尼特醫生？」

「天剛黑之後，我希望，離現在一兩點鐘之內。」

「四點之後不久天就要黑了。再放寬一兩個鐘頭吧。是不是要我在九點的時候到勞雷先生那裏去打聽你的成就如何，

由我們底朋友或由你自己告訴我呢？」

「是的。」

「祝你成功！」

勞雷先生跟西得尼來到門外，見他正在走出去，就用手觸了他底肩頭一下，使他轉身。

「我沒有希望，」勞雷先生說，用憂愁底低聲說。

「我也沒有。」

「那些人之中的任何一個，或他們全體，會有意愛惜他——這是大疑問；因為他底生命或任何人底生命對於他們算得什麼呢——我也懷疑在那法庭上的示威之後他們敢饒恕他。」

「我也這樣想。在那些咆哮中我已經聽見斧子落下了。」

勞雷先生把手臂倚靠在門枋上，而目低頭掩面。

「不要沮喪，」卡爾登很溫和地說，「不要愁苦。我這樣鼓勵梅尼特醫生，是因為我覺得這在將來對於她是一種安慰。否則，她會以為「他底生命是恆隨便捨棄或不顧，」而且那就會使她煩惱。」

「是的，是的，是的，」勞雷先生回答，揩乾他底眼睛，「你是對的。但是他是要死的；毫無希望。」

「是的。他是要死的毫無希望，」卡爾登附和。然後用一種決定底步伐走下樓去。

第十二章 黑夜

西得尼卡爾登躊躇在街頭，完全決不定要到哪裏去。「九點鐘到台爾生銀行」他說，帶着沉思底面色。「這時候，我應該去表示我自己麼？我想應該去。頂好是使那些人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在這裏；這是週全底預防，也可以說是必要底準備。但是小心，小心，小心呀！讓我想清楚！」

節制着已經開始走向目的地的脚步，他一次兩次轉進已經黑暗底街道，心裏估量着這計劃的可能底結果。他底第一步是確定了的。「頂好」他終於決定地說，「使那些人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在這裏。」他轉面向聖安東尼去了。

當天得伐石曾經說過他自己是聖安東尼近郊的一個酒舖的舖長。一個熟悉這城市的人要找到這舖子是毫無困難的。已經確認了牠底所在之後，卡爾登又走出那些狹街隘巷，去到一個飲食店裏吃了晚餐，然後沈睡了一覺。在這許多年中，今天他第一次不喝烈酒。自昨夜以來他不會喝過一點，除了昨晚那些薄酒而外，而那些薄酒大半都在他裝作十分沉醉的時候潑酒在勞雷先生底火爐上了。

一直到七點鐘纔清醒過來，他又走進街道。當他向着聖安東尼走去的時候，他曾經停在一家商店的窗前，照着那裏的一面鏡子，約略整頓他底鬆弛底領帶和衣襟，以及紊亂底頭髮。然後，他一直走到得伐石底舖子，而且進去。

在酒舖裏並未遇見別底顧客，祇有甲克三，那手指不停而且聲音啞啞的人物。這人——他曾經看見他坐在陪審席上——站在小櫃台前而喝酒，同時和得伐石夫婦說話。復仇相幫着說話，好像是這舖子裏的固定人員似的。

卡爾登坐定（用不分明底法語）要一些酒。得伐石太太隨便看了他一眼，又仔細地看看，更仔細地看看，然後親身走近他問他要什麼。

他重複說了他說過的話。

「英國人」得伐石太太問，疑惑地豎起她底黑眉毛。

看看她之後，他好像一個法國字也說不清楚似的，依然用外國語調答道：「是的，太太，是的，我是英國人！」

得伐石太太回到她底櫃台上去取酒而且當他拿起一份甲克黨底刊物裝出專心閱讀而不得其解的樣子時候，他聽她說：「我向你發誓，真像厄弗里蒙地！」

得伐石送酒給他，問他晚安。

「你好？」

「晚安。」

「噢，晚安，平民，」酌滿他底杯子。「啊！好酒。我爲共和飲一杯。」

得伐石回到櫃台，說道：「不錯，有一小點相像。」太太嚴厲地駁斥，「我說很相像。」甲克三平靜地說：「太太，看你，你多麼關心他呀！」那快活底復仇大笑着加添，「是的，我相信！你是多麼高興地盼望着明天再見他一面呀！」

卡爾登裝出認真研究的嚴肅臉相，用一個食指指着那刊物的字句，慢慢地讀下去。他們全都倚在櫃台上，擠攏在一處，低聲說話。他們沉默了幾分鐘，全都看着他，看見他一心不亂地注意着甲克黨底議論，然後纔繼續談話。

「太太說的是真的嗎？」甲克三說：「爲什麼停止呢？這是應該大幹的。爲什麼停止？」

「好好，」得伐石說：「但是作事必須有個止境。總之，要到什麼地步呢？」

「絕滅，」太太說。

「妙呀！」甲克三老鴉似地叫。復仇也很贊成。

「絕滅是好理論，我底妻，」得伐石說，頗爲疑難：「一般而論，我並不反對。但這樣醫生太苦了；今天你已經看見他；當宣讀文件的時候，你曾經留心他底面貌了吧？」

「我曾經留心他底面貌了！」太太重複，輕蔑而又惱怒的。她說：「是的，我曾經留意他底面貌。我曾經留意他底面貌不是忠

實于共和的朋友底面貌。叫他小心他底面貌吧！」

「我底妻，你曾經留意過。」得伐石求饒地說，「他底女兒的悲慘，那必定是使他極端痛苦的麼！」

「我曾經留意過他底女兒了！」太太重複，「是的，我曾經留意過他底女兒，不止一次。今天我曾經留意她，從前我也會留意過她。我曾經在法庭上留意她，我曾經在監獄旁邊的街道上留意過她。我祇想舉起我底手指——」她似乎（那裝作看報的竊聽者覺得）舉起牠，又嗒地一聲把牠跌落在她前面的一個架子上，好像算是斧子落下。

「這位女平民是高明的，」那陪審官嘎聲說。

「她是天使！」復仇說了，就擁抱她。

「至于你，」太太繼續說，無可和解地，望着她底丈夫，「要是聽憑你——幸而並不聽憑你——甚至到現在你也還想援救那人的。」

「不！」得伐石抗議，「即使像舉起一隻杯子一樣容易我也不肯！但是我要從此放手。我說到此停止。」

「甲克們，你們知道，」得伐石太太憤怒地說，「我底小復仇，你也知道；你兩都知道聽着爲了他們的暴虐和壓迫的種種罪惡，我久已把這一族銘記在我底記錄上，註定摧毀和絕滅。問我底丈夫是不是？」

「是的，」得伐石同意，並未被問。

「在這偉大時代的開始，當巴士底底獄陷落的時候，他發見今天所宣讀的那文件，帶回家來，在半夜人靜的時候我們就在這地點，這燈下，閱讀牠。問他是不是？」

「是的，」得伐石同意。

「那一夜，讀完了牠，滅了燈，曙光閃現在窗格之間的時候，我要告訴他一種秘密。問他是不是？」

「是的，」得伐石又同意。

「我告訴了他那秘密。我像現在這樣拍拍他底胸口，告訴他，「得伐石，我是在海邊漁夫羣中長大的，而這巴士底獄文件所敘述的被厄弗里蒙地兄弟破壞的農民家庭就是我底家庭。得伐石，那受了致命傷躺在地上的少年的姐姐就是我底姐姐，

那丈夫就是我底姐夫，那未生底孩子就是他們底孩子，那弟弟就是我底哥哥，那父親就是我底父親，那些死者全是我底親人，所以追問這一切罪責的責任是遺留給我的，問他，是不是？」

「是的，」得伐石又同意。

「那麼去告訴風和火停止在什麼地方去。」太太回答：「可是不要告訴我。」

她底兩個聽者都由她底憤怒的可怕性質得到狂喜——竊聽者雖不看她也能覺得她是何等面色青白——而且他倆都很讚賞牠了。得伐石，勢孤力弱，解說了幾句，提起那侯爵的仁善底妻，但是這不過引起他自己底妻再說一遍她底最後答覆而已。「去告訴風和火停止在什麼地方去；不要告訴我！」

顧客們進來，這團體分散了。英國顧客付了酒帳，為難地計算着那找頭，然後，裝作陌生者，詢問到民國宮去的路，得伐石太太拉他到門口，用手臂挽着他底手臂，指給他那道路。這英國顧客並非不會想到抓住那手臂，提起來，深深地向他底下刺一刀，也許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走他底路去了，不久就被監獄牆壁的暗影所吞沒。在約定底時間，他從牠裏面冒起來，又出現在勞雷先生底房間裏，在這裏他看見那老紳士焦急地踱來踱去。他一直陪伴路茜到現在，剛纔回來幾分鐘，來赴他底約會。她底父親自從四點鐘左右離開銀行之後，不會見面。她有點希望他底幹旋可以拯救查里斯，但是那希望是微弱的。他已經去了五個多鐘頭了，他可能在什麼地方呢？

勞雷先生一直等到十點鐘，但是梅尼特醫生還不回來，而他底不願離開路茜太久，於是約定他即刻轉到她那裏，等到夜半再回銀行來。在這時間之內，卡爾登獨自在火爐邊等待醫生。

他等呀等呀，等到十二點鐘響了，但是梅尼特醫生不會回來。勞雷先生回來了，並未得到他的消息，也未帶來任何消息。他可能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正在討論這問題，而且，因為他遲遲不來，他們幾乎建立了某種希望，忽然聽見他上樓來。他纔一進房裏，他們就明白他完全發瘋了。

他是否真去見了什麼人，或者祇是儘在街上徬徨了那麼些時光呢，這是無從明白的。當他站着呆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並未問他任何問題，因為他底面容已經說明了一切。

「我找不着牠，」他說，「而我必需牠。牠在哪裏？」

他底頭和頸項都裸露着，而且他說的時候他張皇四顧，脫掉上衣，讓牠墮落在地板上。

「我底襤子在哪裏？我到處找我底襤子，都找不着。他們對於我底工作怎麼了呀？時間緊迫，我必須作好這些鞋子。」

他們面面相覷，於是他們心如死灰。

「來，來！」他說，哭泣似地：「讓我工作。給我工作。」

不會得到回答，他撕他底頭髮，頓着他底脚，好像一個惶急得發瘋底小兒似的。

「不要磨折一個可憐底絕望底苦人呀！」他痛哭着哀求：「給我工作！倘若今晚作不好這些鞋子，我們都不得了呀！癡了，完全癡了！」

和他理論或想法使他醒過來顯然是無望的，於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各人把一隻手攔在他底肩上，安撫他坐在火爐前面，答應立刻給他工作。他倒在椅子裏，呆看着柴爐，流着眼淚。好像當年在頂樓上遇見的全部光景是一個隨時可見的幻象，或一個夢似的。勞雷先生看見他縮成從前得伐石照顧着他時候的同樣姿態。

他倆都被這種毀滅的朕兆所震駭，而要克服這樣底情緒，一時間是不容易的。而他底孤寂底女兒，失去了最後希望和依賴，使他們強烈地覺得不能無所作為。他們又不約而同地地面面相覷，臉上現出同樣表情。卡爾登先開口：——

「最後希望已經過去。原來微弱的，不如把他送到地面前去。但是在你送去之前，你願意停留一會，靜聽我說話嗎？不要問我為什麼我要提出我所要提出的條件，為什麼我要要求我所要求的約言。我有理由——一種重大理由。」

「我並不懷疑牠，」勞雷先生回答：「說吧。」

坐在他們中間的椅子裏的那形體隨時都單調地自己搖來擺去，而且哀泣。聽他們說話的聲調，好像他們都是憤于在夜間守候在病榻旁邊似的。

卡爾登彎腰拾起那幾乎絆住他底脚的上衣。當拾起的時候，一隻小反夾——醫生常常把他底日常工作的單子裝在裏面——悄然跌落在地板上。卡爾登拾起牠，牠裏面有一張紙。「我們看看這個吧！」他說。勞雷先生點頭贊成。他打開看，叫道：「謝謝上帝！」

「什麼？」勞雷先生急切地問。

「等一等！讓我到時候再說。第一，」他把手放進他底手袋裏，取出另一文件，「這是能够使我出城的通行證。看看。你看——西得尼卡爾登，英國人……」

勞雷先生把牠拿在手上，注視着他底誠懇底面容。

「替我保存到明天。明天我要見他，你記着，我頂好不帶牠進監獄去。」

「爲什麼不呢？」

「我不知道，我喜歡不帶牠去。現在，拿着，這是梅尼特醫生帶着的文件。這也是通行證，能够使他和她底女兒以及她底孩子隨時走出城門和國界的，你看，是嗎？」

「是的。」

「或許昨天他纔得到牠，以備萬一，預防不測的。看看牠的時期吧？但是這無關緊要；不要儘看；小心把牠和我底以及你自己底放一處。現在，說吧！一直到這一兩點之前我並不會疑心他已經有或可能有這樣一種文件。牠是有用的，一直未曾想起。但是牠快就要被想起了，而且，我有理由，牠就要被想起。」

「他們並不在危險之中吧！」

「他們在大危險之中。他們在被得伐石太太控告的危險之中。我聽見她親自說的。今晚，我偷聽了那婦人底話，我覺得他們很危險。我怕耽誤時間，立刻去見那密探。他證實了我底意見。他說有一個鋸柴匠住在監獄隔壁，是在得伐石管理之下的，據得伐石太太說，他曾經看見她——他從來不說路茜底名字——對囚犯們作手勢和暗號。這種口實時常成爲在獄謀叛的罪狀。這是容易預料到的，這是可以危及她底生命——或她底孩子底——或她底父親底的——因爲他倆都會被看見

和她在那地方。不要這樣害怕。你可以救他們全家。」

「天容許我可以呀，卡爾登！但是怎樣救法呢？」

「我就要告訴你。這全靠你，沒有比你更可靠底人。這新控告總要到後天以後纔實行，或許要在兩三天之後；甚或一星期之後。你知道爲一個加洛提的犧牲者哭泣或表示同情是一種大罪。她和她底父親無疑地會犯這種罪。而那婦人（她底固執是無法形容的）將要增強這罪案，使她自己加倍有力。你聽見我底話麼？」

「我很注意，很相信你底話，以至茫然失措，忘却了這苦人。」指齊醫生底椅子後背。

「你有錢可以賣旅行工具，趕快到海岸去。你是在幾天之前就己準備好回英國去的。明天早上把馬匹弄妥當，午後兩點鐘就可以起程了。」

「一定要這樣作嗎？」

他底態度是這樣誠懇和熱烈，以至勞雷先生也被燃燒，像年青人一樣靈敏起來。

「你有高貴底精神。我不是說過我們不能有比你更可靠底人嗎？今晚告訴她你所知道她底危險是牽連着她底孩子和她底父親的。要注重這一點，因爲她是樂于把她自己底美麗底頭放在她底丈夫底頭旁邊的。」他戰慄了一下，然後照樣說下去。「爲了她底孩子和她底父親，逼迫她在那時隨同他們和你離開巴黎。告訴她這是她底丈夫底最後決定。告訴她除此而外沒有更可信賴或希望的辦法。你想她底父親，甚至在這樣悲愁底情況中也要順從她的是不是？」

「我相信是的。」

「我是這樣想的。鎮靜而堅決地的一切行裝準備妥當在這裏的庭院裏，甚至你自己也坐在馬車裏。等我一到，把我拉進去，立刻馳去。」

「我以爲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我都要等待你，是嗎？」

「你知道，你拿着我底通行證和別底東西，保留下我底坐位。祇要有人坐在我底坐位上就走，不必等待什麼，到英國去。」

「那爲什麼呢？」勞雷先生說，抓住他底急切而又這樣堅定底手，「這不能完全交託給一個老人，我必須有一個強壯底

青年人在我面前。」

「你一定會得天之助的！鄭重答應我無論什麼都不能使你變更我們現在彼此約定的辦法。」

「決不變更，卡爾登。」

「明天記住這幾句話變更了這辦法，或有所延遲——無論任何理由——就一個生命也不能救出，而且必致犧牲許多生命。」

「我要記住。我希望我忠實盡到我底責任。」

「我希望盡到我底那變，再見！」

雖然他說了再見，帶着敲肅底微笑，雖然他甚至吻了老人底手，他並不就離開他。他幫助他扶起那搖擺着的形體在死去底爐火之前，把一件外衣穿在牠上，而且誘導着牠去找牠還在哭泣着要尋找的棹子和工作。他走在牠底旁邊，護送牠到那家宅的庭院裏，在那家宅中有一顆受難底心——在那可紀念底時間他曾經幸福地顯露他自己底荒涼底心給這心——正在挨過這森嚴底夜。他走進庭院，然後獨自在那裏留連了幾分鐘，仰望着她底房裏的窗裏燈光。在出去之前，他默默對着牠祝福告別。

在候審監的黑獄裏，那天處決的人們都在等待他們底命運。他們的數目是一年的星期數目。五十二個人在當日午後將要被這城市的生活潮流推盪到永劫底海裏。他們底牢房在他們未退出之前就己指定給新來者。他們底血在未流入昨天所流的血之前，明天將要混合在他們底血裏的血就己劃定。

兩個二十六已經宣佈了。從富裕不能賣命的七十歲的稅務監督到貧賤不足以救死的二十歲的女縫工。生理底疾病，起于人的過失和疏忽，或輕或重地侵害着犧牲者們；可怕底心理反常，產生于說不出底苦痛不能忍耐底壓迫，和沒有人情底漠視，毫無差別地同樣毀壞着犯人們。

查里斯代爾那，獨居在一個牢房裏，自從法庭回來之後，對於自己已經不懷任何慰情底幻想。在他聽着宣讀的那文件的每一行中，他都聽出他底定罪。他充分明白沒有人力能够救他，他實在是數百人宣叛了的，一二人力量是于他無濟的。

然而，他底妻的可愛底臉活現在他底眼前，要使他底心恬然受牠所必須忍受的事到底是容易的。他對於生命的固執是這樣強烈，要放鬆很困難；這裏纔逐漸設法解開一點，那裏又更加緊結起來；而且當竭力安頓那一方面的時候，這一方又更進逼過來。在他底全部思想之中有一種心的惶急底，炙熱底搖動，反抗着捨生意念。祇要他纔一覺慨然捨去，必須生活于他身後他底妻女似乎就提出抗議，說那是自私。

但是，這一切是最初底心境。不久，想到在他所必然遭遇的命運之中並無可恥，而且許多人都冤枉地走上同一道路，每天都堅定地走去，這想頭使他振作起來。接着他就想到要使親愛者們將來多安心一點就靠他今日的鎮定。于是，他底心境逐漸明朗，他纔能够使他底思想更高揚，而歸于寧貼。

他定罪的那一天的黑夜未到之前，他在末路中經歷了這麼些心事。被許可買到寫信的工具和點燈之後，他坐下來寫到按照監獄規則必須熄燈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路茜，說明他從來不知道她底父親被幽囚的事，一直到她親自告訴他的時候，而且他也和她一樣並不知道他底父親和叔父對這幽囚所負的責任，一直到那文件被宣讀的時候。他向她說明他對她隱瞞他曾經廢棄的姓名是他和她訂婚時候她底父親所提出的一個條件——現在纔完全明白那原因——而且在結婚的那早晨他還重申這約言。他懇求她爲她底父親的緣故不要追問她底父親是否忘却了那文件的存在，或那星期日在花園裏的桐樹下所講的地牢的故事是否使他（暫時或永久）記起那文件。倘若他還記得牠，那麼無疑地，他以爲牠已和巴士底獄一同被毀了，因爲他並未看見民衆所發現而公佈于世的那些犯人遺物之中提及牠。他懇求她——雖然他知道這是不必說的——安慰她底父親，用她所能想到的溫婉底方法使他明白他不但不會作過什麼足以自責的事，而且確是一貫地爲了他們底結合而忘記了他自己的了。然後，說到保存他自己底最後感謝和祝福，克制她底憂愁，扶養他們底親愛底孩子，而且鄭重囑咐她安慰她底父親，他們將要在天堂中相會。

他也寫信給她底父親自己，表明同樣底情緒；不過，他重託她底父親照料他底妻女。他很強調這一點，希望借此使他解脫。他預料他會有的任何精神沮喪或危險感。

對於勞雷先生，他把他們全都託付給他，並且解說了一些事務。還敘述了友情底感謝和依戀。要寫的都寫過了。他並未想到卡爾登。他底心裏充滿了別人們，以至一次也不會想到他。

在定規熄燈之前他早已寫完了這些信。當他躺在他底草床上的時候，他以爲他已經脫離這人間了。

但是在他底睡眠中間他早召他回去，以輝煌底形式炫耀他自己。回到蘇合的老住宅裏（雖然其中並無和那真實底住宅相像的東西），莫名其妙地心意輕鬆起來，自由而幸福，他又和路茜同在一處了，而且她告訴他這一切全是夢呀，他並未離開過呀。一個忘却的瞬間，然後受苦，然後回到她面前，然後死去，這一切都無所差別地混成一片。另一個忘却的瞬間之後，他醒在慘淡底早晨，不知身在何處或曾經何事，後來纔恍然覺悟：「這是我死的日子。」

還要挨過許多小時，他纔能達到五十二個人頭落地的時間。現在他是鎮靜的，希望他能够以英雄氣慨從容就死，同時在他底清醒底思想中却開始了一種很難控制的新動態。

他不會看見過將要了結他底生命的那種器械。牠離地有多高，要幾步走上去，他要站在哪裏，他要怎樣接觸那一下，那傢伙是否會染紅，他底臉要轉向哪一方，他是第一個或是最後一個呢？這一類的許多問題，不由自主地，闖來闖去，一次再次，無數次。牠們並不連帶着恐怕；他不覺得恐怕。牠們發生于一種想要知道到時候要作些什麼的異常迫切底慾望。這慾望經過的速度和牠底強度大不相同，好像是生存在他內裏面的別一些精靈的好奇心，而並不是他自己的似的。

這許多小時都在他踱來踱去之中過去，時鐘敲過了，他將要永遠不再聽見的點數九點永遠過去了，十點永遠過去了，十一點永遠過去了，十二點正在要過去，和那種使他困惑的，不受節制底新動態苦鬥了一番之後，心情逐漸好轉。他走來走去，輕輕地對他自己呼喚着他們底名字。苦鬥中的最惡底一場過去了。他走來走去，擺脫那些不由自主底幻想，爲他自己和爲他們祈禱。

十二點永遠過去了。他聽說了結底時間是三點，而且他知道他被提出去的時間還要更早些時，因爲囚車還要慢慢地顛簸過幾條街道。于是，他決定以兩點爲一個關頭，在這關頭上要鼓勵自己，以後纔能鼓勵別人。

雙手抱在胸前，規律底地走來走去，儼然和曾經在拉達斯走來走去的那囚犯很不相同的一個男子漢，他聽着一點敲過了，毫不驚異。這一小時像別底許多小時一樣過去了。虔誠地感謝了天帝使他恢復自制力，他想：「不過還有一小時！」然後又走來走走。

門外石路上有脚步声。他停住。

鑰匙被放進鎖裏，而且轉動。在門開之前，或當開門的時候，有人用英語小聲說道：「他從來不會在這裏見過我；我避開他。你單獨進去；我在附近等候，不要耽誤時間！」

門迅速地被打開和關閉，然後站在他前面，和他對面，面上閃出微笑，沉靜地望着他，而且放一個警誠底手指在他底嘴唇上——西得尼卡爾登。

在他底面容上閃出這樣輝煌底某種表情，以至犯人誤認他是他自己底想像的幻影。但是，他說話，那確是他底聲音；他拉起犯人底手，那是真底把握。

「無論怎樣，你都想不到會看見我吧？」他說。

「我不能相信這是你。現在也難于相信。你不是——忽然猜疑——「犯人吧？」

「不。我偶然取得某種權力，制服了此地的一個看守，因此我能站在你面前。她——你底妻——要我來，親愛底代爾那。犯人用力握住他底手。

「她要我來請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一個最誠懇底，迫切底請求，由你所熟悉底，親愛底聲音用最感動底語調說出來的。」

犯人約略轉動他底臉。

「你沒有時間詢問爲什麼我要帶牠來，或牠是什麼意思；我也沒有時間告訴你。你必須遵從牠——脫下你底靴子，穿上我底靴子。」

犯人後面有一隻椅子靠在牢房的牆下。卡爾登，向前一推，以閃電底速度，使他坐在牠上，而且站着脫掉他底靴子。

「穿起我底靴子。動手，穿呀，快！」

「卡爾登，這地方是無法逃走的，斷乎作不到的。你不過是要和我一同死掉吧了。這是發瘋。」

「倘若我要求你逃走，那可以說是發瘋；但是我要求了嗎？到我走出這門的時候，你再說我發瘋，留在這裏好了。把你底那圍巾交換我底這圍巾，把你底那上衣交換我底這上衣。你換吧，讓我把你底頭上的束髮的帶子解下來，把你底頭髮披開像我底一樣！」

以奇異底敏捷，和似乎超自然的意志與行動之力，他強迫着他作了這些交換。那犯人好像一個小孩似的任他播弄着。

「卡爾登！親愛底卡爾登！這是發瘋。這是不成功的，斷乎作不到的，有人嘗試過，都失敗了。我懇求你不要把你底死加在我

「底死的痛苦上。」

「我要求你走出門去麼，我底親愛底代爾？到我要求的時候，你可以拒絕呀。這桌子上有紙，筆和墨水。現在你底手有足夠底力氣寫字嗎？」

「你進來之前我寫過。」

「再提起筆來，寫我所要提示你寫的。快呀，朋友，快呀！」

用手按着他底迷惘底頭，代爾那被迫坐在桌子前面卡爾登，把右手攔在他底胸上，挨着他站着。

「按照我說的寫。」

「寫給誰？」

「沒有誰。」卡爾登底手仍然攔在他底胸上。

「要寫日期嗎？」

「不。」

每一問話，犯人就仰頭一看。卡爾登，把手攔在他底胸上站在他旁邊，就低頭一看。

「「倘若你記得，」卡爾登提示，「許久以前我和你之間說過的話，那麼當你看見這的時候，你就容易了解牠了。我知道，你記得的。以你底性格而論，你不會忘記牠們。」」

他把手從他底胸上收回來；犯人在寫着的時候偶然倉皇地仰頭一看，停住手，有些爲難。

「你寫過「忘記牠們」了麼？」卡爾登問。

「寫過了。你手裏有武器嗎？」

「不；我沒有。」

「現在你手裏拿着什麼？」

「你就會知道的。寫吧；祇有幾個字了。」他又提示。「我現在感謝時機到來，使我能證實牠們。我這樣作並無遺憾。」

他一面說，一面注視着寫者，同時他底手輕輕地，緩緩地移動到寫者底臉上。

筆從代爾那底手指裏落在桌上，而且他茫然四顧。

「什麼氣味？」他問。

「什麼氣味？」

「有什麼東西使我難受？」

「我不覺得什麼這裏會有什麼呢。拿起筆來寫完牠。趕快，趕快！」

好像他底記憶受損壞或他底心思紛亂似的，犯人努力集中注意。當他用朦朧底眼睛望着卡爾登而且呼吸有些變態的

時候，卡爾登——又把手攔在他底胸上——固執地看着他。

「趕快，趕快！」

犯人又伏在紙上寫。

「倘若有別底辦法！」卡爾登底手又偷偷地，小心地移動着：「我就決不採取這較為麻煩底手段。倘若有別底辦

法！」他底手已經達到他底臉上，「我就可以多負一些責任。倘若有別底辦法——」卡爾登看着筆，看見牠塗出莫名

其妙底符號。

卡爾登不再把手攔在他底胸上。犯人面帶怒色地跳起，但是卡爾登緊緊蒙住他底鼻孔，而且卡爾登底左手抱住他底腰。

他衰弱地抵抗了這來替代他死的人幾秒鐘；但是大約在一分鐘之內，他就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

迅速底地，而且心和手同樣忠實于那目的底卡爾登把犯人脫下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把頭髮都回後梳好，用犯人底束

髮帶紮住牠，然後，他輕聲呼喚，「來這裏進來呀！」于是那密探現出他自己。

「你看？」卡爾登說，仰起頭看看，同時一隻腳跪在那不省人事底形體旁邊，把那紙片放在那胸袋裏：「你底冒險很大

嗎？」

「卡爾登先生，」密探回答，怯怯地握響他底手指，「我底冒險並不那樣，這裏事情很混亂，祇要你遵守你底全部契約。」

「不要怕我。我遵守到死。」

「倘若五十二個，你必定是一個，卡爾登先生。你穿上這衣服就穿，我並不怕。」

「不要怕！我快就要不能爲害于你，而別人們，快就要遠離此地，上帝保佑！現在把我抬到馬車上去。」

「把你」密探驚疑地問。

「他，我所代替的人。你從帶我進來的，那一道門出去麼？」

「當然。」

「你帶我進來的時候我是衰弱的，所以你帶我出去的時候我更衰弱了。這永別的會晤使我昏倒。這種事情是這裏屢屢發生的事，屢屢，太屢屢。你底生命在你自己底手裏。趕快去叫人來幫忙！」

「你發誓不出賣我嗎？」那戰慄底密探說，在最後關頭他躊躇了。

「你這人，你這人！」卡爾登回答，頓着他底脚。「我不是曾經鄭重宣誓了嗎？到了這地步，你還要耽誤寶貴時間！你親自把他送到你所知道的那庭院裏，親自把他放在馬車裏，親自見勞雷先生，親自告訴他不必給他吃復原劑，祇要通氣就好，要他記住昨夜我和他說的話，以及昨夜他答應的話，然後開車就走。」

密探退出，卡爾登自己就坐在桌子旁邊，雙手捧着頭。密探立刻帶着兩個人轉來。

「怎麼了？」其中的一個說，看着那昏倒底身體。「看見他底朋友打中了聖加洛，彩票就這樣難受麼？」

「倘若這貴族打不中彩，一個好愛國者不會更難受嗎？」另一個說。

他們提起那不省人事底身體，把他放在他們搬到門口來的担架上，彎腰抬起他。

「時間快到了，厄弗里蒙地，」密探警告。

「我知道。」卡爾登回答。「請求你照顧我底朋友，你去吧。」

「走呀，我底夥伴們，」巴爾塞說。「抬着走呀！」

門關了，祇剩卡爾登獨自在裏面。竭盡他底耳力仔細靜聽，聽是否有表示懷疑或驚異的聲音。沒有。較遠底過道裏有鎖匙

轉動，開門，關門，以及脚步的聲音；並無似乎異常的叫喊或慌張的響動。呼吸更爲平靜之後，他坐在桌子旁邊，再靜聽，一直到兩點鐘響的時候。

這時他就要聽見因爲他猜到那意義而毫不害怕的響響了。幾道門連續打開，終於開到他自己底門。一個看守，拿着名冊，向裏面望望，祇說道：「跟我來，厄弗里蒙地！」于是他跟着走進較遠的一個大黑房間裏。陰暗底冬日，加上房裏的暗影和房外的暗影，他祇能朦朧辨出被帶來擠在一處的別人們。有些站着，有些坐着，有些悲歎，而且不安地動彈着；但是這些都是少數，多數是安靜而沉默的，呆看着地面。

當他站在一個暗角的牆邊的時候，五十二個之中的一些人繼續跟着被帶進來，有一個人順便停住，來擁抱他，好像認識似的。這使他驚心動魄，恐怕要被識破；但是那人走過去了。不幾分鐘之後，一個瘦伶仃底年輕女子，失去顏色的臉上帶着一種甜意底淺笑，大睜着忍苦底眼睛，從他看見她坐着的坐位上站起來，來和他說話。

「平民厄弗里蒙地，」她說，用她底冷手碰了他一下。「我是一個貧窮底小縫工，在拉達斯裏見過你。」

他含糊答道：「不錯。我忘記了你爲什麼被控。」

「謀反。雖然公平底上天知道我是沒有任何罪行的。這是可能的嗎？誰會打算和我這樣可憐底弱小生物謀反呢？」

她說話時候的那慘淡底笑容很感動他，以至淚水從他底眼裏落下。

「我並不怕死，平民厄弗里蒙地，但是我什麼也不會作過呀。倘若我的死會有利于對我們窮人有這麼多好處的共和國，我並非不情願死；但是我知道這怎樣能夠會呢，平民厄弗里蒙地，這梭弱小底一個生物。」

這是在這世間使他心情溫柔的最後一件事，他底心對着這可憐底姑娘溫柔起來了。

「我聽說你被釋放了，平民厄弗里蒙地。我曾經希望真有這回事。」

「真的。但是我又被捕來定罪了。」

「倘若我和你同車押出去，你肯讓我拉着你底手嗎？我並不害怕，但是我是弱小的，拉着你使我加多一些勇氣。」

當那兩隻忍苦底眼睛仰望着他底臉的時候，他看見牠們裏面閃出疑惑，以至驚異。他捏住那些勤苦底，餓壞底手指，而且

吻她們。

「你爲他死嗎？」她小聲說。

「也爲他底妻和女孩。噓噓好。」

「噢！你肯讓我拉着你底勇敢底手嗎，陌生者？」

「噓噓肯的，我底可憐底妹妹到死爲止。」

降臨在牢獄上的同一暗影，在那一天午後的同一時間內，也降臨在羣衆聚集的關口上，有一輛要駛出巴黎去的馬車正在受檢察。

「什麼人我們要看看裏面。通行證！」

通行證交出去，被檢閱了。

「亞歷山得梅尼特。醫生。法國人。哪一個是他？」

這是他；這可憐底喃喃胡說着的老人被指出了。

「這醫生平民顯然是心思不明白的。他受不住革命熱吧？」

太受不住了。

「哈！許多人爲牠害病了。路茜。他底女兒。法國人。哪一個是她？」

還是她。

「顯然是的。路茜，是厄弗里蒙地底妻不是？」

是的。

「哈！厄弗里蒙地另有差使。小路茜，她底女兒。這是她？」

一點也不錯。

「吻我，厄弗里蒙地底女兒。現在，你吻過一個好愛國者；你底家庭裏添了一點新氣象；記住。西得尼卡爾登，律師。英國人。哪

「一個是他？」

他躺在這裏，在這車子角落裏。他也被指出了。

「這英國律師顯然是發昏吧？」

據說在清新空氣中他會醒過來的。據說他本來不很康健，曾經和共和國所厭棄的一個朋友訣別，悲哀過甚。

「都全了嗎？這不算麻煩！有許多人是在共和國所厭棄的，他們必定要伸頭進小窗子裏。」桀維士勞雷銀行家。英國人。哪一個是他？」

「我就是他。當然，沒有別人了。」

回答以上一切問話是桀維士勞雷。桀維士勞雷早已下車來，站在地上，一隻手扶着車門，對答一羣軍官們。他們慢悠悠地走在馬車周圍，慢悠悠地爬上車箱去看那頂上載着何等單薄的一點行李。鄉下人們圍攏來，挨近車門，貪饞地向裏面瞻望；有一個嬰孩，由牠底母親抱着，伸出小手指着車子，這或許觸動那已經上了加洛提的貴族底妻的吧。

「注意你底這些文件，桀維士勞雷已經交互簽字了。」

「可以走了吧，平民？」

「可以走了。前進，趕車的一路福星！」

「恭賀你們，平民們——過了第一個難關！」

這又是桀維士勞雷說的，當他握着他自己底雙手，向上仰望的時候，車裏面有恐怖，有哭泣，還有那不省人事底旅客的沉重底呼吸。

「我們走得慢吧？能不能催他們更趕快些？」路西問，倚靠着老人。

「那就好像逃走似的我底親愛的，我不便太過催促他們，那會引起疑心的。」

「看看後面，看看後面，看有人追趕麼！」

「路是清靜的，我底最親愛的大概，我們不至于被追趕。」

三三兩兩的家宅經過我們，旁邊還有孤寂底農莊，殘破底建築物，染坊，鞣皮作之類，以及曠野，沒葉底列樹。堅硬不平底道路在我們下面，鬆軟底深泥在道路兩旁。有時，我們爲避開顛顛我們的石塊，陷入邊緣底污泥；有時，我們膠住在凹地和泥塘裏。那時我們底不耐煩是這樣困惱，以至驚惶失措地下來，奔跑——躲藏——就祇不願停頓。

離開了曠野，又是殘破底建築物，孤寂底農莊，染坊，鞣皮作之類，三三兩兩的茅舍，沒葉底列樹。這些人欺騙我們，把我們由另一條路帶回去了麼？這不是一地方走過兩次麼？謝謝上天，並不是的一個村莊。回頭看，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追趕。噓！驛站。慢悠悠地，我們底四匹馬纜被卸出；慢悠悠地，車子停住在一條小街上，好像從此不再移動的樣子；慢悠悠地，四匹新馬纜一匹一匹出現；慢悠悠地，新底趕車人們攙吹着胡哨，理着鞭子走來；慢悠悠地，那舊底趕車人們攙數他們底錢，毫無道理地要求加添，弄到不歡而散。無論何時，我們底過度緊張底心的跳動的速度或許可以超過世間有過的最快底馬的最快底奔馳。忽然，趕車人們興奮地交談着，馬們也勒住，幾乎使牠們拱起腰來。我們被追趕了嗎？

「呵！在車裏面說吧！」

「什麼事？」勞雷先生問，從窗裏伸頭望望。

「他們說有幾個呢？」

「我不明白你底意思。」

「——後面碼頭上，今天有幾個上加洛提？」

「五十二。」

● 即「他們」以下同此。

「我說呀！好大數目！我們這裏或許會有四十二；多十個頭就難得。加洛提是痛快的。我愛牠。啼，去吧。嘆！」

黑夜來了。他更活動了；他正在開始甦醒，說可以聽懂底話來；他以爲還是在他的一處；他叫着他底名字，問他手裏拿着什麼。噢，慈悲底上天，憐憫我們，保佑我們！看看，看看，看是否我們被追趕。

風奔在我們後面，雲飛在我們後面，月躍在我們後面，整個曠野底夜正在追趕我們；但是，大概，我們並未被此外的任何物所追趕吧。

第十四章 編織完了

在那五十二個人等待命運的同一時間內，得伐石太太和復仇及革命法官甲克三開了一個陰險底會議。得伐石太太和這些要人的暗談並不在那酒舖裏，而是在前任修路工人的鋸柴匠的小房子裏。鋸柴匠自己不會參加會議，而是作爲一個隨員，在外面伺候着，不詢問，就不可以說話，不邀請就不能貢獻意見的。

「但是我們底得伐石，」甲克三說，「無疑地是一個好共和份子吧呢？」

「沒有更好底了，」雄辯底 仇厲聲抗議「在法國。」

「平和些，小復仇，」得伐石太太說，約略皺着眉頭，把手放在她底副底嘴上，「聽我說。我底丈夫，平民同志，是一個好共和份子一個勇敢底男人，他值得共和國的優待和信任。但是我底丈夫有一些弱點，軟弱到憐憫那醫生。」

「真可惜，」甲克三用老鴉似的聲音說，疑難地搖搖頭，把他底殘酷底手指放進他底飢餓底嘴裏，「好平民是絕不應該如此的，真是一件憾事。」

「你看，」太太說，「我對於那醫生毫不介意，他戴着他底頭或失去他底頭，我毫不關心；在我都一樣。但是，厄弗里蒙地這一族人必須消滅的，所以那妻和那女必須跟着那丈夫和那父親去。」

「她有一隻漂亮底頭給牠，」甲克三啞啦，「我見過那一隻藍眼睛和金色頭髮，沙松把牠舉起來的時候，那纜好看咧。」他是這樣底吃人鬼，好像談論一種珍饈似的。

得伐石太太低頭想了一想。

「那女孩也，」甲克三津津有味地說，「有金頭髮和藍眼睛。那裏還不會有過小孩。這是很好看的！」

「總之，」得伐石太太說，從她底暫時冥想中脫出來，「關於這件事我不能信託我底丈夫。從明夜起，我不但覺得我不敢把我底計劃的詳情告訴他，而且覺得倘若我再遲疑，就有他去告警的危險，那麼他們會逃掉的。」

「這必定不會的，」甲克三咕啦，「一個也逃不掉。現在不够一半。我們每天應該有六十個。」

「總之，」得伐石太太繼續說，「我底丈夫沒有我底消滅這一族的理由，我也沒有他底同情那醫生的理由。所以，我必須自行其是。進來，小平民。」

鋸柴匠——尊敬她，而且像怕死一樣服從她——拿着他底小紅帽走進來。

「說一說那些暗號，小平民。」得伐石太太嚴厲地說，「她曾經對囚犯們作手勢；到時候你準備作見證嗎？」

「啊，啊，為什麼不呢？」鋸柴匠叫喊，「每天，不論天氣如何，從一點到兩點，常常來作暗號，有時帶着那小底來，有時不帶。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親眼看見的。」

他一面說一面裝模作樣，好像偶然模仿他不明白的很奧妙的種種暗號之中的一兩種似的。

「顯然是謀反，」甲克三說，「明明白白！」

「法官，無疑了吧？」得伐石太太轉眼向他說，帶着陰森底微笑。

「交托給愛國底法官吧，親愛底女平民。我負去接洽我底陪審同事們。」

「現在，讓我想，」得伐石太太說，又默想，「還有我可以爲我底丈夫饒掉那醫生麼？我覺得都無所爲。我可以饒他麼？」

「他可以算作一個頭，」甲克三低聲說，「我們所有的頭真不够，這是可惜的，我想。」

「我看見過他和她一道作暗號，」得伐石太太論斷，「我不能說這個不說那個；我也不可以緘默，把全個案子都交托給這小平民，因爲我並不是一個壞見證呀！」

復仇和甲克三都熱烈地彼此爭先辯明她是最好最好底見證。那小平民，不甘落後，宣言她是天堂底見證。

「他必須去碰他底運氣，」得伐石太太說，「不，我不能饒他三點的時候，你倆有事；你倆要去看今天執行的那一批——你呢？」

這是問鋸柴匠，他急忙作了肯定底答覆，趁勢加添說他是最熱忱底共和份子，所以倘若哪天午後有什麼事阻止他吸着煙斗悠悠地欣賞那滑稽底國家刺頭匠，他就是最寂寞底共和份子了。他說得這樣富於表情，以至他可以被猜疑爲那一天每時每刻他心裏都愛懼着他自己底身命安全（或許是因爲得伐石太太頭上的輕篋地看着他的那一雙黑眼睛吧）。

「我，」太太說，「也約定要到同一地方去看的。完事之後——大概今晚八點鐘——你們到聖安東尼來看我，我們要在

我底這一區裏宣佈那些入底罪狀。」

鋸柴匠說他能得伺候這女平民是很光榮的，女平民看看他，他惶恐起來了，躲避她底光顧，像一隻小狗似的，退進柴堆裏，而且拿起鋸子來掩飾他底困惑。

得伐石太太把那法官和復仇招呼到門口，對他們發表意見——

「她現在家裏聽候他底死信，她正在哭泣吧。她心裏正在責罵共和法律。她十分同情共和敵人了，吧，我要去看她。」

「好一個可愛底女人！好一個可敬底女人！」甲克三狂喜地喝采。

「啊，我底心肝！復仇叫喊而且擁抱她。」

「你把我底編織物帶去，」得伐石太太說，把牠放在她底副官底手裏，「替我把牠放在我平常底坐位上。替我保留我平常底椅子。你們一直就到那裏去吧，因爲今天或許比平常更熱鬧。」

「我願服從我底首領底命令，」復仇歡喜地說，而且吻了她底臉。「你不會遲到吧？」

「在開始之前我一定到。」

「在囚車來到之前吧。你一定要到呀，我底靈魂！」復仇在她後面說，因爲她已經走進街道裏，「在囚車來到之前呀！」

得伐石太太輕輕搖手，表示她已經聽見，而且按時準到，然後走過泥地，繞過監獄牆角去了。復仇和法官，目送着她，大爲賞

賞她底身材的美好和她底品性的優越。

那時代有許多女人被時代造成殘忍可怕，但是沒有一個比這此刻走在街上的無情底女人更可怕的了。動亂底時代隨時隨地都在發揚着她的頑強無畏底性格，尖銳靈敏底感覺，重才底決心，以及那種不但使堅定嚴酷更爲加甚而且使別人一

望而認出這些素質的姿態，況且，自幼年以來就灌注着血底冤枉，和根深蒂固底階級仇恨，機會一到她就變爲一隻母老虎了。她是絕對沒有憐憫的，倘若她原來曾經具有這種性質，那麼她早已完全消失了。

一個無辜男人爲他底祖先們底罪惡而被處死，在她並不算一回事；她祇看他們，並不看他。他底妻成爲寡婦和他底女成爲孤兒，在她也不算一回事；甚至這樣懲罰還嫌不夠，因爲他們是她底天然底仇敵，她底獵獲物，沒有生存的權利。乞憐於她是無望的，甚至爲她自己她也不憐憫。倘若在她所經歷的那許多鬥爭中她被打倒在街上，她並不會憐恤她自己的，倘若明天她被處斧刑，她除了想要和使她就刑的人交換地位的殘酷心願而外不會有任何較爲柔和底感情的。

得伐石太太在她底粗陋底長衣之下懷抱着這樣一顆心。隨便那樣穿着的長衣，有某種魔術底意義，是够合式的，而她底黑頭髮在她底粗陋底紅帽子之下顯見得是豐富的。她底胸襟裏隱藏着一枝實彈手鎗，她底腰間隱藏着一把鋒利底尖刀。這樣裝束着，以自幼就慣於光腿赤脚走在棕色海灘上的輕便自如，得伐石太太昂然信步沿街走去。

現在，當昨夜計劃那長途馬車怎樣整裝待發的時候，把普洛斯特姑娘載在車裏的困難使勞雷先生大費斟酌了。不但要避兔車子載重過度，而且必須盡力減少檢察車中旅客和行李所需的時間，因爲他們底逃走全靠在這裏那裏節省幾分幾秒鐘。急切底考慮之後，他終於建議普洛斯特姑娘和賽利——他們都有離開巴黎的自由——留到三點鐘，乘坐當時最輕便底車子起程，不受行李的拖累，他們不久就可以趕上那長途馬車，然後越過牠，趕上前去，預先雇好馬匹，這是大有便於在那夜裏的寶貴時間中的前進的，當延遲是最可怕的時候。

明白了這種緊急措置的必要，普洛斯特姑娘欣然贊同。她和賽利眼望着那馬車起程，而且知道了那梭洛蒙所送來的是誰，然後提心吊胆地過了十多分鐘，正在趕辦追趕前車的種種手續，這時得伐石太太正在穿過街道，逐步走近那快就要沒有居人的寓所，而他倆還在那裏開會談話。

「克郎邱先生，現在你怎樣想法呢？」普洛斯特姑娘說，她激動到不能說，不能站，不能動，甚或不能活了：「你想我們要從這庭院裏起身麼？另一輛馬車今天纔從這裏走掉，這會引起疑心的吧。」

「我底意見，密斯，」克郎邱先生回答，「你是對的。對或不對，都一樣，我贊助你。」

「爲了我們底寶貴底人們我害怕而且希望，心慌意亂，」普洛斯特姑娘說，補哭着，「我簡直不能想出任何計劃，你能够想出什麼計劃嗎，我底親愛底克郎邱先生？」

「關於將來生活的方針密斯，克郎邱先生回答，「我希望我能够。至於現在呢，我祇拚我底老命了，我不想。密斯，在這危急頭關，我要祈求，你願意記住我底兩個誓約麼？」

「好好好，」普洛斯特姑娘叫喊，還在痛哭，「立刻記住，說出來吧，像一個爽快人一樣。」

「第一，」克郎邱先生說總是發抖帶着灰白而莊嚴底面孔，「從此戒除那不好底事情，我永不再幹，永不再幹！」

「我完全相信，」普洛斯特姑娘回答，「你永不再幹，無論那是什麼事，我請求你不必特別說明那是什麼事。」

「不，密斯，莫利回答，「我一定不會對你說明的。第二戒除那不好底事情之後，我永不再干涉克郎邱太太底下跪，永不再干涉！」

「那家事不論怎樣佈置都可以的，」普洛斯特姑娘說，用力揩乾她底眼淚而且鎮定她自己，「我相信克郎邱太太一定會盡力治理的。——噢，我底親愛底人們呀！」

「密斯還有，我要說，」克郎邱先生繼續說，把身子驚恐地向前一傾，好像是站在宣講台上似的——「記住我底話，由你轉達克郎邱太太——關於下跪的事我底意見已經改變了，而我全心希望克郎邱太太現在正在跪着。」

「這這這，這我希望她現在跪着，我底親愛底人，」心慌意亂底普洛斯特姑娘叫喊，「而且我希望她得到她所期望的。」

「那不行，」克郎邱先生繼續說，更加莊嚴，更加緩慢，更如向前傾，「因爲我所說的或所作的都祇是關於現在我對於他們可憐人們的那是不行的，因爲我倆都不能一齊下跪（有些不便）祈求他們脫出這可怕底危險那不行，密斯我說，那不——行！」這是克郎邱先生在枉然拖延時間而毫無善法的一番努力之後所得的結論

得伐石太太還在街上趕她底路，一步一步走得近了。

「倘若我們能够回到我們底家鄉，」普洛斯特姑娘說，「你儘可以靠托我會把我能够記得的和懂得的你這樣認真說過的話盡量告訴克郎邱太太無論如何，你總可以相信我一定要證明你在這危急關頭是十分忠實的，現在請求你，讓我們想想

辦法吧！我底可敬底克郎邱先生，讓我們想想吧！

得仗石太太還在街上趕地底路，一步一步走得更近了。

「你先走，」普洛斯姑娘說，「不要把馬車帶到這裏來，一直帶到什麼地方去等我；這不是頂好嗎？」

克郎邱先生以為這是頂好的。

「你要在什麼地方等我呢？」普洛斯姑娘問。

克郎邱先生是這樣迷迷惑惑，以至除了聖壇門口而外他想不到任何地方。啊呀！聖壇門口是在幾百英里之外的，而得仗石太太的確來得更近了。

「就在那天主堂門口吧，」普洛斯姑娘說，「在天主堂大門，兩隻塔中間，等我，這有什麼不好嗎？」

「沒有什麼不好，密斯！」克郎邱先生回答。

「然後像最好底人們一樣，」普洛斯姑娘說，「我們直奔驛站，到那裏雇馬換車。」

「我懷疑，」克郎邱先生說，遲疑地搖搖頭，「我不放心留你在這裏，你知道我們不知道要遇見什麼事咧。」

「天知道我們不會的，」普洛斯姑娘回答，「但是不要為我擔憂。三點鐘，在天主堂門口等我，或者更近一點，我相信這比直接從這裏走更好些。我覺得一定是這樣。去吧！祝福你，克郎邱先生！不要想着——我想着靠托着我——餽的那些生命吧！」

這訓話，以及普洛斯姑娘底雙手懇求地，和苦惱地抓住他底雙手，決定了克郎邱先生底態度。他欣然點了一下或兩下頭，立刻離開她，出去照着地底吩咐佈置一切去了。

這預防計謀的得以實行，使普洛斯姑娘大為安心了。另一安心是覺得必需整飭外貌，以免在街上引起特別注意。她看地底錶，正是兩點二十分。她不能耽延，必須立刻準備。

在極度惶惑之中，恐懼着這些荒涼底房間的寂靜，恍惚若有人在每一道洞開底門後面窺看着似的，普洛斯姑娘打了一盆冷水，開始洗她底紅腫底眼睛。被種種熱昏底憂慮所擾亂，她對於朦朧出現在淋漓底水中的她底面影一分鐘也不能忍耐。祇是隨時停住，向週圍觀看是否有人在監視着她。在某一次停住之中，她驚退而且叫喊了，因為她看見一個人站在房間裏。

水盆落地打破，水泛流到得伐石太太底脚上。那兩隻脚，曾經走過許多血污，以異常頑強底方法對付那些流水。

得伐石太太冷冷地望着她，說道：「厄弗里蒙地底妾呢？她在哪裏？」

普洛斯姑娘恍然悟到這些門都大開着，這是會提示逃亡的。她底第一個動作是關閉牠們。這房間有四道門，她把牠們全關起來。然後她把她自己安置在路齒住過的那寢室的門前面。

得伐石太太底眼睛跟着她底這些急促底動作，一直到牠完畢。普洛斯姑娘並沒有什麼好看；年歲並未馴服或柔和她底外貌的獠野或兇狠；而且在另一道上她也是一個堅決底婦人，她用眼睛估量了得伐石太太底分寸。

「看樣子，你也許是魔王之妻，」普洛斯猶豫地說。「然而你到底不會勝過我。我是一個英格蘭女人。」

得伐石太太輕蔑地望着她，但是也有些像普洛斯姑娘自己一樣覺得她倆正在相持不下。她看見一個頑強堅韌底婦人站在她前面，那硬碰硬的神氣好像許多年前勞雷先生看見她的時候一樣。她充分知道普洛斯姑娘是這家族的忠實底朋友。普洛斯姑娘充分知道得伐石太太是這家族的惡毒底敵人。

「我要到那邊去。」得伐石太太說，向着刑場那方面輕輕地一揮手，「他們在那裏替我保留着我底椅子，我底編織也帶去了，我順便來問候她，我想要見她。」

「我知道你不懷好意，」普洛斯說，「任憑你怎樣，我總是反對你的。」

各人說着各自底言語，誰也不懂對方底話。兩個人都很注意觀察着，從顏色和態度來猜測那些莫名其妙底話的意義。

「在這時候你把她藏起來不見我是沒有好處的，」得伐石太太說。「好底愛國者知道這有用意的讓我去見她。去告訴她我要見她。你聽見嗎？」

「倘若你底兩隻眼睛算是折床底螺旋鉗，那麼我就是一張英國式底四柱床，你休想起動我底一片木頭。不，你萬惡底外國女人，我現在跟你拚了。」

得伐石太太是不會懂得這些土話的奧妙的；但是她分明覺得他被反抗了。

「豬似底蠢女人！」得伐石太太說，皺起眉頭。「我不跟你說，我要見她。去告訴她我要見她，否則讓開，由我進去找她。」同

時，她惱怒地把右手一揮，作了一種解釋底手勢。

「我並不打算了解你底沒有意思底言語，」普洛斯姑娘說：「但是我想要知道你是否猜度到全部真情實況，或任何一部，我願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你，除了我穿着的衣服而外。」

她倆底眼睛都片刻不放鬆對方底眼睛。得伐石太太一直站在普洛斯姑娘最初察覺她的時候所站的地方，未曾移動；現在她纔前進了一步。

「我是一個不列顛人，」普洛斯姑娘說，「我要拚命。我對於我自己毫不顧惜。我知道把你拖延在這裏越久，對於我底金虫兒在那裏就越有希望。倘若放一個手指在我身上，我就不留一撮你底黑髮在你底頭上。」

普洛斯姑娘一氣說完每一句急促底話，而且在每一句急促底話之間搖一下頭，鼓一下眼睛。普洛斯姑娘生平並不會打過架呀。

而且，她底勇氣是情緒底的，使她底眼裏流出忍不住底淚水。得伐石太太不理解這種勇氣，誤認牠為怯弱。「哈哈！」她笑了，「你可憐底賤貨！你值得什麼？我找那醫生來說吧。」於是她高聲叫道，「醫生平民厄弗里蒙地底妻厄弗里蒙地底孩子除了這討厭底蠢材而外，無論誰來和女平民得伐石答話呀！」

或許是由於一片寂靜，或許是由於普洛斯姑娘底臉上顯示某種隱情，或許是由於這兩種的分別暗示而忽然疑心起來，得伐石太太覺察他們已經走了。她急速地打開那三道門，而且向門裏面探望。

「這些房間全是雜亂的，曾經匆忙搬動過，地板上有些零碎東西。你後面的房間裏沒有人嗎？讓我看。」

「不行！」普洛斯姑娘說，她了解那要求正如得伐石太太了解這答話一樣完全。

「倘若他們都不在那房間裏，他們走了，那是可以追趕回來的，」得伐石太太對她自己說：「當你不知道他們不在這房裏的時候，你是不能決定辦法的。」普洛斯姑娘對她自己說：「祇要我能阻止你知道，你就不會知道祇要我能拖住你，你知道或不知道，你都不能離開這裏。」

「我在街上從來沒有什麼東西能够阻攔我，我可以把你撕成碎片，不過現在我祇要你離開那一道門，」得伐石太太說。

「現在祇有我和你在一個僻靜底庭院裏的高樓頂上，誰也不會聽見的，我祈求我底體力能够拖住你在這裏的每一分鐘，對於我底親愛底人值得一萬格納。」普洛斯姑娘說。

得伐石太太走到門口。普洛斯姑娘竭力雙手撐住她底腰，緊緊抱住。得伐石太太的掙扎和撕打都不中用；普洛斯姑娘憑着愛的韌力——愛常常比恨更爲強有力得多——極緊了她，甚至在她們的爭持中把她從地板上舉起來。得伐石太太底兩隻手亂打亂撕她底臉，但是普洛斯姑娘低着頭緊抱住她底腰，堅持得比溺死底人手掌更爲固執。

不久，得伐石太太底兩手停止撕打，纏索着她底被樞底腰部。「牠是在我底手臂底下的，」普洛斯姑娘用靈門底聲調說，「你把牠抽不出來的。感謝上天，我比你更強。我一直要把你抱到我們之中的這個或那個氣灰力竭或死掉的時候！」

得伐石太太把雙手放到她底胸上。普洛斯姑娘仰面看見了牠是什麼：就用力撞擊牠，撞出一道火光和一聲轟響，然後獨自站着——被煙眯瞎了。

這不過一秒鐘之久。煙像這僵臥在地板上的狠女人底靈魂一樣消逝在空中，留下一片悚然底寂靜。

普洛斯姑娘一感覺到她底處境的可怕，就盡力移開那屍體，而且跑下樓去呼救。幸而她立刻明白她底行爲的後果，阻住她自己，轉身回來。再到那門口去是可怕的，但是她進來了，甚至走到屍體近旁，拾起她必須穿帶的頭巾之類，她把牠們穿帶起來到樓梯間，先關好那門，鎖住，把鑰匙拿掉。然後她坐在梯階上喘氣和哭泣了一會，然後站起來，趕快就走。

幸而她底頭巾上有一張面罩，否則她就難免要被擱住在街上。也幸而她底生相特別，不像別底一切女人一樣會顯出破相的醜處。她必需這兩種幸運，因爲她底臉上有抓破的傷痕，頭髮散亂，而且衣服（用抖顫底手匆促整理過）是亂七八糟的。過橋的時候，她把那鑰匙掉進河裏。如在她底保鏢之先幾分鐘來到天主堂前面，在那裏等着，想趁着這鑰匙被漁網撈起呢，倘若牠被認識出來呢，倘若那門開了，發見了那遺屍呢，倘若她被扣留，在城門口，送進監獄去，判處殺人罪呢？正在這些紛亂不寧底患慮之中，保鏢出現了，把她接進車裏馳去。

「街上有什麼聲音麼？」她問他。

「平常底聲音，」克郎邱先生回答；顯然被那問題和她底神色所驚異。

「我聽不見你底話。」普洛斯姑娘說。「你說什麼？」

克郎邱先生重複他所說的話，這是枉然的，因為普洛斯姑娘不能聽見。「那麼我點點頭吧。」克郎邱先生想，驚惶了，「無論如何她總可以看見吧。」真的，她看見了。

「現在街上有什麼聲音嗎？」普洛斯姑娘立刻又問。

克郎邱先生又點點頭。

「我聽不見呀。」

「暫時耳聾麼？」克郎邱先生說，沉思着，心慌起來；「她遭遇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好像有過一道火光和一聲轟響。」普洛斯姑娘說，「而這轟響是我一生所聽見過的最後聲音。」

「糟了，她不是在一種古怪狀態之中麼？」克郎邱先生說，更加心慌起來。「怎樣她纔能提起她底精神呢？聽那些可怕底

囚車滾來了你聽見麼，密斯？」

「我。」普洛斯姑娘說，看見他對她說話，「什麼也聽不見。噢，我底好人，當初是轟底大響聲，後來是大寂靜，而這寂靜好像

是固定不變的，我這一生再也不能打破牠了。」

「倘若她聽不見那些可怕底囚車滾過，那是很合於我們底旅行底目的。」克郎邱先生說，回頭一看，「據我底意見，她

將要永遠聽不見這世界上的任何聲音。」

真的，她永遠聽不見了。

第十五章 足音永絕

沿着巴黎的街道，死刑底列車轟隆隆地來了。一共六輛，運送當日底飲料給加洛提。凡是能够想像出來的一切貪饕無厭底妖怪都化爲一體，實現爲加洛提。在曾經產生這恐怖的一種狀況之下，法蘭西——天氣溫和的沃土上現在還沒有可以生長成熟的一草，一葉，一根，一枝，一粒胡椒。在同樣底鐵鎚之下，又把人道打擊得不成樣子，於是牠把牠自身歪曲成同樣慘苦底形式。又在播種同樣專橫和壓迫的種子，這必然會產生同樣結果的。

六輛囚車沿着街道滾去。時間，你這法力廣大底魔術師，把牠們變還原狀吧，牠們就會現形爲專制君主的御輦，豪華底吉士比爾的粧台，封建貴族的馬車，現在已經不是我父之家而是賊窩的教堂，千百萬飢餓底農民的茅屋的，不莊嚴地執行着創造者的指令的這偉大魔術師是從來不倒轉他底變化的。在亞刺伯底智慧底故事中，先知們對被魔惑者說：「倘若你變成這樣子是由於於神的意志，那就這樣吧！但是，倘若你現出這樣子不過由於一時底魔法，那就恢復你底原狀！」那些囚車毫無變化地和毫無希望地滾着去了。

當這六輛大車的陰暗底輪子旋轉過去的時候，牠們好像鞑頭似的在街上人羣之中耕掘出兩條長溝。土壤似底人臉翻騰着堆在這邊那邊，而鞑頭却固執地前進着。那些家宅裏的居民已經習慣了這種光景，許多窗子裏並沒有人，少數窗子裏的人們並不用手把持着，祇用眼睛看看囚車裏的面孔。這裏那裏，本地人帶着遊客們觀光，他頗有些奉命指導者或特派代表似

● 古以色列王阿哈之妻，驕奢淫逸。

● 引用新約馬太第二十一章第十六節。

似的得意之色，指指這車，指指那車，似乎在說明昨天誰坐在這裏，前天誰坐在那裏。

至於囚車裏的乘客們，有些是茫然呆看着這些光景，以及在他們底窮途末路上的一切；另一些却對於這人間生活還有點留戀似的。有些垂頭坐着，陷於絕望底沉默之中；有些却留意他們底儀容，對於羣衆投下這樣真眼色，好像他們是在戲台上或圖畫中似的。有些閉着眼睛思想，或努力集結他們底飄忽迷離底意念。祇有一個人，一個有些瘋狂底可憐人，被恐怖所攪亂和陶醉他唱歌，而且試行跳舞全體之中沒有一個人有尋求羣衆憐憫的姿態和面貌。

一隊各色各樣底騎兵和囚車平行並進，衆人底臉時常仰望他們，問他們某種問題。似乎總是同一問題吧，因為問了之後，羣衆總是擠到第三輛囚車前面。押着這輛車的騎兵們時常用他們底馬刀指示牠裏面的一個男人。主要底好奇心是想要知道哪一個是他；他低頭站在囚車後部，正在和他旁邊拉着他底手的一個瘦女子說話。對他於他周圍的情形並不好奇或留意，總在對那女子談話。在聖霍諾爾這長街上，這裏那裏都有反對他的呼聲。倘若這些聲音有一毫感動他，那不過使他平靜地微笑，同時搖搖頭把頭髮更弄散一點披在臉上而已。他不能夠摸他底臉，因為他底變手是背綁着的。

在一座教堂的台階上站着那密探，那監獄底辛，正在等候囚車到來。他看了第一輛不在，他看了第二輛不在，他曾經問他自己，「他已經犧牲了我了嗎？」當他看第三輛的時候他底面色清朗了。

「哪一個是厄弗里蒙地？」他後面的一個漢子說。

「那個在那後部。」

「手拉着那女子底手的麼？」

「是的。」

那漢子叫道，「打倒厄弗里蒙地！把一切貴族都送給加洛提！打倒厄弗里蒙地！」

「不要嘍，不要嘍！」密探怯怯地懇求他。

「爲什麼不呢，平民？」

「他就要抵償他底罪了；不過五分鐘。由他去吧。」

但是那漢子仍然叫喊，「打倒厄弗里蒙地！」厄弗里蒙地底臉轉向他一下。厄弗里蒙地這就看見那密探，注意地望望他。時鐘就要響三下，在人羣中搗成的長溝變爲圓形，進入刑場，完了。翻騰到這邊那邊的土塊現在聚集起來緊跟在最後一羣鞏頭後面，因爲全都一致趨赴加洛提。在加洛提前方，坐在椅子裏——像在公共游息場裏似的——是一羣婦女，正在忙於關鐵。最前排的一張椅子上，站着復仇，向四方尋找她底朋友。

「狄爾斯！」她厲聲叫喚。「有誰看見她嗎？狄爾斯得仗石！」

「她從來不會遲誤過的，」一個姊妹行的編織婦人說。

「不現在她也不會遲誤的呀，」復仇急躁地說。「狄爾斯！」

「更高聲些，」那婦人勸告。

啊！復仇更高聲，更高聲，還是沒有消息。復仇更加高聲，而且加添一些咒罵之類，還是不見她來。派了另一些婦女到處去尋找，還是沒有音信，雖然這些使節已經作了可怕底事情，因爲她們是否真願意盡力去尋找她是可疑的。

「糟了！」復仇叫喊，在椅子上顛着腳，「囚車來到了呀！一眨眼厄弗里蒙地就要正法了呀，她還不來看她底編織物還在！我底手裏替她預備的椅子是空的。我煩惱和失望得要哭了！」

當復仇從她底高位上降下去的時候，囚車開始卸下所載的東西。聖加洛提的執行者們已經穿上法衣，準備動手了。噫！一個頭被舉起了，那些正在編織着的婦女們（當那頭還能够思想和說話的時候，她們並不會仰望牠一下）數道：「一！」

第二輛囚車空了，移過去；第三輛上來，噫！而那些正在編織着的婦女們，並不停頓她們底工作，數道：「二！」

習充底厄弗里蒙地走下車來，那女縫工被舉起來，跟在他後面出來之後他並未放棄她底忍苦底手，仍然如約拉着牠。他溫柔地使她背向着那繼續呼呼吸着的毀滅底機器，然後她望着他底臉，謝謝他。

「親愛底陌生者，要是沒有你，我就不會這樣鎮靜，因爲我生來是一個可憐底小東西，心意性弱；我也就不能想起使我們今日在這裏覺得安甯與希望而被處死的他。」我想你是天賜給我的。」

「你也是天賜給我的，」西得尼卡爾查說。「你底眼睛看住我，親愛底孩子，不要想別底事。」

「我拉着你底手的時候我什麼都不想到我放下牠的時候我也不會想什麼，倘若他們是迅速的。」
「他們是迅速的，不怕。」

「他倆站在急速下去的犧牲者羣中，但是他倆旁若無人地說話。眼對眼，聲對聲，手對手，心對心，這兩個萬物之母的子女，原是相離很遠而且素無關係的，現在却在陰間路上攜手同行同歸，同息於她底懷中。」

「勇敢慷慨底朋友，你允許我問你最後一個問題麼？我是很愚昧底，而牠擾亂我——不過一小點。」
「告訴我牠是什麼。」

「我有一個表妹，一個唯一底親人，一個孤女，像我自己一樣，我很愛她，她比我小五歲，現在住在南方的一个農民底家裏，貧窮分離了我們，而她並不知道我底命運——因為我不會寫信——倘若我會寫，我應該怎樣告訴她呢？現在這樣更好。」

「是的，是的，現在這樣更好。」

「看看你底（給我這麼多力量的）慈祥堅定底面容，在路上我想過而且現在還在想着的是，倘若共和真有好處給窮人們，逐漸減輕饑餓，逐漸減輕一切困苦，那麼她是可以長久活下去的，甚至可以活到老。」

「到老怎樣我底好妹妹？」

那富於忍耐而毫無怨尤底眼睛裏充滿淚水，嘴皮微微顫動，她說：「你以為：那就要使我在我相信我和你將要安居其中，的更好底境界裏長久等待着她嗎？」

「那不會的，我底孩子，那裏沒有時間，那裏沒有煩惱。」

「你給我許多安慰！我是這樣愚昧。現在要我吻你嗎？時候到了吧？」
「是的。」

她吻他底嘴唇；他吻她底；他倆莊嚴地互相祝福。那瘦弱底手並不抖顫，當他放下他的時候；最難堪的是那忍苦底臉上的
一種可愛底光輝依然不變。她在他之前先去——去了；正在編織着的婦女們數道「二十二。」

「主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須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許多聲音的嘈雜，許多臉面的仰起，層疊底羣衆中的許多脚步的擁擠，像一陣軒然大波似的，洶湧澎湃。「二十三。」
那一夜他們在這城市各處談論他，說他底面貌是他們在那裏所見過的最爲溫良純厚底人底面貌。許多人還說他好像
是卓越底和先知底的。

以前不久，這同一斧子的最著名底受難者之一——一個女人——曾經在這同一台下請求允許她寫下她底感想。倘
若他也曾吐露過他底感想，那就可能是這樣底先知底預言——

「我看見巴爾塞，克里得，伐石，陪審官，裁判官，以及由毀滅舊底壓迫者而興起的新底壓迫者們成排成隊地被這報復底
器械所毀滅，在這器械被廢除不用之前。我看見一個美麗底城市和一種光榮底人民從這地獄中興起，而且，在他們爲真正底
自由而鬥爭之中，在他們底勝利和失敗之中，經過長長底歲月，我看見這時代和產生這時代的前代的種種禍害逐漸自行消
滅和被掃除。」

「我看見我爲他們而放棄生命的人們，安甯地，有益地，興盛地，幸福地生活於我永不再見的英格蘭。我看見她底懷裏抱
着一個孩子，以我底名字爲他底名字。我看見她底父親老年尙健，但是又已康復，在他底囚獄室中忠實於一切人，而且和平甯
靜。我看見他們底交誼攸底友朋，那善良底老人，在十年之內以他所有的一切使他們富裕，然後從容善終。」

「我看見我有一種神聖底地位在他們底心裏，在他們底——孫底心裏，屢世屢代。我看見她一個老婦人在每年的今天爲
我哭泣。我看見她和她底丈夫，壽終，並排躺在永久底土床上，而且我知道在他們各自底靈魂中的互相尊敬並不超過他倆底
靈魂中對於我的尊敬。」

「我看見抱在她底懷裏的以我底名字爲名字的那孩子，長大成人，在我曾經走過的那種生恬路道，勞九奮發以至勝利。我看見他這樣勝利，我底名字由於他底名字的光輝而輝煌起來。我看見我留在牠上的污點消滅，淨盡，我看見他最正直底法官和最光榮底人，帶着又以我底名字爲名字的一個少年，有着我所認識底前額和金髮，來到這地方——那時這裏是壯觀的，毫無今天底荒謬的痕跡——而且我聽見他告訴那少年我底故事，用溫柔底和戰慄底聲音。」

「我現在所作的比我曾經作過的都更，更好；我現在所去的地方比我曾經知道的地方都更，更好。」